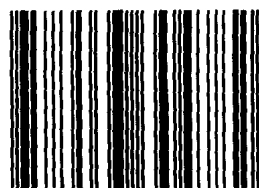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二五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小學稽業五卷

〔清〕李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稽業五卷》提要

小學稽業序

予門子姪及諸將入小學而古傳既湮謀授朱晦菴所輯之。然邪廟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覲朝年及壯強者也，以至居相告老諸篇皆非童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余必事之為予嫂起立曰子觀論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大戴禮曰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未嘗言僅明理也。且晦菴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窮經考理者接踵而幼而幼儀小舞長而禮樂兵農以履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為厲。小學則然思內則八年暨十五前教有成法，晦菴亦嘗採入小學，固可信者，乃遍尋昔人流傳儀節實之，復纂四字語於首，俾幼童誦之，即學習之行之，知行並進，庶蒙養而已。端乎樂舞，鄆致河右先生論定，王子崑繩子未二兄則訂全帙，乃進質顏習齋先生，並演幼儀歌舞，侍坐觀先生，莞爾曰：子前於大學辨業矣，茲小學則稽古人成法，盍名稽業。因以名。

康熙四十四年夏四月丁丑蠡吾李塨書於郾城署寓

小學稽業

蠡吾李塨剛主纂
德州孫勷子未訂
大興王源崑繩校

小學稽業卷一

蠡縣李塨

古者養蒙靡有不教當其能食右手已詔能
六年東西南北以中爲權衍數一始二五爲十爲百爲千
積累萬億七年食席與女各諸時及八歲則入小學小藝
小節習從此始出入後長讓以示恥九年數日日十二時
積月爲歲紀以干支十年宿外習禮師初襦袴不帛聿學
計書禮謹幼儀灑掃應對進退有度朝夕服佩何以灑掃
盤水擭肘播灑無濡室則握手執箕當舌由奧以箕袂拘
而退毋揚毋徹自鄉而扱板排出棄拚席掃地伊用各具

應對進退其儀孔多幼事父母夙興云何盥漱升堂問何
食矣或進執牀亦佐覛具祗敬杖衾命餕乃食有呼則唯
吐而走亟舉足莫忘既省復定出告反面冬溫夏凊及事
先生供盥泛拚顏恭而執經業審問請益復起師出皆起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賓客有至駿作無讓應且遂行反命
惟謹至於食時攝衽而饋貳已乃徹拚前進酳古眞寒韵相叶暮
食復禮執燭謹代奉師就息枕席必在路遭長者趨拱兆
遲不敢問年不請所之進以其令退以其令燕見從人不
敢將命凡侍長者末餘前席正容恭聽面抱是覛古阮眞韵通軫
毋隱毋躁問則起答毋有雷同勦說攙雜偭或入白左右

屏待側聽敫應淫視荒怠髮髢冠免褰伏坐箕勞袒暑褰
遊倨立跛皆宜力戒小心翼翼不叱不唾燭不見跋如見
君子欠伸撰杖則且出矣有請再往其或侍食拜饋飲立
手毋挼莎小飯數嚼無然無然摶飯放飯流歠咤食固獲
揚飯醬骨反肉嚃羹絮羹歠醢嘬炙刺齒不敬卒食自徹
主興乃已若有所賜不敢言辭古三辭通用或從提攜兩手奉
手惟鄉是視對則掩口凡爲弟子九容豫飭聲靜色莊頭
直氣肅立必正方目端口止手恭足重更坐如尸固頤正
視平肩正背足間二寸勿搖經立古隊緝韻通轉微磬共立磬折
肅立垂佩卑立立容欲執坐以經立微俯共坐視尋肅坐

低首卑坐行以微磬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行容有道趨以
微磬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旋以微磬中規中矩
跪以微磬手股有紀古支魚虞通用拜以磬折項衡下首吉事上
左否則上右坐乘立乘如經立坐頤不過轂有禮無惰稽
古稱先言視勿詭整衣齊帶行日有常孝弟無違私財莫
畜隅坐隨行意虛志直古入聲通用雁行朋友切磋日滋行禮
於人稱父拜之凡事勿專必稟家長勿以尊位待已私訪
朔望節令家禮學儀拜親拜師先聖先祠六經廿史漸次
讀閱同學往來齒序行列勿爲狎戲勿信老佛節食窒慾
字紙必拾雜書有六首曰象形指事學虛永字研精側如

墜石仞似勒馬中柱懸針努滲而下趯存勢生策仰暗揭
掠勿尾弱鳥啄刀磔人言止戈所以會意力田常女謂之
指事爾雅說文漢唐註疏問奇析義典文宜布轉注有正
時是正征亦有旁轉韓何蘋萍假借多端魚作馬稱以歡
兒人雒豫維能至於入音多借三聲諧聲之法五均不同
篆變而楷漢隸可遵隸二篆八乃是八分計始九九錯綜
滅增積分求合須用因乘起手二位三四遞下盡皆乘之
迺計身馬分用九歸緫身以除無除還原撞歸亦需一歸
無法二歸乃立二一作五逢二進十三一三一三二六二
逢三進十三歸是記四一二二四二作五四三七二逢四

進十中原韻以十作齊微平聲可與虞諧五一倍二五二倍四五三倍六五
四倍八古寘點韻通轉逢五進十五歸此察六一下四六二三二
六三作五六四六四六五八二逢六進十古寘緝韻通轉七一下
三七二下六七三四二七四五五中原韻以六作尤侯平聲可與虞通七五
七一七六八四逢七進十七歸斯備八一下二八二下四
八三下六八四作五八五六二八六七四八七八六逢八
進十九歸隨下逢九進十凡此歸乘定位爲急爰及九章
方田見畝二四歸除凹斜裨補粟布貴賤盤量倉窖若斤
秤法斤兩相較差分物混先求一差一差既定自得各差
少廣開方商除見面長闊相差縱橫俱現平圓求徑又須

求周三棱立方各有方求商功工壘浚深築高亦有均輸
平賫與勞盈朒互見如數手指雜糅正負方程則皆方圓
高深測以勾股勾三股四其弦則五學至十三益以學樂
五聲二變先習其略調分七音正以律呂宮及變宮遞商
角徵變徵與羽層激而高每音七音清濁環繞律呂標名
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
應鐘元聲蟲只四乙上尺工凡暨六即古五聲諧器有八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或起或收或倚或節升歌堂上笙入
堂下間歌合樂合語樂罷樂章爲詩教之以誦屬讀曰言
長言曰永永言之道中矩中鉤上下曲止累累貫珠古尤虞韻

通肆舞小舞詩篇名勺干戚雜武擊刺坐作文則羽籥揖用
讓翩翩綴兆進退鐸相相宣已上小學訖於十四嗣此射
御禮樂更巨明覶兼普大學之物小旣克勤大乃可事古寘物韵通轉

右將小學物事撰爲四字韵語以便幼童讀而習之其
詳具後

小學稽業卷一終

小學稽業卷二

蠡縣李塨纂

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鄭康成註曰鞶小囊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服虔曰
鞶大帶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前漢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則六
歲所言數方指一二東西之大略言也鄭註方名東西
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
十　百　千　萬　億　楖數俱今數　毫　釐　分
錢　兩　斤　度數　毫　釐　分　寸　尺　丈
量數　勺　合　升　斗　石

方名

東　南　西　北　中　東南　西南　西北　東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鄭註曰丞其別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小學也學小藝焉

履小節焉
此統論八歲至十四入小學之所學也白虎通前漢書
入小學年皆同此而賈誼新書容經篇曰古者年九歲
入小學蹍小節業小道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
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曲禮曰人生
十年曰幼學內則同之是又十歲入小學矣或古人通
用或貴賤有分或朝代各異今人率用八歲但須實入
八歲乃足任學事若弱小者遲一二歲亦可
內則曰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鄭註曰示以廉耻

九年教之數日
鄭註曰朔望與六甲也
天一周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東出於天一
晝夜而復東出故晝遂夜遂名曰日月行三十晝夜而
與日合朔故三十日遂名曰月自初一日月明始生謂
之朔而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七日
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
至十五日月與日相對而滿謂之望（或滿於前後日亦爲望）而十
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
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終三十日月消盡謂之晦（月小則盡二十九日）
天日月所會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
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歲星十二月行一次
而春夏秋冬四時之功畢故十二月謂之歲　十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支　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　干支相配數窮六十日六甲以紀歲
月日時（歲十二月日十二時則用支數一無易焉）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
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
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
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

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
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
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
夕學幼儀請肆簡諒
鄭註曰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溫傷陰
氣也禮遵習先日所爲肆習諒信請習簡謂所書篇數
也請習信應對之言也孔穎達疏曰簡禮篇章也諒謂
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
也陳澔集說曰書六書計九數愚謂傅小學師幼不盡

飾遜長也初者所習之別謙也舜兼上書計幼儀言簡不使之多也恐苦之也諒信也不使欺其日功也書計幼儀非限於十年內言學之從此始也他做此

幼儀

論語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鄭註定安其牀衽省問安否 在醜夷不爭 醜衆夷儕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恆言不稱老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 孔疏主猶坐 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 鄭註槩量也 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 不於闇冥之中從事卒有非常爲 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 縰黑繒韜髮作髻插笄以固之又以繒爲總束髮本垂餘爲飾乃拂去髦塵加之而著冠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著冠也結纓領下以爲固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于是衣元端著蔽膝加帶插笏其中焉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 鄭註拭巾也 刀 小刀 礪小觿 解小結也 金燧 取火於日 右佩玦捍 拾也 管 筆彄 遰 刀鞞也大於左刀 大觿木燧 鑽火物 偪 行縢 屨著綦 屨繫按此本成人之事因後文及少者故備錄之 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必嘗之而後退

男未冠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 鄭註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按卽今香囊與婦人縏不同 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 鄭註衽臥席

少者執牀與坐 牀坐小牀非臥牀 御者舉几斂席與簟 孔疏下大席上襯身簟 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鄭註襡韜也 父母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移也 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 敦牟黍稷器卮匜酒漿器 與恆飲食 孔疏與及也父母恆飲食物 非餕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 鄭註盡餕之末有原 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趨容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 病也 色容不盛

曲禮曰凡爲長者糞埽也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
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鄭註讀吸收糞也之
少儀曰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鄭註鬣帚也帚恆埽
地不潔清執箕膺擖擖舌也恐拔席與席前二處盡拚禮先加帚箕上以爲拚也乃以袂拘而退所
謂拚席也不用帚也退退至席前其塵不及長者乃拚席前也用帚也箕自鄉而扱除席前之塵也若鷄鳴
而氾灑埽室堂及庭則氾埽也
管子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房玄齡註
曰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
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揲舌也胸當箕舌厥中有帚凡拚之紀必由
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動他物不拚前而退卻退聚於

戶內聚壤糞坐板排之排機時以手排之以葉適己向己實帚於箕
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而止也坐執而立坐即起遂出
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考所學也
杜甫詩曰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帚
論語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孔疏俱養長者之物以從之長者問
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
肩隨之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愚按負劍童子
在長者脇旁如負劍也辟側也咡口旁也辟之恐氣及長者詔之長者語之也則掩口而
對亦不使氣觸尊者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
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鄭註爲有所問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

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孔疏不以乙事雜甲事正
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毛河右曰勦即抄左傳註崔慶之盟讀書未竟晏子抄答易其辭是
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
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孔疏唯急諾緩侍坐於所尊長毋餘席近以承之見同等不起燭至
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鄭註跋本也嫌若燼多有厭倦尊客之前
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孔疏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屨鄭註撰猶持也視
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
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孔疏閒清閒復

白也則左右屏而待鄭註屏退也闇也毋側聽毋噭應孔疏高急如叫之號呼也毋淫視流動邪眄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鄭註勿垂餘如髲冠毋免免去也勞毋袒孔疏勿露體暑毋褰裳此皆侍君子之法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孔疏侍者或獨暫退取屨法也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孔疏饋進饌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

而飲長者舉未釂鄭註盡爵曰釂少者不敢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孔疏御侍也鄭註貳謂重殽膳也偶坐不辭孔疏偶媿也彼爲客設饌而召己往媿偶於客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不以客自處遇於道見則面孔疏不見則隱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犆音特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盧植曰不弄手也不翣也盧曰翣扇也寢則坐而將命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鄭註備見問數噍同嚼毋爲口容弄口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異於成人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孔疏奉尊長洗盥食飲當屏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房註虛心所受是極極盡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

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敬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旣拚盥潔手漱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供先生之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弟教既周以後不必拘也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則見後至者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

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具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勿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胾細切肉中別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要令成方飯是為卒既飯也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段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梜匕匕所以載鼎實者周旋而貳貳再益也唯嗛嗛音銜之視同嗛以齒有同銜食者則視齒以益之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是謂貳紀此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埽席前並收所祭物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食坐盡前飯必捧擥擥同攬羹不以手以梜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太伏既食乃飽循咡咡口也覆手覆手而循之所以拭不潔也振衽埽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并謂藏去也乃還而立暮食復禮復朝食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總設之束燭之法橫於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際其將盡之迸近更以燭承之居句如矩句著燭處言措燭於句如前燭之法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熒也捧椀以為緒椀所以貯燼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燭有墮即代之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始炎衽席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

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曲禮曰幼子常視鄭註今示字毋誑童子不衣裘裳孔疏裘太溫傷陰氣應給役者裳不便立必正方不傾聽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就人館勿堅求物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孔疏恐覩人私入戶奉扃扃閉門木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踖躐也言當從下而升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按此不專幼儀然幼學不可不知也故錄他做此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鄭註齊裳下緝衣毋撥撥發揚貌足毋蹶孔疏恐行遽而蹶也

離坐離立鄭註離兩也毋往參焉為干人私離立者不出中間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鄭註椸可以架衣者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門限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鄭註澤挼莎也蓋即少儀澤劍首之澤言不以手摩弄飯也毋摶飯孔疏取飯作摶是爭飽也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叱咤毋齧骨鄭註為有聲響不敬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孔疏黍用匕毋嚃羹嚃不嚼菜而歠吞也毋絮羹鄭註絮猶調也毋刺齒毋歠醢孔疏醢肉醬也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鄭註堅宜用手毋嘬炙謂一舉盡臠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齊醬屬以授相者孔疏此謂

降等之客若敵者則否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揖人必違其位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內則曰道路男子由右地道尙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拜尙左手凡女拜尙右手

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古之君子周還音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即總皆朱錦

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鄭注往給事不麻不加絰也

問喪云當室絰

見先生從人而入孔疏不能獨爲禮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

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

賈誼新書容經篇曰固頤頤輔車亦名牙車正視平肩正背臂

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

立因以微磬曰共音恭下同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

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

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

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

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

肩狀若流即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

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跰同股還也旋之容也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揄引也跪先右股進左而起起先左股手

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

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甯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

之元元深也言如屋之深也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

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

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

臂詘存劍之緯緯束也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

大禮下立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

傲趮音躁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

氣不順皆禁也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

家長

又曰父在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由東階上下

馬不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恕谷學教　從顏習齋先生教條而斟酌之

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
一揖朔望節令四拜隨尊長拜家祠亦四
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驕心傲氣戲侮干犯
一行學儀每日清晨至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拜師訖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為禮
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俱遵禮儀雖謹客至俱立師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師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

一敘出入凡行長幼序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敘相遇相別皆一躬數日不相見見則揖問納福
一尙和睦幼稱長爲某兄長稱幼爲某弟相敬相親毋以長凌幼以幼欺長及直斥其名若對師則稱名
一戒狎戲同學互相尊畏庶可有成最戒戲嘲褻侮
一修威儀足容重等九容一一整飭且交修之斷不可輕佻失儀
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卽私居亦不可袒裼裸裎
一重身體體者父母之遺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况可賤飲食縱嗜慾自貽災戚
一習六藝昔周孔以六藝教人近世取士以八股自不得不隨時立教然非正務也諸生願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水火諸學者是予所望也隨其材而教之以考厥成
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譜史者修己治人之像也除異端及雜穢之書不許泛濫若十三經廿一史須以漸考之勿以時取專經遂安固陋
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

學必拂塵整卷事出則闔書各歸行列不許狼籍
一清聲韻字音宮商必審清出口吟之字字貞朗
一習書法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審形體結構然後成字不可苟且塗鴉
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門徒可化者化之不可化者遠之

小學稽業卷二終

小學稽業卷三

　　　　　　　　　　　　　　　　　　蠡縣李塨纂

書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書鄭註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象形賈公彥疏曰日月之類呂坤泰交韻曰韭山之類會意疏曰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轉注泰交韻曰一字而數轉如鄉香鄉亨鄉向厭焉厭眠厭燕厭葉之類愚謂古無四聲之說平上去三聲通用不分如詩形弓之藏兕觥相抑蔓草之團婉願相抑又如左傳圍稽穀梁作圍閔史記亡名與亡命同易屈信相

咸信者伸也周禮國正讀國征以至時之爲是而之爲爾不可盡數皆正轉也若漢碑蓼莪作蓼儀古韓何同姓一讀民通氓蘋苹萍本一字同義是爲旁轉也轉注如水之灌注於彼於此也又展轉詿釋而後明也處事一曰指事疏曰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泰交韻曰如力田爲男帚女爲婦之類假借泰交韻曰如豫能本皆獸名豫多疑借爲猶豫能有力借爲能幹之類愚謂周顒等分四聲其入聲多借之上三聲亦假借也如詩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木協附原讀蒔去聲今借作夢之同音爲入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室

協子原讀始上聲今借作升之同音爲入又如今韻酥木魚韻平字而借作陽韻入聲不本尤韻平字而借作東韻入聲又作文韻入聲是也諧聲疏曰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毛河右古今通韻曰諧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也如六朝分聲類後所列之東冬江陽庚青蒸爲宮音每讀訖必返喉而翕於鼻唱曲家呼爲鼻音每唱此七韻字必收以捉鼻之音以返喉即入鼻也又陽庚青蒸返喉入鼻而少侵齦齶爲變宮音眞文元寒删先商音每讀訖必以舌抵上齶唱曲家呼爲恩痕音以抵齶則其收聲在恩痕之間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

角音每讀字唱字訖必懸舌居中支微齊佳灰徵音每讀字唱字訖必以舌擠齒至魚虞歌麻尤舌雖中懸而稍出向齒又爲變徵音侵覃鹽咸羽音每讀字唱字訖必兩脣相閤愚謂詞人以侵尋爲閉口眞文監咸爲閉口寒山廉纖爲閉口先天是也工今在東部江別一部疏謂諧聲者正以宮聲諧也可上聲河平聲謂諧聲者正以三聲通也

造字之始義取六書未有漫然而苟成者但篆變爲隸波點既興面貌互換蔡邕隸勢曰纖波濃點錯落其間世謂以八分爲隸八分不宜有波點矣且一字而篆隸迥殊者多矣古義安能盡究耶泰交

韻曰暴字說文從日從出從艸從米徐鍇解云作僞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將糶必先日暴之艸者以手推聚反覆之意頗覺迂鄙此王安石字說所以爲蘇軾諧指笑也然則六書固宜考而不可考者甯闕疑勿穿鑿
然而六書之在今日實有離之而不可者蓋書不外體勢訓詁聲韻三者體勢以立形象形使之明體勢也訓詁以成文會意指事使之明訓詁也聲韻以矢言轉注諧聲使之明聲韻也而假借則三者皆有之如古篆魚字象形而馬目白象魚遂假借名馬曰魚亦象形也至於訓詁聲韻之假借者更夥矣體勢之學如石鼓文急

就章秦漢碑石經衛恆四體書勢以及衛夫人筆陣圖孫過庭書譜敘等是訓詁之學則爾雅說文廣韻以及十三經註疏皆是聲韻之學則詩易以及騷賦樂府有韻之文與鄭庠古音辨葉交韻古今通韻等皆是
古今通韻曰古篆今楷即與書古一名佐書體原不同故晉衛恆作四體書勢分別諸體其於楷體則曰錯彼繁文崇此簡易隨事從宜雖有常制四句出蔡邕隸勢而恆因之此眞楷體也今人以古文篆體律楷爲尙從繁失隸意矣且其所宗者說文也按說文爲東漢永元中許慎所作而楷始於秦時王次仲四體書勢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體與李斯造小篆者一時

並出則楷本古體決非東漢永元一人之書所能駁正即其書不謬亦止各存其說決不能以李斯之桃强之代次仲之李故靈帝好書其時師宜官工楷師而蔡邕魏武鍾繇梁鵠諸君後先繼起然總與永元作說文時相去不遠豈有同朝作書不識說文反有藉於千百年後之駁正者夫金石所傳漢唐一體固已可信況當時拆字如吳薛綜拆吳字云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則古吳是吳非吳後魏孝文拆習字云三三橫兩兩從則古習是習非習即此可觸類見也
通韻之言是也然尙有確然可據者光武本紀即位祝

文引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王莽傳莽以劉之爲字爲卯金刀乃去剛卯除金也是漢之國姓明作劉矣許叔重東漢人其作說文豈偏忘國姓耶抑國姓不當載耶乃說文有鐂字无劉字則說文之爲篆作而不爲隸作昭然矣路史等書乃必據說文謂卯金刀爲訛字則漢國姓不應訛楷字即始行於漢何以訛蒼頡作字原重轉注假借而楷書亦然如麗本鹿屬而景君碑銘麗壽即爲相壽張表碑以畔爲盤楚相碑以波爲陂爲峻碑以義爲我而左傳蛾析戴記蛾子時述皆蟻字升登可爲豆登乾陽即是乾燥是一字數音數

義也他作佗又作它佗蔚粥皆爾無无橆皆無爾雅弘宏溥憮厖丕洪假碩訏皆訓大允孚亶展誠諒詢諶皆訓信是或數字而一音數字而一義也大約不離轉注假借者近是後人不知續鳧截鶴亦何爲哉

其失皆由誤以說文一篇爲楷書設而又考古不深駑駝脰背且加以好異之心自謂英雄可以欺人如謂四當作三與於作於申作申邢作邦皆好怪耳古參無叅唐扶頌參作叅楚相碑騶旁作叅郭君碑驂旁作參則古叅參通用又如謂伏羲非義當作虧盈虧字周憬銘老子銘即作虧正誤乃謂虧別一字虛虧古聖人名作伏羲非人之訛耶抑自作妄耶妹喜非妹當作妹路史註曰妹喜即妹字作妹音末訛也嫩陳非陳當作東按楊統碑作陳何君閣道魏大饗碑皆作陳甚至如謂武侯綸巾非綸字而僞作一糊楊慎所造史記邦福非福字而別作一福後學不能遠考遂爲所愚以舉世傳習之字根柢古人者妄誕妄作妄哉

文字之行於今者莫如楷而楷實始於秦時王次仲程邈邈造隸書而滴化怆首行邈大得一以淸楷書一則周興嗣千文曰杜藁鍾隸孫過庭書譜敘曰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二美王邈少兼之是楷書即隸也若八分則蔡琰述父邕云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今世所在漢刻去篆頗遠而與今楷書强半相合字畫與今眞字多同但晉唐加以風神宋明更趨嫵媚形體少異耳蓋爲八分者僅一二而爲楷書者七八也

今人誤合八分與隸爲一自宋始則東魏大覺碑曰隸書今楷字也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豈未聞歟

然則論楷者漢刻可據矣如舍魯相瑛置孔子廟卒吏碑作舍世孔宙碑作世謙魯相晨孔子廟碑作謙此亦作此所亦作所則均爲古字不可訛詆何者楷書始於秦而成於漢秦漢乃造楷者也今以作楷者爲有訛則楷之不訛者屬誰哉故今辨書惟以古人金石爲斷凡金石所有者皆不爲訛无者乃以訛論如李字之類

且當日制楷之初以秦時文牘繁賾務趨簡略以便易成結繩變而爲文字大篆變而爲隸楷天地自然之勢也是隸書原貴省約故漢隸爵省爲財鶴省爲隺況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則隸或轉變或通同本不一致必欲一概而齊之可乎

體勢訓詁聲韻皆所當講但幼學難以猝盡今先略辨體勢而餘俟以漸及焉

今固專用隸而篆乃隸之濫觴姜堯章劉靑田皆謂學者須略考篆文乃可成書故亦載大概於左

試看奉奏春忝秦
隸首雖同篆不侔文市方
言交豕主難將點畫一般求
兼并既不同前首
美益何堪比𢍏○魚戟酋合辨

冀身全異冀當知差首亦殊羞
應鹿有頭非是广○音儼岳
兵同首不同丘退遨盐向
彳○尺音旁取廿曰皆从口内
求㚇形御自猱生角牛字非因

午出頭若解活聒難共○舌
活字當從昏方知屆宙不同由○屆字從凷既
解黑頭非是里乃知熏首亦非
重當知款字非雙克須記
曹頭用兩東摅畔用雩非用

慮彌旁从長不从弓智
知不可文通用好好○去聲元來字不
同律旁有隶○音律元非聿騂
畔从莘○音昔不是辛合省𢧐旁難比
革當知暘畔不全申楚

小學稽業卷三　九

疏用足元非足弃
育从云○音突不是云云粦頭非米
米炎爲正屑下如肖肖○育
音是眞冂几但分形濶狹王玉
肹王惟辨畫稀勻巿旁从水通爲濟○

水敬下从山山卽是敬岷句
名勹勺背𣪘俱異旬㐱
軍頭反一如恆近於桓非共亙
没幾於役役不同殳雩旁著
木翻成樺木畔从虖始是

小學稽業卷三　十

榑表素責青頭並
異張辰畏展足皆殊
臭普下没切米本分暴暴虐也
黍旁占古別黏黏
胡後人別作粘糊贊輦替替七咸切頭

並異壺壼壹橐首皆殊
布用父頭難比有具因
廾音拱足不同其手旁用石
通爲摭拓仝足畔从奇卽是踦
覊朋明胡服旁皆異

要賈粟垔首欲迷日
日畔从王非是旺口旁从帝
帝不成啼休言去吉皆从土
土莫道封封盡屬圭涵字
却从人畔水洗時還用水

邊西額旁用各非从各
盼畔从分不是兮擕本用
巂音規非用雋俊仝鐫還从雋
不从巂金旁用廣非為礦楷
字橫一土畔从隹不是阜楷作堆

桼便可為營桼禾稽音夏還堪作豆
稽虫在叉爪仝間元是蚤
貍藏艸下卽為埋邑內
共行方是巷木邊从寸不
成村日落茻音莽中元是暮

泉流厂呼旱切下卽成源火
旁从爽奴亂切方為煖煖仝火畔从
爰卻是暄渣查只用木
旁且蘊從艸下溫
狹用阜旁非用犬寬非从

商　自合異宮商　卒也但从衣　褎覛
友　兮難向友　音祓中尋夾　音閃
夾　微差分陝　陝陝　巠坙　略異別
涇　涇　淫　櫂　俗作棹　還从水　非从
木　木　叙　本同叉　不用金　須記

黍　黎　皆用水　當知恭
黍　各从心心　歷　頭莫以秝　秝　音歷爲林
林　音派　沓　七感切　上非从外　外　作[illegible]
栗　栗　似鹵　西　元是卤　卤　音酉　[illegible]　音頃
麻　麻从林　林　不从林　林　音　音

音　有頭皆非立　立　聖　聖　呈　呈　同足各非壬
壬　水　旁从允　允　方爲究　究　水畔从占
占　沾　添　入　入　足八日　台　頭方作兌
兌　雨　雨　頭沾　添　足始爲霑　霑　應記[illegible]
㬎　旁當用水　水　須知歙　飲　畔合从合　會

右經世實用編篆法歌今節錄之使後學粗識古篆遺意亦以見篆楷不同有如此者今人以篆律楷又或附合楷之偏旁遂以當篆皆不知而作者也

正字千文　此文多據宋後諸字書訛說反以不訛者爲訛愚歷辨之但直辨難以盡考先登數條以例其餘

館館訛　鋪鋪平聲　辞辭訛　轉去　㒳　意同又音　撐　西　西訛　厨厨訛　北北訛　牖牖訛
廩廪訛　倉　告　牛口　𠊱意　衍衍訛　鄰　邦邦訛　外　㕓厩訛

按館亦通管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是也正字通曰館館通客舍從舍義通官制古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直館直院日館職舊韻書从館廢館非也據此則

鋪肆作舖亦可老子銘作西𢊁萋壽碑作𢊁𢊁本㞕字
古宝南𢊁北𢊁惟亡國之社北𢊁朱子註伯牛有疾章
有北𢊁豈以𢊁𢊁通川邪耿氏鐙造夏承碑瞖旁皆作
告袁艮碑作㲋正譌作㞀

賓譌賔 朋通朋 羣 宦譌宧 侯譌侯 候譌候 霸譌覇 王中畫近上 嬰譌嬰 兒 哥譌哥

弟 軍从包 隸譌隷 蠻譌蛮 羌羌羗俱譌

按劉熊碑續旁作賔石經尚書作朋孟郁碑作宧韓勑
碑陰作侯正字通候候通王之中畫近上謂別於玉字
之三畫均耳隸既加點爲玉則王中畫不必近上也漢
隸如老子銘等皆不近上況字書如精蘊正字通諸編

或曰當近上或曰不當則其說孰是舉置之可也劉寬
碑作𦁛繁陽令碑作𦁛正字通作隸郭旻碑作蠻衛方
碑楊信碑俱作蠻

冠譌冠 冠譌冠 冠 須 頒音須頒同 會音會 纆里入 禪音禪从 纆音股黑索 墨音兩 敵音偏也 欺 敵

音衣嫈美 婬譜淫同壬 嫇音諸美好 宂宂紫 宂穴㝩 望望仰 墅墅翔 蓿同实 我 蓿淄同

按正字通須即須俗書無二字校官碑作壓石經魯詩
作壓不必從里八也日月相望曰望因之爲瞻望期望
之義強分爲二非也通雅已有辨畱畱一字兩寫畱畣
畱害一字兩聲

壯 埍譌婿 墫音存舞貌 莊 毒 俱 士 類 穎不譜頃穎譌从 敏 穎从水諧頃 濱 竝

無頴字

按通雅曰說文墫墫從士乃許氏臆造之說自監本爾
雅及王氏詩考陳氏九經考異詩墫墫舞我𢍏从土無
從士者繁陽碑作穎郭仲奇碑作潁漢人通字而云無
之非少見多怪歟

巳生汜祀己生忌記弓音薗義同 生汜同攴 犯 巳生异音意舉也 配

按漢隸惟張壽碑記字从己老子銘祀城㙺碑犯从巳
高頤碑配大饗碑汜皆从巳然范式碑熊君碑范範从
巳張納碑陰孫根碑陰范範从巳蓋古皆通用也又毛
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則巳止巳午本

一字

𦫳音拐 頭非廾 艸 夢下字皆从𦫳 蔑譌蔑 雈 萑音桓鴟類 芉音米楚姓 羋通羊

敬譌敬 備 夔音商度 蔛 苟音急敬旁从此苟且字上从艸 莧音九山羊莧菜字別 與

按說文萑鳥從𦫳萑草從艸然爾雅釋草萑訓蓷夏小
正萑未秀爲菼而釋言曰菼騅也菼亂也則萑草萑鳥
一字兩稱不必分矣漢隸作備苟訓且訓誠儀禮賓爲
苟敬註訓小敬則敬傍從苟未爲不可而必牽引篆文
別作蔿䓕以邀險僻何爲者易夬之九五莧陸夬夬朱
衷曰莧莧萊孟喜易曰山羊益夬乾上而露兌羊之角
有似莧甲是稱萊稱羊原通一字矣

書法百例歌

寳宇官宦天覆者上寶蓋欲覆蓋其下監堂墊毀地載者下玉案欲載盡乎上其

典異與其腳之點宜上闔而下開曾義養善曾頭之點須上開而下闔周用冋同

直方者喜直而寬大四田曰四面短方者貴兩肩而平開志心必恩橫戈之戈猶嫌

挺直均平戎成武戰從戈之戈但怕彎曲力敗卽觀紅軸護左者左昂而右有謙退之象

鴟嬌晴煉讓右者右聳而左有顧遜之儀御謝樹嫩三勻立中爲主體左右輔弼之分

雖韓願分疆平分兩體相對賓主之讓童索累意三停者分爲三截量其疎密而布置均停

鑾禰留宴二段者分爲兩半較其長短而微加饒減道是建之橫波之波先須折頭開胸

尺史吏便從波之波惟喜攢頭收尾此毛七也斜勒者平則無勢三云去衍

平勒者斜則失威支天父文承上之撇宜令下夂上應泰琴各券趆下之撇所貴兩邊

平展阜甬孳貞伸頭之豎務須令予一家鳫馬鳥鳫屈腳之勾更要夫包二點風氣

鳳飛從腕之腕宜婉曲而最嫌在膝元光尤見橫腕之腕貴圓整而專忌蜂腰甯家厩

屐藏頭頭藏乎內務要謹嚴虎考準電露尾尾露其中須求轉摺仁恤把陷左垂者右

不得用長升卿拜弁右垂者左宜乎用短品磊轟森堆者重疊以補至均虛鬱疊

醾瀨積者繁纍而收端整中外八人乙偏者還須偏稱懸樂彎戀圓者定喜圓圖

朋勿乃刁斜者雖斜其中要取方正上中正貫正者已正四方無使餘偏哥昌多

兆垂者體長不必皆大竹林赫蒜併者兩伴不可太寬夂日右必用強自丹耳目長者

元不喜短白十工佃短者切莫負長總齊繡彌質字當實滅則定醜代河門幻

虛字本虛頊者難觀省老者身橫撇宜長短則無勢尹戶居岸從撇須健濁反不靈久曰

忌鼠尼夏麥及友垂撇先後尾分彎直修鬚形彥聯撇上下頭擺齊平翻下撇首按上

撇胸也江海洪流散水者下點在首點之旁趨涯澌滯聚水者下點挑入首點之

末受采奚爭攢點點皆朝向照然無燕排點點川變更單畢年軍中豎不可

乖針逆之字不穩重車中巾串垂針不宜中豎犯者字少稍神爪不介川疎排撇畫均勻

擺列龜繼纏醮疏密橫豎錯綜安詳可亨亡事上寬者下面難大惟長稱則妙叙卷

蠹扇下寬者上頭本小獨密攢爲佳師巧野明上平之法則首齊敘朝獻劍下平

之法足等則婁妻喜肇讓橫者橫宜長而勿担華州平半讓直者直宜正而勿偏

奈禁埜楙當減勾者不減則重勾无體癸食炊贊當減捺者不減則重捺難觀龔

寮余小緊勾上下大斜勾須勾點之中熟杭勢竄硬勾左右不歪勾要勾身之硬鵓鳩

輝頻屈勾屈而讓右貳民魁兜伸勾正以朝天句勻勺勾勾裏之勾不宜用努若勾

努最難布置菊萄蜀絢勾努之勾不宜勾裏若勾裏中不方圓龍孔張服背者固反

脈絡自然貫通好妙飭冠向者雖迎手足亦須迴避日厶口幺小者貴乎豐嚴囊橐

璀璨大者妙於攢簇

把筆法

先當身正次手直肘腕用功肩臂力虎口鳳眸形勢具

把欲堅兮掌欲虛　右訂之姜立綱者

永字八法

側、勒一努丨趯亅策一掠丿啄丿磔乀

顏魯公八法頌曰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昔以遲移

柳子厚八法頌曰側不貴臥勒嘗患平努過直而力敗
趯當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
而疾掩磔趯趞音鵲行貌而開撑

小學稽業卷三終

小學稽業卷四

蠡縣李塨纂

計

九九數

一一如一　一二如二二二如四　一三如三二三如
六三三如九　一四如四二四如八三四一十二四四
一十六　一五如五二五一十三五一十五四五二十
五五二十五　一六如六二六一十二三六一十八四
六二十四五六三十六六三十六　一七如七二七一
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五七三十五六七四十

二七七四十九　一八如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
四八三十二五八四十六八四十八七八五十六八八
六十四　一九如九二九一十八三九二十七四九三
十六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
二九九八十一

算盤九九上下法　一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
上四五上五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上九　二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
十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
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三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

三三上三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
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四遍　一
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上
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
十　五遍　一下五除四二起八成一十三下五除二
四起六成一十五上五六起四下還一成一十七上七
八起二下還三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六遍　一上
一二上二三起七成一十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
六上六七起三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下還四
成一十　七遍　一上一二下五除三三上三四起六

成二十五上五六上六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二
成一十九起一成一十　八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
五除二四下五除一五起五成一十六起四下還一成
一十七起三下還二成一十八起二成一十九起一成
一十　九遍　一上一二上二三上三四上四五上五
六上六七上七八上八九起一成一十
乘法歌　單位曰因位數多曰乘
下乘之法此爲真起手先將第一因三四以下都乘遍
御將本位破其身
因法　如有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每銀一兩糴米二

石該米若干　法置銀於左爲實以每銀一兩糴米二
石置二於右爲法因之得米二百四十六石八斗
乘法　如有銀同前每銀一兩糴米二石五斗該米若
干　置實同前右置二五爲法乘之得米三百零八石
五斗
九歸歌
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　二歸　二一添作五逢二
進一十　三歸　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逢三進一
十　四歸　四一二十二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二逢
四進一十　五歸　五一倍作二五二倍作四五三倍

作六五四倍作八逢五進一十　六歸　六一下加四
六二三十二六三添作五六四六十四六五八十二逢
六進一十　七歸　七一下加三七二下加六七三四
十二七四五十五七五七十一七六八十四逢七進一
十　八歸　八一下加二八二下加四八三下加六八
四添作五八五六十二八六七十四八七八十六逢八
進一十　九歸隨身下逢九進一十
歸除　單位用歸位數多則用歸除
數有歸除法爲奇將身歸訖次除之有歸若是無除數
起一還將原數施一歸起一下還一二歸起一下還二以至九歸起一下還九皆同若

遇本歸歸不得撞歸之法最爲宜一歸見一無除作九一二歸見二無除作九二以至九歸見九無除作九九皆同
歸法　如欲糴米二百四十六石八斗每銀一兩糴米
二石該銀若干　法置米全數於左爲實以銀一兩糴
米二石爲法置右用二歸歸之該銀一百二十三兩四
錢
歸除法　如欲糴米三百〇八石五斗每銀一兩糴米
二石五斗該銀若干　置米全數於左爲實置二五於
右爲法用二歸歸除該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
今有銀二百六十五兩三錢二分十六人分之每人該

銀若干　以一六爲法歸除之每人得銀十六兩五錢
八分三釐五毫其中撞歸起一還原俱用
歸因總歌
歸從頭上起因從足下生逢如須隔位言十在本身又
曰分總之法歸除用撮總之法即用乘
加減歌　因乘歸除遇法首位有一數者用之
加法仍從下位先如因位數或多焉十居本位零居次
一外添如法莫刋　減法須知先定身得其身數始爲
眞法中有一何曾用身外除零妙入神
如有銀十二兩五錢每兩易錢一千二百五十加之即

得總錢數由總錢數減之即得本銀數　加法置總銀
爲實以每兩錢數爲法先從下位加起不動本身亦不
算法首位呼二五一十十即加五下呼五五二十五加
五次位三位又呼二二如四加二次位二五一十亦加
二次位又呼一二如二加一次位一五如五加一第三
位得總錢十五千六百二十五文　若減則從總錢上
位減起呼一二減次位二一五減三位五則二位得三
矣若以三爲本身不動則下無可減乃以二爲身呼二
二如四減本位一去四下位添六又呼二五一十下位
減一十則三位得六矣若以六爲身則二六一十二法

有日十減本位零減次本身減一不成六矣故止呼三
五一十減本身一又呼五五二十五減下位盡得本銀
十二兩五錢蓋加即乘法減即歸法而不動本身尤捷
也此法置本銀用八歸亦得總錢數置總錢用八因亦
得總銀數蓋錢一千二百五十得銀一兩乃爲錢一千
得銀八錢故又可用此法也
定位歌
數家定位莫差池因乘每向下位推加減只須認本位
歸與歸除上位施法多原實逆上數位前得令順下宜
法少原實降下數法前得令逆上知

如前銀一百二十三兩四錢乘得米三〇八五石法是銀一兩所糴之米數二石五斗則從實百上順數至兩兩下一位定法首石出石逆數陞至所算成首位是百則爲三百〇八石五斗所謂因乘每向下位推也

如前米三百〇八石五斗歸得銀一二三四右法是銀一兩所糴之米數二石五斗則從實百上順數至石與法石對石上一位定兩由兩逆數陞至所算成首位是百則爲一百二十三兩四錢所謂歸與歸除上位施也

又法曰法少原實降下數法前得令逆上知亦此

又如銀二千兩五萬人分之法用五歸五二倍作四則

以每人分銀千上定人逆上數對法萬人止萬前一位定實銀千數順下數至千兩本位得分爲每人四分是亦歸與歸除上位施也又法曰法多原實逆上數位前得令順下宜卽此

如五萬人每人出銀四分卽以四爲法乘之五四二十則從萬人向右順數至人位人下一位定法分從分向左逆數至本實萬人位爲千得共出銀二千兩是亦因乘每向下位推也

如前銀十二兩五錢每兩易錢一千二百五十則加總銀之兩卽定千減總錢之千卽定兩所謂加減只須認本位也

九章算法

方田

丈量地畝總歌　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十步爲里

古者量田較闊長全憑繩尺以牽量一形雖有一般法惟有方田法易詳若見喎斜併凹曲直須裨補取其方卻將乘實爲田積二四除之畝數彰

飛歸見畝歌卽二四歸除　地有中一闊者倍之尺寸俱倍見一加三隔位四見二加六隔位八見一爲五下除二

添一除二四添二除四八添三除七二添四除九六

如有地長二百四十〇步二尺南闊十步中闊十一步北闊十三步三尺田若干　法當長二百四十〇步四尺於左置闊於右用四歸得十一步四尺乘長步下一位定闊首十得積二千七百四十〇步五尺六寸飛歸百上一位定畝得田十一畝四分一釐九毫

建標方田法　每千步爲大方方角立大標竿百步爲小方方角立小標竿南北東西以針盤引繩準之不使一毫參差大方積百萬步在今法當田四千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古以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當田萬畝小

方積爲步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百畝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九小方也不用量算已有定數其間有山林川澤不毛之地另算除之若山河不可立標者有前後左右標竿可以相準不立亦無妨也

量田又法　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五尺爲一眼一眼爲一步二十四眼爲一分二百四十眼爲一畝謂之痳算使人皆可曉然用棕綱爲尤捷以棕繩結綱每五尺爲一眼細劈鵝毛管爲絲少雜其中則陰晴如一鋪地算之雖尖斜畸零皆了然也　右二條陸道威思辨錄

數學測量天地推算日月區畫山河指數今古極天下之變者也幼學恐未能盡請故九章惟登方田大略以下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各有成法學者以次考而習之可也

小學稽業卷四終

小學稽業卷五

蠡縣李塨纂

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學樂

虞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益稷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孔傳曰以六律和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孔疏曰察治忽者如

詩序言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周禮大師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國語陽律六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六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共十二律惟言六者陰統於陽也

竟山樂錄曰五聲五音聲音也以人聲準之則喉齶舌齒脣也然五聲內有二變又謂之七聲宮變宮商角徵變徵羽國語伶州鳩曰七律漢書曰七始即今之七調也　又曰商角徵羽宮相連甚親宮商徵羽相連頗疎而疎之中又各有一聲然細玩之宮商之間一聲猶宮

聲也徵羽之間一聲猶徵聲也故謂之變宮變徵亦以
人聲準之喉齶齒脣相接頗遠是中有一音也南曲聲
舒和則可越此二變而宮商徵羽相接北曲聲激切則
用二變接續然南曲雖不用二變而有時起音即在宮
之下商之上得聲則即從此聲始爲宮其徵之下羽之
上亦然故南曲不用二變聲而有二變調也　今器色
四乙上尺工凡六即宮變宮商角徵變徵羽也楚辭大
招曰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則周末已有此名矣
十二律則十二聲也七聲已盡而又曰十二聲者以一
人七聲低一人七聲高一時七聲低一時奮激七聲高

則高者較低者或高一聲二聲不能限爲一定之七聲
矣如此人之喉齶舌齒脣高於彼人之喉齶舌齒脣一
倍兩倍固有之也然七聲上再加五聲爲十二聲而或
高或低者以盡故止於十二律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始作樂初合也翕如言人聲八音相比而起也翕動也
合也聚也惡伏惡缺惡散也從之則大作矣純如淸濁
高下遞接圜轉如五味之相劑也皦如抗隊曲止倨句
爲言爲永分明也繹如繹抽絲也纍纍乎貫珠之象也
以成者或六成或九成悉準乎是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又曰聖人既
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五音高下方聲人聲原自不一以六律節之聽其從何
律起至何律止則知爲低五音或高五音或至高五音
此調不得侵彼調而音以正正則和矣故書曰律和聲
按經書言樂皆以聲音皆用耳力無計數者自管子
言五音之數史記因之又言十二律之數然其言並非
定辭如云七十三以爲商八九七十二正太簇也而言

十二律又曰太簇七寸七分二角推之他音律皆然劉
歆條奏篇云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
五曰權衡以爲備數既得可以爲律度量衡四者之用
非謂數即聲也故史記以律數通於歷而別作樂書與
前漢書律歷志禮樂志兩分者正同其非以律數即爲
樂可知矣蔡元定乃設宗之起一積萬以爲最密而朱
子謂其并不能彈琴則其所謂律呂安用哉樂安在哉
鄭世子曰經有聽律之文無算律之說律由聲制非由
度出亮哉言乎　傳黃帝制十二筩蓋謂十二聲由低
而高出之人聲測之器色尙需聰聽若管有長短則音

有高下凡有耳者皆可辨也故以此象之然前此伏羲作立本斷無無淸濁高下而可爲樂者則伊時十二聲已具矣而不聞有十二箭也故月令章句云律者率也謂高下之率法也非用十二管以爲樂也至今作樂亦無用十二管者而必累黍尋尺互爭莫決何爲哉至於配五行參五事分十二月諸論亦屬旁證餘義若刻執此類遂以爲知樂亦非也

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古人所謂鄭聲淫商紂靡靡之樂皆以其樂章與樂聲多淫蕩不雅馴耳非謂五聲十二律有踰軼也即如今

世北曲不同南曲南曲不同小調然工尺七調無弗同也使有出於七調之外則七調可廢矣使七調出於古所傳五聲十二律之外則制樂者必非聖人而五音十二律亦可廢矣辟之衣冠古爲纚縱今爲幪幘古爲縱掖今爲襴衫以至各代各異然冠制以覆首衣制以稱身無弗同也使此制有不同則制衣冠者尙可爲開物成務之聖人哉孟子今樂猶古樂乃深明樂理之論也

六律正五音圖

宮音南曲不用二變音無宮之變宮一調下六調皆然詳見學樂錄此調不用乙凡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夾鐘　太簇　大呂　黃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四以夾上　林鐘　高四以夾下

右宮之宮黃鐘之宮一淸

夾鐘　太簇　大呂　黃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乙以夾上　南呂　林鐘　高乙以夾下

右宮之變宮黃鐘之變宮二淸

夾鐘　太簇　大呂　黃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上以夾上　南呂　南呂　林鐘　高上以夾下

右宮之商黃鐘之商三淸南曲以此爲二淸他音同

倍夾以夾上　夾鐘　太簇　大呂　黃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高尺以夾下　無射　南呂　南呂　林鐘

右宮之角黃鐘之角四淸南曲以此爲三淸

夾鐘　太簇　大呂　黃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低工以夾上　無射　南呂　南呂　林鐘　應鐘　高工以夾下

右宮之徵黃鐘之徵五淸南曲以此爲四淸調不及變徵羽高而無淸也

變宮音 南曲不用上六學樂韻皆从中起言旋宮亦中聲也此以器定字起言旋宮有高下也一也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角

黃鐘 太簇 低以叉上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以叉下

右變宮之宮大呂之宮一清

黃鐘 低以叉上 太簇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以叉下 無射

右變宮之變宮大呂之變宮二清

低以叉上 黃鐘 太簇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高以叉下 南呂 清黃

右變宮之商大呂之商三清

黃鐘 太簇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以叉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南呂 清黃 應鐘 高以叉下

右變宮之角大呂之角四清

黃鐘 太簇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低以叉上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清黃 南呂 無射 清太簇 高以叉下 應鐘

右變宮之徵大呂之徵五清

商音 南曲不用尺四

〔變宮〕 宮 羽 〔變徵〕 徵 角 商

黃鐘 低以叉上 太簇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南呂 高以叉下

右商之宮太簇之宮一清

低以叉上 黃鐘 太簇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高以叉下 南呂

右商之變宮太簇之變宮二清

黃鐘 太簇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以叉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南呂 應鐘 高以叉下

右商之商太簇之商三清

黃鐘 太簇 夾鐘 林鐘 蕤賓 中呂 低以叉上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南呂 清黃 高以叉下 應鐘

右商之角太簇之角四清

夾鐘 大簇 夷則 林鐘 蕤賓 低六以夾上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南呂 大呂 高六以夾下 黃鐘 應鐘

右商之徵太簇之徵五清

角音 南曲不用工乙

宮 羽 變徵 徵 角 商 變宮
低六以夾上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高尺以夾下

右角之宮夾鐘之宮一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工以夾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應鐘 高工以夾下

右角之變宮夾鐘之變宮二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低凡以夾上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黃鐘 高凡以夾下 應鐘

右角之商夾鐘之商三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低六以夾上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大呂 高六以夾下 黃鐘 應鐘

右角之角夾鐘之角四清

夾鐘 南呂 夷則 林鐘 低四以夾上 蕤賓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無射 大簇 高四以夾下 大呂 黃鐘 應鐘

右角之徵夾鐘之徵五清

徵音 南曲不用凡上

羽 變徵 徵 角 商 變宮 宮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工以夾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應鐘 高工以夾下

右徵之宮姑洗之宮一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低凡以夾上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黃鐘 高凡以夾下 應鐘

右徵之變宮姑洗之變宮二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低六以夾上 中呂 姑洗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大呂 高六以夾下 黃鐘 應鐘

右徵之商姑洗之商三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四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太簇　大呂　黃鐘　應鐘　（高四以下）

右徵之角姑洗之角四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姑洗　（低乙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太簇　大呂　黃鐘　應鐘　（高乙以下）

右徵之徵姑洗之徵五清

變徵音南曲不用六尺

變徵　徵　角　商　變宮　宮　羽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應鐘　（低凡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黃鐘　（高凡以下）

右變徵之宮中呂之宮一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應鐘　（低六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大呂　黃鐘　（高六以下）

右變徵之變宮中呂之變宮二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應鐘　（低四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太簇　大呂　黃鐘　（高四以下）

右變徵之商中呂之商三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應鐘　（低乙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太簇　大呂　黃鐘　（高乙以下）

右變徵之角中呂之角四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中呂　應鐘　（低上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姑洗　太簇　大呂　黃鐘　（高上以下）

右變徵之徵中呂之徵五清

羽音南曲不用四工上七調共三十五調南曲則二十八調而羽調頗高多不用故隋唐又稱二十四調

徵　角　商　變宮　宮　羽　變徵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黃鐘　應鐘　（低六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大呂　（高六以下）

右羽之宮蕤賓之宮一清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鐘　蕤賓　黃鐘　應鐘　（低四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太簇　大呂　（高四以下）

右羽之變宮蕤賓之變宮二清

無射羽 南呂 夾鍾 林鍾 甤賓 黃鍾 應鍾 低乙以上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高乙以下 夾鍾 太簇 大呂

右羽之商甤賓之商三清

無射 南呂 低上以上 夾鍾 林鍾 甤賓 黃鍾 應鍾

尺 工 乙 四 六 凡 工

姑洗 高上以下 夾鍾 太簇 大呂

右羽之角甤賓之角四清

低尺以上 無射 南呂 夾鍾 林鍾 甤賓 黃鍾 應鍾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中呂 高尺以下 姑洗 夾鍾 太簇 大呂

右羽之徵甤賓之徵五清 十二律律聲盡矣四清五清清聲盡矣

時用南曲七調 譜與前六律正五音圖合

四字調 四上尺工六五上尺工工尺上四合工六

尺六工工尺上四合工合四

乙字調 乙尺工凡四乙尺工凡凡工尺乙四凡四

工四凡凡工尺乙四凡四乙

上字調 上工凡六乙上工凡六六凡工上乙六乙

凡乙六六凡工上乙六乙上

尺字調 尺凡六五上尺凡六五五六凡尺上五上

六上五五六凡尺上五上尺

工字調 工六四乙尺工六四乙乙四六工尺乙尺

四尺乙乙四六工尺乙尺工

凡字調 凡四乙上工凡五乙上上乙五凡工上工

乙工上上乙五凡工上工凡

六字調 六乙上尺凡六乙上尺尺上乙六凡尺凡

上凡尺尺上乙六凡尺凡六

八音

金如鍾鎛之屬鍾以倡樂鎛以節樂若歌鍾卽編鍾則以倚樂詩曰賁鼓維鏞鏞卽鎛鏞鼓有斁是鍾鼓相配也故先

儒曰凡樂先擊鍾次擊鼓又詩曰鼓鍾送尸則樂後亦鍾鼓配奏也

石有特磬所以收樂亦以節樂有編磬則以倚樂

土如塤缶之類塤以倚樂缶以節樂

革如縣鼓應鼓拊鼗之屬縣鼓大以始樂以收樂拊鼗應小以節樂孔穎達曰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鞉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

絲如琴瑟之屬以倚樂者

木如柷敔舂牘之屬柷以起樂敔以止樂舂牘鄭世子律書曰猶今拍板也節樂之器

匏郎笙也所以倚樂
竹如管簫篪篴之屬皆倚樂者
簫郎今簫遂郎今笛色樂器不能盡責幼時故先錄一二色如左
下四孔俱放四五宮下五孔俱放乙變宮上一孔簫上一孔
在背合四孔放上商上一孔放尺角下一孔郎第六孔放工
徵下二孔放凡變徵下三孔放六合羽二孔合五孔六
孔放仩
笙色　笙十七管而孔十三
按三七九孔四五　按二八孔一乙　按一十一孔
上仕　按七十十三孔尺伬　按二六九孔工仜

按四五孔凡仉　按十十二孔六合　右大指管一
四孔食指管二三孔中指管十三孔左大指管五六
七孔食指管八九十孔中指管十一十二孔
琴色
一絃宮二絃變宮三絃商見孔門僉載四絃角作羽僉載五絃
徵作角六絃變徵作徵七絃羽作變徵孔門僉載以七絃分七音而變宮在宮後變徵在徵後深合樂理但又誤以四絃爲羽故四絃以下部位少錯今正之寶聲泛聲皆
同四清五清郎同其弦而聲加清焉毛河右言一絃可兼正清至
於七音高下隨變接逐則大小間勾撮拂以及左手
吟猱綽注皆可用也　寶右手彈弦左手對徽按絃
及木也散惟右手彈也泛右手彈左手對徽點弦也
撮食指挑中指勾二絃齊起也拂連滾數弦也吟得
音搖動如吟哦也猱得音退而上如猱升木抓拂也
綽自下而上注自上而下也左手按四絃右手挑七
勾四相應按三絃挑六勾三相應按二絃挑五勾二
相應按一絃挑四勾一相應皆於九徽謂之大間勾
按五絃挑七勾五相應按四絃挑六勾四相應按三
絃挑五勾三相應按二絃挑四勾二相應按一絃挑
三勾一相應皆於十徽惟挑五勾三則於十一徽謂
之小間勾調絃取和音郎以此小間勾皆十徽而三五獨在十一徽者宮

爲五音之君商爲臣逼近君位故退一徽不强而然也　舊以一絃至五弦分
五音六絃爲少宮七絃爲少商則宮商有清而角徵
無清何以解焉況漢儒如京房鄭康成等皆言有二
變音何得去之至有謂中絃象太極餘六絃一絃分
二律則背誕矣　十三徽闕里志曰象十二律法陰
陽升降之自然也餘一極清不用象閏也　十三徽
爲黃鍾十二徽大呂十一徽太簇十徽夾鐘九徽姑
洗八徽中呂見經世貫用編七徽甤賓貫用編作象太極六徽林鐘
作甤賓五徽夷則作林鐘四徽南呂作夷則三徽無射作南呂
二徽應鐘作無射一徽極清無律作應鐘貫用編以十三徽分十二律從

左數起其是但誤以七徽爲太極故以下都位差今正之蓋天地之道左爲陽右
爲陰十二律古人原配十二支十二月今以子丑寅
卯辰巳居左午未申酉戌亥居右於理爲順且以聲
音實驗之七徽至十三徽一徽低於一徽一徽緩於
一徽六徽至一徽一徽高於一徽一徽急於一徽高
急者居上緩低者居下其音理然也黃鐘本從左起而一二之數乃
自右者歌之始者則由下生節以志數可自上計也　實用編曰十徽夾鐘象
二月九徽姑洗象三月春和景茂故其音獨爲和暢
　十三十二十一徽中移十徽九徽八徽和暢七徽
宏大六徽五徽漸清四徽以上更峻至一徽則聲啞

矣樂之最高者亦歌不能及俗謂啞調又謂無調故
曰餘一極清不用也乃誤者以七徽當太極豈七徽
可不用歟　自岳至齦中分爲七暉暫以齦至七暉爲一準自
七暉至岳至齦又中分爲四暉七暉至四暉爲一準十暉自四
暉至岳自十暉至齦又中分爲一暉四暉至一暉爲一準十三
暉而一暉至四暉之四暉與十三暉至十暉之四暉
相對四暉至七暉之四暉與十暉至七暉之四暉相
對每絃出此十三暉外泛取之輒欸絕無聲非天地
之定數歟何鄭世子謂泛音不足貴也今世琴譜泛彈不歌乃隋
唐道家所傳非雅樂也

正宮黃鐘調曲

四 尺 上 尺 六 凡 工 尺 工 尺
勻 四 勻 四 𤕪立 𡕒 𢀖 𣈆 𣈆 𣈆
上 尺 仩 伬 五 六 六 𠀋 六 凡
𠍀 𣈆 𦖭 𡕒 𦖭 𦖭 勾 𠀋 𠀋 𦖭
六 五 凡 工 尺 凡 六 凡 六 五
勾 乜 𠀋 𠍀 𣈆 𡕒 𡕒 乜 𡕒 𣈆
凡 工 尺 工 尺 上 尺
𦖭 𠍀 𣈆 𣈆 𠍀 𣈆

此張釆舒所授正宮黃鐘調也就時下吹彈入尸柳

青孃曲以志工尺大概但采舒宗五調調絃法以三
絃爲正宮而又臆以上爲宮故譜如右其實上字起
宮乃商之宮太簇之宮也

樂奏

古樂節次見於經者虞書戛孔傳擊擽敔柷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古歌必比於樂器無徒歌者徒歌則曰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
鼓合止柷敔笙鏞吹笙擊鏞以間迭也此堂下之樂也鄉飲
酒義工入升歌三終卽儀禮燕與鄉飲酒升堂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卽儀
禮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

終也間歌三終即儀禮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人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人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爲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合樂三終即儀禮歌關雎鵲巢葛覃采蘩卷耳采蘋堂上與堂下樂並作凡三次也工告樂備遂出此與周禮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皆同全樂也若鄉射禮惟有合樂不升歌不笙入不間歌又樂之略者　樂後又有合語在旅酬時如歌清廟則言文王清廟之德云何是也

毛河右先生答諸生時甲申年先生八十二歲曰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耶抑亦別有歌詩者而以笙應之耶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有辭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蓋笙與笛與籥管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其歌而器如鄉射禮之工歌於上而堂上堂下皆應之即鄉飲酒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之管新

宮文王世子始養老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禮之笙入間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即須鐘頌磬所以應歌周禮有鐘笙即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此如漢横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並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辭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而無字音耳非謂其有字而不歌也若又問歌工上下多寡則漢後歌工多而授器少古則授器多而歌工少即如鄉射一禮或四工則兩

歌兩瑟六工則兩歌四瑟而笙管之數不與焉然而歌工必在上即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琴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然舊註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註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殊不然來問所云各詩各章長短不齊此明了之語而孔氏未察也至或謂歌工必堂上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瞽者曰奏騶虞則瑟工瑟騶虞以

主鼓節所云鼗鼓薛鼓者是歌工琴瑟亦有時而居下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又問歌必在前舞必在後特不知舞曲與歌曲同終抑亦舞曲之餘又有歌曲則有以舞曲終者春秋傳季札觀樂見四代之舞而即觀止是也有以歌曲終者仲尼燕居敘大饗之九節以獻賓樂作爲一節賓酢樂作爲二節升堂歌清廟詩爲三節下管象武即舞也爲四節鄭註武舞夏籥迭興謂以籥吹又以籥舞也爲五節鄭註文舞薦俎而樂又作爲六節將行歌采齊七節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八節九節是歌後有舞舞後又有歌况燕禮有無

筭樂將歌舞迭更而無筭數即燕饗一禮且然至於祭祀之徹僎送尸其歌雍諸樂皆在舞後更無論也若來書所錄琴色備正清於七絃十三扣中雖與僕夙說稍未合然故不礙聲律餘來錄樂奏誦詩舞勺舞容諸譜俱見實踪餘不具

誦詩

勺詩序曰酌告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平徐鑠、揚欸王、矩折師、隊止永遵平養、徐時、上永晦、收時串純、平徐熙、平永矣疾串是、發用、揚大、平句介、平止永我尊龍、折上受、平徐之收蹻平串蹻、上王、揚抗之、下造、平止嘆載、串用轉有、過嗣平永暨一句音更清賓串維串轉爾、平徐公、上發允、句師、平永

右一章八句今擬前四句作一解後四句作一解板也即節也

古歌樂失傳不得已姿做樂記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之言及唐樂笛子譜明陳白沙王陽明歌詩法臆撰如右歌用宮調五聲七聲皆可以俟知者教正

前儒律呂諸書及文廟樂一字一音或一字首尾共幾音字字如一無清濁無高下無疾徐無節奏則從古未有是歌未有是樂也

明甯府所纂唐樂遂字譜今存宮調曲一首

閒上尺道工六工尺上行工四人六工四至工四六工尺妝工六梳工尺對六四鏡四工工尺臺四上尺上四六泪四尺上四痕六工六四猶上尺尺未尺工尺上四滅工四四六工尺尺笑工六工臉六工六四自四尺上上四然尺工六工工工開尺

右以宮調合唐樂欵疆場宮調曲謂之宮之宮黃鐘之宮最高是鏡字不過及個字而止

鄭康成曰誦謂歌樂也故錄二詩歌法如右聊示髣髴若但讀其字句則三百篇漢魏樂府唐詩俱在任

擇其有益性情者誦之可也

舞勺

內則十三舞勺十五舞象（詩序以頌之維清爲象詩）二十舞大夏竊謂樂舞不一詩勺象祇詩之一篇故爲舞之小大夏禹樂總名舞之則全舞矣故爲舞之大

文舞左執籥右秉翟武舞左總干右持戚然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有析五色繒之帗舞羽舞雜五色羽之皇舞旄牛尾之旄舞干舞拂袖之人舞又不止羽籥干戚也

唐宋郊廟之禮舞皆先文後武考唐韋萬石議云先偃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先奏武韓苑洛志樂舞圖皆先武後文今勺詩從之

李我存曰文先舉左手足武先舉右手足文則左旋武則右旋未聞舞時文舞籥內翟外武舞戚內干外

樂記疏曰武舞作樂一成樂者從南第一位而北出至第二位象武王北出觀兵再成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三成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返象克紂而南還四成從北第一位卻至第三位象南國是疆五成分爲左右象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從第三位復南頭初位象功成武德充滿天下註曰奏武曲一終爲一成李靖謂唐太宗曰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今舞勺亦倣其制但三位者以小也

樂記子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言奏武樂時兩人振鐸夾舞者爲節而舞者四次擊刺象武盛也又曰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以進象欲早成事也

文廟禮樂志曰舞籥有竅而不吹或曰綴兆轉折入位之時齊吹以節走趨此蓋因周禮籥師教國子舞

羽吹籥故云然不知吹籥必兩手齊按將置羽何地耶籥師吹籥所以教倚歌與舞羽二事非連文也

節武舞以金鐸節文舞以木鐸相鼓則用手執於胸前以輔鐸者每搖鐸一聲則擊鼓一聲應之蓋舞本比於歌而循聲按節尚費經營故但隨鐸相之節以應歌詩之節則無差誤矣此與射禮投壺禮之比樂但聽鞞鼓大鼓爲節者正同

文廟禮樂志曰鼓聲既嚴旌節前導魚貫而進列行於庭下左右相同聽節生唱奏某舞則散而爲佾聽唱舞止則聚而爲綴一絲不可亂

張南士以爲舞曲在樂曲之外凡樂先登歌次合作皆非舞曲蓋據漢東平王蒼獻武德舞歌及六朝皆有樂舞歌辭在樂章外也愚考古人選制似升歌專歌樂而不舞至笙入以下則舞與樂章相比不分二端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而春秋傳曰見舞象箾南籥夫象奏以箾管樂章也而即以此爲舞非舞曲即樂詞乎且春秋傳連文云舞南籥舞大武舞箾韶豈南詩與韶武皆非樂章耶毛河右詩札曰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象然堂下合樂則必舞故又曰象舞其言明矣

勺詩鄭註曰勺文舞也蔡中郎獨斷曰酌告成大武也實用編曰成王之勺告成則武舞也考古樂皆文武俱舞舞干羽於兩階是也惟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故今兩從先儒之說文武並奏焉

然古之文武俱者或各有詩非必一詩也今一篇而文武俱可乎曰古法不能多考聊具二舞之儀以爲童子樂舞階梯耳且詳玩詩意前四句言開創後四句言守成開創以武守成以文故妄分兩解而歌舞之至於聲容之失考及失當者後賢起而改訂焉所樂聞也

文舞容

執羽籥容　平心執之爲衡起之齊目爲平舉起之首上爲高舉向下爲垂兩手正舉出手爲拱兩手向耳偏舉爲呈兩執相接爲交縱合如一爲合縱橫兩分爲開將羽向下或籥一頭向下爲拂

身容　起身正立爲平身曲背爲弱身左右欹爲仄身左右轉爲側身轉過爲回身開左右膝直身下坐爲蹲身

立容　向內立　向外立　相對立　相背立　朝前立

首容　舉面朝上爲仰首俯而向下爲低首左右向爲側首

目容　上顧　下顧　左顧　右顧　正顧　轉顧

手容　一手起爲起手向下爲垂手兩手合舉爲拱手前伸爲出手後伸爲入手相持爲挽手

足容　立住曰駐足起足而上曰起足高起足曰蹻足起足前尖以足跟著地爲蹺足起足後跟以足尖著地爲點足進足稍前爲出足膝前足後爲曲足轉而向左右曰轉足履位遷移曰移足左足加右右足加左曰交足

步容　前進爲進步後退爲退步

禮容　屈身出手下與爲授屈身出手上承爲受拱手
退後爲辭拱手向左右爲讓低首屈身拱手爲謙低
首屈身手持羽籥並頭至地爲拜手屈膝至地爲跪
屈膝至地點首爲叩頭跪一足屈一足拱手左右讓
爲舞蹈以上本文廟禮樂志及廿一史舞容而少訂之

武舞容與文舞可通用者具前

身斜向左而前兩足不丁不入平持干前戚後曰持
左持干右戚按腰曰操左足微前右足微後干戚南
北兩出曰平右足前左足後右戚藏背後左干直出
曰探左足前右足後右戚前左干後右足前左足後

左干前右戚後曰拗左腿前左干起右腿後右戚落
右腿前右戚起左腿後左干落曰舉將干從上向右
一撥右足往左前進左足隨之更左以戚向上擊之
曰撩將干從下向右一撥右足往左前進左足隨之
更左以戚向下擊之曰擯蹲身持干戚將干掃足一
磕而戚直刺之曰刺將干戚俱高舉忽干就地一撥
而戚直刪其足曰刪從左旋退右足復退左足於後
反身左足復前左干一磕向後右戚交左手上往外
斫之曰剽將干一撥戚脥入左邊又一擒右旋身又
將干一撥戚入擊之曰勦兩足往後一少退身少屈

曲肱持干向前戚握腰後曰引持干戚跪曰坐跪而
起曰作將戚向前一舉右旋退後復對左側立向前
持干戚曰守一連右旋二次退後復向前持干戚曰
屯以上酌廿一史楊椒山志樂解舞容及技擊法爲之

舞以北爲前南爲後左手右手以己身言向左向右
左旋右旋以堂東西言

佾舞或左右相比或左右相對相對則東者向西西者向東東者向西轉西者向東轉或左右相背其對與背也或兩兩相對背或
東佾西佾相對背皆間用之

勺詩前解武舞凡〇皆節也以鐸相爲節與歌之板相應

於至第一位身斜前向左兩足不丁不入左操干平向
前右戚按腰立乃右足進一步身斜前向右右操戚平
向前左干護腰立鑠少轉足向前干前戚後直出作拗
勢又左步進一步戚前干後直出作拗勢乃收左足曲
膝點足舉干向前戚按腰立王持干向右顧又持干向
左顧乃右足一函左足伸閃持干向前而戚隨後作勢
師將兩足往後一少退身少屈曲肱持干向前戚握腰
後一引乃將干向右一撥戚睒入左邊又一擒即右旋
身又將干一撥戚入剿之至第二位象周王出賦之超
武也遵移足正向前跪持干戚養作而左足前右足後

左干右戚兩北兩平出乃右足進一步干前持戚按腰
立時。左足進一步左干向西北舉右戚落右足進一步
右戚向東北舉左干落乃右足退一步持戚背後干面
出向前探之晦。乃蹲身持干戚將干一撥戚睐左面入
至第三位復右旋身退後蹲身持干戚向北。象觀兵諸
侯會而復返也時純。起身干前持戚按腰立乃右足少
進並舉干戚熙。將身一抑下落干戚一分右足退一步
身向東干護左胯向前而戚向後左足復退一步至第
二位身向西戚出右胯上而干向後。右足又退身斜前
向左兩足丁字前干後戚俱舉以上舒矣是。將干就地

向右一撥右足進於左左手復轉左之左而戚肘之用。
乃右轉身右足從右進前舉干下戚俱向前作勢乃將
干平落向左一撥又右轉身右足從右進前將戚向左
平斫之大。右足從左退後持干平向前戚按腰乃將干
從上向右一撥右足向左前進左足隨之更左至第三
位以戚向上撩之左足轉西右足從西轉後將干往東
平撥向前右手交左手上往外下推之介。將右足少前
比立干戚南北兩平出以上急乃將戚向前一舉右旋
退後將至第二位對左立。向前持干戚為守又將戚向
前一舉右旋退後對左立又將戚向前一舉右旋退後

至第一位對左立向前持干戚為屯以上少舒象咋至
滅商而功成退守也

勺詩後解文舞 武舞身多側 文舞身多正

我從第一位兩足正向前駐立左手橫籥右手從羽平
衡乃將兩手羽籥從橫相交低首至地揖龍。兩手從合
羽籥起左足向上拱又起右足向上拱受。羽籥從橫分
開轉足隨身左轉向前蹺左足躬身垂右手起左手受
又蹺右足躬身垂左手起右手受之。進左步右步隨至
第二位平身仰首高舉羽籥相交側首左顧側首右顧。
象子孫受前王之業也蹻平身從橫執羽籥蹻左足蹻。

又蹻右足王。進步平舉羽籥乃點左足高舉籥又點右
足高舉羽之平執羽籥屈膝跪造。起左轉進步至第三
位出左手直前指籥入右手直後指羽又出右手直前
指羽入左手直後指籥又向左仄身左手斜上向身指
籥右手斜下向身指羽向右仄身右手斜上向身指羽
左手斜下向身指籥以上舒象嘆美前王怙冒永清之
功也載用。正立低首羽籥兩開左旋退步回身向前立
有。出左手又出右手嗣蹲身。羽籥合執左呈右呈載用。
正立低首羽籥兩開左旋退步至第二位回身向前立
有。出左手又出右手嗣蹲身。羽籥合執左呈右呈象繼

額前王也〔賓維〕俯鴻身左轉退步二次以上急〔爾〕向前
平身左側身出左足右手拂羽又右側身出右足左手
拂籥〔公〕移步少退仰首挽手高舉復頫首屈身出手下
挼〔允〕平執羽籥交足屈膝三點首〔師〕平身開足左旋退
至第一位合執羽籥。乃左右舞蹈三次平身訖以上更
舒象效法前王成太平也

小學稽業卷五終

小學稽業五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其序謂朱子小學所載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朝覲年及壯強者也以及居相告老諸條皆非幼童事且無分於大學乃別輯此編卷一爲小學四子韻語括其總綱以便誦讀卷二爲食食能言六年教數方名七年別男女八年入小學教讓九年教數目十年學幼儀諸條卷三爲學書卷四爲學記卷五爲十有五學樂誦詩舞勺大旨以禮樂書數爲綱其中如引曲禮履不上堂一節在今日並無解屨之事引內則凡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一節在今日亦跬步不可行此處陳古禮者也又誦詩一條自造詩諸舞勺一條自造舞譜此又杜撰古樂者也惟學書一篇辨篆楷之分極爲精核然亦非童子之所急其膚廓正與親迎朝覲等耳

性理纂要八卷

〔清〕冉覲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纂要八卷》提要

序

有宋周程張朱之學所以上紹孔曾思孟而下
衍衞統於無窮也學者觀周程張朱之書宜與
孔曾思孟等必熟讀而精思之以求有得而後
共學不至背衞而馳也性理大全七十卷併載
周程張朱諸儒之言學者或厭棄之不肯讀或
讀而畏其煩不能卒業是正學明晦之關非細
故也向予伏處嵩陽手爲纂要一編未遑繕寫
戴[illegible]行笈洎釋褐掌
聖天子簡拔繁籍木天以讀書爲職一切米鹽[illegible]
俱出
上賜念此何可虛度自貽素餐之譏於是閉戸澄心
取向藁重爲刪補加以點定分附訓附評各四
卷其爲附訓者葢周子太極圖通書張子西銘
東銘程子定性書五者之訓詁也太極圖通書
西銘則本朱子之註諸儒之說而參以已意也

東銘定性書則雜考朱子及諸儒之說而以已
意成之也其爲附評者蓋以學問之道不過二
端一則理求其明一則功求其正於性命道德
抉其微則理無不明也於存省知行致其詳則
功無不正也大抵以程子之言爲經朱子之言
爲傳諸儒爲之羽翼而以已意考同異別是非
爲之評也因不自量出以公諸同人欲使人人
知讀亦復人人能讀庶周程張朱之書與孔曾
思孟之書並行不廢而正學以之益明也其爲
學不勸者取全書而次第卒業又非是編之所
能限而予之未爲訓評者則以識有不逮力有
不暇當徐以從事焉倘謂予有去取其間予則
何敢　旹

康熙癸酉仲春上澣平陽冉覲祖識於讀書之
公署

總目

性理纂要附訓卷之一

牟陽冉覲祖永光輯

襄城李來章禮山
嵩陽耿介逸菴　仝訂
浚川張伯行勉齋

周子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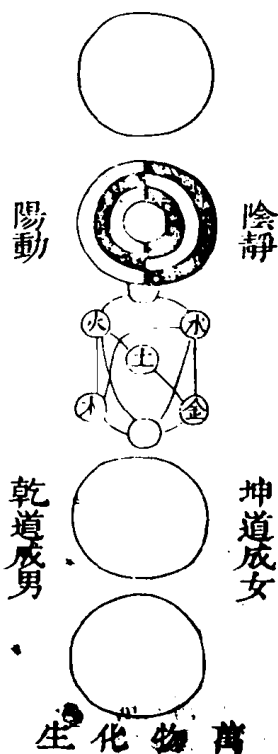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

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于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于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陰靜　陽動

火　水　土　木　金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則是太極但挑出在上○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指之否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意○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敬軒薛氏曰太極一圈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上面大圈子即陰陽中小圈子在陰陽中見其不離在上見其不雜其實一而已矣非小圈外別有一圈為太極也

按此解最上一圈也故提周子圖說首句○此者指圈而言之下文各指一段○太極之理初不離陰陽之氣而此本圖則是指其不雜乎陰陽者言也

◎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問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朱子曰理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有動靜乎○問太極有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理便是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是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這理為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既有理便有氣則理又在氣中○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問太極兼動靜曰不是太極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太極自是函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

淼靜即太極之體動即太極之用也（以字疑當作與）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者無對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敬軒薛氏曰此圖中一小圈即太極動而生陽是右邊陰爲之根靜而生陰是左邊陽爲之根方其動也則太極附動而行方其靜也則太極依靜而立右邊黑中之白白者即爲陽非自右而左也左邊白中之黑黑者即爲陰非自左而右也

按此解陰靜陽動圖也亦照周子太極動而生陽至兩儀生焉數句而發明之其中太極即上太極空圈也左陽右陰則其動靜所生也陰中陽故爲陽之根陽中陰故爲陰之根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〵者陽之變也〳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篇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問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又問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豈以火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而中却明者陰中陽也故水謂之陽亦得火謂之陰亦得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袞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五行之生非有先後如數一二三四五自然有先後次序

勉齋黃氏曰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爲陽彼爲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强盛陰始生火尚

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陽稚木陽盛火陰稚金陰盛不知圖解所指是如何後講問云圖解所分恐是解渕圖體言其居左右之位次否晦菴先生云舊也如此看只是水而木木而火以下畢竟是說行之序這畢竟是說生之序畢竟可疑朱子依圖爲說水金爲陰靜一邊故爲陰火木爲陽動一邊故爲陽其水而木木而火云云者則照圖中之遍而連處言也水火木金居四隅土位乎中從水起而火而木而金而土週圍轉向內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之生序也其水金爲陰者秋冬之序也伏陰而冬陰盛也火木爲陽者春夏之序也春陽而夏陽盛也[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未知是否

按此解第三層五行圖也亦照周子陽變陰合至四時行數句而發明之○左右與次是依圖爲說下而水而木云云言相生之序以明順布也

太極圖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朱子曰總而言之只是陰陽分而言之有五○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理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

北溪陳氏曰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爲一非有餘○

按此總解上三圖也亦照周子五行一陰陽至各一其性而發明之○五殊二實本是書語○五殊二實無餘欠者其質則有水火木金土五者之殊其氣不外陰陽二者之實二氣之在五行無餘剩亦無欠缺也精麤本末無彼此者理爲精爲本氣爲麤爲末氣以理而生理以氣而寓無彼此之間也上天之載無聲臭者言理之無形象也氣殊質異各一其性無假借者五行之生氣質不同各具一太極故各一其性而不相假借也○

○此解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

問氣之所聚理亦聚焉然理終爲主此卽所謂妙合也朱子曰然

按此解五行圖下之總紐以發明周子圖說無極之眞三句也○

○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朱子曰成男成女萬物化生而無極之妙未嘗不在是焉○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太極只是

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按此解下二圖發明周子圖說乾道成男至變化無窮數句也。男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故只爲一圈以括之若欲細分則男女萬物不可圖書矣

此以上引說解釋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原註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水)(火)(土)(木)(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

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朱子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爲之也。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性。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金木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行所主獨土無位又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或以爲善惡爲男女之分或以爲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吉凶相對而悔吝在其中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以向凶

按此照周子圖說惟人也至萬事出一段而發明其意也。見得人身中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無不備。善惡分貼男女宜活看。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火)(水)(土)(木)(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

朱子曰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爲而與天爲一。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收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主靜云者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于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

按此照周子圖說聖人定之至令其吉凶而發明其義也見得

聖人能兼動靜體用而立人極天地日月云云只是贊詞不用
深講故畧之
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
而凶也
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
於靜○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
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攔他不住
按此照周子圖說君子二句而發明其意也脩字工夫原未說
明故朱子以戒謹恐懼補出示人○或謂戒謹恐懼是主靜工

太極圖

夫然玩後面圖註中但言敬肆似亦非專言靜也
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
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
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朱子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
萬物則萬物中各有一太極○問仁是柔如何屬剛義是剛如
何却屬柔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
是柔物事發出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奮迅出來有剛
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
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
各一太極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周子說太極
和陰陽衮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裡
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
極依舊在陰陽裡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
理則一○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
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
在陰陽之外也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根浮圖之頂是
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
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

太極圖

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古經書
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
以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
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
極之妙無不流行于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
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
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
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
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
爲二矣不知道卽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

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

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為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為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于夫子之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也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為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為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朕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曰夫子何為主易而周子何為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則當主太極又何疑哉

敬軒薛氏曰太極第二圖◎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以無極而太極下以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剝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按此照周子圖說故曰立天之道至末而發明其意也見得太極之理統三才貫生成而無不盡証中此所謂易以理言非以經言三極見易大傳終以贊易結之者周子作圖原以推演易理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只是太[illegible]朱子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為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底地說却好但太字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曰亦得問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無極而太極正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無極而太極正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

理也。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却似兩物。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亙古亙今攧撲不破。大全諸條多自前移後以見前可畧此當詳之意

勉齋黃氏曰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高處盡爲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明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爲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于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畧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于言外其意則與周子有見于此恐人以他書關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于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爲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爲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爲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爲取喻而遽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爲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矣因見象山論無極書正坐不能察此而敢肆於[illegible]辯爲此竊歎故著其說如此云

北溪陳氏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問截作兩截看無極只是說理無形狀無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爲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太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無極之說始于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理雖無形狀方體萬化無不以爲之根柢樞紐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無聲無臭只是

無形狀若少有帶見便涉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
雖多爲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然卽子所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
何耶曰先師所釋固各底言之也邵子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
之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
者萬理同出一原不即統會無以無存不識流行無以處物
西山眞氏曰無極而太極是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不過
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
可尊可貴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
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
物故以無極二字加于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
陽以下則屬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則是此理豈有物之可
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
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或問無極而太極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雙峯饒氏曰難言
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耳極者至極
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
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
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
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
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
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
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
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爲
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
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
有言太極者曰先有無極而後有太極月川曹氏曰只此一句
便見所見之差流於異端之說矣如此則與不相離之言實不
相準與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其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說同
歸於謬豈周子之意哉曰先生如何說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
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爲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
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
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
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
而有至極之理
敬軒薛氏曰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
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
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
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
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

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孔子所謂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周子無極而太極言雖無形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亦兼以氣言矣學者知無者太極之無形有者太極之有理則有無合一

按無極而太極重太極上所以發明易有太極之說也無極是推說一層五字渾淪說是一非二無字只是無形不必說入玄妙曹月川先生謂無形象無聲臭無方所看來有形象者便有聲臭方所只說無形象便可該此發明最上一圈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此解多本通書兄見二書相爲表裏）

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者陰陽之理也曰此說得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者乃道也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化流行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繼之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旣有此道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卽各具此理而爲性也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靑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

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
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
則秋斂冬藏千條萬穟各自成一箇物事及至春又各自發生
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在胞胎中受父母
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
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生了明年
又生一副當事物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
事衰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
謂之智只是見這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發
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

物且是如此動靜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
陰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問太極圖解
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靜而生
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夫無極之眞誠也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以成
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
辭如以資始爲繫于陽以正性命爲繫于陰則若有獨陽而生
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于陰陰根于陽陰陽
元不相離如此而非得于言表者不能驗此也曰繼善成性分
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翫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

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
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
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
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
可分善惡○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擗初頭始得
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箇動斬截便說起其實
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非是動後而有陽靜後而有陰截然爲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
○也只太極之動之是陽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
時則不見動然動而生陽亦只是且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

在○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來更無休息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
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
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
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
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
亦復如此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
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洪荒之
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
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爲高柔者卻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

可驗者○陰陽非一箇看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一箇消長而
已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有兩箇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是也若論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
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問必至于互爲其根方分
陰陽曰從動靜便分問分陰分陽是帶上句曰然○問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
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爲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
妙○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
其大槩土是地之形質○問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illegible]

分之分性分之分曰猶定位耳
北溪陳氏曰誠者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
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
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
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
度與日夜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眞實道理如此又
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
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
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
力十分安排撰作出來終不相似都是眞實道理自然而然○

平巖葉氏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
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云用起天地
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
流行之中分定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
妙用實相流通也
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
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
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

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此解說命說誠說繼善成性說形上形下 是補圖中所未有想見朱子看道理融會貫通處
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朱子曰理搭於氣而行○圖解云動靜者
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
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問太極只
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
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
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機氣機也
又曰機是關捩子踏著動底機便挑撥得那靜底踏著靜底機
便挑撥得那動底○某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

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問太極一陰一陽曰一陰一陽道也陰陽器也○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旣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氣之外別有所謂理

○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切明道說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爲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爲須著如此說然道亦器器亦道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

曰動而生陽畢竟未動之前須靜靜之前又須動推而上之何自而見其端與始○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則不可○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在太極裏今人說是陰陽上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纔說太極便帶著陰陽纔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

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

勉齋黃氏曰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動靜底便是陰陽陰陽都是這氣拍塞即無些子空缺處人只見天在上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逼塞都實吾身之外都是氣如脫了衣服便覺寒冷是這氣襲人舊嘗氣一問屋兩頭都垂簾揭起這一箇那一箇也便動這是氣搜出○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

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大
抵只看太極乘著什麼機乘着動機便動乘着靜機便靜那太
極却不自會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
生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
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一陰便是靜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
誠是太極其動也其靜也二條上合動靜說此分動靜說動極
而靜以下又與形了一箇說流行底一箇說分定底蓋太極而
下七文解周匝此下文又衮說箇太極與陰陽自其著而觀
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兩
物如何又有微有著因須看觀字是我去他裏面拆看却來
有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illegible]與理
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却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不見他合
見他離正以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面若有縫這太極也須
漏出了。

節齋蔡氏曰形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無體故以道名之。
自此而下有體故以器名之。前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
形而下之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
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器即道也又謂沖漠無朕而動
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中矣此乃所謂道即器也蓋不分上下
則恐人惟以可見者爲始不合道器則恐人陷老氏精虛之說
故須著如此說耳程子之意恐亦不過如此苟惟以爲太極只
在陰陽中而已則器亦道也一句已足又何必重複耶。主太
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
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
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
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爲陷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
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柢樞紐之所爲
而大本有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說精當

西山眞氏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
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
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
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于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
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桌器也而
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
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麤
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陷于空虛之境非吾儒
之實學也。

集考太極本自渾淪道夫氣機動靜而生陰陽便乘此機而發
動隨物賦受此天地之祖也萬物之源也。

按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此說太極便拔動靜陰陽說下。

而歸到兩儀立焉○生字要說得自然非眞以一物生一物也
只是隨動靜而流露之意上云而靜下云復動用字後有合
大抵靜爲體而動爲用動極而歸于靜也靜極又復動也○動
極靜極之極只作終字看與太極之極不同互爲其根依文
氣是動爲靜根靜爲動根而其實仍是太極爲之根也蓋動靜
總不離太極根字與生字綰合動靜互爲根則陰陽亦互
爲根矣雖互爲根而動自是動靜自是靜陰自是陰陽自是陽
兩儀之所以立也兩儀以天地言此發明第二圈也中一名
圈是太極左三層二陽含一陰陽中陰也右三層二陰含一陽
陰中陽也便見互爲其根意然畢竟左爲陽動右爲陰靜陰陽
自分也○朱子之辭畢全理以證太極外詮諸[illegible]
多子解周子本文總之發明道理不敢槩爲支却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
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
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
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
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可窮然無適而
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
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故言變合
○一片底便是分作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作五片底做這萬
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理進退分做
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
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
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
水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
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問以質而語
生之序木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
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
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
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
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統言陰
陽只有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
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
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
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陰陽動靜以大體言而春夏
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

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曰陰陽無處無
之橫看竪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竪看則上陽而下陰
仰手爲陽覆手則爲陰向明處爲陽背明處則爲陰正蒙云陰
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相兼相制欲
一之不能蓋謂是也陰陽雖是兩字然只是一氣之消息一
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
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所以陰
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
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
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
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
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于流行之用也

[illegible]陽變動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於陽陽變交陰則生水金
水陰也金亦陰也陰合于陽則生火木火陽也木亦陽也土則
居中而旺于四者自是五行之氣順時而布木行于春萬物以
生火行于夏萬物以齊金行于秋萬物以遂水行于冬萬物以
藏土則交旺于四時而四時行矣閩本刪此一段不得其詳姑附之

按易言兩儀生四象此言陰陽生五行與易不同陽主動故
曰變陰主靜故曰合動者變化靜者凝合也水火木金土係
五行之生序言透一項各有陰陽雖易有天生地生天成地成
之分究之陽自爲變陰自爲合不相侔也生水火木金土以
五行之質言下以五行分四時主氣言故曰五氣此發第三
層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圖也以五行爲主四時帶言故下文不
言四時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
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
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
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
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
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
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朱子曰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
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是
火利是金貞是水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

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自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即有此性無此物即無此性○問各一其性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又問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謂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若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今傳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這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這性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間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曰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問五行均得太極曰均而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

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故曰各一其性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焉○

北溪陳氏曰言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然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于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王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則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絡不亂○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皆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脉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須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集考太極本無極一語蓋言理之極至妙於無形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滯一物者是也

按此是倒捲上文從五行陰陽太極直繳到無極方住而此圖究以五行爲主故下接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行各具一太極故其生也各一其性性即太極之理也各一其性就五行而言其理尚未說到生人物玩下面方說生萬物此處若說生人物文義淩亂矣須辨或問五行只有氣質如何有性曰五行各具一太極太極自是理五行之性自寓于氣質之中也性字當着眼未說人物先說五行第三層五行圖于太火等字各用一圈五行各具一太極也下聯絡一小圈五行總統一太極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渾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眞卻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眞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不可得而推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聚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即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卻是有此一箇人乃生生不窮底○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易言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圖卻先言乾成男坤成女方始萬物化生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

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蝨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牝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問氣化形化曰此是總言人物物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耳○天地之物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

勉齋黃氏曰夫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言五行之[illegible]其別有五而各具一太極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言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妙合凝聚則男女之象已分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如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繼之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形化而無窮也○蓋生生不窮之理沖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之際而無一毫之間斷也○氣虛而形實虛者聚而後實者成如人氣嘘呵而後成水也

北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就萬物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于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卽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潛室陳氏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

黃氏巖孫曰程子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或問人初生時還

以氣化否曰此必爲理會除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渚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問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股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便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云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敬軒薛氏曰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其中互文也

按此又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順說到萬物處蓋除却太極別無無極也真誠之理故曰真精醇之氣故曰精二謂陰陽五謂五行妙合而凝雖曰成形而性即寓其中妙字全在自然上見此周子說道理最深處不止是氣聚成形直從無極之理二五之氣說到成形可見成形原有理如何無性此誠發前人所未發朱子於成男成女下即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下云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可見成男成女是氣化謂無種而自生也二氣交感便是形化謂配合而後生也萬物生生是推說到無窮盡處曹月川先生謂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是氣化萬物生生方是形化與愚見稍異俟再質在渾淪之初始有男女則曰成男成女自其後賴此男女生出無窮則此男即爲父道女即爲母道故朱子父之道母之道云云此處原兼人物凡物之牝牡雌雄皆男女也說生人物原頭最分曉氣化形化皆有性在其中此發第四圖第五圖也第四圖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各具一太極也第五圖萬物化生而物物各具一太極也故只用空圈以象太極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此段即帶起下聖人一段意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知覺是心之靈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

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纔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只一個陰陽五行之氣衮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爲愚不肖○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金木水火土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之事○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陽爲善陰爲惡亦得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性體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卻皆善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亦陷溺矣所以爲惡也譬如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汨之矣雖汨之而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

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眞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却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貪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

按此段從人物稟説到人上○覺軒謂此即人而具太極之理[illegible]

也○形生巳見上形生只是拖帶語重神發句○人之神其[illegible]心自有知覺故云神發知矣○形陰神陽分貼處自是至理○五性與前五行各一其性應前以五行言此以人言○五行分配仁義禮智信故云五性○性是太極之理有善無惡落于氣質方于事爲而不能不分善惡矣○善惡分陰陽只是大槩説○人配太極形神配陰陽五性配五行萬事配萬物此見人之一身具有太極陰陽五行萬物之全體○朱子謂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于動是照下聖人主靜爲説不可忽○感動動字着眼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原註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無欲故靜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聖人立人極不説仁義禮智却説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説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問中正仁義竊疑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即是禮智○問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

力。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二字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文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衆人所以失之者以其不能全得仁義中正之極而聖人全體太極無所虧缺故其定之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動而爲之教化制其情慾使之有以檢押相率而趨於善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個言語底意思。中正仁義這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宴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曰若此則倚於一偏矣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可更宜深玩之。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耳。或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曰若如此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盍亦勉夫修道之教乎修之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臆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本于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之功未發之時則即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也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截一截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註云無欲故靜須就裏而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與也須著片時去那裡靜坐收斂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閉冬閉幾温燠陽氣

發洩得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茂也多有疫癘之氣皆是凝聚藏閉大寒極凍方藏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衆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

北溪陳氏曰圖說中正仁義而注却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果齋李氏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西山眞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于春夏須斂藏于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于此惟冬間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雪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平巖葉氏曰此圖辭義悉出于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此說可從

或問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雙峯饒氏曰中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體也中見于事正主乎中確乎其不可移易若戶之有樞車之有管轄天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育所以流通乎物我而發揮乎功用故由靜而應于動由體而達于用者仁之事也義者主于收斂所以裁成夫事物而斷制于[illegible]故動極而歸于靜用畢而反其體者義之事也二者中正之極括而極之妙用也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旋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然其極之理根于所性其體本眞而靜苟有一毫私欲雜乎其中則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然之體已失其正其何以能泛應曲當而使用之各得其中哉惟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以爲感而遂通之本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也○自天地言之則器卽道道卽器本無精粗之間善惡之殊而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物之生隨其氣質之所在莫不各一太極至于人則稟氣有昏明賦質有淑慝而人欲之私或得以害其天理之正苟非有

盡性者出乎其間以爲天下之標的而使凡氣質之不齊者有所取則焉則欲勝而天理滅矣此人極之立所以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者能之而氣質有所不與歟○

敬軒薛氏曰太極即是中正仁義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舉書〕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主於靜靜即太極之本體主乎是則能無欲推之酬酢事物之變而能一天下之動矣人之道豈不賴此有立乎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卽太極之渾融中庸所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也○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慚昭融即陰陽之昭著中庸所謂如日月

之代明是也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卽五行之順布中庸所謂如四時之錯行是也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而行鬼神中庸所謂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仁義中正之極則闡此以定天人豈非斯民所賴以宗主乎我耶○

按此段從衆人說到聖人上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一篇大旨所在○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便有不定意○故接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定字大全作定人說或作聖人自定似亦通然終覺小些○定字不一解則仁義中正之用亦不同故朱子有脩道謂教之說主定人也○中正仁義朱子解作仁義禮智周說可通但果如此周子何不曰仁義禮智而必云中正仁義也仍以中正仁義還他不必糾纏此愚見于朱子之說行不安處○大全有云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似可用然觀朱子大註只云行之中處之正發之仁裁之義亦是帶還不與禮智也○主靜非常靜而不動也于動時主靜則靜時不待言 動時如何主靜照無欲故靜看動而無欲雖動猶靜也 人極即太極之在人者然聖人立人極似有準極之意 天地合德四句是引易言以贊之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聖人亦能覆物載物是合德也日月之明無不照臨聖人亦能照臨四方是合明也四時有序聖人與時偕行是合序也鬼

神福善禍淫聖人賞善罰惡是吉凶示於人者有根合也[illegible]脫立極意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閒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

又言無欲故静者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南軒張氏曰君子修之吉者順理之謂吉也小人悖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艱難險阻而有禍非凶乎

勉齋黃氏曰惟夫學者指爲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遂之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庶乎其不自暴自棄改過遷善氣積力久行著習察忽不自知其至於貫通處則是亦聖人矣吉孰大焉

西山眞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爲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靜坐始能收斂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又云心于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様遇事時方好又云爲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者養動之根又云主靜收斂一章可見以上數條發明周子主靜之說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夜夜應接不同爲問則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爲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事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將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illegible]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于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

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了一夫通貫
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
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的當也至于求教所謂要須靜以
涵動之所本察人欲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
爲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
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于靜也以敬字工夫以靜爲本
貫動靜當自宜還他主靜而敬在靜而豈得遂以主敬易之
敬軒薛氏曰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未至此
而修之不知此而悖之此亦中正仁義而言

按上段提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二句緊承上文說修吉
悖凶是喫緊示人處○修悖俱照中正仁義何○吉凶只作順
逆意講南軒說甚精勿說開到禍福上去○此篇說理深微但
未切指工夫朱子補出敬肆最有關係○無欲靜虛動直本通
書中語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
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
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

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
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
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
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以氣言剛柔則
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
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
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
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楊子雲云君子
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而

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
力爭要以仁屬陰引楊子之言爲證殊不知仁之定體自是屬
陽至論君子所學則又就那地位上說如何拘得○陰陽剛柔
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而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
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收斂仁却主發舒這是陽中之陰陰中
之陽互爲其根之意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
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
屬陽義屬陰處○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
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

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則仁爲用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是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問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曰人未死知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illegible]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道然也○人而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則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乎始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然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于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然神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illegible]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illegible]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illegible]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雙湖胡氏曰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太抵以立人道仁義爲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有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

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

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徒幾有私慾有私意
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悖此條最當着眼
平巖葉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
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
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
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
以結證一圖之義此二段平看可復
黃氏巖孫曰程子云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
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
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云但窮得則自能

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別做一箇道理求又云人能原始知得
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
濟事又云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
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
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云若謂既返
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
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
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
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

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
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此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
往則便有來天地間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又答或問鬼神之
理云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
須是于原字上用工
按此段與末大哉易也相連是通篇結尾以見太極兼乎三才
之道而通乎生死之說也與上文不連非以立人之道與君子
修之相結攝也此亦字以理言無工夫人尙可言工夫天地
不去矣前說兩儀以一陰一陽對言此說天道地道却又各
有陰陽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剛柔卽陰陽也但陰陽是氣

剛柔屬質耳前言五性此只言仁義以與陰陽剛柔相配耳
仁義固可該禮智信也三才並言就中以人爲重人也者兼
陰陽之氣成剛柔之質而備仁義之理者也天道之陰陽地
道之剛柔皆太極動靜之所分人道之仁義則又無極二五之
所化生而爲性者也故三才之道總一太極也原始反終只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是始原始則知生矣有始必
有終有生必有死可推矣須兼理與氣看氣聚氣散而理亦
在其中死生只是一陰陽陰陽只是一太極朱子大註分
陽剛仁爲始陰柔義爲終是推理到極處云耳然以仁配生義
配死殊可駭不如凖之蓋原始反終可不粘連上文爲說而只

照太極陰陽看便明也○死生不專指人故朱子云物以設之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微意只是不輕授人）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常考之當自可見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就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其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節齋蔡氏曰圖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於易者

按太極之說原出于易周子是欲明易理故未贊易之大云云○朱子註云易之爲書此易字當以書言非以理言○贊易是總結不是單承三才生死一段○斯其至矣只贊太極不宜自贊其圖以涉于潛朱子是論理若入口氣當斟酌

講易曰易有太極太極者極至之理大無以加者也然是理不著形象實無有極之可指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者陰陽未分也其動即爲陽是陽生於太極也動不常動動之極而爲靜靜即爲陰是陰生於太極也靜不終靜靜極而復動動之極而爲靜也是靜根于動也其靜之極而復動也是動根于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循環無端生生不已即動靜以分陰陽而兩儀立焉○陰陽分兩儀立矣陽自爲變陰自爲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自然之序也以水火木金土之五氣順布于天地之間而春夏秋冬之四時行焉木氣爲春火氣爲夏金氣爲秋水氣爲冬土氣寄于四季亦自然之序也○更推之究只一理五行非出于陰陽之外也仍是一陰陽也陰陽非出于太極之外也仍是一太極也然極無形象可見其實本無極也是知五行之生也氣質不一

而各一其性莫不具有太極之全體則各一其性者未嘗不[illegible]
歸一性也○五行各一其性矣而太極陰陽不止生五行已也
無極眞實之理二氣五行精粹之氣妙于融合而凝聚以成人
物之形于是本乾道以成男本坤道以成女此萬物之以氣化
而生也既有男女男陽女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此萬物之
以形化而生也既以形化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不可紀數矣
二氣化形化人物無不同也而且中惟人得其氣之秀而其心
爲最靈其形既生矣而其神卽發爲知矣因五行之禀爲五常
之性感物而動而善惡于此分萬事于此出矣○人之所以不
能有善無惡者以其欲動情勝而亡不爲之宰也聖人不然乎
欲不溺于情定之以中正仁義之德而其動也一主乎靜而立
人之極焉故德莫大于天地而聖人與天地合其覆載之德明
莫並于日月而聖人與日月合其照臨之明四時有序者也聖
人與四時合其序而不爽焉鬼神能爲吉凶者也聖人與鬼神
合其吉凶而同施焉聖人主靜之功用爲何如哉○聖人之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者自然而不假修爲也君子未達能此而
勉力修爲以求中正仁義而主靜者無不吉也小人不知而悖
之者無不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于敬肆之分而已○聖人之主
靜君子之修因皆有以體備太極之理矣然反覆玩夫太極而
知其兼三才之道通生死之說也故易說卦有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
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合德人道之
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其實則一太極
也繫辭有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人物之始是陽之
所以長爲神之伸反觀人物之終是陰之所以消爲鬼之歸故
能知死生之說而無所疑是死生亦一太極也○由是觀之知
易之爲書廣大無不備也而太極其至精至妙無以加者矣此
吾所以爲之圖而並著其說也○

論曰熹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
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
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
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
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
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
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
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
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
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
喜合惡離其論每陷于一偏卒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豈不
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

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擬于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疏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以得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西山眞氏曰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精微無餘蘊後學者欲自立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曾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辯而愈無所明也

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

其未有能受之者耳夫既不能默識于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思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于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問先生謂程子但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億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問程氏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遂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耳○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攧撲不破者也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察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苦蘇子容特以爲父讓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

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爲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物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子立象于前爲說于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于此者猶或有存于他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于己意之私也○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于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于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菴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旣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旣分陰陽旣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于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陰陽也然其稽五行之合體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季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于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擬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旣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

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
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
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在此而極止當時問之心中
釋然若有以見天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
者此天地生物之始感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
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
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取況聖門之要言義
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
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illegible]

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葉無意而
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
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
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
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
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
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道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
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
于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雙峰饒氏曰元公周先生生于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日建
圖屬書剖發蘊祕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造化
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于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
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啟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
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修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
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具于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蓋渾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
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
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

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illegible]萬物之理
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
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
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illegible]
卦周公繫爻易于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
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于禮樂其筆削于春秋大本大
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于訓詁詞章之末或溺于
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
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啟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
祕上泝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于易有太極

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
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指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
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
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
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
者言之惟聖人全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
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為
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
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圖

子作圖之本意也至于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為表裏伊洛道
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
道統著書立說私淑後學其本義啟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
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
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
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
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
明可謂有大造于萬世學者矣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巳
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

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于是書蓋終身焉然陸氏
兄弟往復爭辨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
擊偽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决去以終其身亦以
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
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月川曹氏曰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
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
者形[illegible]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為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
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
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為一之

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
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
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秘之無
可傳之人也是後有譬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亦老莊
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
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為經而註
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于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
荅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
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
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錢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周子謂太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尤不異焉及觀語錄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化之原理何足尙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乘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何如耳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信彼則疑此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云

敬軒薛氏曰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太極一以貫之○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太極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生死剛柔動靜無不括盡○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太極是性之表德○太極卽理也性也故朱子圖解節節指出性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於太極圖見之○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其說夢耳○周子挺生爾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既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原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程子親受太極圖于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已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錄論道器曰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蓋人身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爲理則是認氣爲道昧於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illegible]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竊謂天命卽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爲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爲枯寂無用之物又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以是而觀則太極能爲動靜也明矣○程復心大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着一氣字是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

亦是仰漢儒興端之說又豈誠所謂大義哉
濂溪顧氏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起模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于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于先師之廟乾道間太學魏掞之請祀二程于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于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然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並詆道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爲表章以行于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功大矣按月川較析甚說得正當濂陽謂二程不能盡元公便昇周抑程矣未免爲語病

按天下之理盡於斯圖之理盡于說反覆玩味包涵無窮其旨

則甚奧其用則甚切天人性命之理不離日用家常也俗學每視爲迂遠無關係之書不亦可怪歟○圖五重一太極二陰陽三五行四男女五萬物太極其渾淪也陰陽判而天地分矣五行佈而四時行矣氣化而爲男女形化而萬物生生無窮矣由天地之分人物之生而知三才之所以立由人物之生而知人物之所以死此天地化育之道備載十圖也而其言理則于性尤見分曉性即太極也五行各具一太極故五行各一其性五行合以生人因各具五常之性依然一太極也而有不善乎五性感動即爲情性善情亦無不善情流爲欲而善惡分矣所以然者陰陽氣也五行質也人生來具此氣質所以不能行善而無惡也○人只知氣聚而生而不知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于無極之眞見氣不離理性之本善者也于二五之精見理不離氣氣質之性所以有不同也○言五性已該仁義禮智信而後只言仁義者仁義可該禮智信也○或謂太極圖不言命而其妙合而凝者命已寓也謂太極圖不言心而其秀而最靈者心已寓也三才之道是言道天地合德是言德德者中正仁義而已矣○謂太極圖不言誠而太極總一實理即誠也謂太極圖不言敬而聖人之主靜君子之脩不外一敬也○其中吃緊處在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見得人身渾然一太極陰陽五行萬物無不備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也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即所謂反身而誠也君子脩之即所謂強恕而行也○聖人不離陰陽自兼動靜但言主靜者靜固靜動亦靜也然聖人之靜不是空寂之靜要從定之以中正仁義看出中正仁義純乎理而無欲有不靜乎○定字主字便包許多工夫在內聖人自然君子勉然皆不外此○今人讀全易但從乾元亨利貞讀起而拋却前面先後天之圖讀一卦但從彖詞讀起而拋却六畫之卦是必于易之理無得也讀太極圖者但從無極而太極讀起拋却前面五重之圖便于太極之理無所得朱子于圖下先作一段總解正恐人忽之耳易之理在書裡太極之理在圖裡因畫有易因圖有說玩其圖

而求其說其庶幾乎。

性理會要附訓卷之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于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業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槪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能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故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微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

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說無妄之謂誠字意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按此句如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般語氣下文不復指着聖人○本作本領之本極明非此實理則無以爲聖矣聖人固有實心然實心只完得實理耳誠字主理言○誠即太極是朱子將太極圖說比較爲說下面陽動陽靜五行云云與此合看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按易本義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明元字又以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明亨字此則以大哉二句連亨義在其中下文元亨誠之通照此看○此源字非但遡其源頭乃謂其由源而流出者也故朱子謂實理流出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于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義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個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個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個誠爲物也是這個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個水

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圖之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歟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陽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個物把陰做頭也不得

按實理賦予物各有個着落故謂之立○朱子謂這段是說天地生成之意極是不是跟上文聖人說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按此章以誠字爲主而又以至善贊誠非誠外又有至善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繼成二字皆拔那氣的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限了○道具於陰而行于陽繼言其發也蓋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註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于太極氣受于陰陽五行

按朱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通證誠之源誠斯立二節此說是也後面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聖人之本當拋開非只一陰一陽之謂道爲之註脚也○三句詳見繫辭上傳而此則分屬誠之源誠斯立與易不同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于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是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像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

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乾元者始而亨者生出去利貞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誠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本體也○問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

南軒張氏潤梁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爲緊要方其通也是這個及其復也是這個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

臨川吳氏曰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于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按通只是闢意復只是闔意通謂發出去也復謂收將來也○誠之通應誠之源誠之復應誠斯立確不可易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于陰陰交于陽是卦圖上的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的一是交易便是對待的

按前引易云各正性命性命二字渾言屬利貞一邊此言性命之源以命字應繼善及誠通一邊以性字應成性及誠復一邊○下文勉齋之說自明○此易字以理言非以書言

言朱子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此爲未定之說其分陰陽五行與氣化以一陰一陽爲解誠者聖人之本又以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皆屬可疑

勉齋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爲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個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

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滋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實個個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個物正一個性命去如栴成栴橘成橘個個都實元亨誠之通未有成立只與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個頭尾

集考此篇論天以實理賦予於人而為性命之源也

敬軒薛氏曰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也道即太極也繼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

元亨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互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按首云誠者聖人之本下引易以証之及末乃結出大哉易也一句與太極圖說同是從易中看出誠來非先見得誠而後以易為証也

講易之大指不外元亨利貞之四德而元亨利貞揔是一至實無妄之理故周子於通書首章特揭出誠字以示人也曰誠者至實無妄之理也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能全乎此其為聖人之本乎所謂誠者于何見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明元亨之義蓋即實理流出如水之有源也易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明利貞之義蓋實理各有着落而誠於斯立焉是其為誠之源與誠之所立皆純粹至善者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誠之源也成之者性也誠之立也由是觀之元亨者誠之通其發用者也陽之動也利貞者誠之復其收斂結聚者也陰之靜也大哉易也其斯為性命之源乎其通也乃繼之於善也非命乎其復也乃成之者性也非性乎性命之源括于一誠中矣聖人之所以聖者豈能外此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

按此與誠者聖人之本相發明雖分上下章而意實貫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

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

按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聖人之盡五常脩百行不過誠而已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是個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不動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

按靜無動有將誠字看得深妙朱子以正屬[illegible]有一邊說亦得至正而明達至字貫下正明達三項下邪與正反暗與明反塞與達反可見三字原是平列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按邪暗塞三字總包在非也非字內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按誠則無事與首句誠而已矣相應誠則無事故聖人只一誠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按以上說理以下數句說工夫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故守之必確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則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根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按果而確說工夫甚簡要此正是思誠者所當着力處果而確皆承難之一邊來了知其易故行之果似多一折果確二字似虛須參中庸誠之之功看方盡己百己千即果而確也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已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按此只引來証果而確之無難見得克已復禮則仁矣果而確則誠矣不得認賓作主

旨朱子曰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敬軒薛氏曰誠上章以造化言誠下章以人道言

集說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按誠上誠下上章如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節下章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

講說誠之通復爲性命之源如此可見聖人不能于誠外有本[illegible]也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不過一誠而已矣○聖人能盡仁義禮智五常之性脩孝弟忠順之百行而誠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聖人所不能外也○夫其所以爲誠者方靜似無及其動而見諸五常百行則有此誠而其爲五常百行皆至正而且明以達也○若五常百行而非出于誠則五常百行皆非也不正而邪不明而暗不達而塞也將五常百行皆廢矣○故聖人惟一誠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而于五常無不盡百行無不脩尚復何所事哉○聖人之自然而誠固有如此下此則不能無求誠之功實理自然似若甚易而行之實難恐不能不以人僞雜之也○

○知其難而致其果決之力堅確之守則其於誠無難矣○故孔子之告顏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若能果而確其於誠也何難之有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誠無爲誠實理[illegible]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問旣誠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愼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横渠每[illegible]

謹字○極力說個幾字儘有驚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於後

此明周子之意　誠—幾—善幾／惡幾

此諭胡子之失　誠—幾—惡幾／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傍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

或問誠無爲幾善惡誠爲太極幾之動爲陰陽陽爲善陰如何但見惡屬陰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淸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卽爲太極幾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者而早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敬軒薛氏曰動之善是道心幾之惡是人心流而爲人欲

按人心中實理具足渾然太極之體故以配太極又以人心之動言則分善惡猶太極之分陰陽也亦只大槪如此看若細論之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二者循環不可缺一豈誠亦生善生惡不可缺一乎朱子謂誠是寂然不動乃以下章語解此章下章於誠幾中添出神字可見誠亦該動非以誠與幾爲動靜之分也誠專屬靜恐淪於偏患於此不能無疑竊意誠但以人心所具之實理言幾以人心之意念發動處言方與太極陰陽之說不背只從朱子大註渾渾說爲是也人心與實理爲一其動原有善而無惡實理間斷方有惡幾之所動不可不察也陽

陽善陰惡已見太極圖說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 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縣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個善有個惡了德便只是善的爲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無爲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所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按五常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之間甚有見蓋人之生有健順五常之德以之分陰陽五行方合若以善惡與五德配陰陽五行俻有不同也故知朱子之分 配太極陰陽五行只看得大概如此耳不必過泥○全此五者爲善失此五者爲惡亦須於幾上判別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于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人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按性與安復與執皆是串字性便能安復便須執○聖賢神捴承上誠幾德說來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偏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偏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 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個神別是

倜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

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勉齋黃氏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按神與聖宜相連而以賢置其間者此賢兼學利困勉及其知之成功與生安一亦可至于神也○

旨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燦然只把體用二個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字來做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的辛苦執則是擇善固執須恁的把捉發是源頭底充是流出的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有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于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曰所說大概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四者因情以明其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于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質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爲比太極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說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喚作不是不得喚作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

按黃氏說極爲詳盡然未免有過於分析處恐周子之意初不及此學者只求大意貫通不必過於推深也○誠是前章說過五常之德亦見前章此章要緊說出一幾字大意只是欲人立誠明幾以備五德也聖賢神三項皆是言誠明幾備德之人賢不可看低了如湯武反之何嘗不是聖人○誠幾德專幾一邊聖賢神重賢一邊乃是示人下手處

講人心之所具者有誠焉有幾焉有德焉而人品之所成者有聖

爲有實理有僞爲是皆不可不辨也大所謂誠者實理自然
所爲也所謂幾者人心之動善惡所由分也○所謂德者以
其施之謂之仁以其合宜謂之義以其有理謂之禮以其明通
謂之智以其能守謂之信也○是三者於人爲甚切而能立乎
誠而乎幾備乎德者不可多得也其有乎此而安焉者聖人也
○其復乎此而執焉者賢人也○其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
周徧而不可窮者聖之不可知而神也聖與神不易至而復焉
執焉之賢可以介及在人之致力耳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
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
毫釐發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卽是幾
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何如曰隨處做工夫
然本在誠着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
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
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
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

勉齋黄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個幾
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敬軒薛氏曰誠幾德幾字並善幾惡幾誠神幾幾字皆以善幾
言○

按上章言誠幾此又添一神字神卽消息之神非別有神也蓋
該動靜而幾在動靜之間所以發上章未盡之意○此就聖人
言之故幾字不兼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繫辭上傳○上
章神以人言此章神以理言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
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

朱子曰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
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卽是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
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裡
又忽然在那裡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何如曰知覺便是神觸
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按此三句分疏上文誠神幾三句○誠必言明見此寂然者非
頑物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其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爲神本神爲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也幾者誠將發而爲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爲神之端也

按此誠神幾三字緊連上文明妙幽看方見得是聖人旨按上章有誠幾而此章添出神字是推論到細處又有此一層意也周子語氣仍是重在幾上上章聖賢神此章單抽出聖人說聖人之幾不兼善惡只寂感之間微有動意便是幾

謂夫所謂誠者因無爲而幾者固有善惡之分矣然專就聖人論之則有誠焉有神焉有幾焉其寂然不動者實理之體也誠也其感而遂通者實理之用也神也其方動而未形介於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一故瑩明也神善應故靈妙也幾隱微故幽深也誠極其明神極其妙幾極其幽者謂之聖人是固所云性焉安焉者也若學者當有以存其誠致其神而審幾尤爲要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按此動字以行言與上章幾之動有別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文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

按道德是合說用而和即在動而正之中和只是自然而然意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按仁義禮智信是五常之德其見諸行即爲道此說道說以德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按動不以正則爲邪動而取辱也其邪之甚焉則不惟辱而且有害也邪與正反邪動只說得動不以正而其用不和包在內故朱子補出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按愼動應前動字卽動可以包用○愼則動無不正而用亦無不和矣故朱子補出和在其中○

旨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愼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且晝所爲相似

按此章只歸結在愼動二字上○勉齋所云主靜見太極圖說審幾意見上章此則爲愼動也觀愼動章與誠神幾相連然知上章重在幾一邊

講夫幾者動之微幾此則見諸行事而爲動之尤著者也○動而以正則應事接物皆當然之理故謂之道○有動斯有用用之而和則自然而然實有得於己故謂之德○要之不過仁義禮智信而已若非仁義禮智信則皆非正而邪也○邪動則取辱其甚焉且有害也○辱且害如此動豈可苟乎故君子致愼於動而必以正也動以正則用以和而道德無不備於身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按中正卽禮智之說愚有辨已見太極圖說下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按貴卽尊爵之意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按利卽達道之意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按人本來具仁義中正之道與天地並立爲三充滿其量自與天地同其廣大而相配無間矣○配以人言非以道言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按易簡就道言難知就人言分析便明○知在守行廓之前故云豈爲難知而下接不守不行不廓耳言知而不爲也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按末語有何莫由斯道之意言守之行之廓之無難人自不肯用力耳○朱子補出幾字是從前章看出示人下手處

古集考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廓之可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道矣

按守行廓分三項而守行卽所以廓也○總一行字亦可該守○

講夫道與人爲至切而人不可不用力也聖人之道不過仁義中正而已矣豈有他哉○守之於身則至貴○行之於世則至利

○廓充之以滿其分量則可以配天地之廣大○是仁義中正之理豈不至易而至簡於人豈為難知乎○特人不守不行此不廓耳若守之則見其貴行之則見其利廓之則自能配乎天地矣

師第七

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為五行○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個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的性便只是那四端的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耳○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的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的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治氣稟偏處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于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紜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秖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暴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illegible]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言論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

敬軒薛氏曰剛柔善惡即氣質之性也中則本然之性也○

按易為天下善言何以使天下之人皆善也觀末段朱子註云此所以為天下善也為字連下與何為則民服之何為不同○氣質之性有剛柔二者之分剛有善惡柔亦有善惡則分而為四善之中又有中則為五要之雖分五者而意則串說也○

不逆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衮來衮去便有不正如陽爲剛燥陰爲重濁之類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爲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爲

按易文言貞固足以幹事周子幹固二字當本此幹固者爲事之幹而貞固不移也幹者木之身有挺立不撓之意幹事則於事中有主宰強梁二字見金人銘巽與順意相近易并爲釋巽有順而能入意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問註中字義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而周子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

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按本文中字從上文剛柔善惡中中字來自屬已發會其意不說其詞則與中庸不相悖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凡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正權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自用力處也

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作兩層看中字惟屬善一邊學者宜自省如何爲易其惡如何又爲至其中勿徒以不陷於惡遂爲止

覺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按至此方說出師道以應首段○學者用功當分易惡至中兩脩則師道亦須兼此兩脩說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按至此結出師道所係之大天下皆歸於善則前所云為天下善者無疑矣善人多兼易惡至中兩脩

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一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土為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

按朱子分配兩儀四象之說是從太極圖說看出而於本章文義在所緩○本章只重師道上開頭設問以引出師字下文就人性上說開去見得性有不同須得聖人立教使人易惡至中師道之所以立也師道立則天下皆善以繳完曷為天下善之問文法甚次第亦甚完密○此章言性兼善惡最要看得好並子專以理言故言善周子以氣稟言故兼言善惡○中字亦當着眼

講或問曰曷以為天下善也曰欲天下皆善惟有師道也曰師道曷以使天下皆善也曰欲知師道當先觀人性性分剛柔而剛柔又分善惡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性之不同如是而已矣○或未達剛柔善惡之義曰剛之善者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其惡者為猛為隘為強梁柔之善者為慈為順為巽其惡者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惡者固不足言而善者又悉不合於中惟中也者為能和也發而皆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蓋聖人不囿於氣稟而能全其本性之真有如此○然聖人不但自合於中而且以之教人故聖人之教使人自改易其剛柔之惡而歸於善又自至於善之中而已矣○故以聖人之先覺而覺庸衆之後覺後覺開悟求於先覺之明達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天下皆易其惡至其中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朝廷之上天下之大無有不善也斯不亦為天下善乎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按不聞過則無由改無恥則雖聞過而亦覥然自安也或謂無恥不止不能改過故下文只渾言有恥則可敎然細論之改過則遷善是一套事只就改過說覺聯貫

必有恥則可敎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敎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敎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按可敎則改過在其中可賢則復於無過而可爲賢人也

旨朱子曰人之生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爲重○

集考此篇言人貴聞過尤貴有恥不然則有不幸與大不幸存焉

按不聞過與無恥並言無恥一邊較重○故有不幸大不幸之分○

講人皆以貧賤禍患爲不幸而吾以爲非也蓋人之一生不幸者是不聞己之過有過不聞無由而改也其大不幸者是自己無恥無恥則一切過惡皆覥爲固然而無遷善之地矣○故有恥則能發憤而可敎聞過則能改而可賢凡不幸者與大不幸者皆免矣外此以爲不幸非不幸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按二語見洪範五事條內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

按此段宜就聖人說聖人以無思爲本思之而即通爲用下文無思跟無思本也說無不通跟思通用也說觀朱子無思誠也思通神也云云當如此看○幾字與幾善惡之幾微不同幾善惡就人心說說不得彼此此幾字照下吉凶之機說故可云彼也誠在聖人之心故云此○聖人無全不思之理無不通者只是纔思便通說聖人無思亦得說思通亦得○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按此段語氣謂不思則不能睿不睿則不能聖聖由於睿睿由於思○此思字較上思通之思着力些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源頭處這方用得思

按機字即作幾字○朱子於聖功之本言無不通於吉凶之機言通微是兼聖與睿看○思曰睿睿作聖非思無以作聖故曰作聖之本思至吉凶之機便是通微由通微而無不通則聖[illegible]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按思者聖功云云已將思字重提該睿聖意故下文引易一以見幾而作明睿一以知幾之神明聖所以結盡開首洪範二句也○因吉凶之機故引易兩言幾○兩引易並見繫辭下傳

吉覺軒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然後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

按覺軒以無思本也言聖人思通用也言學聖人思謂本與用相須聖人有本亦有用以無思爲本以思即通爲用若云聖人以無思爲本而學聖人者以思通爲用不惟於理不合而語氣亦覺有碍○覺軒又云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思詞本文只重幾字不重神字神只是聖之别名孔[illegible]皆重在幾字非以幾與神分兩段意也註中朱子引誠神幾曰聖人亦只是旁証覺軒遂泥之耳○通章不重聖人重學聖人爲當以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爲主腦

講此見思之爲功甚大也箕子之陳洪範有曰思曰睿睿作聖言思以睿爲主而可以作聖也○試以聖人言之聖人至誠無妄以無思爲本也一思便通以爲用也吉凶之幾動於彼而心之誠動於此自然神應無待于思而無不通乃聖人之能事也○若夫學聖人者不思則不能睿而通微不睿而通微則不能聖而無不通是則無不通之聖由於通微之睿通微之睿由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由通微而無不通皆在於

此○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足以證思之通微而審也○又曰知幾其神乎足以證睿之作聖也人可不愼用其思哉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問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兢愼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按這謂望望之便有法之意在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按大賢賢字當着眼以見其爲士所當希也伊尹是成物顏子是成已兼兩路說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較是

此言士希賢也

問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淵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懷之曰不必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胸次無些灑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人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逆旋叫喚起來此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一理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

宦只爲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來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裡叫你怎地來

勉齋黄氏曰幾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奈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狹了然又不可不知

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
是新民本非爲二事也
按志學二字下得甚酌志是將來期許學是現在加功不志伊
恐所學褊狹不學顏恐所志馳騖然畢竟學尤緊要學在乎巳
不可不勉志存乎遇待之而已志伊當樂堯舜之道便可致
君澤民學顏當從博約克復做工夫便可至不遷不貳不違的
境界遷怒貳過便違仁不遷不貳亦是不違仁裡面事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
之實也

問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
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
擔當的意思多
按此兼志學兩項說上文以伊顏爲賢故過則聖及則賢即不
及亦不失令名尚得爲個好人人或看伊顏太高爲不可及
然欲不失令名亦當奉此爲的過則聖是陪說意重下句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
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
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
而其用無窮矣

按此章開首三句並提下文只　士希賢自是重在士希賢一
句也下面志伊學顏二句盡希賢之實
講人之造詣原無止境皆當有所希望而乃進也如聖便當希乎
天賢便當希乎聖至於士當希乎賢不可以苟安而自畫也
士之希賢何如伊尹顏淵古之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之不爲堯
舜有一夫不得其所則自以爲辱若被撻於市其志有如此顏
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其學有如此爲士者當志伊
尹之所志常欲堯舜君民學顏淵之所學要到不遷不貳不違
仁地位此方是能希賢者也若志之學之而過乎伊顏則爲
聖能及乎伊顏則爲賢即不及伊顏亦不失於令名而不至爲
小人也夫過固難矣及則可力致也即不然亦當求不失令名
士可不知所勉哉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巳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
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
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巳
按此一段就天地說陽生陰成是大處分陰陽若細論生中
亦有陰成中亦有陽不得截然不相入也生屬陽爲仁成屬

陰爲義詳見太極圖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天道只有陰
陽可不言仁義言仁義者爲下文地也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按此一段就聖人說○萬物萬民互文也非仁屬萬物而義專
屬民○育對生言正對成言○朱子註云所謂定以仁義是以
太極圖說來証此依此看則定之以仁義中正當是定天下之
人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按天道應首段聖德應二段大順大化總說○德與道只是[illegible]
換字面德即道也○惟不見其迹故莫知其然神字憂承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按此单說聖人結出正意上云聖人在上故朱子言君○萬民
之化由於聖德之脩是天下之本在一人也道即仁育義正之
道術即所以從事於道者朱子添出心字是明不遠意非以心
爲道也

首按周子以順化爲章名似是大順大化並重然結到一人上[illegible]

以大化爲重也○大化之實只是仁育義正○

講夫聖人之功用與天一也觀天之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其
生處即天之仁也其成處即天之義也○故聖人在上亦以仁
育萬物是生之也以義正萬民是成之也○在天陰陽之道行
而萬物以生以成莫不順也聖人仁義之德脩而萬民以育以
正莫不化也萬物之順是爲大順萬民之化是爲大化不見其
順化之迹亦莫知其所以順所以化者神妙不測是之謂神○
故天下雖衆其本只在乎上之一人不過仁育義正而無餘事
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知其一不[illegible]無多惟求之仁義而已
矣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
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按純字照下文看只是純乎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
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
之實矣

按動靜統言而言貌視聽又指出四者言之言貌視聽見洪[illegible]

五事中〇無違二字通緫動靜言貌視聽六字而心字在其中〇違則不純無違則純〇純字屬心不用更言思朱子分配陰陽五行之說是照太極圖看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之

按臣道合而從之謂臣必待道合而乃從之心純則其道合矣賢才皆仁義禮智之人也〇分言則賢爲有德才爲有能合言則俱是賢故末言用賢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敎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按此緫出兩句意然語有輕重〇玩一急字用賢亦須留意非聽其自至也

旨按此章爲治天下者言十室之邑是借小以形大引起下文語也〇主意只在純其心一句純其心如何便能治天下故須推出賢才輔一層〇仁義禮智爲純其心之實

講治天下之本在乎君心人君能以仁義禮智純其心而用賢爲輔天下雖大無難治也夫十室之小邑欲于其中人人提其耳而敎之且有所不及況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而能提其耳而敎之哉然則何如而可曰是惟純其心而已矣〇何以純其心仁義禮智四者心之德也能於動靜言貌視聽一皆無違於仁義禮智是之謂純其心矣〇心既純則賢才樂爲之輔〇賢才輔則天下自治不待人人提耳而敎矣〇以是觀之純心爲至要而用賢亦不可緩純心以用賢用賢以輔治道不外是矣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illegible]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按此[illegible]是言禮樂之本意非五[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樂也〇[illegible]各一人詩和就兩相與言〇或曰[illegible]一人看其心安處肯處便是和子曰如此看和似不見禮先樂後處再詳之〇禮陰樂陽是從下陰陽字生出然下文陰陽却不粘定禮樂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着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

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嚴
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不待勉強
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
以為臣這如何會和○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為先
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
北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個序樂只
是個和才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
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個
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按陰陽理而後和是高一層從二氣說來君臣以下方是說禮
樂○陰陽理理字是謂理之理上下理字却是理義之理蓋各
得其義理之正亦即是調停得妥當也○敬字是朱子補出周
子只說理與和不曾說敬與和○
旨此章只要發明得其理然後和以見禮先樂後之意○
講人皆用禮樂而不知禮樂之原試言之禮非玉帛之謂只是個
理也樂非鐘鼓之謂只是個和也是二者蓋相須也○試觀於
陰陽必先得其理而後和如二氣順布而雨暘無愆可見也至
於禮樂亦如是耳若能為君臣能為臣父能為父子能為子為
能為兄弟能為弟夫能為夫婦能為婦推之萬物莫不各得其

理然後無不相和即理可以見禮即和可以見樂得其理然後
和故禮居先而樂居後也要之二者相須不可缺一也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
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
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按實勝謂實勝名名勝謂名勝實善只是說好恥謂其可恥○
進德修業見易乾卦德業分看○人知便是名德業未著而人
知便是名勝實最為之未欲人知以避名勝之恥也○偽是[illegible]
務名○曰休[illegible]謂曰休休焉是優游自得之意○
憂者未得名而求名已得名而恐其失無時可自舒也
旨此章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按此章只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是做工夫處○
曰休是言其效所以辨焉
講人皆務名而不務實君子謂與其名勝寧實勝也實勝乃最善也
名勝為可恥也君子進其德而修其業孳孳然朝夕不息所以
務實勝也人知可也人不知亦可也若德業有未著是無其實
則恐恐然畏人知而有虛名所以然者欲遠名勝之恥也小人
則惟務虛名從事於偽而已故君子曰休而優游自得焉若小

人則日歉於心而懷憂戚也、名勝之不如、實勝不較然可見乎、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設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illegible]

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按斯為君子、連上文、謂言能改即為君子也、非謂勸者為君子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按上以兩人分善不善言、此以一人兼善不善言、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

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蓋其或

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矣、蓋[illegible]

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

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按非大惡也、是寬之之詞、恐有不善者聞之、遂苟安而不改、故

答之以改則為君子、不改則為惡、以望其必改也○答語重在

不改為惡上、見得意不在大、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棄、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

惡則無所不用其敬愛矣、

按愛敬謂君子愛敬人、非謂人愛敬君子○朱子註、惡無不勸、

蓋上庶幾有改與孰無過兩段、

旨此章善不善兩路相形說、而意重在不善一邊○周子之意、蓋

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不同、內自省是自己、戒人之不善、周

子此章是說於人之不善、或面有以勸之、或遞傳語以勸之、以

使人改過○末二句總收、亦重在愛且敬上、故以愛敬名章○

講人之常情、見善徒為虛慕、見不善輒棄絕之○君子不然、見善樂

從、見不善未嘗輕棄也、設問曰、人有善、而我不及、則如之何○

曰有不及、則當學其善○又問曰、人有不善如之何○曰有不

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之曰、庶幾有改、於此不善乎、改之斯為

君子矣○一人之身、有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善、而勸其

二不善焉○又或非親見人之不善、但聞人語之曰、斯人有是

之不善亦非大惡也則咎之曰人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能
改則爲君子矣若不改則爲有心之惡惡者天將惡之而降之
罰彼豈遂冥然無畏於天耶烏知其不能改也○故君子於人
善無不學衆善悉爲所有不善無不勸與人無形愛且敬焉人
之善者將益勉於善不善者將皆歸於無過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按物作形看便明形與神對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按動而無動非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靜而無靜非不靜也靜中
有動也此申上神字意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
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
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爲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
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個變通底在其
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此章動而無
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
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
只是火以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
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
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
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個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
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動然在晝
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
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
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
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
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
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
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爲動

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
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
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
神妙萬物也
按此雙綰上物神兩段重在神上神妙萬物見易說卦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
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按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詳見河圖○太極圖左半邊兩黑夾一
白是水根陽右半邊兩白夾一黑是火根陰○坎卦陽在中離
卦陰在中亦是根陰根陽之義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按此二句與太極圖說語同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
物之用而言也 一云四時卽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一而萬也
按上二句自五行說歸太極故爲體此二句自四時說到萬物
故爲用○此二句是檃括太極圖說中語○終萬物始萬物見
易說卦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
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
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
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也
按末二句混闢並言故爲兼體用○混而闢闢而混故無窮矣
朱子小註似只說一闢後無窮當活看
此章發明圖意尤宜參考
敬軒薛氏曰動靜卽圖之陰陽神卽圖之太極也
按此章開首說動靜便是從圖中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來至云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便是圖中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意五行陰
陽陰陽太極便是圖中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語四
時運行便是圖中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語萬物終始便是圖
中無極之眞至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數語混兮闢兮其無窮
兮仍是繳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意動靜互根須是動中有靜
靜中有動而爲神也○此章重一神字以物神並起亦要引出
神妙萬物一句水陰根陽以下捻是神妙萬物處也蓋周子從
太極看出一段神妙意故如此發揮

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天下之理盡於是矣動專於動而無靜靜專於靜而無動者物也形而下者也○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神也形而上者也○夫其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非不動也動中有靜也非不靜也靜中有動也○由是觀之物則滯於形而不相通神則妙乎萬物而動靜無端也○其爲神妙萬物者何也如水本陰而根於陽火本陽而根於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此其所爲混也○四時運行萬物以之終始此其所爲闢也○一混而合兮一闢而開兮其循環爲無窮兮混闢之無窮卽動靜之互根也此其所以神妙萬物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大寬作太）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按此段推作樂之由○禮是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法不是刑法凡禮中之法度皆是故後面禮法與刑政分言○教化以五品之教言○九疇與三綱配說九疇包得寬○若訓順謂順其性也咸若字見伊訓太和咸若便見和意以引起下文說樂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按上句言樂之關於風氣下句言樂之關於人情○下文但言人情不言風氣風氣亦驗諸人情也○宣之所以使和平之所以使淡故後面功欲與平心反長怨與宣化反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按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本孔子論關雎來○細玩語意不傷不和似拘皆作淡而不淫和而不傷與下文甚貼合再詳之○傷卽是下文悲意躁急忿爭則悲怨躁心釋則不傷也欲心爲淫尤無疑○上淡和以樂言下淡和以心言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平字於動用上說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

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按優柔承躁心釋來平中承欲心平來○優優有餘是寬意柔與優相近平與中相近四字四義又是兩義○平字微覺可疑○道配天地就作樂說○古之極是極至之極非準極之極古字是指高器以見今之不然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繁苛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按朱子註是以縱欲句分貼禮法句下民困苦句分貼政刑句○古樂古字即古之極古字○代變謂每代皆變也○妖淫故導欲愁怨故增悲○朱子謂不淡而妖不和而愁則前面分明是淡而不淫和而不傷矣○朱子以賊父棄君承增悲輕生敗倫承導欲則輕生敗倫當就縱欲一路說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按平心照平天下之情看宣化照宣八方之風看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按首段是先說禮後說樂故末處亦從禮說到樂○至治與前治之至看遠謂與至治相去遠也

古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按十二章禮先樂後是禮樂平重此章以禮引起樂只重樂○此章又義分古今看有正有反有伏有應故朱子謂極可觀然只是淡和二字作眼

講禮先而樂後有禮不可以無樂古者聖王在上制禮法而無不備脩教化而無不明三綱以之正九疇以之敘言乎百姓則太和言乎萬物則咸若是由理而後和也○於是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導之而無[illegible]以平天下之情謂之樂有節○故其聲和

甚淡而不至於慘傷甚和而不失於邪淫入人之耳感人之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以之平和則躁心以之釋也○惟其欲心平躁心釋故優柔平中乃德之盛者也推之天下皆化於中乃治之至也是謂作樂之道配天地乃古之極而為後世之所不可及也○後世禮法不脩而刑政日以繁苛禮法不脩則人皆縱欲敗度刑政繁苛則下民莫不困苦無禮因之無樂謂古樂不足聽也而廢之代變新聲非妖淫則愁怨妖淫則導欲愁怨則增悲而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妖淫愁怨之流弊遂至如此○嗚呼夫樂者在古所以宣

心今乃以之助欲在古所以宣化今乃以之長怨觀古今之相懸而治與不治可見也○不能復古禮不能變今樂而欲得致於至治者其相去遠矣蓋必不可得之數也有志於禮樂者可不知所擇哉

樂中第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倘能得去法度却枉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元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

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有以得其聲氣之元不如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祗是黃鍾一宮耳這裡高則都高這裡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按上章從禮說到樂此章從政說到樂只是樂由和生而又足以致和兩意盡之○此是從上章和字抽出言之○朱子謂樂非無因蓋因人心之和也得聲氣之元是朱子補出○神祇格鳥獸馴在萬物順中順與格與馴亦只是個和○神祇于幽者鳥獸至頑者他可知已○註中志氣志字照本文心字看

講夫樂聲固貴於和矣亦知樂生於和而因可以致和乎樂也者蓋本乎聖人所行之政也政善而民安則天下之人心莫不和矣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天下之和心上下達於天地天地之氣相感而大和洋溢於天地和則萬物無不順故言乎神祇則格矣言乎鳥獸則馴矣和之效至於如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人爲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按此中十七章淡字意有聲則有辭故兼辭言之○善只是辭之好慕其辭而心益平二句是一串事○聲淡則辭善聲淫則辭豔聲淡辭善則聽者欲心平聲妖辭豔則足以導欲而輕生敗倫○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上所化曰風下所習曰俗

講夫樂聲固貴於淡矣有聲則必有辭有聲有辭而因可以知所感被如樂聲淡則聽此聲者心無不平樂辭善則歌此辭者無不興慕故風以之移而俗以之易矣若聲不淡而妖辭不善而

豔則風俗亦爲之移易其化也亦然以是知樂之貴於淡也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詞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

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教人只在敬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問周子云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切要○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鏡止水無一毫私欲塡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

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又曰無私累故虛無委曲故直○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明是曉得物事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頗溥是普遍萬事

勉齋黃氏曰一爲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爲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爲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汙了他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個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的都是欲此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個甚微

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須當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裡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旣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爲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畧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仔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

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兼得之

北溪陳氏曰一者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一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眞靜虛者體之未發渾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按此章謂學聖之要在乎此心純一此心之純一只是無欲無欲則此心靜虛動而直明通公溥又是推一層說庶矣乎謂幾於聖也能太極動靜配陰陽在周子書中不脫此意至以明配木仁通配火禮公配金義溥配水智頗覺貫力不如渾之○勉齋謂動就念慮之萌上看最是蓋此動是心之方動未就事物上說故在公溥之前公溥則着事物矣

講此見無欲者學聖之要也或問曰聖可學乎曰可學又問曰學聖有要乎曰有要請聞其要何在曰一其心之爲要一者何也有欲則雜無欲則純一者無欲之謂也果能無欲則心之靜時虛而無所累心之動時直而無所曲無累則無障而明明則無不偏照而通矣無曲則無私而公公則無不偏及而溥矣明通公溥如此庶幾其爲聖矣乎明通公溥由於靜虛動直靜虛動直由於無欲無欲只是一故曰一爲要也

性理纂要附訓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按公於己以心言公於人以事言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謂先覺彼未必詐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

按明不至而後疑生若至明則無疑豈可認疑爲明○張子東銘句法似從此出

旨集考此篇言己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周子原是分說○集考不宜串看○二十章靜虛則明動直則公公明二字當從上章來○公者無私明者無疑不公便是私不明方有疑○

講夫人所樂得者公與明而公與明正非易也人必心中無私能公於己者乃能施於人而無不公未有心係於私不公於己而能以大公施於人者也○人不能先覺則用逆億是明不至而

乃生疑也若至明則先覺而無所疑也謂能疑為明相去何啻千里之遠乎然則欲公者當去私而公於已欲明者當為先覺之明而不必有所逆億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說的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按彰微以理言靈以人心言瑩明也人心至靈乃能明於彰微之理匪至靈則不能明也此只是見得理有隱顯之意○彰微只照中庸費隱看○朱子謂陽明陰晦蓋欲配太極說也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按第七章言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此則文義稍變意與前同蓋云有剛善有剛惡柔亦如之有善有惡而善又有中性如是焉止矣是列此五項非謂剛柔善惡皆當歸於中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大小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然總又是一個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言萬個是一箇一箇是一箇蓋統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未可謂月分也○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按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即圖說無極之真至生生無窮之句○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即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五殊者五行有殊也二實者二氣之實也二氣之實猶言實只
二氣耳○一實萬分實字與此異一實謂一太極之實理也○二
本則一二字稍斷言二氣之實本則一太極也是萬爲一言萬
物總一太極也○一實萬分言一太極之實理而萬物各分之也○
萬一各正言萬物各一太極各正其命也○小大有定言小大之
物各有一定之分也定分以理言○各正有定一串看○

此章十六章意同

朱子曰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
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
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
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
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

按十六章言動靜此章言理性命如何同意○恐朱子只是謂此
意發明圖與十六章發明圖意同耳非此二章相同也○朱子
分理性命深得周子之意至云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末
段一字爲太極無疑首段靈字指人心言似非太極之本然也○
○此章只分別理性命而無工夫○說理字處說性字亦淺惟
說命字精深周子之意似重末節○或謂理字貫下性命即性
命之理有彰有微而弗易瑩也○

講學者所日講求者理也性也命也是三者各有其義焉試以理
言之有顯而彰者有隱而微者非人心之至靈者弗能明之也
其爲理蓋如此○試以性言之性之剛者有剛善剛惡柔者亦
有柔善柔惡而其善者又有無過不及之中焉性不過此五者
止矣是其所以爲性也○試以命言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
行之殊只是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其本則只是一極也是合萬
物而總爲一太極一太極之實理萬物分之各有一太極也萬
物各一太極無不各正其命而物之小大各有定分不容增損
也是其所以爲命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按愛求二字串看愛之斯求之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
教程子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
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
以貧窶累心的做樂○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工夫

到此成就只處透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
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
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
思量顏子樂處日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
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
活如今日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
要着實用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
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
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問周子
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生以爲所樂
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
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
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
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問顏子之
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又問
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
按至貴至富自當指道言而周子不肯明說出道字正是教人
自去尋討○彼字指富貴言○至貴至富爲大富貴爲小○見
其大是功夫到後方見得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
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
未至之名也
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卻貧
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按見其大是能樂之由心泰無不足正是發明樂字意心內舒
泰而無不足處皆有不樂○富貴貧賤處之一兼貧賤與富貴
一上○化而齊仍是就富貴貧賤上說當從朱子小註○亞聖
是亞於聖也
旨集考此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按此章重在見其大上首段是敘事二段是設問三段說出見
其大末段從見其大說出樂字意到得化而齊則富貴未必
可愛而貧賤未嘗不可樂收完前設問意○通章不說出道與
孔子贊顏子只說不改其樂同意
講此見顏子之樂爲能見其大也昔者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顏子之賢如此○夫富貴人所愛
也愛之斯求之顏子不愛不求乎富貴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蓋天地間有至貴至富之爲可愛可求而大異乎彼富貴之
可愛可求者見其至富至貴之大而忘其富貴之小焉爾○夫

能見其人則心中純乎天理而常舒泰心常舒泰則無有歉然
不足無不足則處貧賤與處富貴一也處之一則能化富貴貧
賤而齊視之顏子能如此故顏子之賢亞於聖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
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
每言之詳焉

按此段分兩節看一節說道德之尊貴一節說道德有於身之
難得重在下節○道以行於身者言德以得於心者言兼之貴
在身也○尊貴二字無異義○至難得者人見人之尊貴人之
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又見人身以道德而尊貴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按至難得包道德字在內

旨集考此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於身也

按師友字至末方出要於前邊虛說道德之難得趕出末句

講夫師友之爲益至大也天地間至尊者惟道至貴者惟德而已
矣至難得者人之身也人而至難得者道德實有於身而已矣
○道德有於身固爲難得然不可不求其有於身也須求人所
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之教誨友之切磋則不可得也已人可
不知所以隆師而親友哉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按上言道德此言道義周子亦是偶然如此說非有分別也○
道義統言之只一理分言之則道爲體義爲用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按此數句正見師友之重生而蒙言其幼而蒙昧也及其長而
無師友則愚生配長說自是兩層○道義本有[illegible]
故云由師友而有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按此上當依朱子補由師友三字○其義之義非道義之義乃
言師友相與之義也其聚謂師友之聚也

旨按首段言道義宜有於身二段言得師友之力末後言師友之
義重而聚樂

講夫道義者至貴至尊者也人能身有此道義則其身貴且尊矣
○然果何以有之蓋人始生而蒙昧及其長正當講道義之時

也長而無師友則終於愚是道義由師友之相成乃能行之也○有道義則其身貴且尊是由師友而得貴且尊也師友之義不亦重乎師友之相聚不亦可樂乎甚矣人不可不隆師而親友也○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按第八章已說不幸不聞過此又舉以爲言以見聞過之爲最急也上贊子路下見今人與子路反而致其歎息○滅其身違護疾忌醫說護疾忌醫自足以滅其身

講過貴能改而改由於得聞昔仲由喜聞人告之以有過故其過之勇令名傳之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相規正如自護其疾而忌夫醫治者寧以疾滅其身而不知悔悟也諱聞過者寧長其惡至於下流而不知悟亦猶是也豈不深可歎哉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剪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敬軒薛氏曰勢之輕重卽圖之陰陽迭運相勝者也○

按輕重二字且平還言勢有輕重也固是意在重字然不可便說由輕趨重○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按此下单承重字說○極重則不可反須是預識其重而亟反之勿令到極重地位便好○此處透出識字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按承上文反之說來作兩層看反之在乎力而力又在乎識○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按上句輕下句重言若真欲反之而力不足便是天若是自已識不早而不知用力則是人也非天也故下文接此意說○競謂强也力不競謂無力也師曠謂南風不競是不强也○不識不力乎還偏就重意○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按天乎作一讀人也作句何尤另是一句

合集考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按此章當重在識其重而亟反之一句上文以勢輕重引起下文言不知反乃人也非天也○識力二字作眼○集考謂極重不可反則歸之天似以力而不競跟極重不可反說益到得極重不可反則力不競矣亦通○細玩此章可見周子爲有用之學使周子而當大任必能審於天下之勢而識至亦亦至[illegible]

講此見治天下者貴識其勢而知所用力也天下雖大惟在乎勢而已矣勢有輕有重而必趨於重也○惟其趨於重到得極重則不可反須先預識其重之所在而亟反無使極重可也○反之將何以反之是在乎人之力也而力尤因乎識若識不早而失其機會則用力不易也○用力而力不競極重者不可反因不得不委之於天也而不能早識或識而不用力實則人也○此不可反者果天耶畢竟是人之不識不力也人當自任其咎而何所尤乎信乎治天下者不可不識其重而用力反之也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辭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按文以載道下須補猶車載物方好轉接○輪轅飾依白文只是轉下語依朱子註則截斷實講以見輪轅之當飾也然朱子只作斡旋語仍以轉下爲是○人弗庸非皆不用謂或有不用者徒飾跟弗庸說言人若不用則爲徒飾也○况虛車乎言輪轅飾而人弗庸尚爲無益况虛車不載物又何必飾乎○輪轅飾喻載道而修文辭弗庸喻人不知用載道之文虛車喻修辭而無關於道也○徒飾依朱子加猶爲字是就弗庸者說不重將輪轅飾說壞○首句重次以輪轅飾一層引起虛車一層○語氣只是載道之文猶恐人不用不載道之文將何用也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按上文道字該德在其中○篤其實是言有道德藝者書之是言工於文辭以發攄其道德如是則所書無不美人皆愛之而傳矣賢者是能用者也教當即中庸謂之教意言賢者由教而入也賢者力去學不可遽謂教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

仲尼語。行之不遠與上愛傳反形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按不賢者對上文賢者看。師保本官名此只泛言作師十二
句看、不學與上學而至之相對。强之不從只足不學句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

按藝焉而已謂徒以藝自見而不足貴也弊也久矣言此弊已
久人皆習爲藝而無貴也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
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爲何也曰一人之於德偏有長短其
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
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
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其意
則志局於此又安得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
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
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
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
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
知聖人亦攄發胸中之蘊自然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辭章也且如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右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
而人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
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强之不從也是
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按首段是引下二段是應。朱子雖以此猶云云分三段然不
可平重弗庸一層是陪說。細論之以道德爲文辭者上也[illegible]
道德而文詞不足者次也徒尚文辭而不務道德者下也周子
之意邪是因末段而發觀其以文辭名章可見

講文辭固不可廢而世之徒爲文辭者吾無取也蓋文乃所以載
乎道也文之載道猶車之載物文載道而必善其辭就猶車載
物而必飾其輪轅然我飾之而人或不用則亦徒飾而無益也
況虛車而不載物又何用飾乎知虛車之無用則知不載道之
文爲無用也。文以載道何也文辭乃藝也道德乃實也篤厚
於道德之實而習其文辭之藝以筆之爲書則其書必美美則
人愛之愛則傳之天下後世矣既可傳於天下後世賢者得以
學而至之是足以爲教故曰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以此知美

則愛愛則傳者有道德之實而又有文辭之藝也○然有不[illegible]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肯學也即强之亦不肯從也載道之文猶不能必人之用如此○若夫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僅為末藝焉而已又將何用乎噫此弊之習也蓋已久矣人亦思返於道德之實而可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按論語是欲學者勉力以為受教之地此處只見聖人之教不輕發與論語不同○照下段看則篇首當有子曰二字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按此段亦是重無言意○道不待言而顯即時行物生可見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瓶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按此言不重顏子惟顏子能發聖人之蘊以見聖蘊之深○發即論語亦足以發之發在行上見不在言上見故朱子云進修之迹○同天只是說深不必粘定行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名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按人知即有名故云急人知而名也薄字與上文深字相反朱子辨是

首按兩引論語一以見聖教不輕發一以見聖道不待言以引起聖道之深借顏子形容之末又以常人反形總是明聖蘊之深也○

講者觀聖人之道所蘊為甚深也孔子嘗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蓋聖教之當可而不輕發如此○又有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道之不待言而顯如此此可以見聖人之蘊矣○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能身體力行而發揮聖人之蘊以教萬世無窮者

顏子也聖蘊有同於天不亦甚深而不易見乎○若常人則不然常人有一毫知恐人不速知其有毫知也急欲人知而得名也薄亦甚矣安能如聖人蘊之深乎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蘊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蘊許多道理尚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問序卦以爲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係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所蘊蓄也據先有心之精微而後畫卦既有卦而後有卦中之蘊周子是作兩轉看○聞見字可互用無深意○蘊甚多故下悉字○案蘊上互下反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往來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黙是鬼

按五經之源陪說重在天地鬼神之奧上○伏羲畫卦爲文字之祖故爲五經之源○五經連易在內而易爲其源○卦中無所不包故盡天地鬼神之奧

旨按此章是贊易見聖人畫卦有精蘊在其中也精蘊二字平列○

○上段說畫卦下段直說易卦即易也
講易之爲書聖人之精蘊存焉蓋聖人心中之精微畫出六十四
卦以爲之宣示聖人於道理之蘊畜因六十四卦以爲之發明
若卦不畫則聖人之精無所宣示不可得而見也微卦則聖人
之所蘊畜許多道理殆不可悉得而聞也○是易爲聖人之精
蘊所寓也何止爲五經之源其爲天地鬼神之奧旨乎易爲天
地鬼神之奧聖人之精蘊未易窺測矣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
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
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
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
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
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
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
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底
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修章正相類
○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
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
決

按此是合三卦爲說易中本無此意是周子看出也○乾九三
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未嘗言誠至文言孔子乃
以修詞立誠爲說故周子合彖辭文言而謂之乾乾不息於誠
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損益象辭未嘗言求誠是周子看出故與乾卦合說○
而後至謂至於誠也朱子以乾乾不息爲體去惡進善爲用[illegible]
用二字只是說有去惡進善工夫乃能乾乾不息於誠去惡[illegible]
善是著力處乾乾不息是主宰處○依小註以乾乾不息[illegible]
德事下面還有徙義改不善二項則乾乾不息當自有一段工
夫矣○乾之用莫善是蓋乾之用莫善于不息於誠也損益之
大莫是過謂損之大莫過於懲窒益之大莫過於遷改也○懲
忿窒慾是忿慾日損也遷善改過亦歸於善是善日益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
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
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個動

按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本易係辭下傳語易言爻之動此是言人之動○四者之中只吉一樣爲吉凶悔吝三樣非吉人之動難値夫一而易逢乎三故不可不愼

旨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按上章言聖人之精蘊故此章以三卦與吉凶悔吝爲說○三段合三卦說見得人貴立誠又貴去惡遷善以至於誠下段吉凶悔吝亦易之精蘊也見得人要愼其動此又不止上文三卦另就六十四卦而言○周子以乾損益動四字名章見得人當致其乾惕知所損益而又當愼其動也○上下段各開說

講易之精蘊於何見之當觀於乾損益三卦而知聖人之旨爲深又觀於吉凶悔吝四者而知動不可以不愼也乾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所謂乾乾者蓋欲時致其乾惕以不息於誠也然固當乾乾矣尤必如損卦之能懲其忿而窒其慾益卦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後能至於誠也是則乾之用莫善於誠損之大莫過於懲窒益之大莫過於遷改聖人作易之旨不亦甚淡矣哉○易之占有吉有凶有悔有吝是四者皆生於動也噫吉只一而已矣動則難値夫一而易逢夫三是安可不愼乎能通於乾損益之旨而無不誠又能觀吉凶悔吝之詞而愼其動其於易爲有得矣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觀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按本意是要發明家人從身說到家立言有序而意重在家與大學齊家先修身之旨不同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按本與則二字承上文來此處說出端與善又從端本看出誠心善則看出和親○端本謂修身誠心兼正心誠意爲言也善則謂齊家和親猶言親親○親字對上文心字看是現成字着力在和字○大學齊家言其分此和親言其情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按下句實上句意周子言心身家天下而不言國以天下包國也國較之家亦是疏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疑故同居而異志

按睽卦彖辭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謂婦人志各有所適家引云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各有夫家乃睽也○論婦人之離家多在妯娌而不在姊妹二女不同行宜活看

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按釐訓治桩天子之女故云下嫁○此二女是偶然與上文同而上文所言二女非此之謂也○引此只見化行閨闥之難○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

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何日尚恩易於掩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慚德顧不免焉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嫌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於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按朱子云不善之動息於外則不善之動屬應事說不作起念說依真西山不善之萌動於中又是作起念說二說可兼而真西山說更細○復只是復其本來之意○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集者不以理而動皆邪妄惟能自反則無妄而誠矣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按无妄大象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謂善順乎天時以育養萬物也○无妄則誠故能對時育物聖人發无妄之旨說到對時育物爲甚深○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按家人睽復无妄四卦看得聯貫此出周子獨見○從身說到家從端本誠心說到善則和親次說出處家之難三段尚未及卦中意次乃說出家人睽又引堯之試舜証以身刑家之難又

從天下說到家從家說到身總由身端心誠以應前意隨又即
誠心引起復與无妄非精通易理不能融會至此末以對時育
物收結以見齊家不難矣通章以誠字作骨

講易之家人睽復无妄四卦各有其義然未始不可相通也其要
歸於一誠而已矣夫治天下有本焉本非他乃身之謂也身者
治天下之根本也治天下又有則焉則非他乃家之謂也家者
治天下之則樣也本必求其端而後可以化天下問何以端
本惟誠其心而已矣心誠則身正而本端也則必求其善而後
可以示天下問何以善則惟和其親而已矣親和則家齊而則
善也○是知齊家雖而治天下易所以然者以家親而天下疏

也家親故難處天下疏故易裁也○家之所以難者於何徵之
從來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易中睽卦次於家人以睽卦兌下
離上爲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二女不同志爲睽此家人所
以多離也○昔者帝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堯之意曰舜可
禪乎吾茲以女試之矣然舜能以身刑二女即能治天下也○
是治天下惟觀於家治家又惟觀於身而已矣身何以端只是
心誠之謂也何以誠其心只是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
之動乃妄也妄者復還其真則无妄矣无妄則心誠也○故易
中無妄次復而无妄之大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直從无
妄見得對時育物其旨豈不深哉夫以无妄則對時育物而身

端心誠之能齊家以治天下也○又何疑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
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爲外
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
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按富貴非截然兩項道德充積則其身自安而心常泰然無所
不足也○銖視塵視謂以一銖視之以輕塵視之也○其重無
加言道義之重軒冕珠玉不能有加

旨按此章重在道充身安上道充身安何必以富貴目之○爲破俗
見而設也○軒冕之貴珠玉之富豈有加於道充身安乎○說來甚
是醒人○

講人皆知慕富貴而不知君子有真富貴也君子以道義之充積
爲貴以吾身之安舒爲富故其心常泰然無有不足而銖視人
世之軒冕塵視人世之金玉蓋其道義爲至重而外物無可加
焉爾然富貴者可以知返矣

陋第二十四

聖人之蘊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
者陋矣

按聖人之道謂聖人於道如此非謂學者於聖人之道云云也
入耳存心謂有所聞而識之不忘也與道聽塗說反○行道而
有得爲德行故云蘊行之爲事業則以措之天下者言○入耳
存心是不輕發洩蘊行一句見其有德業之實此下補出文辭
可觀一覽意方圓○彼以文辭而已見文辭之外無所有也
意同上章欲人抑文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
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
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後之人如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
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
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
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
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
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
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
者無適而非文也故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
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於六經而
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
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黃氏震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看○

按文辭章謂有道德亦有文辭若純尚文辭則不足取○此章則
面言徒尚文辭者之陋○蘊行二句重○

講夫人不可溺於文辭也吾觀聖人之道入乎耳即存乎心蘊之
爲純粹之德行行之爲遠大之事業以此而發爲文辭則可受
而可傳彼徒以文辭而已者留心末藝而無道德之實何其陋
也知其陋則不可徒尚文辭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
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
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是一言一行皆仰易而擬之否曰然

按中庸動變化以成物言此斷章取義是就自身動作言變化
只是動之妙用如此看與易合○易繫辭上傳擬之議之是擬

易謙易此處亦不指定易只是詳審之意○天下道理甚活故
言動須變擬之議之則言動皆善成其變化矣○中庸只說動
易兼言動則中庸動內有言在○至誠從致曲來故言動亦云
擬議只是誠之之事

講人之言動不可涉於拘滯也中庸云人能用誠之之功而爲至
誠則能見諸動作之間動則變矣變則化矣當其理而因乎時
不隳於偏不泥於迹無不善也故易有曰必比擬而後言不輕
言也必商議而後動不苟動也擬議焉以成其言動之變化而
言動盡善易之旨與中庸有相合也而誠爲要矣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
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
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於理
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
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萬生之心未始不流行
乎其間

按十一章順化言陽生陰成仁育義正此處言春生秋成政養
刑治意頗相類要之此處重在刑與順化不盡同也○止是繙
衰處○政字所該甚廣凡上所以爲民生計者皆在其中刑則
单言刑罰○盛只是說衆多○欲字淺情字深○朱子引此節
註太極圖說作欲動情勝則此蓋下動字爲誤○人皆趨利避
害則至於爭而相攻○賊滅無倫言賊滅乎倫理故無倫也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
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以用二者
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
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
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也

按情僞之情當訓實謂有實有僞而隱微曖昧其變有千狀也
○中正明達果斷各二字爲一義分三項看○訟象傳云利見
大人尚中正也以九五聽訟者言○噬嗑彖辭利用獄彖傳云
動而明動而處明謂離○兩引易以中正明達分貼而各兼果
斷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按上文中正明達果斷就主刑者說故此結出主刑者之重○
司命者民之命操於其手也

右通章總是發明刑字首段以春秋引出政刑又只是以政引起

刑當分實主看次段以聽訟明用刑之難末段言當愼用主刑之人○關子以訟與噬嗑二卦釋用刑總是精於易則無往不與易合

講夫刑之用爲甚重而主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天以春生萬物及秋而止非無故而止之也益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止之而物成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而又用刑以責之非無故而肅之也蓋民之盜也欲動情動以利害相攻不止則賊賊無倫焉故得刑以肅之而民乃治刑之不可無如此○然用刑非易也刑所以聽訟訟者情僞微曖其變有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言中則知正矣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言明則知達矣訟之言剛噬嗑之言動又可以知果斷矣必兼此三者而後可以用刑也○嗚呼以天下之廣而其命操於主刑之人是主刑者天下之司命也人君任用主刑之人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按此以聖人至公爲主天地至公是推論一層○公字無定指依下章孔子作春秋觀之似此章所謂公爲下章地也然只宜虛還

講此見聖人與天地同一至公也吾觀聖人之道至公無私而已矣或曰聖人何以必至公也曰天地之道不過至公而已矣聖人法天地故亦主公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按正王道明大法大法在王道之中○爲後世王者而作孔得尼山之意昔已死而誅之以無益然所以使生者知懼也○王祀夫子謂以王禮祀夫子如追尊爲文宣王是也○德功無在修春秋上見○無窮謂祀也無盡謂報也祀無窮即報無盡○語意本孟子來

講孔子修春秋其功德爲甚盛也春秋一書所以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之王者而修也春秋所載多亂臣賊子之事誅其死者於前所以懼其生者於後也亂臣賊子知懼孔子之功德爲不可量矣宜乎萬世無窮以王禮祀孔子而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又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知孔子者深矣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

孔子其太極乎

按道德分陰陽似可不必然欲分貼天地則不得不然○教化亦從道德來但言高厚則當屬參天地言無窮則當屬四時同○朱子旨甚細參天地同四時易作當語忽過得朱子分貼上二句便覺文義縝密○上章單言春秋此章所包者廣

講古今來道德其高德極其厚而教化及乎無窮其爲高厚實與天地相參其爲無窮實與四時同者其惟孔子爲然乎信乎爲生民未有之聖也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穉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

按蒙卦彖辭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又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易中果行謂君子自已果决其行此處朱子謂果决彼之所行稍不同○童蒙是正意筮是喻言○再三則瀆二句皆以筮言而童蒙在言外○畧去初則告一句其意已見童蒙求我我正果行中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决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瀆也不决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按山下出泉在易只見行而有漸之意山靜泉清是周子看出如此○靜則清汩則亂汩與靜反亂與清反盍字訓亂欠明○不决似只謂水無定向無遽攙入正意○此段全就蒙大象爲說亦只是喻言○靜字不可忽照下文看便見

愼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决之汩而亂則不决皆時中也

按彖傳文以亨行時中也時中雙縮告不告兩邊然意重在不告上○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象字疑當作彖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朱子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姧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

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
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
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
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
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
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簡理○問此非爲
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爲爲便不是止[illegible]止是以
心言否曰是

按艮彖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周子
從艮其背看出靜字○因止於不見之地而靜靜又止而無爲
止而無爲之止蓋上艮字落下一層○人豈能一無所爲只是
雖有所爲而心中常自靜止耳

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意也朱子曰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爲主故
以蒙艮終焉

黃氏巖孫曰按傳者家集濂溪在梧州嘗以姤說示之其後在
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
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元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散逸者多
矣豈不可惜也哉

按蒙以養其始艮以成其終故將此二卦合看○於蒙云靜則
清於艮云靜則止前後一靜綰合○此章主靜之意與太極圖
說参看○周子發揮易理在四十章錯綜以見不拘次序其爲
聖人之蘊則一也

讀書觀於蒙艮二卦而益見聖人之蘊也蒙卦之意蓋云童蒙之
人來求於我我以正道示之以果決其所行其義有如筮焉筮
所以叩神也貴於專一故初則告若至再至三則瀆於煩瀆則
神不告之矣童蒙之求我初則告再三則不告亦猶是也○蒙
之爲卦上艮下坎爲山下有泉之象山下初出泉則其泉靜而
清也若汨之則亂亂則不失也童蒙求我我正果行以其靜而
清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以其汨而亂也○愼哉其惟[illegible]
可而隨時以處中乎當告則告不當告則不告也○艮卦之象
云艮其背背非有見之地艮其背者謂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
不見之地則靜靜則益知所止止非有心於爲也有心於爲則
不止矣艮之爲靜止其道不亦庶乎合觀二卦一以養之於始
一以成之於終而其貫亦終如一者亦有於靜也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
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
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
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

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序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爲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耳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係對待之說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暴而不明矣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以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爲鄭夫人誌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復數十言恐亦非實皆此之類今皆刪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爲熹言嘗至其處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溪之爲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竊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每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千載

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
書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
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於天下
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
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便可以上
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濶周
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者
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
敘孔子於斯文興衰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
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
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
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
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
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
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
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
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
之奧疏觀造化之原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嚴約
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二程先生既親炙
而得其傳于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甚簡古淵
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究天地
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
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凡乃所謂伊尹
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
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
如誠無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太極陰陽五行須是仔細看
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
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育用意
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
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係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
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
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
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
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
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與所謂吐辭爲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
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
無一字不服膺焉爾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

訪周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跡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修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謂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甚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或謂周子陸說將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篇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强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決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黙契道體于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并行矣○

敬軒薛氏曰通書字字皆實○通書一誠字括盡○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愼動道六章只是一個性字分作許多名目○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萬事之理與太極圖一一相合無間惟細玩之可黙悟其妙

按一部通書以誠始以靜終是周子用意處○中庸說誠字似亦無復餘蘊然未及於易周子看得易理只是誠則子思所未發○大學誠意功夫在愼獨周子言誠即言幾善惡猶大學之獨也審幾即是愼獨是其吃緊處○說道說德總不離乎五常所見甚爲確切○前引易言繼善成性是性善源頭見得分明後說剛柔善惡中氣質之性亦該得全○動靜理性命二章與太極圖說相發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爛熟于胸中橫竪說來無不湊宥○志學聖學皆學者急宜着眼處而聖學尤爲精深依然太極陰陽五行之理○其推尊孔子爲極至而亦不脫太極陰陽五行意○或謂周子不言敬而其言愼者二愼動即敬也○言思爲聖功之本能用思便是此心常存處○言克復禮仁言時中雖未詳亦見一班○其言治化皆本於仁義禮智并以天德爲王道也而其於禮樂政刑言之鑿鑿于此見周子之學可以經世而議重巫反之論又見斡乾轉坤手段○通書原爲發明易理故多雜引易辭而提掇卦義者則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訟噬嗑蒙艮十一卦其論皆有獨見惜未成六十四卦之全書也○

性理纂要附訓 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于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歟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是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厲聲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從天地來

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不知也

敬軒薛氏曰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爲人之父母而人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

按父母字不可忽下文胞與宗子云云皆從父母字生。藐焉以形言混然照下文兼理氣言混猶渾渾合之意或作原泉混混之混未確。藐焉者都能混然故下一乃字有味。朱子補出子道也當着眼正與父母字相應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淡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塞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濟惡不肖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闕之先生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橫渠得不子細也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妥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着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

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

是就孟子志氣之帥何撥一字來說理
按此二句不但發乾父坤母之義併混然中處之實亦說出矣
觀朱子解自明。案帥是借字塞只作充字看以氣言帥卽氣
之帥帥字但此以理言朱子用志字當活看。二其字語氣當
體貼蓋云天地之所以充塞者氣也吾其受天地之氣以爲體
乎天地之所以主宰者理也吾其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乎其字
固不是承當之語然亦須點明方好。帥字只作主字看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
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

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
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
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
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
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
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
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
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
有所强于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
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
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
如此大抵卽事親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
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
西山眞氏曰凡生于天地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
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
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
仁愛之施則有差

按胞與尋常只作同氣看得朱子之解兼形氣性命爲言最見
親切。胞與皆從上文父母字來。民便屬同胞物只是相與
正見理一分殊處。胞以兄弟言與以朋友言小註黨與之與
黨字覺未妥。下文只言民不言物可見民吾同胞句最重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
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
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
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

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之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禮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按此宗子只是百世不遷之大宗不必渡辯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

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譬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許多凡物生於天地之間便是親疎遠近之分○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按父母宗子父母二字正從乾父坤母來○以君爲宗子大臣爲家相議論直恁開闢前人所未發○尊高年四句以齒之長幼對言○聖其二句言其有德者疲癃殘疾云云言其有憾者○

疲癃謂罷病者殘疾謂傷害者惸獨鰥寡卽孟子孤獨鰥寡惸謂孤子之惸惸在疚者○數句總有同胞意在內物與意言外可推○此皆緊要與胞與二句相連○以上是論道理見得天地是父母民物是胞與以發明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大意○就中逐項分析亦見理一分殊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弘大然其所論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

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按上文說天地是父母便見當事故此借孟子畏天樂天爲說○于時保之我將之詩○于時二字總承上文謂于是能保而勿失是子能敬親者也能樂而忘憂者是子之純乎孝者也○保樂分兩層看○保是勉然樂是自然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

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踐如踐言之踐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

按此段上三句反下一句止不能保不樂則違矣害仁矣濟惡矣能保能樂則踐形惟肖矣理本得之于天而故違之是謂悖棄其德或曰悖德猶云惡德作凶園字看亦通純乎天理而無私仁也戕害仁便是絶天之理猶之賊殺其親故爲賊子與仁反者惡也長其惡而不悛不循天理猶之不遵父教故爲不才子濟惡只是長惡不必泥世字○違曰悖德可包下二句害仁濟惡總是違也或曰下二句又甚之也○肖是肖子惟字封上三句說其能盡天理而不虛其形者惟肖子爲然人之肖天地猶子之肖親也○踐形兼上保樂兩意樂而忘憂者自然而能踐也于時保之者勉力而求其踐也○西銘本是發明仁道却不離性此處帶出仁字○朱子解踐形兼盡性說是與前面體性相照愚謂胞與意亦在體性內可包如中庸盡其性便能盡人物之性不然已性分量未完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饑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是得○

敬軒薛氏曰知化則善述其事化者天地之化過而無迹如陰陽之變化是也知陰陽之變化則凡率性而行見諸事爲之間者無非天地之事猶孝子之善述其事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神者天地之神妙而不測如天命之神明是也有以窮之則吾性之全體無非天地之志亦猶孝子之善繼其志也化以氣言故曰知化則善述其事志以理言故曰窮神則善繼其志謂之知猶知化育之知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也謂之窮則洞天地之心猶易所謂通神明之德心與之相合無一毫之間也知次

地陰陽五行變化之道體之吾身而有動靜五常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天地元亨利貞神明之德體之吾心而有健順五常之性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然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即知化而善述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循乎天理即窮神而善繼其志也

按此化字朱子謂一過而無迹神字朱子謂常存而不測人是看作過化存神上去而井也化者天地之用以氣化流行處言神者天地之心以本原主宰處言○朱子有一條將此志字看作前面天地之帥以志爲帥意不必泥○此承上踐形義承上來且不要一邊說要說得自然意出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按不愧屋漏即詩無忝爾所生小宛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烝民之詩○能盡道理以不愧於屋漏便爲無忝于天地矣能存心養性不失賦予道理便爲夙夜匪懈以事天地矣此承上踐形並承上于時保之一邊說不愧存養有工夫要說得勉然意出○事天不外保樂二端大意已盡下又借古人以明之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于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須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潁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若事却未免有

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何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沈恐未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耶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

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病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按禹惡旨酒非以頤養此却借孟子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爲說見得惡旨酒即是顧養之孝○鯀爲崇伯故稱禹爲崇伯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不干孝事此却借左傳穎考叔之錫類來說見得育英才即是錫類之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既醉詩詞左傳取以贊穎考叔故云穎封人之錫類○饒氏分上句屬修身下句屬及人甚明○或以育英才照應前面胞與意覺偏此處只宜分人已爲說○不弛勞即是服勞意如舜竭耕稼親勞而不怨正是不弛其勞○不弛其勞而瞽瞍底豫舜之功也功字跟勞字說○晉獻公聽驪姬之讒申生至

遜只是順受故見得是恭敬○申生謚恭世子○天何嘗有不豫又何有烹只是借形於底豫見能得天心於待烹見得能順受耳○全生受歸之語本指形言此却指天所與我之理而言○伯奇順令事無確據看來只是父母欲其死則死耳○饒氏分舜參是處常申生伯奇是處變○一則親欲殺之而卒底豫是有功一則竟死而不能底豫却亦是恭○一則全受全歸爲盡孝一則全受不能全歸亦爲順令如此兩兩分配爲說總要見得事天之道兼常變耳究之父有不慈天無不慈活看爲得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

亂于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焉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西山真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illegible]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月川曹氏曰困窮拂鬱實修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玉女於成

按此承上文常變意來以見富貴貧賤隨其所處而皆當體天之心以盡事天之道富貴則有福澤貧賤未免憂戚福澤者福祿恩澤也厚吾之生就爲善有資說甚好庸作用字看玉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謂貧賤憂戚非天之不愛用以磨礪女如玉之底于成也 玉女二字本出民勞詩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云似得張子之本意

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按末二句由存及沒說盡終身總完得一個事天工夫一日未沒則一日還是順事寧字須無一毫遺憾方可

講夫仁孝一理也即孝可以識仁爲孝子爲能事父母仁人爲能事天地所以然者蓋天地乃大父母而人爲之子不可不[illegible]生初推及同氣以盡事之之道也乾爲天萬物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爲地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予茲一身藐焉[illegible]小乃與乾坤渾合而處其中以爲之子焉蓋天地之充塞者氣也吾其資天地之氣以爲體天地之主宰者理也吾其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此所以父乾母坤而混然中處也然豈獨吾資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哉人物皆然也人同類相親猶吾同胞之兄弟也物異類稍疎猶吾相與之朋友也

○同胞之中又不一其等大君者天之元子擬之家則吾父母
之宗子也大臣者君之貳相擬之家則吾宗子之家相也尊禮
天下之高年即所以敬其兄慈愛天下之孤弱即所以友其弟
天下有聖人者乃兄弟中之合德于天地者也有賢人者乃兄
弟中之秀出乎倫類者也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
皆吾兄弟中之顛連而無所控告者也而何非吾同胞哉物之
爲吾與者可推矣○夫體性原出于天地譬如父母委以重任
而不可或曠也胞與並生于天地譬如父母付以同氣而不可
或傷也則其于體能全于性能盡于民物能推廣體性之量以
行仁愛皆理之當然而功之不可已者也若能于是畏天而保
之敬謹不失即如子之敬其親也能樂天而不憂自然盡適
如子之純乎孝者也○天予人以理而人得之爲德不可違也
猶人欲而違天理是曰悖德猶子之悖逆其親也天理之純粹
無私欲以襍之爲仁不可害也縱人欲而滅天理是曰賊猶人
之有賊子也天理爲善人欲爲惡惡不可濟也濟其惡而日甚
是曰不才猶人之有不才子也是皆不能踐形者也形生于天
地而理附焉循理而行即以踐形其能然者克肖于天地猶人
之有肖子也而非能保之與能樂之豈能踐形哉○知變化之
道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善述父事通神明之德則天地之
心在我如子之善繼父志此樂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屑

致謹而能不愧于屋漏是爲無忝于天地猶子之無忝所生也
動靜皆敬而能存其心養其性是爲不懈于事天猶子之夙夜
匪懈以事親也此畏天者之所以能踐形也如是則可以稱肖
子矣○古所謂肖子者合人己兼常變而無不盡其道也能遏
人欲以惡旨酒則天理可全即是顧天之養一如大禹之顧養
也能廣教思以育英才則善類蕃成即是體天地以錫類一如
潁考叔之錫類也顧養者在己之孝錫類者及人之孝實一理
也○盡分自盡而上得天心是有功于天一如舜之不弛其勞
而瞽瞍底豫大有功也無所覬覦而俟天壽之自至是恭順乎
天一如申生之無所逃而待烹決爲恭也○全上天之所賦不
敢失墜一如曾子之愛身體所受之全而以全歸也順上天之
所命而安于所遇一如伯奇之履霜勇於從而順親之令也舜
曾處常而盡孝申生伯奇處變而盡孝無二致也○即此推之
可見履富貴而享福澤天非故厚也將以厚吾之生而予以爲
善之資也處貧賤而懷憂戚天非故薄也用以玉女于成而堅
其爲善之志也天地之心真父母之心也○知天地之心則益
知所以事之故自少而壯壯而老生存于世不敢逆天之理盡
吾所以爲順事而已及其沒身亦獲安寧而無愧于天也是誠
能盡體性之實擴胞與之量父天母地而爲肖子矣此孝道也○
而於此可以識仁也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黙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録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

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于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顔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親無如此者然亦止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于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遁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覽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

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
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
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
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乎龜山第二書曰蒙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
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
有得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服膺豈敢妄疑其失比
同于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
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
殺非明者嘿識于言義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
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
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疏各
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
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
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
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

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
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
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
義便是用否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
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
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一堂
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
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
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
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
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
之失或乃未嘗通其大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
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
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
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此篇只發明萬物爲一之意如

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乃言
天理流行無間爲仁之體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
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
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
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
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
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
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
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旣能體之而
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
難入
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恥此甚
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爲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
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
之一耳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
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
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耳

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
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
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
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
史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
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
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蓋
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
西山眞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于心曰此中庸之
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
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敎人以全天
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
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
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
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

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之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
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韓子於道
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
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若先生說西銘乃原
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而
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
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問西銘言理一處甚顯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illegible]
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
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
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
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喩一家之小乾坤是天
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如
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
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
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樣

了只衮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
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
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
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
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否曰也是如此但這
有兩種看是一直看下更須横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
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
有箇親疏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
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
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

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illegible]
爲近于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
殊了。西銘之書横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
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
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
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
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
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
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
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

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
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之
横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淮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
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横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
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大
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
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
其差如此又問横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
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
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
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
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
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授之還以尹子
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
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尹和靖從伊川半年
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敎
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未
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
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
理而已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棋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棋
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棋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意蓋
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須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
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
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初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
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
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子不然則謂
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
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
此矣此說最得無病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
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

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在下而親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之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說常變與饒氏異

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為父坤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蔽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蔽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

存所發宜乎無適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
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
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
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
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而同胞之
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
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
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
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
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則之
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曉曉矣乎故曰前一篇
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
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
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
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
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
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
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
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
能改于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

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
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
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
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
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于是則
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于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
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
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
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
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事
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董若性是[illegible]論通篇文義尚須一一照管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
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
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
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失
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
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
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
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
是父母之不才子矣皆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

則是與天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
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
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
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
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
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
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務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
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于屋
漏之奥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于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
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于天操而不舍其畏
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于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未其不
于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
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
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
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
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
然後可以至于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
忝然後可以至于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敬軒薛氏曰讀西銘着不得一毫私意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讀西銘知天地萬

物爲一體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西銘大旨即乾
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讀
西銘見天之大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自乾父坤母至無
告者皆狀仁之體自於時保之至吾寧也皆求仁之方須不仁
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西銘只是欲
人存天理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理一分
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其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
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按西銘自是兩截文字於頓連而無告者也分朱子謂上截
下是做工夫又云推親親之愛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
明事天之道饒氏又謂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
事天當如子事父母皆是作兩截看然愚謂不離于分截而
于聯貫講于時保之處于上文承接頗費安頓耳若于時保之
樂且不憂泛就理說則上面體性胞與許多說話都無歸合
謂保與樂承體性說則胞與一段亦恐拋荒愚嘗疑饒氏前一
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之說似當于吾之性下直接于時保之
於胞與一段大道理竟成剩語矣既而反覆勉齋黃氏所云
既爲天地之子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
以爲孝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所以
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收拾體性胞與方見下段卽是上段做工夫處雖分兩截而意仍一貫悉爲之辭然程子謂訂頑乃仁之體蓋天地爲大父母民胞物與皆如一父母之子及其盡自己道理便是事天可見天地萬物皆爲一體故可以識仁非僅于胞與博愛處言仁也此亦須辨程子又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蓋自天地原本處見理一自民物差等處見分殊及其盡事天之道則理一分殊無不知之明而處之當矣大意不過如此朱子直說橫說云云是極推道理到盡頭處難以盡用

東銘

東西銘並出一時程子獨取西銘以示門人及朱子爲之註解行世而東銘僅附正蒙卷末無表章之者學者或因西銘以求東銘又苦其不易讀而置之愚謂言動亦是爲學喫緊處從此致愼便可作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下手工夫僭爲分其段落詮其文義以謝合張子砭愚之渙要中有舛謬俟博雅之士取而裁正焉

戲言發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言動猶云言行觀下文四支四體則只就一身舉動說與言行稍別戲言謂戲謔之言戲動是嬉戲之動亦活看凡輕薄猥褻皆是思與謀無大分只是下文心字見其本出已心耳戲言自是發于聲戲動自是見乎四支發字見字承上說非決一意出于思作于謀原是已心欲然而却謂非已欲然無可諉而自諉豈非不明之甚乎寔出已心而自謂非已心如是而欲人信其果非已心而不疑已必不能也謂非已心欲人無已疑便是歸咎爲已戲意此一段說戲言戲動以見其出汝當知戒而不可長傲意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是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過者無心之失只是疎忽不及檢點之意過言非出于本心過動非本于誠然此心字誠字不宜深看○謬迷只是乖舛之意與失字對看○過言之失于聲過動之謬迷其四體本過也然以爲過而改之可也乃文飾之而謂爲己所當然豈非自誣是以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也○不惟己謂爲當然且欲他人以爲是而從己是並誣人也究之人不可誣只自誣而已○謂己當然使是爲己誠然意○此一段說過言過動以見其不出汝當知歸咎而不可遂非意文法全與上段同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上二段論其理此方指其人或者謂自謂也自己寬解之詞○字縮二句○發于思作于謀是出于心也而却謂非己心但咎爲己之戲非心非誠是失於思也失於思是疎失而不致思而却自誣爲己誠欲然○不知二句緊接上二句說不用過文不知二字縮二句謂不知戒不知歸咎也○以兩汝字換己字作呼而告之之語以儆惕之○出于心是出汝者也當致其戒而乃徒委之于戲是不知戒也失于思是無心致然不出汝者也當歸咎于己之過慢而乃妄認爲誠然是不知歸咎也○上歸咎是寬詞此歸咎是認過之詞古人用字不拘多如此今人則必避之矣○自誣爲己誠只是文過而不肯認過之意故接以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一本歸咎上多一反字誤○東銘但說獘病無工夫此處戒字歸咎字當着眼可見戲言動當知戒過言動當知歸咎也○長傲由承不知戒遂非直承不知歸咎戲多不恭故貼傲過則有失故貼非○傲不知懲失不知去而且長之遂之是愚也非智也○不知與上不明白誣相照應○學者當明於致窮理之功于凡有心之戲無心之過皆洞見且然而早相見于言動無苟心存理得由智而可以求仁也

謂夫逸德首知之所非一端而莫切于言動言動各得其當斯稱知矣然言動有出于戲者有出于過者皆不可不慎也戲言本發于思也戲動本作于謀也其言之發于聲動之見于四肢是己有心致然而諉之非己有心夫非己有心而欲令其循則是己之不明也且欲人見諒而不疑己之爲其又不能矣過言本非有心也過動本非誠然也其言之失于聲動之繆迷其四體是不當然而誤至于此而乃自認爲己之當然是自妄誣乎己也且欲他人不以爲過而惟己是從是並欲貽誣他人也此戲與過二者之必不可也或者乃自寬假謂戲之出于心者只歸咎爲己之戲言其無傷謂其過之失于思者更自誣爲己誠當然信爲不差則是于戲之出汝之思者不知致戒過之不出汝心者不知歸咎也恣戲而爲傲傲將日長且文過而成非非將日遂自欺欺人終爲下愚之歸不知孰甚于此乎

旨東銘是叟𦭕文字一扇是戲一扇是過出于心與出汝承戲過
失于思與不出汝承過過末以長傲遂非結之長傲應戲遂非
應過總以知字爲結穴兩意相形有心却作無心無心却作
有心正見得不知之情狀出于思作于謀是指戲言動之實
分明是出于心而當底不明與不能便不知戒而長傲矣非心
非誠是原過言動之情分明是失于思而亦當知所歸咎自誣
誣人便不知歸咎而遂非矣出于心二句是分承說不知二句
亦是分承長傲遂非又以一句分應文法結束甚好知與愚
反東銘言不知正是示人求知處故名曰砭愚早已自標大意
矣然則西銘言仁之名爲訂頑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頑則痿痺不仁矣東西銘分砭愚訂頑實分配知仁道理也
誠字只見于過言動七遊似不甚重或欲拈存誠爲旨覺偏

定性書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
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
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
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朱子曰是曰此是聖
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
則何如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
定曰子莫之動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問聖人定處
未許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
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
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不惟未可
語定亦且不識心矣

西山眞氏曰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於中則當靜之時
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
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
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

然者性也若以定與感爲見而應與感爲非則見以性爲有內
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
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
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豈有二本哉
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敬齋胡氏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
完純非去事不遠不能如此皆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
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整菴羅氏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
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
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去用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按首四句提起大綱重在無內外一句苟以外物以下承上而
反之以見有內外則不能定○動亦定靜亦定重在動一邊無
內外重在外一邊觀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自見
○無將迎只是陪說形出無內外下文不復有將迎意○將送
也將自內而外也迎自外而內也○牽已而從是一層何者爲
內又是一層故中下一且字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
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問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朱子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
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
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
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
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
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
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廓然而大公是寂然
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勉齋黃氏曰天地之常至而順應是第二段此言大意不過此
二句而已問廓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illegible]
固是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
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
敬軒薛氏曰程子所謂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
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按天地聖人云云是引起君子三句重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也○常者言其理如是也天地以其心是自然聖人以其
情亦是自然較君子高一層○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
事而無情故能定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亦無不定○朱子
謂大公是包說順應是裏面細說將二句合看又云大公是寂
然不動順應是感而遂通分說更明○普萬物順萬事照大公

看無心無情、照順應看、仍是合說、看來感應相連、難以截然作兩項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物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本義】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有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大全小註憧憧只是加一個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忙、

勉齋黃氏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亦不累乎物、憧憧則累乎物矣。

按引易又是反說、承上起下。只在憧憧句見思慮紛擾意。下文外誘不可除、正從憧憧句看出。外誘之除、不可得而除、二除字相應。滅字因除字生、除之似可滅、然滅東生西、終是不可除。日不足是一層意、其端無窮是一層意、玩非惟顧字自見、

○憧音衝、心不定也、規規猶拘拘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朱子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明道定性書中、有自私用智之語、是因橫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疏、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能擴然而大公、則上不陷于空寂、下不累于物慾、自能物來而順應、

勉齋黃氏曰自人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

雙峰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存於中者常廓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廓然大公、而常梏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智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按人之情接上文、仍是反說、與廓然二句對照。蔽處即在自私用智上見。自私則不能大公、用智則不能順應。凡有爲

只因應事物之迹而心無所繫方是大公若自私則心有所繫
而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矣○有爲之爲事爲也下爲字虛○用智
玩一用字則不能自然明覺矣○惡外物從上文絕外誘及外
誘之除二句來惡外物則無物矣照是照察之照下照字以鑑
之照言然都從上照字生○反鑑索照只是無所照意○以自
私用智而究歸於無所照故爲蔽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
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illegible]
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
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無咎也蓋身
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
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
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
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
無咎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
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問明道云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朱子曰是大抵
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

勉齋黃氏曰自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
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
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按此段引彖辭及孟子之語都是正說艮彖辭與自私則不能
以有爲爲應迹相反孟子惡其鑿正與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
自然相反○內外兩忘只是不惡外物無事即行所無事非真
無事也○無事則定定字應前明字又是添出明則無應物之
累可見絕外誘除外誘者未免爲之累也較前更深一層○累
字是正答張子之問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
于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
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
何如哉

勉齋黃氏曰自聖人之喜至爲何如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
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

按上文似已說完大意此以喜怒之情言之見聖人之喜怒亦
皆大公順應也○自私用智者之喜怒必不能大公順應而不
得其正○此只應大公順應爲說不必拘聖人字謂順萬事而
無情也○此聖人即是君子躬分言此合言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舊時謂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聲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勉齋黃氏曰後面是第七段末嘗無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矣○末一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矣文公舊說亦甚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

按末段專說怒尤爲緊要○喜怒情也言性而以情終之故先儒謂程子定性猶言定心非謂天命之本體也○忘怒則大公○觀理之是非以爲怒則能順應矣○觀理之是非不是全無怒○朱子所引我必不仁云云只說得一邊○外誘不足惡以結上文惡外物除外誘絕外誘數語而總歸無內外也○道爲虛位定性即道也思過半者大有得也○道字應適道道字

講夫所謂定性者性具於心定心即是定性蓋動亦定靜亦定非靜能定而動輒不定也無待于將迎而無分于內外非以吾爲內外物爲外也苟以外物爲在外牽率乎己而從之則物爲外已爲內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之分也且以性爲隨物而遷于外則當其性之在外時復有何者爲在內乎是徒有意于絕外物之誘而分內外而不知性原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不能不累于物又烏可遽語定哉○試觀天地聖人而可知君子之學矣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實無心未嘗不定也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實無情也未嘗不定也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靜涵萬物而無遺也物來而順應動處萬事而各當也不絕外誘而無時而不定也○若必絕外誘則反滋擾矣易咸之九四有曰感之以正則吉而悔亡也若其心憧憧往來而不定則思出于私但其朋類從之而不能及遠易言如此苟規規于外誘之務除此除而彼復萌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所滅不敵所生也非惟日有不足須其端亦紛然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徒見其憧憧往來不定而已○所以然者人之情各有所偏蔽故不能適于道而其蔽之所在大率在于存自私之心而甚好用其知存自私之心則失之偏而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矣好用其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矣總之皆惡外物之心蔽之也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于無物之地是猶反鑑而索其照也必無所照矣○然欲不自私而能以有爲爲應迹當如艮之彖辭所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是不有其身也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欲不用智而以明覺爲自然當觀孟子所云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不鑿則行所無事而爲大智矣于易辭得廓然而大公之義于孟子得物來而順應之義是皆無內外之見也故與其以外爲非而但以內爲是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此心澄然行所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可見大公順應之不必絕外誘也○性之動而爲情喜怒其最著者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而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而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之私喜私怒而繫于物之當喜當怒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蓋應物而自定此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不繫于物而繫于心而視夫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illegible]外誘而反不定也○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尤甚蓋能于怒時遽忘其爲怒出于大公而惟觀理之是非以爲順應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豈不動靜皆定乎

旨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没理會子細看都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illegible]蜚

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手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一[illegible]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于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于物苟靜時能定則動時恐未被物誘去矣○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illegible]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

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
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而大公
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而順應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
不鑿至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
理順應○尚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
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
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
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
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
者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
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
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于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
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
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
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
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
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

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按定性書大旨只見得性無內外而動靜常定耳其中得力
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二句不能大公順應者由於自私
而用智若不自私用智則內外兩忘動靜皆定而物不足爲之
累矣後面說喜怒又單歸于怒是又指出最難定處言之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即是大公順應意末云外誘不足惡乃總
到無內外上○予向常若外緣膠轕杜門靜處事未來而畏之
方來而厭之畏厭迭乘心之紛擾滋甚取程子定性書反復誦
之乃知內外一理外緣不可卻因思君子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地位雖不可及反身內省斯謂自私用智者非何累[illegible]
覺其未甚合蓋于未應事時只是心多思慮而未見爲自私處
于之方應事時只是心怕煩瑣而未見爲用智處轉思轉疑不
得其義又玩程子所引易及孟子之言而徐有會益心多思慮
者不能艮其行以止所當止也即此便是妄念雖曰非自私而
究歸自私也應事心怕煩瑣者不能行所無事也即此便是意
見雖曰非用智而究歸用智也予於怒頗知自警而不能禁其
不發仰不令形于外時復鬱勃于中不能釋以求所謂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者又難矣朱子謂定性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此
語最確予謂平日必先下居敬窮理工夫居敬窮理則心有主
宰而遇事不惑心有主宰則不自私而大公矣遇事不惑則不

用智而順應矣統內外而一視合動靜而常恬性之所以能定也不用若敬窮理工夫遽希定性終不濟事予所體驗如此因註此書附識之

性理纂要附評卷之五

平陽冉覲祖永光輯
嵩陽耿　介逸菴
襄城李來章禮山　訂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

命猶誥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襍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凡言天地

問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曰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個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個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卽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淸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按性命之分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二語盡之矣○命難似以理言朱子有云所賦者氣也所受者理也分貼理氣似爲未

定之說中庸天命之謂性命字稍虛性字實論語五十而知天命命字却又甚實也並言之當分看專言之自可該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禀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名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隨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與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性圖　從語類本

性

性善　　性無善　惡

不善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爲惡

　　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朱子曰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性則純是善底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禀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

名曰性只是這理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卽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

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了說出幾何最說得好

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踦靴爬痒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卽爲道得

是四者卽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道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

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按、性者人之所生所受於天之理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所以生人者原是善底、故人受之爲性、純然至善而無惡也。性至善、渾淪無可名狀、乃以仁義禮智分疏之、而性見矣。仁義禮智、無一不善、其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性之本然也。繼之者善、發於孔子、孟子言性善、非無所本。朱子性圖、性埋本上標性善、下並列善惡字。語類本上標性善、下直接一善字、而旁出一惡字。惡與善反、是後來底、不可與善對、當從語類。陽明有云、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此數語本無病。陳幾亭評之曰、與無善之旨異、蓋云至善本無善也、正其本旨也。又曰、苟云無惡、則善仍似與惡對矣。且因無惡而謂之善、又似虛而不實、非性善本旨。愚謂陽明立說、前後不同者非一端、將他說得是者亦看做不是、未免失之苛。至幾亭所云、至善必言無惡、因無惡而謂之善、似虛而不實、此等語說入元妙、反欠平實。不如說性本至善、人當明善以復初、性本無惡、人不當溺于氣質而爲惡、何等分曉。況說個善

便自無惡了、何必爲無惡二字諱乎。陽明又云、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如此說亦不大差、分明爲告子左袒矣。陳幾亭之評與陽明同失、甚矣言性之難也。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
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
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
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
是人是物

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
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
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

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論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爲命命天之所命也物受
命於天者爲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禀然而動
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
犬吠盜鷄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
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

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
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
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
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
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
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
也

問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
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禀之理便
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禀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

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
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
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
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

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
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
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
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
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
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

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
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
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
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
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
別他都無知了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
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
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
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
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
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
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
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
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然不
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
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

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觀
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疑若果如此
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
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
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
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
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
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
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諭木燒為灰灰陰為土亦有此灰
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
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
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
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
這是理元如此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
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自有
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
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
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

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樂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大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具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天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

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按人物之性理同而氣異氣異而理不能盡同盡分偏全而不分善惡也人性之全者皆善而物性之偏者不皆善雖不皆善而其善者未嘗泯也○䡖有䡖理椅有椅理此推論到無所不該處畢之䡖椅出于人爲而非稟受於天須有別也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

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程子此段初看不甚了然得朱子分疏而始明詳見於後

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此段分曉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禀淸濁之
不齊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
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
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
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袞同才有天命便有
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旣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
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
氣質所禀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
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
不當羞惡者却看你禀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旣是此理如
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
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
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
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是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

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
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
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淸濁之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淸明則
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
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
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
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
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
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
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禀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
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　數語簡當
性是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
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禀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
相近也兼氣質而言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

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
非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禀氣形者有惡有善何
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
卽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
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禀偏則理亦闕了

問氣質有淸濁不同曰氣禀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淸濁二字而已
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淸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
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
其氣不淸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氣禀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禀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
着得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
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着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性譬之水本皆淸也以淨器盛之則淸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汚
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淸未嘗不在但旣臭濁猝難得便淸故
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段喩甚明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禀之淸者爲聖賢
如寶珠在淸冷水中禀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
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
在至汚濁處然其所禀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物之
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禀不
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淸明氣候和正之
時人生而禀此氣則爲淸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
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禀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
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禀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
禀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禀之偏自消功夫自成

故不言氣禀看來吾性旣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禀害
如氣禀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
托道氣禀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禀之害只昏昏地去
又不得須知氣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于中乃可
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
其中而止矣

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
拗不轉來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
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
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

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
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
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
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
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
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
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
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
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
說甚詳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
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
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
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會問他既謂之善
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
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
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
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
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半善半惡
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
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
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
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
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
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
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氣質之性
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
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
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
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
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
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却無人說這道理
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
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
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
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

人物旣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
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問生之
謂性他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卽氣氣卽性他這且是
袞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
問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
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
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以下逐段分解程子之說
程子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也蓋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
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
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也故先生嘗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
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又曰人生氣
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問
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
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
然此處亦是性又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旣是
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旣是氣稟
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汨

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
程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
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
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
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因可默
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
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卽
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
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
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
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
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
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
離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
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
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
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
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
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

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様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派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未善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出可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

卷之五

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衮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程子云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

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illegible]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illegible]

卷之五

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

程子云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

蓋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illegible]
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
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illegible]
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illegible]
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illegible]
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
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
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
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
性則其理自明矣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
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
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
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
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
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
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
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人生云云出樂記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

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
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
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
以為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
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
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是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
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
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
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
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

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
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
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
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
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
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
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之而
理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
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
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

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氣有淸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此譬甚善）

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徹貫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

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于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此發明程子之意）

天命之謂性是天分付與人底謂之性性是上帝降衷下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氣稟道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淸有濁有偏有正淸濁偏正雖氣爲之然著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淸流在沙石上去其淸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淸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爲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

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値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聖人便是稟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値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値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値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又是値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値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

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敵齊偏
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
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謂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
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
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
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
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分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
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
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

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
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
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
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
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
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
明雖柔必强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

程始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横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
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
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
相雜爲言耳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
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
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
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
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

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
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
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
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
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並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擴諸子之偏人能
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此說甚當
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
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爲未備
專說氣稟則善爲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說所以不明夫本

也程子兼氣質論性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
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
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
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
非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
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
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
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
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
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
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
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
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
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
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
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
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
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性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
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
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
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
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
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
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
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
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
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而不知氣質中之
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
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
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為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
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
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
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
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
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壞故
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

焉以至變化其不淸不美之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汚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illegible]前汚變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然是性也實具於五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爲五藏百骸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稟氣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强弱之殊稟氣有淸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爲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卽理也斯言盡之

按周子太極圖說已含得氣質之性矣程張始分明說出及朱子而益詳於是後世皆知性有理氣之分理本至善而氣有善惡理附於氣故性有善惡而就氣中認理則依舊還是善底孔子之言性相近者始可解而孟子之言性善亦無可疑矣

命 此命是氣數之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卽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遂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于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淸濁偏

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其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為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了分析然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于理命之變者出于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段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皮膚淺了

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

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撞著便是命

問道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卻去巖牆之下立萬一倒覆壓處卻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按氣數之命是一定不移底或有覬覦而思轉移之者妄也然晏然苟安則又不可君子惟盡其在我之道吉凶禍福任其所值而無容心焉蓋主理而不計數也○氣數之命亦關所處時地之不同今世術士但以年月日時八字為命其理不全觀命太小矣予嘗取六十甲子八字計之一日十二一年四千有奇積六十年不過二十五萬天下之人何啻萬萬二十五萬八字就中同者甚多因所處時地不同而吉凶不能不異也如六十年太平則人皆享福六十年危亂則人皆受禍即一方太平人皆榮業而安一方危亂人皆棄家而逃八字同者吉凶豈能盡同乎長平一坑四十萬命難盡同天下之大豈無與此四十萬人同命而不被坑者乎術士推算只得其概而不能悉驗以其不達此理也或咎其數之不精予謂固多不精即至精亦有舛戾蓋理能包數數不能包理也有為先西川先生談命者西川曰君道我好起我妄心道我不好起我疑心此語可佩省卻多少談星論數之喧襍也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

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夫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耳目有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此段朱子有辯見後細以之本善二語當無病本善言其體也有善有不善言其用也以發不可不謂之心若依中庸已發有亦自屬情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性與天爲一或者滿心於知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或問多怒多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其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性理原本所感萬端下尚多二行語意不甚了然今依近思錄芟却二行甚覺明決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

人心不得有所繫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心要在腔子裏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藍田呂氏曰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卻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卻閑有所主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應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著曰固是要如此
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

以謂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
會長進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
管恁地衮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
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
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
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
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
醒

惟心無對

心者氣之精爽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擧以爲問曰這般
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
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何如曰體不是體用之
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
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
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
就地頭看始得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
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
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
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
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
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
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
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
靈何嘗有物

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其後思之心之所
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
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

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
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
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
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
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
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
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

覺存昧云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
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
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
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
一心又識一心而何（此是深論一偏自識此心亦是提醒法）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
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

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
不觳觫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
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
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
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
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
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
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

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
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
是虛有主于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
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
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
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
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

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爲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許多沙土便見（分理欲看便明白）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繫卽活憂患樂好皆偏繫也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

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

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有窮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

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之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

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燦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曰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

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繫如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

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下段程子之意云云較此爲分曉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其說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

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

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心體固本湛然亦不能不動其用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
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悅悻沒理會只是公善
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
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已私心便無私主心
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
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
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

子操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爲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
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化
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
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
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
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
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
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
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
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向日不敎收保

後放去放去後又後收囬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素
自家主張著便在不主張著便走去及纔尋求著又在故學者須
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
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
收束得來謹密正是著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
其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
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
步處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
事而發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
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
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
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
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
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
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平徙道
心如將
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

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
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
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
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
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皆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問如
何是心小則百物皆病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
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據
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
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
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迸教大得須是
去物欲之蔽則淸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若
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
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
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
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問其實者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
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
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
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
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
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
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
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
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

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
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
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
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禀物欲之
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
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
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
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
則姸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
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

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
體常函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者
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
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
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
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
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
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
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
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

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不
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于吾心
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
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
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
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
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
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
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是以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
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

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
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
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
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隔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
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夫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
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
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illegible]所[illegible]所怵惕者耳一或
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推而及於
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啟蟄之所以不殺胎之所以不夭
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illegible]

此一或少有害焉則天[illegible]物之[illegible]
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illegible]一事之下
刻不貫則天理便隔[illegible]於一刻之中惟其[illegible]然後天理
之自然而心為之周流貫徹無一人欲之間隔[illegible]元亨利貞流
行乎天地之間者周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
形容此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
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
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
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衮同說去
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也宜涵養體察某

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不常然曰此說甚善更覺着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

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者看不分明又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句看為尤切蓋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

心之能為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

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處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饑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脉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所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且如饑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理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微方辨別得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

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姸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當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

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舍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物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眞能盡得心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祕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illegible]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illegible]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illegible]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illegible]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貫二說甚好

問伊川說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illegible]

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
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illegible]
怒哀樂已是偏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智慾不如其意便啼
號啼雖是眞實已是有所偏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
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鏡界未有偏倚此時只可謂之中[illegible]
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眞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
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
靜也
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illegible]
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二而[illegible]
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illegible]
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illegible]
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illegible]
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
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饑渴之害爲喻凡此皆
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
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
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

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與世[illegible]
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
其本虛者其效也近日多聞心學二字而不知其來已久
按心是一塊血肉而其虛靈處便具衆理應萬事○具衆理是體
應萬事是用此體用之體非血肉之體○心之知覺屬氣而知覺
之出於正者卽是理此人心道心之分也能用主敬之功存養省
察純乎天理而不爲氣所役則道心爲主人心退聽矣○口之於
味目之於色性也便是人心君子謂命不謂性便是以道心檢制
人心○人心易流於不善道心純乎善此是就用上分別若本體
則無不善也○陽明謂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君得體用一[illegible]
過高之說○又謂人心之得其正者爲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爲
人心將人心全看作不好亦與朱子異○陽明曾云至善者心之
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此語認心似未嘗不真及天泉會議
却高上一層云無善無惡是心之體又自矛盾○佛氏存心只要
令知覺不昧耳不肯體認天理將仁義禮智俱掊了雖不流於
聲色貨利究竟只是氣用事人心爲主也朱子有云佛氏亦不可
謂之邪此語將佛氏放寬不知何故如此說天下只有一箇正一
箇邪非正則邪非邪則正佛氏不可謂之邪豈可謂之正乎尚須
商量○

心性情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

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

在天為命禀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

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是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

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是心

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

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

問性情心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問明道云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

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自不相伴不知今以動爲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以動爲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横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心情爲是耶此情性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録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横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前二程先生說話恐是記録者誤耳如明道感爲情動爲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録之誤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虚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虚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横渠說得好由太虚有天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看横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

五峯云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illegible]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問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性情底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静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

心之全體湛然虚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

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淸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問橫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

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好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菽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郛郭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

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

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淸則知源頭必淸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

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

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惻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性情而爲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眞氏曰誠者眞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愼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即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發明胡五峰之言）

意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

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惡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

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

人常言意思思者思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志氣　志意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禀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

思慮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

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
已矣
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
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
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
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
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問
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
沒了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
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
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
也

魯齋許氏曰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會思字君子有九思
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
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
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
思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於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於
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
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
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

其有不得之者乎
○按心性情之分只張子所云心統性情一句最的切朱子所云心
主乎性而行乎情可以爲之註脚○昌黎原性有五性七情之分
及伊川顏子好學論亦云五性七情與原性同五性甚明而七情
頗參差不如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爲明也然七情原出禮
運陳註但引朱子云愛是泛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今細分之
則未得而欲已得而喜易辨也喜與愛似喜暫而愛常若怒則惡
之甚者也哀懼各一可無疑○大學忿懥屬怒好樂屬喜恐懼憂
患並屬懼憂患先事而然恐懼臨事而然也○中庸喜怒哀樂怒
哀自是兩項而喜樂相近朱子註論語首章云悅在心又云樂

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小註亦云悅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于外喜樂或亦可如是分歟情意之分情與性是一套字面意與心是一套字面故北溪云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究竟性之動亦是在心情意似難分別大抵情是自然動底所以連性說意是主意要恁底所以連心說意與念字無別意與志如何分意是主意要恁底就其專於所向言便謂之志故云心之所之謂之志横渠云志公意私頗難看只是志字覺大些專些如人偶然一念善惡可謂之意不可謂之志也思字更有力量是前去要爲底思是開頭打算底省察克治皆思裏而事如大學誠意章好惡是意愼獨是思意有邪正思亦有邪正總是天理人欲之分念念不忘之念是作思字看

才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禀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可以爲車或可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

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

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

問韓文公楊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

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

問才出于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故為才

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

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為善者何也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耶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而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為善者才也皆曰不殊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

善以之爲惡

○按孟子言才是善底程子言才兼善不善分理氣處也甚仔細○論次序當先說情後說才簡本論才數段在性命之下今移之心性情之下依孟子觀之當是如此

性理纂要附評卷之六

牟陽冉覲祖永光輯

嵩陽耿介逸菴
襄城李來章禮山　訂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天以生爲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

觀生理可以知道

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既是途轍却只是一箇途轍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適所當爲强私之也

問道無真假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爲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爲道矣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誕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逼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
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道訓路大槪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

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程子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
又問既是途轍却只是一箇途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
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途轍卽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途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途轍而車行必有途

較之理

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而以訓行則固不可當將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

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作雅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卽便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先

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底不是事事理會箇是處便是道

問先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問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此論體用與理一分殊之說稍別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

道一而已而以修身爲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

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

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

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

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

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
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
性以情鑿邪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
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
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
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
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
秉彝不可已也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
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
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
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
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
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
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没而生民不見隆古之盛
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
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與
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

或問其在匡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容如洒掃應對是
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
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其既
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丈伯
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
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
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
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
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
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
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學倒又不熟二者皆失之也至於
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
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
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
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劃然
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横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
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
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
也只是箇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横渠此天字是說與
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恁
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于思

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日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

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又何干涉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

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欲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卽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爲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眞氏曰器各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卽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爲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卽器以求則理在其中如卽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卽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按道心惟微爲言道之祖天道二字見於益贊禹傅說亦云明王奉若天道及武王言天有顯道則指倫常爲道矣○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從源頭處說若最切要則莫如中庸率性之謂道一語蓋性中原具有仁義禮智信順而行之人倫日用之間無非道也○道猶路也只於人所當行處認取爲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二字無所不包就人身言之只是物則之意不必看作深微○在天之道元亨利貞是也命於人卽爲仁義禮智人能盡得仁義禮智卽能體會元亨利貞置人言天終無把柄○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天理自然之理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旣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

然理上怎安得箇字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

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

理只是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脈貫通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子行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

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數也然而眾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問性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又如

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眞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
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
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
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
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然則其餘
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
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眞與妄耳眞
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
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卽所謂眞其妄者

卻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
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卻移在水中其爲草木固無以
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有高下
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
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
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
理合當恁地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曰眞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眞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

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卻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
句如金木水火土卽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
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卻是橫對了土
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卻無方所亦對得
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
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湖學皆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
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上許
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

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潛室陳氏
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
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
少不盡分處旣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
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
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
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

矜淑者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

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拆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

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齋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

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御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

廢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息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閼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淸矣

○按理字始見於易之窮理盡性次見於孟子之言理義此後言理者多矣○天理二字出於樂記程子所云天理二字是其自己體貼出來謂始其意非始創此二字也○理與道非二物統名曰道就其有條理言謂之理道可該理理可該道專言兼言無所不可○天理謂自然之理若云理出於天則非也太極生兩儀是理猶在先也至於在人之理仁義禮智則可云出於天○許魯齋天

卽理也之說其大意謂天與理不分先後固是但覺於辭義未分明○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只是體用之分言在物皆有當然之理而吾裁制之使皆合理爲義與臨川謂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豈所以然者爲體而當然者爲用乎頗覺可疑故不錄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裏須得

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强也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

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已所以莫非中理

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

接物處即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曰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事爲百行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

問韓子道與德爲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仁積與知仁勇做看則未嘗不可喚做道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寄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

謂之德七

道在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概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

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底

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大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眞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眞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illegible]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

皋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大小不同而皆適於用

○按堯典克明俊德是第一箇德字明字著力俊字現成是得於天者大學明明德與此同看○德有得於天者仁義禮智皆天所賦予而人得之所謂德性是也德有成於人者行道而有得於心克盡此仁義禮智之實是也○道理是泛說底德是就人身上說底○德必見之於行故云德行東萊謂一事之善是行不是德似[illegible]分二字矣按四科稱德行當并看○又有以施於人者爲德如功德德澤是也另一義○才統於德觀古云行有九德何才不備自世有蕩閑踰檢之才而才與德始分矣然無德之才其人正不可問也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此條甚明

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觀雞雛此可觀仁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

性理會要 卷之六

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

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仁則一不仁則二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之

言四端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乎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只說得一邊）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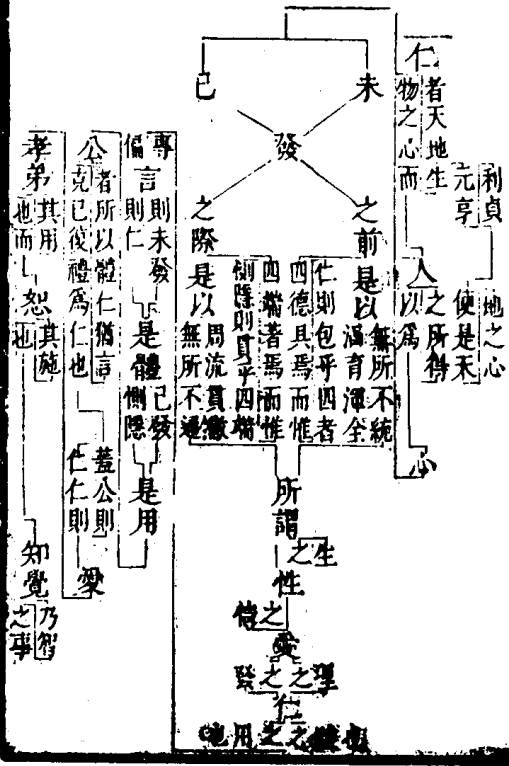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焞其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將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焞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程子曰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然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陳淵問楊龜山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于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爲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一忘指楊氏泛言同體一助指謝氏專言知覺論語曰仁者樂山知及之仁能守之

仁說圖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榦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便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卻定是從那根上來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卻是愛之本柄（心之德配愛之理說當如此看若專言心之德則不必指定愛）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illegible]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

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名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為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論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脈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

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是此意惟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不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辨同體與愛甚細）

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illegible]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illegible]愛做仁了終不同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萬乎若春陽之溫泥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

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歛底意思

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

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是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便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

問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

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

問程子謂切脈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竟依舊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底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底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

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能
自可黙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
無公則仁行不得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
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
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
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貫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
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
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
不用恁底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
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
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
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夫子
只是克已復禮爲仁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
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
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
見得仁也此段深推一層○仁然後公以本性之仁言公在仁前以爲仁之仁言○公在外可疑恐是於事物上驗其公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
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
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
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
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
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
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
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
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
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
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
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切底物公只是仁
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已故必以身體之
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
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已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
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
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毫
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
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實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發矣此

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

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水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為恕恕是從己流出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更不移易者皆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著便應抉著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著不應抉著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抉得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關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illegible]三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

或問謝上蔡以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

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
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發
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
會得
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
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思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
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惻隱見仁情之動
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
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
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
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
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
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
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
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
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
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
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
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
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
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
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
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
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
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
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
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
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
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
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來教
以爲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
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
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
釐間正當仔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
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
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
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
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仁之爲道推原其本人
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而
爲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
者愛之理更親切也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

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

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親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

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此說則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爲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

本看雖不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只是情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言也

問愛之理實具於心心之德發而爲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就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爲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爲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眞又不敢斷定觸處間人自爲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

出來不須外處求問講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因此節近正如疏導溝渠初爲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

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稱張子語

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

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
曰皆不是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
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
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
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
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
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
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
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
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

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
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
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
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
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
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
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
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
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
如春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
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亦所以求仁也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
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
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
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

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
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
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
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養之功不免有所忽
略故無復優柔饜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
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
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
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
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
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

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皆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段切當）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爲不仁矣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

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旣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

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也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所以用處只爲愛而發見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則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

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

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或
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然
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
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濶之甚據其實己如何得與
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
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
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
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
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
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
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孟
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孳也不知其仁等
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
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
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
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
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分晰清楚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

識得仁體謂識程子是惻隱之心既識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
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
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
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專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
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
爲仁則是指情爲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
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猶以爲覺言
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語
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排之不言只說覺之理心之德
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問仁者偏言之只此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雖
異仁既是愛之主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
門大率多去仁上著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將四端分作
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
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
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諳理
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
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
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
輩謂心如穀種能生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

仁孔門不曾止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為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
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為人心方見仁
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甚麼羞惡恭敬是
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
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
影

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
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為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
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是

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
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
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於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
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
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
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
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仁者愛
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
以至矜憐惻怛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

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
於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
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
禮知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
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
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
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
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
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愛之理心之德六字發得透徹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恕以強言蓋明用功之難學者當以強恕自勵云爾夫恕之
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己異觀天理之
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
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
客必方正而無頗邪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
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斷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
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
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蟊蠹正
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懷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
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

利之分始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薏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汩則私意横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不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癢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卽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己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己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己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絶便以人己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痛癢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痛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索方見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敬思容保民無疆

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

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
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餘枝所由生也人有
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葉
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
夫東西南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
爲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
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
間眞足爲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没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
奚長之云

○楊龜山云克寬克仁伊尹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皆是説慈愛
漢以後儒者只知有此意惟孔孟言仁最細直看到心體無私處
爲仁而程朱又極力發明於是仁之爲道兼性情合體用內聖外
王統括無遺矣○仁字最難説無有一字可爲正訓者程子云只
消道一公字蓋公即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境界故可以見仁字
大旨程子又云公則物我兼照於此亦可以得愛之源頭矣然究
竟仁不可以公字訓故又云惟公爲近之○人皆以愛爲仁程子
所以指出以愛爲仁之非上蔡因之遂以覺爲仁自是錯認蓋覺
乃仁之統智處而不足盡仁也○朱子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爲
訓理確而意盡仁爲心之全德對愛之理言故只云心之德此德

字不是得於天之德亦不是行道有得於心之德是言心之所以
爲心者以仁爲其德爾若義則云心之制當不起德字了愛之理
理字當玩非以愛盡仁字而仁乃愛之理也○因苗識根即其發
爲愛可推其心之所以爲德要看得渾合○朱子云仁是箇温和
之物此語可味譬之春天和煦故能生物仁者心境温和故能愛
○或曰和是已發屬用不屬體予曰此以温和摹擬仁之心境非
中庸未發已發之謂也○然則温和之説與公相背乎非也譬之
天晴朗則和煦心中至公則有温和氣象二説可相表裏也○程
子云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屬心之德而愛之理已
寓至於生苗則愛已發矣穀種生意是一點陽氣在內亦便有箇

和意○朱子云惟仁然後能公又云公在仁之前二説不同蓋論
道理則仁自無不公論工夫則克盡私欲心公理得而後爲仁也
○朱子又云公所以能恕此是仁者自然之恕如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是也若學者勉然之恕能近取譬似乎由恕而後
得公不知是否至云恕是推那愛的却自了然○恕可以去私故
能全心之德恕可以施愛故能推愛之理求仁之方莫過於恕○
書中言仁有兼言心之德愛之理者有專言心之德專言愛之理
者臨文務要分別不可朦混○仁兼心與事言當理而無私之謂
也有以功言仁者如夫子許管仲以仁自是權詞非仁之本義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則有之聖人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

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决裂果斷者也

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

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

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

南軒張氏曰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

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為是名耶抑亦有自
來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
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
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為體則具仁義之理以
為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
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
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
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
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
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
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
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
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
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按孔子並言仁義者凡兩見在易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中庸
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至孟子每以仁義並言蓋其時功利之習
錮蔽人心日甚立說自宜備也仁義雖分言而其理自相通用
愛處無不合宜仁中有義裁制得宜而不拂乎愛之理義中有仁
也如事親是仁豈義不當事親乎從兄是義豈仁不愛其兄乎要
須活看為是孟子言仁義莫大於不遺親不後君莫切于事親
從兄莫具于惻隱羞惡莫明于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後賢不能出
其範圍矣○朱子發明太極圖而有陰陽剛柔之分亦可謂發前
人未發者體用則已見孟子所由中矣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卻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有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

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

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仁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

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收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

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

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

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

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撑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

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為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斷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

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歛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

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則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天理流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歛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逆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

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

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别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側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眞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克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耿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於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嘘之若泉之達因而濬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按易文言以仁義禮智配元亨利貞四德而錯綜隱顯其詞體仁說在上合禮和義說在下而貞固幹事又不露智字然其意固是仁義禮智也至孟子始明言仁義禮智根於心又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而人皆知性中有仁義禮智矣程朱又推出元統亨利貞仁統義禮智一層意分言之則仁義禮智合言之只一仁也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定分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

仁義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袁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

問衆論仁意思玉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illegible]也

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illegible]

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是非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

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有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

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竪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温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是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

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
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
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
聚看得脈絡都不亂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
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知若是也
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
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
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
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

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來
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
眞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
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
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
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
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眞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
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按周書五常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常道也馬氏註
論語所因謂三綱五常朱子釋五常爲仁義禮智信此是指常性
言與書五常不同周子太極圖說因五行而有五性伊川顏子
好學論本之以五性爲仁義禮智信至此方分明說出然昌黎原
性云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所以爲情者七曰
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伊川所云五性七情似亦兼據
韓文五性之目信居末以貫上四項原性信居中亦是五行土
位乎季夏之意仁可以該義禮智信可以貫仁義禮智即義
禮智三者任舉其一亦皆貫乎四陳北溪上下橫豎之說可玩
父子貼仁君臣貼義舊有此說夫婦貼禮長幼貼智朋友貼信
[illegible]因而長幼貼智處尤可疑蓋必欲分貼則不得不然其實五
性之於五倫不必屑屑分貼每一倫皆以五性包攝之也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

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

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

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

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

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

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與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從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措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做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眞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人能稱實理便莫以欺僞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縱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者至誠兩字動不動輙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

萬古常棨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illegible]

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日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乃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雙峯饒氏曰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疎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

○按伊尹所言享于克誠誠字以實心言子思作中庸周子作通書將誠字說得浚微廣大而朱子分別出實理實心來以實理言則

兼天地人物以實心言則統天德王道無不括于誠字中矣○中庸言誠者誠之者擇善固執自是求誠工夫然又離不得一敬字故學者存誠主敬不可闕一依朱子說維持主宰全在敬字則求誠以敬爲要依雙峯說非誠意以爲之敬非真敬義非實義則主敬又須以誠爲本矣此處難分先後

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

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為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言有以實心言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

道。

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

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

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為人謀耳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

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

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

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

忠信

按誠有天道有人道忠信是誠之之事故學者必以忠信為主而

平天下之大道亦必忠信以得之也北溪之說極為詳盡可與

大學論語參看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

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

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

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

施處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

且看過去那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

即是本根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

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

人道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事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西山眞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一於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覩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

嘗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盡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按忠恕之解。詳見論語。此所錄無異說。特以標忠恕之名義云爾。

○仁恕已見前。玆用誠以及忠信。因忠信以及忠恕。盡己推己。可以會取誠字。故朱子論語集註亦以誠相形爲說。○學者之忠恕。是正名正位。天地聖人只是推論。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又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論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敬是主事而言。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

之則民不敬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儼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

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按恭敬之分當附於持敬卷後因所言多與忠信忠恕相形故列之此

性理纂要附評卷之七

牟陽冉覲祖永光輯

男 詵衍 調衡 諧衡 詒衡 仝校

姪 洛 澍 淳 溥

嵩陽耿介逸菴

襄城李來章禮山 訂

性理原有總論為學之方二卷謂之總論故於先儒格言見是概收不復為之區別然語繁而無倫次恐讀者意不融洽遂生厭苦余反覆尋繹次第其語迷類相從劃以小目讀者得其一義可以取法覽其全卷又可以互證則分目固依然總論也

爲學之方

○統要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二者皆切于病痛學當爲猛省）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

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立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待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朱子曰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各有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之法耳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

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定乎且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求妙解也

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貫通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

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者敬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件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敬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緊底道理當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閒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纖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

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已修終無所得

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就擴充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

雙峰饒氏曰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陝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

潛室陳氏曰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

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道德心性

問立德進德先後程子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

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

事體大須是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趨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朱子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

凡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已爲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爲人

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皆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凋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南軒張氏曰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也

○立志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須先有箇根本然

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猛勇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是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與自己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禀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惟顏子稱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其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猛勇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前上去大有事在

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憑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北溪陳氏曰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底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

誠甫誰之賊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

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雙峯饒氏曰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恥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克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

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于無志其次在于無所守葢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于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

○希聖

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垛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朱子曰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己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袞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渺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學者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聞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諸問

木程子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變化氣質

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程子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

張子曰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天質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
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
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
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
處自見得如暗屋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
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
自知不消得費力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
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
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東萊呂氏曰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
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勉齋黃氏曰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
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
亦對證而謹擇之耳
臨川吳氏曰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
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
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

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强也貪
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
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
爲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沒於卑汚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
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不過
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已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
口耳爲文所以述聖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
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

○入路

程子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
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朱子曰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
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
自是合若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
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
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
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
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吃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喫也
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工夫亦無人
頭處也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
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
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
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

○務大

五峰胡氏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
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

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
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
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
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
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絶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
狀豈不偉歟

朱子曰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
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得箇一間半房所以不濟
事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
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
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
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
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天理人欲義
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
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
步便觸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
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理

終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
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箇
公用心始得

○謹小

朱子曰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
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洒掃大廳大廊亦只是
如洒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
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
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
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

是武王周公達孝篤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
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克得如此大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
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
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問向因子見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
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寔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
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
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

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遺
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
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
距於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
一物之微諄切乎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
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猶三百三千之
川雖渺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
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
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言不可得而聞也近

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受而終
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
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
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
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覬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

○切身為己

龜山楊氏曰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
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
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
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伥伥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

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朱子曰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
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的事看了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
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今學者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直拔要
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
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
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

字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
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
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
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
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
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
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
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

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
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
濟人濟已都不得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
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
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
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
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

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
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
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
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真有益也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為本用
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
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
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
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
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illegible]

利害勤懇反覆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學者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illegible]
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已身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已[illegible]
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
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illegible]
家身已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已底是如何做
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的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
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illegible]
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illegible]
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illegible]

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
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
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
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貫通道理須實有見
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大小皆苟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
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
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
勉齋黃氏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
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並

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
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務
事業不可須臾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
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
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與我何有干涉況
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
渤且要根腳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
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也即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illegible]
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illegible]
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
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
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
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
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
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
之差亦卒歸于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
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

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
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
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
教人決不若是
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
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
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
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
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能之[illegible]
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

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惟之應人接物之間莫個
歛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

平實

程子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張子曰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朱子曰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
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

理須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
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個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
須要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然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强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
將去

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
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卻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
便不肯復回來耳

南軒張氏曰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
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
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
雖灑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
之雖若迂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
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
到氣象殊別

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恢洽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書
須易記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
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
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
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
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

身稱擕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開其地盡開到這處仰有這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都只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

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illegible]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illegible]問人若問禮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急急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

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illegible]

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

理會得許密亦有箇大要處纔許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的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亦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而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逐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

又問爲學工夫大概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接應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

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概可曉了

○精專

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信乎涑水司馬氏門何嘗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功夫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爲學不進只是不勇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縱然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小立課程大作功夫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麼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聽轉去如何做得事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底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爲學須是專一吾儕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

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不
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勵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
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
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
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
法也

臨川吳氏曰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
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
爲有餘者反是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雖不如敏
者可以及敏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
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
此旣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不可姑待

程子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吾
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
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日而已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朱子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
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
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
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
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
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
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
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
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誑之
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不可間斷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
哉

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
學至死乃已是也

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朱子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

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

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
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
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己爲間
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
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
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
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
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
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

人若除得箇依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不可欲速
程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
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
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何嘗遽哉
朱子曰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于格物
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
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
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
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
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
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
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
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
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
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
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

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
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捨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
說以循先儒之說也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
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
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
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
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
倖而得

南軒張氏曰學必有序故自灑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

○不可責效

朱子曰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

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其原來是如此

○純熟

朱子曰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

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仔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中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時頓放這裏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

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

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人硬要得只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涵養

程子曰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朱子曰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學者須養教氣寧閑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
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稍
覺放慢仰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
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
有以得之焉闕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雖淺而實深矣然其
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

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
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
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
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
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
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
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
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
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
撞著處

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
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
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
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
中道理來涵養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
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思量義理涵養本原
人之為學如今下雨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

略晴被日頭曬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
乾枯縱有些小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
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義理也容
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
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
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
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
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功夫有所
欠闕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
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

那箇審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
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
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
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便
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
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
問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
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
太局促了

○虛心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
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入之
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
毋我
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朱子曰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缺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能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若

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己
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撥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
起頭便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自得

程子曰學莫貴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
益衰
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說話
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

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
一事却都是實
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謂之有得得
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
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延平李氏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
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
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

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朱子曰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

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

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卻是未熟要將此心處

理

問所觀書滕璘以詩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

無文王猶興又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illegible]古人須

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

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

璘謂義理悅心亦是臨事見得以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

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

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

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與東萊呂氏書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

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程子嘗曰學須是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

左右逢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

即成病耳

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義

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味今人多是見得

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

淺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潛室陳氏曰明道謂安排布置非是見于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

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

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illegible]心

適不用安排布置也

〇忘適

朱子曰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

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蹠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

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者

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

愧而不敢貿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

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簡習之

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與

計

○應事

程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百工治器必貴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朱子曰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底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原無失湯武反之此理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把捉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勉强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檢點使一一合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卽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

○疑問

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之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問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耶

龜山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師友之功但能施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
用實力去做旣有以驗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其後得人商量是
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旣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
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
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聖
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
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旣多則難者道理自然
識得 問固好然問須切觀前輩於問之不切者卽不以告可見問宜斟酌
○愼思 心性卷內有思慮數條可以參看

朱子曰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便
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
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復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
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
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畧畧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
理會不得
童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
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
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
頭萬緒皆當推出去須得

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
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
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
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常常要行時便自省覺莫
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
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
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
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
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
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

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
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別尋
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柰煩去修治他一箇
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柰煩去
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
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
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悠悠蕩蕩虛度光陰都
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

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様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用思者不可不知有此活法）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讀書

朱子曰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心身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

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

問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

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潛室陳氏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

○講學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箚記

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
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
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
自知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
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朱子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

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
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
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
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
此下功不須思前筭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
支蔓
講學貴於實見眞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攙
雜駁衍便爲究竟也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若是思
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
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
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
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
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是常自
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只是
如此眞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
然浹洽貫通也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

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
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
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
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
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
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嘍囉不自
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
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的便
是我的讀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不

講學只是箇鶻突的好人

南軒張氏曰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高揣度去道遠矣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若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按此總論也尚有存養省察致知力行等目在後於總論中而分為條目者姑以舉其概也善讀之後目固已統其中矣○就程如言要學聖人而不可先立標準務遠大而不可不矜細行謹[illegible]而必開闊博求而又專力不可緩而又不可速用思慮而又不可過思慮此理甚活在乎因病設方不可執一○為學之功大端有二其用力宜敏而持久宜純孔子有云學如不及敏之謂也又云學而不厭純之謂也千言萬語不外于斯

性理纂要附評卷之八

平陽冉覲祖永光輯
嵩陽耿　介逸菴
襄城李來章禮山　訂

存養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存養一字有分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何也此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亦須且恁去

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不可既思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於此可見存養屬靜

問遇事即知操存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存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灑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

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
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
悅者必以勤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
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
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理不明氣不充是通病而敬不足尤是根本）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
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理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
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
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
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朱子曰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
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
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則見義
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
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存養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
個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
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
衡以度物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
著筋骨擔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大氐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爲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
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
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
消去其庶幾矣哉（說顏子心粗似可疑却亦是至理）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
功豈易量耶

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此動字當善看）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
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
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

轉易爲著力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
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
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眞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
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
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illegible]
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
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illegible]
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
以動心
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
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不日存養之功
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
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
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

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
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
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
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
答張敬夫書曰來喩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
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
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初不曾存
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
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毋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illegible]
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
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耶以此觀之則用功之先後判然可
觀矣來敎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
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
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
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
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
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
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
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此存養

而已發則乃有可觀也

勉齋黃氏曰靜養功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拔梓子云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則二字可分開然言操存可該涵養言涵養亦可該操存非有二也○朱子云一動一靜無時不養謂非但閉目靜坐時當養如琴瑟佩玉和鸞等皆有養動屬閒適一邊非即指應事為動也觀其答張敬夫書云靜之不能不養動之不能不察自分明矣

持敬

程子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理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此二段當著眼）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不可倨肆亦不可拘迫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
即所以爲中也敬中之辨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敬與心齊之辨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
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
長之間耳
問敬愼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愼之至也敬則愼在
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移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
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敬愼無異
和靖尹氏曰其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
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
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
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
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
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
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

註解要知事無大小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
事時也如此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
之間
敬則萬理俱在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
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
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
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
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
理絶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
珠依舊自明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
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只是一副當
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
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
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

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
但恐不下工夫耳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
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
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
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
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
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君敬親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
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
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
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
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
敢放縱便是敬昔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畏相似）
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
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
看道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
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
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了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

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
心上用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
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
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惟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
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
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
常存不敬則不存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只敬則心便一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是箇扶策人的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
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
著力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篤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要言不煩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拾起幾時得見効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自然勉然之分
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有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無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常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底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的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
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
或問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的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要常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于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為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辨主一其細
人有躁妄之病者始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

勤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
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
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
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
矣

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歛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
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歛問莫是主一之
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歛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
嚴處閒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
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臣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之說蓋禮則謹嚴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
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
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
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
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
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
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
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
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
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
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
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
放教開也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
云敬是常惺惺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
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
然收歛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
而生病矣

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
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箇
一箇直捷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
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
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
言語無不貫動靜者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擾亂曰如何都靜

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
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
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
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擾亂
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
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
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設
況心虛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
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
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
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斂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
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
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
管恁地把持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
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
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麽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
去做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

做自家總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依此段則念慮亦不可全却）
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
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
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此只說得一偏或有爲而發）
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
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
爲學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
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
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
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
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
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
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
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
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
心便自明這裏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
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
又曰某於大學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已自把捉成了
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illegible]
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
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
答何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
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顔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詞
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
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
侈正與莊敬齊肅相反誠能莊敬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
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
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
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敬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
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
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
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闕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
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
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
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覺處正當敬不可便以覺爲敬
劉黻問說學者先立心志爲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
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
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旣一則邪便
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二段主一閑邪之辨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
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
養之道也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
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
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
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illegible]

敬義夾持 數段論敬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
便是義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
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
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
益而又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illegible]
汩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閉塞萬事失其統紀
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
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
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
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
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養不舍思慮將日以
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
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謂
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緊身與緩急之不同耳

答游淑詩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耳其要莫若
生之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
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
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
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
難又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
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
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
精矣若謂必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識一
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點頭直
上不束則散滅了此論最精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
事摸寫出了莫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
問前輩說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
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
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
裏人來照著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
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覺正欲
收拾他依元恁地此本體恐只是說本來當如此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
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
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
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
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
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
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
我所有也吾惟怠慢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
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
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

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擾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為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為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教學者做工夫處說得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常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道便是敬說敬字甚分曉

上蔡所謂常惺惺法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亦說得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

禮訓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入捧一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

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辨之務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塵垢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莫先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義理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此論詳盡

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

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為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

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

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illegible]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謂其實[illegible]人道切者而子朱子又可謂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求於思慮之微審察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底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旨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東萊呂氏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一心敬為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

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與欲[illegible]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者[illegible]脩己以敬為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illegible]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緝熙之敬夫子脩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子思孟子者也至於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還聞主一無適之說倘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肯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敢為克不肯為不敢為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靜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按敬之一字丁聖心法天下道理無所不攝要而言之只是收斂
靜合內外而已內則主一無適無有二三外則整齊嚴肅無有惰
慢靜則此心湛然存天理之本然動則此心聳然遏人欲於將萌
連篇累牘說之不盡工夫不過如此○朱子大學或問論敬最詳
附錄之
朱子大學或問論敬字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黃氏洵饒曰此敬字貫動靜
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酒掃應對進退之節○
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
[illegible]
[illegible]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
必以是爲說焉○
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
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
○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
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
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
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
也○

玉溪盧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爲聖賢之
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
一句爲篇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
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
之矣○前見
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
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
在這裏○
北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走
東西主一無適只是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illegible]
[illegible]
之功也
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
玉溪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服前
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
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前見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
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如
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

那得能如此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墨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見前

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擾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只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是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忽荒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

勿齋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之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

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

西山眞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君所令而身脩也

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賢始終之要也哉

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

陳氏曰心之爲物虛靈知覺所以爲一身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爲身之主宰則四肢百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爲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

按敬有數說而究以主一無適爲精當故朱子之訓敬專只云主一無適也主一二字是敬字註脚不可忘却敬字單拈主一陽明謂一心好色好貨可謂主一乎是忘却敬字了豈有持敬主一而好色好貨者乎至所云專主一箇天理自不差而其實已無敬字內包之矣陽明譏朱子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今人因謂陽明無持敬工夫然觀其答舒國用有云君子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也君子所謂洒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心體不累於欲無入不自得之謂也洒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洒落之累耶戒慎恐懼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兢兢業業文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于其心體之自然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玩此則陽明於敬畏看得甚透徹說得甚鄭重豈全不知持敬者乎但所云皆出

於心體之自然又是良知一套話堯舜文王可說自然若學者須實下工夫始得

主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淨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善喻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分大小亦是

上蔡謝氏曰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illegible]

延平李氏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足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便條暢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事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

問有人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個思量倒斷始得[illegible]

[illegible]後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illegible]

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靜為動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矣止則靜矣凡事皆然

心於未應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

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閑頓如鏡樣底明遇事時方纔好

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illegible]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方[illegible]却無邪靜也

問伊川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是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問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其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纔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源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也是箇總要處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仔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illegible]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illegible]總亦只是一箇敬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中庸不睹不聞就思慮未萌時說此云不可全無思慮二者不同中庸以心之靜言此以境之靜言

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
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
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
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
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
不死則日有進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問朱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必
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鹵莽所以專於敬而無失
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illegible]
[illegible]爽雜說則愈爽了愈難理會但只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
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個
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
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
然則守得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為居敬而不知窮理者發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
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制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
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但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
有寧息時

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illegible]
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就
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
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
心下愈明靜矣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
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
須是靜坐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夫誠為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
闕朋友切磨固欲相親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須將聖賢言
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illegible]
無限病痛

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兼閑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會
萬事之原

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
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敵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欲熾而性蕩感物而
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
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
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牿亡則夜氣不足以存
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
陳氏曰觀物內含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
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按動靜有二義動是動靜是靜此正說也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
互說也還當以分看爲是○太極圖說主靜立人極下有勉齋一
段極可玩味不具錄○主靜無別工夫只是一敬即中庸所謂戒
愼恐懼以致中也○居敬與窮理並進亦須下窮理的工夫方好
朱子所云黙底靜底是窮理不窮理之分恐人不知用窮理
之功但以持敬爲說故云敬爲第二節事要之格物窮理亦離敬
不得敬自貫徹始終也

省察 附克治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
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
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尸居却龍見淵黙却雷聲 二語本出莊子程子易二却字

妄動猶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
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
繫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學始於不欺闇室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
[illegible]起於[illegible]長[illegible]不足於敬與行或愧於心而言或[illegible]
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
乎可以跂及矣

朱子曰要知天之所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今人非
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
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
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彜不可磨
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此說省察後用存養

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

而忽畧其顯著也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
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靜中私意横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
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
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
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
來亦是如此 予毋礼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
省之力則淪于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
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
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
不覺自發出來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
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
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
内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
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
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
外亦不可謂事是外面工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
有一件工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
外交致其功可也
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
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
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
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
方省察殊不濟事
問横渠先生嘗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
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
一旦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横渠先生之意正欲學者將此題
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著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
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强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
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
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是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
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箇
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
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

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鬭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欲後別尋一箇道理主持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如此其濯濯也又曰[illegible]田且晝梏于又曰夜氣所存[illegible]心既[illegible]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愼其獨

勉齋黃氏曰義理之精微心術之隱與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决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已益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讀此者可自安爲庸人否

吳聘君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當如循環然

西山眞氏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illegible]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觀脉而知疾[illegible]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焉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按朱子大學自修也章句云省察克治之功許東陽解云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在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不善以從善也當爲四字定解○存養省察克治細分之是三項工夫然朱子於中庸首章又只言存養省察之要蓋於省察中包克治玩愼獨章句遏人欲於將萌說個遏便已克治了○省察其欲之萌而克治之克治後復歸於存養也若朱子所云省察此四端便操存涵養將去蓋謂省察是理不用克治故直接說存養

耳其說頗與愚謂若省底是欲便用克治省底是要便用擴充且
不說存養較爲分明

克己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皆正
且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
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
夫曰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
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
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illegible]
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
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
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
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
處先克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
而已尙何問哉
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
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與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

不是天理便克將去

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階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問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illegible][illegible]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須[illegible]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問每當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

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日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

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
了教他盡淨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拒盜
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
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
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做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則
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
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
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
所不用其極 此辨甚明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
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
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爲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按克己詳見論語此亦可相發克己之己己私也責己之己
身也二己字不同舊或以責己混克己內殊不倫今正之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
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
尾生之信吾弗貴矣
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
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
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盡知之者難也
未有知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不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illegible]而從之
於言穿鑿不可爲不必勉強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
此進學之效也循禮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已
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
行爲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
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
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
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
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
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
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illegible]
不顧於私己於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
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
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
有以先成乎其小者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
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
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
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
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illegible]
乎此而教之以格物而致其知矣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
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天地萬物之[illegible]
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
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
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
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
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
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
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
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
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
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
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
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
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謂二
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
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
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
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
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illegible]
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illegible]

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illegible]
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illegible]
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
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
鑿其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
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
則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illegible]
着力看一般人會行[illegible]知不得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
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
相發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
至微也
答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illegible]
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illegible]
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illegible]

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illegible]
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illegible]
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illegible]
得若只端坐于室想像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
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illegible]
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
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
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
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
能好而樂也但以孝於親[illegible]論之自其粗者[illegible]
定晨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illegible]
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
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
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
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
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
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
自不能已也若學者想像臆度或以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
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
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

問呂伯恭説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

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有準底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説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眞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

致知力行須要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苦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

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啟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造極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孜孜求止於是與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極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覺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

相涵而無頑突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
之病矣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
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也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眞
果能眞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只
是要個知得眞然後適於行之一句
按知行二字爲學之目知而曰致行而曰力此中大有工夫在
有以知行並言者有以知守並言者守即是行一邊事朱子又以
持養便是行則常說之所不及 朱子有云涵養致知力行三者
便是以涵養爲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則又分涵養與行爲二要
要在隨文體貼 愚按大學誠意以後屬行則持養屬行不爲無據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
在格物
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
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
便是致知
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
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自然見得而[illegible]
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
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
有悟處
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
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

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以
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
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
自然行之不難不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
爲則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
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做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
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
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
至者猶亡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
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
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
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
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
知以心言
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
不足也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
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
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
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那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
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
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
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
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
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
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
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時被那箇舊見戀不肯捨除是大故
聰明見得不是便擲了
理不是在前面別爲一物卽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

我方可
問窮事物之理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
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
之總會者心也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
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
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
易只是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
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
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
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道理既知縫罅更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
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
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
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
於六經之義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
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
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
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看義理雖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
模之大不緊則不足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
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
自去求理只是他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渾濁漸漸訓將去却自會
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之
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
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
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
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
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

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

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

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是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所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移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是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如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

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番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然無大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言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

進無迫切凌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古人
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
之際皆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
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理會
得分曉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要
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
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
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
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終
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往往寡欲則知無不
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屬
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欲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須
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
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曉翁云曰
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近儒著玩索曰格一物豈是只
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存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辨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
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本原也所當然者末流也所以然者
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
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
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
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
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按致知格物朱子章句云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其說可謂明且確矣蓋致是致
知上做工夫不致則知無由至格是就事物上用工夫不格則理
不能窮而知無由致也陽明謂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是致
知便是致屬知以後事以見之行者爲致矣又謂爲善去惡是格
物訓格爲正物爲事爲善去惡去不正以全本體之正也是就行
說不就知說就事說不就理說矣然良知固人所本有而氣稟不
齊豈能人人知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巨細常變無不盡乎何得
不於知上做工夫也物各有理物雖在外而格之者吾心自是致

持敬致知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朱子曰持敬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為用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illegible]彼也

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何以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勉齋黃氏曰主敬致知兩事相為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

亦於此有所未思耳

○按敬字可貫大學八條目而格致爲敬之入手處故先儒以主敬

與致知並言陽明謂添敬字爲蛇足曾謂良知而可與敬悖馳者

未免有心立異矣

居敬窮理

朱子曰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

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

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

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

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

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

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

毫髮之累此爲學之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

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

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

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

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

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

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

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

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以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

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迫逐

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
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
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
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
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
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
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
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
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復聖言參考
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
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
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
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
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

問理有未窮且將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
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
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
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
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哉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奮
去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
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
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
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
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
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
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
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仰則左昂左仰則右昂
其實只是一事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
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
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
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西山真氏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
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
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
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

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
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
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
問愼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淸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
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
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
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卽此意也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
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疏畧而此心之不
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illegible]
[illegible]將見私欲日熾天理愈微本心之正亦將偏[illegible]不存矣

新安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蓋心立持敬之謂先
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按居敬窮理是互進工夫亦猶夫持敬致知之說也陽明謂是一
事窮理專一處謂之居敬居敬精密處便謂之窮理未甚了徹
愚嘗謂居敬窮理是學者最緊要處不可忽過當依朱子之說實
實用力論語舉直錯諸枉下謝氏註云大居敬而貴窮理[illegible]
安謂居敬又爲窮理之本說得輕重不爽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
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
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
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
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
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
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
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
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强得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
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理義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

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
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問力行如何說　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自當恁地

學者實下工夫　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去

南軒張氏曰學貴　力行然所謂力行者能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先草不得江失盡無弊也

○按知行二字發於傳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自古分為兩截看矣程朱每每知行並提而論然有時重知邊有時重行邊當是因人為訓耳○知行雖是一串事知自有知底工夫行自有行底工夫陽明主知行合一謂知而不能行者為私欲隔斷非本體又謂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意在重行將知字看得太現成人認意見為知遂冥行而不顧何如先求真知後見之行兩截用功而究歸一致之為無弊也○陽明好言合一如精一合一博約合一之類總是高一層話學者先見其分後見其合工夫方不紊也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若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內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

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鍠聒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之也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在

居談諮不慮而發後之學者嘗如聽䜟學人言語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然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生闕始得相應。

[illegible]氏曰言[illegible]也故知[illegible]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illegible]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慾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慾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按孔子每以言行示人既明且盡矣先儒數條可以相參要之理亦不出於昔也。

改過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汙下之人其咎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有過必改罪已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涑水司馬氏曰夫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

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是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便改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

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illegible]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非真知過則無不能改過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illegible]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失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得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按改過是學者修救法平日須謹身無過方好到得改時此心大有慚悔處矣可苟安而不改乎若文過之小人尤不足言也遷善改過二者相須能改過自遷善矣

處心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

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人當審已如何不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

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

義無命也

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避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

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

也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

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

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大抵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

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

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某平日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

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

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

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

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處己有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

忿懟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

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

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

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工商
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
爲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
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
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力不出於勉强不得已之意矣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
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
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
理會得汗已甚事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
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
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
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
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
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
患政治之不舉耶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
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

人最不可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
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
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
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
也敢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定別
須是慈祥和氣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麁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
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
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
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
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
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
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些是私意又
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些
意在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
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
多了就第五倫事爲說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耻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日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逐人卿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曾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中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

僥倖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

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熟是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樽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利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理義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

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涉亦何必思殛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古人臨事所以要囘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囘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

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爲不可信耻其所當耻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耻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也

西山眞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理而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爲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俟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埋不間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禍福榮辱生死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

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敬者猶日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毀不可遽戚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從毀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巳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效他他益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巳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巳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巳之惡

○按處心立事多端果幅言之不盡也此所錄甚畧亦無倫次蓋意重爲學姑以見應世之概耳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欲利已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慾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

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就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

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始然也

朱子曰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個天理須有個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

未知學問此心渾是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

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若曰本心爲利卻假以行與那真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其然否曰真與欲夫滴邊說而何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

性理纂要八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前四卷爲性理纂要附訓五卷至八卷爲性理纂要附評自序謂附訓者周子太極圖通書張子西銘東銘程子定性書五者之訓詁太極圖通書西銘本朱子之註諸儒之說東銘定性書則雜考朱子及諸儒之說而參以己意附評者以程子之言爲經朱子之言爲傳諸儒爲之羽翼而以己意爲之評推覲祖之意蓋以性理所載太極圖諸書爲周張程所手著故尊爲經典名之曰訓其性理諸條以下則胡廣等裒集之言故儕諸文史目之曰評然同一先儒之言何必分疆別界況評中所引程子之說不一而足何所見忽尊而訓忽卑而評也

程功錄四卷

〔清〕楊名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楊氏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程功錄五卷》提要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教習庶吉士　贈太子太傅謚文定楊名時撰

學

天地之性至仁至善以立萬有之極命之人而爲性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漸復其性而欲克己私必先知之明乃能行之決即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而力克其有我之私使意無不誠則凡心之所發自無不平之情身之所接自無不當之施而家邦無怨天下平矣觀大學正心以下四章專言平情恕施絜矩之事則知格致者所以察識其皆備之體而誠意者所以力去其有我之私此正所謂本忠行恕之實功也然忠之根則非至此始立植之於立志之初培之於居敬之久格物致知舍此蔑由焉即正脩齊治平諸事亦不能離此以成終也故小學者所以學敬存忠而養天命之原也人能主忠以行恕亹亹不息則必至於誠而仁矣誠而仁則復其性矣中庸之知仁勇舍克己固無餘事達道九經衆而措之曰其要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敬也即忠也入聖之門其易且約也如此延甲案首標克己二字爲學的公之學希聖之學也學者誠能克己一切前賢門戶之見皆化矣

刻刻主敬刻刻窮理刻刻力行蓋以誠敬之心往往察
知其理而力行之豈有相離之時如此刻讀書窮理
其心存不放卽敬也不姑待不偸惰卽力行也如此
刻理事其心存不放卽敬也體察是非卽致知也
有睹聞時如看書聽言專心不雜此敬也卽理會其中
意義辨別其是非卽義也辨別是非處是致知事是
精義事卽愼獨之根愼獨誠其意也知不致安能誠
意中庸首章未及致知專言愼獨而愼獨已帶致知
來上節戒愼恐懼是主敬所以爲致知誠意之本者
不論動念未動念刻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未動念

時惺然提撕者敬也以此念檢點其身之容體而正
之義也容體既正之後仍一片是敬所貫徹便是未
發之中而大本立矣動念時惕然知畏者敬也隨察
其事之宜而應之義也使發皆中節而達道行矣未
發屬敬已發屬義工夫效驗俱如此
日用平常時有動有靜皆是未發皆須持敬以涵養之
至有用情作事是已發此須愼獨是力行力行亦所
以涵養之也
平時涵養臨事省察（平時亦須用省察）平時臨事四字分開兩
截甚不妥人於日用間刻刻知畏懼處卽是主敬以

存天理之本然於日用間無論大念小念之發處處
省察隨卽克治卽是精義集義之功如何分得兩截
如讀書窮理及與師友講論是因睹聞而發念處其
不敢浮游漫易以視之聽之卽敬也其精思明辨卽
義也此致知之事在誠意之先一步
敬義不分先後但分表裏如云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
僕卽表裏之謂
一以貫之之一卽敬也敬則一不敬則二
工夫從居敬入方有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中庸首章是
也知行用力既徹仍歸一敬中庸末章是也尊德性

而道問學此中庸首章之事大學至善章提一敬字
正心傳注言敬以直之此中庸末章之事
敬與力行自是兩事如子路平生何嘗不勇於義然能
結纓於臨難而行行之色率爾之言鼓瑟之聲皆不
能以自制於平時蓋人每有立節於利害死生之際
而不能持養於平日者故夫子平日於其問聞斯行
諸則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於其問君子
則告之以脩己以敬也今人將敬字混入力行固未
是然居敬又爲力行之基址而貫於力行之中非截
然二事也故以緩火烈火喻之最明

人未學時本有良知因其良知所至而實之亦是誠意
旣學之後隨其心所知到處即有以實之知行交進
直至如夫子之耳順從心不踰矩則知至意誠之量
方完滿

存養致知力行聖賢或先言存養而後言知行此由小
學而入大學之事或先知行而後存養此致知誠意
先正心脩身之事

古人入小學後便誦讀詩書習熟禮樂射御書數入大
學後便可專心研窮其理一一反之身心性命求其
歸著而實措之於用今人自幼於詩書禮樂槩未習

熟及年旣長思事於窮理反溺心於紛綸浩博之中
而不知即事即物一一反求其實故所學雖多曾不
足以見之實用內無以成己外無以成物歸於徒勞
而已今若循大學所謂知本知先後之教即濂洛關
閩四子六經之書以次及天下之物一一格之而知
其本見其皆與我性無少異處則措之於行推之於
天下國家裕如矣雖少時於諸書未曾習熟今能習
其文而隨窮其理不爲泛馳之學所誤則不及古人
者特在順逆難易之間及於成功一也且爲學只爭
立志之誠與不誠耳古昔教澤極盛時無志之士終
身悠忽於學究無所成者不少當學絕道喪之時奮
然有爲盡其力所能至此有宋諸君子之所以卓立
千古者也勉之在己而已

先王之世以小學養天下之人材故無一人不由居敬
入手到知識漸開方知立志要爲聖賢在知行上著
力後世人須是先能立志欲爲聖賢方能做居敬工
夫中庸立心爲己即立志之事立志亦是誠但此在
前立志後要做一段居敬之功以立基則致知力行
方有力誠意則是力行之事此在後

窮理格物之功先知其規模之大反而約求之吾身此

聖人教人之道也若略知身心性命之大槩遂馳心
於名物象數之間欲一一究其理則鶩廣失居散而
無統此後人日言窮理而終於一無實用也蓋聖人
自小學中已使人習禮樂方名象數之類一入大學
即使人通其情究其故知其所以然皆原於性命之
不可易故便可從此實下工夫誠意脩身治國平天
下今人反之所以勞而無成

今讀書亦安能便盡書之分量要以能盡己之分量而
止不盡己之分量而徒務涉獵是不肖之自棄者耳

心止方寸耳而萬理具足可謂至虛而至實矣虛離象

三實坎象三心體備坎離之德中實坎也中虛離也
坎得乾而中實故曰孚曰誠離得坤而中虛故曰明
曰敬心者乾坤之會神明之合也文王之德之純緝
熙敬止其通天載順帝則者以此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學之本要盡是矣顏之克復曾之
忠恕仲弓之居敬行簡子思之戒懼愼獨孟子之誠
身强恕咸由斯道體用全內外合唐虞三代統緒相
承而講明服習於洙泗之庭厥惟舊哉
於動處克己則靜靜則樂樂則生生不已矣
識敬在中亦須定一儀則乃能純篤
矯輕警惰爲學之要終日閑無論獨居對人動靜語默
常肅衣冠正形體敬以直內完養本性義以方外察
幾微謹言行（言務當可行貴有常）遷善改過務合乎道刻刻夾
持至於無息
學問之要曰立大舉小制外養中而已
勇貫智仁敬貫知行
元亨利貞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故每歲只是此四德
流行識得此意便知尊德性之功在溫故
天人一原幽明一致知其故者終日乾乾不愧屋漏動
靜存發無少閒焉

人心之明天所牖也非天所啟之明非眞明也不專誠
事天則天塞其明何自而達天知命
天心至正天道自然知之不眞信之不篤行善不卒難
矣哉
克享天心者其誠至誠其仁至仁其知至知其量至量
其守至守然一以藏精蓄神爲根使英光瑩然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所以生生之心則全在於人所以
生人之心則全在於聖賢以聖賢能繼其志而述其
事也天地之志之事有聖賢而闡發無餘天地亦更
無他事矣若將天地生人看作游氣中化出但人旣
爲人不得不爲仁義則大本已看差信道安能誠篤
卽欲做好人亦勉强耳
身依天地以立神依天地以存非深信天道而小心翼
翼以昭事之存歿皆失所依聖賢之不泯者天佑之
也
須識在在皆天命之流行唯有時時欽承奉若踴躍赴
之如顏子語之不惰進而不止久且安而樂矣無息
肩無駐足如日之行天不舍晝夜
君子知天道當知天心道運於自然心立於不易在人
善體所謂一神兩化兩者道一者心知之則意趣深

長不覺其亹亹孜孜矣

堯之讓孔子之讓與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時之行至冬歲功成而退非有美不居讓德之大者乎聖唯不居其美故日進無疆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業日新養身之道至暮夜而虛其腹元氣所以運轉不窮其理一也

睟穆之氣不形於色寬博之象不形於體養未密也

學人欲變化氣質先從家庭內燕游時漸變得雍雍穆穆則見賓承祭自然有可象之儀矣

學貴變化氣質學成則全於氣象觀人

質有敏鈍氣有清濁君子不以質鈍氣濁而自阻時習之功勝則幾於熟矣熟則安安則化矣不安不化時習疏日並氣質之罪哉

氣質要純粹又須明決剛健

大抵言聖人處不得過爲推高之論聖人之生知只是知得那自強不息之理透其安行亦只是那自强不息處爲之而安

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細細體味此言在學者當何如唯有振發精神承受擔荷若知之而不能行志之而不能力恥莫大焉疚莫深焉更何追計及此外事是以有終身之憂

人平居坐立時常如侍於聖賢之側庶幾心日益虛過日益改

吾身與天地一心也民物一體也聖賢一脉也愼毋愧負元者善之長君子之自強不息者此耳

聖賢之教非人不能承也果有必爲之志則勇不自退思若啟而行若翼矣

聖人之道知行動靜一敬盡之宜緜緜守之庶可至於不違仁之域今端居靜觀或日一至未見其能常守也欲學顏子之學不亦難乎且昔賢之明睿自天授

之今於事理之精微或竭數十年之研究而不足以深知其故況可一刻自暇逸乎自今以往亦惟純心守敬熟復於六經性理孝經通鑑綱目諸書而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神人之所以變化幽明庶幾洞然一以貫之

學者欲正其事必先正其念欲正其念必先養其心故平時能存存不息而謹幾之功乃可得而施焉

未知知之難知之存之難存之則途徑昭然在目矣

性命事功從源及流孜孜爲之猶懼終身無得況於不力

學不可不亟講也沈潛以研其幾尤必虛心好問以要
其當故子旣曰默而識之又憂學之不講也
爲學之功盡於孟子之言集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也此時習之法
學者讀書求理須先識得大主腦然後加致知力行之
功自能下學上達若徒沾沾章句不反己會心卽儆
精竭慮於希聖希賢工夫總無當也
志不可不遠而分量又宜自知要之知恥是第一義
安常處順君子患頹靡而爲凡民爲性命道德計當圖
其大且遠者

人未聞道如何一日得自安自足
鼫鼠有五技而窮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
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斯言可爲
學者之戒
見理透則見事透故說事亦透說事透其見理透也未
有見理不透而說事能透者
人若忽然有妄念之起不盡根除去雖一時不卽見之
於事後必發見於事而不可制故欲守之於爲其根
正在心上做工夫
仁人之安宅依於仁則神得其宅矣何時何處不有安

宅游焉息焉於此乎宅者於此乎歸有終身不識宅
者究惘惘無歸目
實有此仁謂之誠少有些微虛假非仁矣
求仁之要在克己復禮從政之要在尊美屏惡總以欲
仁而得仁一句爲樞紐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常以此內驗其
德
道本於仁故其究能仁天下所謂有是種則有是果也
爲學患自己事豈可以此求人之知論語首章卽言不
慍中庸以闇然爲達天之基易首文言龍德言遯世

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始之終之只此一義此無名所
以爲大
君子之學闇然而已未嘗翹然標異於衆衆雖不之知
亦不急於求知然懼斯道之淪喪人心之蠱壞又不
敢不求吾徒之可與語者而亟導之幸得其人道之
行也有日矣
標榜相高學者之大患也君子善相勸過相規相與成
德立業而已何有於浮名乎故君子不黨
夏至之日盈而必反故君子忌盈盈不可久也臣道守
月幾望之戒欿然常虛以從道也

含容有二不足校者視其等不當校者視其理
堯舜以舜禹爲子孔子以顔曾爲子能繼志述事者孔
顔曾孟之子也有志於繼志述事者是聖賢所望爲
克肖之子也如志卒不遂事卒不成非所謂蓼蓼者
莪匪莪伊蒿哉聖賢痛心於不肖之徒父母痛心於
不肖之子夫何所異每念及此中夜愨然愧怍無已
釋道受傳於師終身不變儒者不卒所業出釋道下矣
師道不可一日不明也今之教人者未聞以道德之事
能教以立名樹功者且少焉徒以決科取世資爲事
而已舉世同然胥溺於富貴之習何日挽乎

立教當如剛刀利斧學人氣質言行有偏一見便斬削
去更如陽春雨露令其萌芽生遂
朋友輔仁而已今之友道亦已衰矣
大人不倡游言入之臧否事之是非入於耳者愼莫使
出於口凡臧否是非非已親見豈宜遽信而輕言之
此大戒也
畏天之命畏聖人之命畏君父之命守而安之所謂舍
命不渝也畏天故尊聖而盡力於事父事君君父人
之天也雨露霜雪風日雷霆皆所以生成萬物
忠君孝親所以事天也故曰下學上達忠孝之量廣大

精深各隨分以自盡不可不勉夫子猶以何有未能
爲歉況下學者乎
百善歸於孝而已君子靜存動省不敢戕其性懼辱親
也無時不致敬致和推事親之敬與和以守身也故
以之應事則得其節以之待人則得其平而孝道達
於家邦矣
倫宜加篤族宜加睦君子務正己以化之深恩以固之
未見本根滋培而不自者世或不能反躬以小忿廢
懿親葛藟不如矣
行善於身行善於家所以自愛其身家卽所以愛君國

天下也
人倫心性事物之際無時不以不如舜不如顔淵不如
周公爲恥入聖有基矣不然已先立於半塗而欲致
道也能乎
或問親之生我昊天罔極忽焉逝矣無可爲報終天之
恨痛不欲生何以處之曰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未聞云痛不欲生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未聞云無可爲報也
顔子以博我約我歸功夫子而請事四勿之語曾子所
心企思齊者也

曾子佩服顏子於無間存殁者以其純粹也張也難與並為仁以其堂堂也

夫子晚而繫易於復卦獨以顏子當元吉之占觀此而知立命之說此眞天地聖人之至教也常以顏子自較則勉學自不能已

昔人欲學聖只學顏子學其博文約禮曰顏曾反身脩德從師進道終身汲汲不暇弁悲憫之語亦不聞

曾閔終身貧賤道足以自樂而內重也今輒希榮祿居貧賤而怨尤則眞性喪矣

曾點可謂能立志矣而敬義未盡也

由賜之才誠難及也抑求誠之學則有未至學者求誠其師曾子乎

天地易簡故貴簡故狂簡近道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希天不外希聖也孟子願學孔子學曾孟所以希聖也直須拳拳服膺羹牆如見

聖人與天為徒故曰知我其天聖希天則天知而眷佑之天與已一矣仲弓大賢故曰山川不舍敬之純則誠恕之熟則簡合德於神明以此耳

冉求知說子之道意其於性與天道之說亦嘗與聞之矣然理一本而萬殊非知得箇大槩遂足為知也唯聖人於萬理知之皆極其明故於萬事處之皆極其當而使萬物各得其所

伊尹太公之徒修身慎行咨謀哲人以求濟天下之具其昧爽幽獨之中時時積誠為世請命故自天佑之卒能傾否也

泰伯箕子所至風教必為之移君子於及物處驗已之德

鴻漸之羽可用為儀所謂不用之用不為之為也

能次有為者雖獨其幹濟優必器量寬廣神情暇豫若將安焉無急急之意無切切之容唯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時事迫我必不容已乃應之耳故禹稷顏淵視天所命

取人以剛明為最求則取其刻苦者為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殘薄則為廢材

才猶水也不濬其源疏其壅則涸竭無餘矣日濬之疏之始必涓涓而來久且成為江河勤學好問是所以濬之疏之之要也

護其生意無所折傷專確之至如雞抱卵及其充積流

通將如深山大澤無所不長有容納
記誦博雅亦儒者所尚然語於道則不之貴焉以本之
不在是也君子存心養性以培其根研極於六經諸
子之義以致其精豈徒記誦博雅之流哉故知爲學
之務而循循致力雖於古今之事多所未知後終將
知之若滯於見聞誇多鬪靡則大本已失雖淹博亦
僅足稱文士而已

心如穀種陽氣飽滿必以理浸灌之使之昌遂

如釋氏之靜則不可若靜坐涵泳培養此理何惡於靜

神使如蟄龍骨使如鎮嶽口使如緘囊氣使如春和量

使如淵谷然後可以入聖哲之門戶植邦家之基命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崇德學山藏器學海學之而至必
能負九州之重受衆流之歸

其仁如麟其威如鳳其潛見變化如龍斯全乎君子之
德矣欲幾乎此非學何由

形重氣重神堅則爲令器有形重而氣輕者矣有形重
氣重而神不堅則不能細入無閒者矣氣重則能鎮
紛雜神堅乃能探幽微故心細如毛髮毛猶有倫細
入無形神之爲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
血氣之私此德量也天分豁達宏闊不計較於芰芰
之間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爲事物境遇所困阻此
才量也

亦不喜事亦不畏事事至則安閒依理以應之無戚戚
之色有汪汪之度淸而不激和而不流君子倚之爲
庇小人得之爲歸斯可謂國器矣

敬之氣象清明堅固可以驗其爲智德之呈露貞德之
流行處

有精神斯有光氣渭濱之叟傅巖之胥能入明王之夢
者唯其精神全而光氣發耳

器識大者常隨在而寬然反是者欲速見小戔戔然矣
有是器識又致養焉常惺惺而不放至於德意充流
光輝自彰

學晰天人窮理之樂也篤信固執修身之樂也經綸在
我卷舒從時行藏進退之樂也

學至於知天而復之斯油然樂矣樂達天之事也故學
易要焉

一味安閒超然獨得可以養性可以延年是故雖險亦
夷也雖苦亦甘也

國家將興必有徵祥人之身亦然睟於面盎於背四體

詞氣之開皆和風甘露景星慶雲也非古所謂吉人歟

逸於傳相壽於顏子更何所希於造物而不免戚戚邪誠得居蓬廬讀書求志以終吾生古今之樂未有過此

大小逆境皆神明所以試人器量之淺深而稱其福以報之捷於影響延及後嗣愚者昧之是辭吉就凶畏福樂災也君子明於天道故學海焉廣隘由心未有學之誠而不可至者

天之亂乃天之刑所以芟夷暴惡而開太平自草木不經嚴冬則生意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

寒花耐久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憂苦亂離之人多堅實由此言之風霜之威天之殺物正以成物自禍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人自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非天心所貴者

當天地之艱難任君親之責備骨幹乃堅精氣乃實

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昏德薄之驗士庶人時存此心則身可修君公時存此心則國可治

君子患德之不脩而不患道之窮道之行止天實爲之在我固不能爭亦不必爭或否於當時而昌於後世

古之聖賢非歟夫何憂

得志則天下被其澤窮則修身立於世焉往而不樂在易所謂何天之衢也豈以目前之憂困小其襟期哉

進吾偶也不以榮身爲樂而幸大澤之將流退吾常也不以安身爲樂而幸闇德之可修此元公康節所以爲百世一人也

時有淳澆俗有美惡故泰伯居夷而化孔子在魯而七十子之外多譏之亦視其自立者而已若得位則風行草上矣

主持氣運者自上而下順而易所謂君子之德風然有

志之士雖無君相之位能維持補救於下則碩果必有發生之時其所係大矣

古之君子非不欲仕也理有未明求通之不暇無暇仕也

勤學力行擴之而容民畜衆道在虛其心宏其量而已非朝夕孜孜立程自課恐成己成物之道未至半塗而廢矣

命則順受於天德則獨復於己見理明故無入而不自得能自得故體胖背人之高翔千仞而不受羈靮以此也

離幽暗而徙高明自一簣而崇九仞莫之禦而不爲是
無勇也
鳳皇芝草人皆知其美瑞青天白日人皆知其清明修
德而人未化君子以爲德未至也

程功録弟一　楊氏全書十三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程功録弟二　楊氏全書十四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教習庶吉士 贈太子太傅謚文定楊名時譔

理氣

天地之性是至一之理此理發見於陰陽上爲元亨利貞四德四德歸於一元而已人受五行之氣以生理寓氣中故有五常之性實則統於一仁而已

太極而陰陽而四象四象而八卦陰陽四象八卦卽太極所爲性分爲仁義仁義分爲四德四德分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亦爲八卽性所爲

夫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性也兩儀道也

太極不能不寄於陰陽性不能不寄於氣質命不能不乘於氣數氣質之性有厚薄淸濁之不齊而薄者可反而厚濁者可變而淸是義理之性卽行於氣質中也氣數之命有夭壽窮通之不齊而夭者修身可以立命窮者修身可以見世是義理之命卽行於氣數中也天下豈有異命異性哉

太極之理不離陰陽却不雜於陰陽陰陽雖一氣而翕則爲陰闢則爲陽陽則爲發舒生長陰則爲收藏肅殺截然是兩樣功用太極却只是一箇至善之理若

以陰陽之氣自然一翕一闢卽是至善處此亦只是氣之機如何算得理之善葢觀天地之情在陰陽上發見出來者只是以生物爲心陽之發舒生長固所以生物陰之收藏肅殺亦所以成生物之功而復爲生生之地卽此情之發見處萬古不改可以知其性之至善矣惟其性之善如此故其用之行於陰陽者雖有生有殺而無非生也惟以生爲性所以亙萬古而不變若生物者但是氣之所爲而非性爲之主宰豈能不變耶然則太極不離乎陰陽而實不雜乎陰陽畧可推矣父母於子愛之者是其天性而有時喜

之有時怒之觀其喜怒似乎有異而無非所以愛之也帝王之於天下仁之者其心而或則賞之或則刑之觀其刑賞似乎有異而無非所以仁之也喜怒刑賞固卽所以愛之仁之之具然若執其喜怒刑賞之迹而不知其愛之仁之之心則未有不疑父母之於子有愛有不愛帝王之於民有仁有不仁矣喜怒刑賞猶天地之陰陽也愛之仁之猶天地生物之心也若謂離喜怒刑賞別有所以爲愛爲仁之道固不可若謂愛之於喜怒仁之於刑賞不分心迹不分先後混然無別又豈可乎葢天地之性萬古不變者太極至善之理體也其陰陽迭運不窮則其氣之機而太極至善之所發見也用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路也非陰陽則無由以生物一陰一陽固所以生物之路也太極發見於陰陽非陰陽卽太極也下文繼之者善也所謂善則太極之理也

太極圖以萬物配萬事理極精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葢謂萬物之理在人則爲萬事以男女配善惡亦不易之理齊家治國平天下若女爲主而婦道盛未有不亂者

對待之陰陽與流行之陰陽皆陽善而陰惡以人身驗

之心能統性而體不能思此對待之陰陽分善惡也及其流行也從大體則善從小體則惡是流行者卽根於對待者也此固本於造化而推之人事世運皆然

陽善陰惡驗之一身卽可見神氣陽也體質陰也人之惡端皆起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非陰惡而何陽之有惡亦爲陰所累耳然神氣不得體質則無所附麗而無以效其能故天之生人使各有身乃所以與之以爲善之具也誠知此而使神常靜一爲身之主而百體皆從合焉所以矯氣質之累而復天命之原也

天下至無者其至有者也至虛者其至實者也至有者
其至無者也至實者其至虛者也性無形故無所不
該亦萬古不敝體有形故彼此不相揭亦百年而必
敝也

性卽理也然謂之理則就性之秩然有條者言
人不知性中原有五常將以親義序別信爲人[illegible]
出來聖人之禮樂刑政皆有意造作矣

日用事物間莫不有當行之路而統之總歸於親義序
別信中故夫子言道曰五達道大抵聖賢所謂道者
總不離乎此

天下無一事而非仁仁義禮智皆仁也然仁是眞仁如
釋氏之慈悲似仁而非仁也義禮智皆然故四德歸
於信

物向秋而成實人至老而成德碩果閱歲時而發生生
理完也果實中生意結聚者爲仁人心亦生意結聚
故名爲仁此仁之眞體

人之情原根於性性通乎命元亨利貞以貞爲根仁義
禮智以智爲根喜怒樂懼以懼爲根故君子之學尚
主敬敬卽情之懼也性之智所以常惺元德之貞所
以流行而不息也

仁之情爲喜義之情爲怒禮之情爲樂智之情爲哀有
所愛故遇之而喜有所惡故觸之則怒有所欲故得
之則樂失之則哀愛惡欲者喜怒哀樂之根也

所謂理者泛而稱之皆理也然有天命本原之理不爲
氣數所囿者所謂天心天德也但理不乘於氣則不
顯而旣有氣則理反弱而不能自主此乃陰陽迭運
勢所流極不得不然之理然亂無不治天心終無改
移又可見天下古今初無二理也

理超然無累而氣則麗形質故有上下之分理萬古不
變而氣則有始終故有先後之別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造化之妙養生者得之故使神
常守體而無所馳體常運神而無所滯君子爲學使
心爲身之主而無所放身從心之令而無所弛其精
粗雖殊而其理頗類也

靜屬陰然靜中全是陽剛收斂得充滿所以爲動根正
互藏之妙

道之不窮只是互藏其宅見得此理眞方處處有歸著
一處不凝滯

天之神氣全收斂在地上故能發生萬物人之神氣全
收斂在心上故能發出萬事若天之神氣不收斂在

內安能生物人之神氣不收斂在內安能成事

天地至善之性賦於人物但有偏全通塞之異蓋由氣之所稟不同故性不能不異物各稟一行之氣而生鱗者屬木而水實生木故鱗者生於水中其鱗則象波文羽者屬火而木實生火故羽者棲於木上其羽則象木葉毛者屬金而土實生金故毛者依於土上其毛則象土之草介者屬水而金實生水故介者生於石中（龜之屬多生於石隙石金氣也）其介則象石五行之氣偏於一者不能兼舉唯土最爲沖和能兼運木火金水之氣故獸中如猿猴猩猩之屬略具人形亦具五官五

藏五指而能作人聲以其得土氣故也但生於草叢蒙昧之中故體皆生毛唯人則得土氣以生受五行之精故戴天履地心具五常目辨五色耳聽五聲鼻嗅五氣口別五味所謂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是其材質之大無以復加天地至善之性全體寄屬乃人自有生而後恃其才質之大遂挾之以徇其欲從善而變爲惡此豈天地本然之性哉或者以此爲天意如此竟似天之生人所以使之獨靈於物者正與之以自恣之具此不知天意而以己私妄臆之者也如人主設官分職授以大權正欲其代己理民而不肖臣子乃挾其威權以誤國虐下人見其如此遂謂君命之如此可乎故終自致殃咎或凶名不可掩或明罰不可逃則天意亦昭昭矣夫人之材質獨貴於物故能復其性善固無乎不至一喪其性惡亦無乎不至非如物類之爲材質拘者其善處偏於一端其惡處亦不能遠播也

人之性善故其發爲情無不善其流而爲不善乃不能推類故也如初念思孝吾親敬吾長慈吾子乃因不明於孝弟慈之道至貪婪殘虐以奉其親與長以厚其子若孫而害及他人之親長害及他人之子孫是

初念之善以不能推類而流爲惡也以至欲得妻而摟處子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萬鍾亦皆由天理而流爲人欲以此推之性之本善而情之無不善可知矣夫人得天之靈而獨貴於物物類雖同受性於天而所得之氣則濁而駁所性之理卽不能全體呈露如虎狼知父子蜂蟻知君臣此外俱懵焉無覺是其偏處也又如走獸幼而知母飛禽幼而幷知其父各羣其同生者而不相亂見素飲食乘服之者皆知順服然及其既長與相離之久則不復識矣此則其昏處也人則得氣之清而正者故五性畢呈於人倫

事物之閒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類然禽獸不知五倫之誼止自顧其一身飢而搏噬饜飽而止人知愛知敬反因而害及民物爲惡十百倍於禽獸天命人以善人自變爲惡豈天心之本然哉如朝廷之畀臣子以爵祿本欲其利濟國家乃反竊其權以爲患於國家君父不能寬方命之臣天豈能寬肆惡之人乎夫人不得聰明之全則不能秉善天下克體天心此天所以不得不全畀之全畀之而不能副其願於是乎罰之以顯禍罰之以惡名天道赫赫天心昭昭豈有難見是故聖賢深明乎此畏而事之終身安焉而

樂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是故聖賢之事業在於萬世此天之所以報聖賢而聖賢之所以承天也不明乎此而沾沾較量於一人一時一事之閒以相窺測學術事功益以卑矣

物性非是截然與人性相反物亦同稟此善但爲氣所限而五性不能俱通夫五性苟塞其一則其餘四者俱隨之以昏如塞却仁性則義禮智俱各不能全明矣塞却義性則仁禮智俱各不能全明矣雖有一端之明亦限於此而已旨此禽獸之所以不足貴也

人與草木禽獸並生禽獸靈於草木人又靈於禽獸故人倫五性而全五倫之道禽獸於五性有通有塞而於五倫不能全明草木則更不如禽獸矣然草木順天地之生殺爲榮枯未嘗有過惡禽獸則知搏噬而足以爲害然飢而食飽而止非其惡猶有限人若縱其貪殘則一人足以害天下究其初念所起亦由於欲奉其親奉其君庇其妻子卹其朋友而然故曰善惡皆天理惡者善之流爲過不及者也草木順天而人往往逆天則不如草木矣禽獸一飽之外無求人則貪欲無厭則不如禽獸矣然此皆自溺於氣質而忘其本性也豈天命之本然哉天道之全體發見於

人身故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知自貴於物而盡其性則與天命之本然合矣故祿位名壽天所以尊寵之如此若失其本性者終不能逃天之罰則天命之所以維持於終古而不敝者也

月令中央土後人又以爲上旺四季案木之生火金之生水皆無賴於土獨冬春之交水必交於土而生木夏秋之交火必交於土而生金正月七月皆三陽三陰得土之沖氣故能生出木金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一二三四五非有次弟一者陽數之始水亦陰之終而

陽之始也二者陰數之始火亦陽之終而陰之始也
三者陽數之中木亦陽之中也四者陰數之中金亦
陰之中也五者陰陽之數之中土亦寄旺於四行故
以為配水外陰而內實陽故能生物火外陽而內實陰故能殺物若其先為陽之所生為陰之所生則無從知今但以內外言可也
數之所起當推其根天有春夏秋冬地有東西南北人
身有面背左右皆成四月故數以紀之一二三四四
月皆有所屬而居其中者無屬故紀之以五五之數
配乎中一二三四皆倚於偏五獨無所倚也因而重
之六仍歸一七仍歸二八歸三九歸四十歸五一二

三四五者天地自然之虛數非從此數生出水火木
金土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說
亦不必泥蓋春夏秋冬四氣之配木火土金水亦取
其氣之相似以為配耳五行在天地間無物非其所
為故無物不可取以相配天之干支配之地之方位
配之人之五官五藏配之推之莫不皆然故水火木
金土之五行與一二三四五之五數原不相關但取
以相配則如此耳

天有五氣地有五方人有五官五藏故數以五為紀五
氣臊焦香腥朽也五官耳目口鼻心也耳目鼻各有
二竅口內亦有二竅有咽以受物有喉以出聲喉通
於肺咽通於胃咽開則喉閉喉開則咽閉陰陽清濁
之分也或云左耳屬木右耳屬金合目口鼻為五官
此說於義未長六腑受物之渣滓五藏受物之精華
腑通咽藏通喉皆一陰一陽一清一濁心雖無對然
亦與腎對陰陽水火之義也人醒則神在心睡則神
在腎目辨五色耳聽五聲鼻嗅五氣口嘗五味心具
五性故五官具而應天下之物有餘矣五官缺一不
可加一亦無所用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五行之說固不可廢然看來四足以盡之洪範五行此

就民用言之耳火鍊石而成金水滋土而生木皆後
天之用非先天之體也故邵子只分為四以水火土
石盡造化其理為確

土山無泉石山有泉以石能受天地水澤之氣

五行皆稟生理以為性故並為生養利用之資其有所
傷害而為災沴乃太過而然此又足為人性本善而
流為惡之喻

五行與天地為體人則得五行之秀氣而生若禽獸則
得五行之偏氣餘氣

以天干紀於歲月日辰之上不知當初如何定來孟子

丑寅卯等之屬於某年亦甚難驗唯一日之十二辰
與一年十二月之十二辰則氣候相應極準一日中
太陽加子位便是子時加丑位便是丑時一歲中十
一月陽氣初萌屬子十二月陽氣漸長屬丑正月陽
氣出土屬寅皆極可驗葢以十二辰平鋪地面左旋
一周案一歲十二月節候以十二辰側立如車輪亦
左旋一周案一日十二辰之位東西至卯酉南北至
子午則平旋與圓旋者恰好相値

吾儒之學期於盡性佛氏之學主於明心性卽理也故
大小精粗皆理之所在耳目口鼻有物必有則欲養

其內必制其外此吾儒之學也若遺性言心則以其
心之靈明爲精而守之以其形骸爲粗而棄之此佛
氏之學也若長生久視之法則以形氣爲重矣不知
形氣必有銷弊之時天地之間如洪鑪何物不銷鑠

仙人鍊氣飛昇其氣終有散時

聖人之道如日有生物之功用釋氏之智如鏡光雖能
照而不能生也

仙佛之行違天地之正君子不爲徼於天命故也
理亂興衰氣運不得不然非天心欲衰欲亂也如人身
有疾病乃爲形氣所累而然非心所欲也或曰天爲

氣所累而不能自主如此則佛教之主空虛並不起
然形氣之外曰人旣生於天地中便當與天地相肖
安得舍去實理實事而妄意於空虛曰佛氏旣逆天
理鬼神應亟誅殛之何以數千年來其教常行而不
絕曰此如父母生子本欲其克肖能任父母之憂勞
繼其志述其事今遇不肖子謂父母之憂勞爲過計
於家事一無所與閒又不爭財又無敗行苦神勞形
屛居荒舍父母必憐憫之明知其不肖而無可如何
只得聽其如此天地之於佛也亦然常人無識者見
其如此反慕以爲高從而尙之因駕爲虛誕荒唐之

說以爲神天擁護夫淫神邪鬼所憑非信道君子所
惑況本無此事邪又如人家有子不以父母之心爲
心屛居獨行固是不肖然却不曾分財授產故父母
亦哀憐而聽之若他子旣分家授產亦欲效其所爲
不肯代父母之勞反笑父母之憂勞爲過計如此之
子父母必深惡而亟絕之此歷代以來居高位而奉
佛者恆獲顯禍也

老子見天有陰陽兩截遂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之說但看得陰一邊重了不知儆者形也前者儆而
後者復生肅殺者氣也肅殺正所以成生物之功而

復爲發生之本若非陰陽上有生物之性何以生生萬古不息乎烏有旣芻狗之而又爲之不厭者乎佛氏亦只於陰陽上見得有生必有死有榮必有枯死之根在生枯之根在榮故不如無生無榮之爲愈遂決意從事於寂滅之學不知人雖强欲寂滅而終不可滅者以其秉此生生之性故也此性自天地之性中分來天地旣以生生爲性人如何滅得佛氏知其學與天地不相似故遂并指天地爲幻妄推二氏之弊所從來皆只就陰陽上見得天地而不知天地所以生物之性超然獨運於陰陽之表而不滯於陰陽

之迹此理與氣不分之病也老子因謂道在天地先視陰陽爲非道佛氏因以空爲道而理與氣竟判而爲二矣

或問輪迴因果固屬二氏之說然略生死不言則似賢愚同盡善者無所恃而勸修惡者無所懼而知戒曰死生之說誠不可不講然聖人亦非略而不言也蓋言死之理卽生而可知耳曰此固原始反終之說也然始也氣挾理以俱來終也理隨氣而俱盡雖造化自能生生不已究亦不假已屈爲方伸則人之生也不過偶然善徒區區惡亦快意顏夭跖壽千古同悲

美惡之名何益於同盡之數哉故竊疑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則爲善者懼矣曰君子之所卹者名也子以名爲不足貴則陋矣抑名猶虛也人之性無不肖天地之性而生眞實無妄不墮空虛人能全得此理則萬古常存更無滅息之時如穀種然是天地之性也入土萌芽而爲苗爲葉爲穎是稟陰陽五行之氣以受形於父母而有耳目口鼻四肢之體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至於戒懼愼獨致中致和而生理之具於心者旣全則與天地之性無二此如十風五雨滋息豐殖而結成穀實與初時之穀種勻圓滿足者無

異然則聖賢之終乃是復還天地之性豈與蚩蚩者同盡哉曰聖賢之終固復還天地之性而常存不敝然所存者理耳其氣之亾則已久矣何不盡之有曰是未知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渾然一理理主乎生生理不敝則氣亦不敝所謂理者非有形象可指方隅可求而眞實無妄觸之卽動感之卽通聖人之終雖不知其所往而有精意以饗者未嘗不來格焉有尊崇正學者未嘗不錫祉焉蓋眞實無妄之理以眞實無妄之心感之而氣若相接緣其所以爲生理者

本一誠之所爲也子以爲理存而氣亾亦不明乎理氣合一之旨矣曰聖賢全天地之性故其氣旣屈而能伸常人則何如曰常人於天地之性未全故不能使凡有性者感之而皆應然其氣獨鍾於子孫之身苟孝子慈孫有敬修祀事者其祖考亦未嘗不來饗有能揚名顯親者其祖考亦未嘗不隱慰此古人所以重祭禮而守身行道所以爲孝之始終也曰此就感之者而言固然已若死者之自處則何如曰張子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大順則大寧小順則小寧大不順必有大不寧者寧與不寧亦視其順與不順之數以爲多寡而已知生卽知死信矣何必如二氏之說然後可以勸善乎問寧與不寧亦有盡時乎曰大寧者聖賢也適還天地之性則與天無極大不寧者與天地之性相反天地之間不能容此戾氣而又一時未能遽化必待展轉消磨而後盡其餘則視寧不寧之分數以爲久暫而要之無不盡也若昏庸衰朽之人則應時盡耳問積諸小寧而成一大寧則小寧者亦可以不盡曰大寧自在天地非有待於積成聖賢適合之故無盡若云小寧必有不順而不寧者矣天地之性渾然一理安能容此不順者特以其小順

而小寧故亦不遽盡耳問寧不寧有象乎曰何象之有特其意爲之

生寄也死歸也死之歸不同文王在帝左右唯與天帝同歸故陟降帝旁也五方之帝之佐皆聖賢旣死而其神靈爲之人往往有死而爲司一事之神者司一方之神者各如其德業之大小而成賢者之歿歸於高明正大之域不肖者反是此知生則知死之說

仙家所謂鉛汞者鏞堂案玉篇水部汞戶孔切水銀廣韻一董胡孔切義同說文無汞字有澒云丹沙所化爲水銀也从水項聲呼孔切字書以汞爲卽澒字注家謂汞物之流散者以鉛收之則不流如人以魄拘神則神不散但此尚是第二義鉛汞皆有金性鍊之可以成金以喻人皆具仙體鍊之可以成仙所謂還丹者丹純陽之色也曰始出草始萌人始生皆丹色繼而白繼而黃終乃黑仙家倒之始則守元終乃還丹如嬰兒

明室諸儒問朱子格物窮理之說而不明於一以貫之之道故雖口薄漢唐之學而其務博以爲多者實蹈漢唐之弊雖口斥佛老之非而其謂致良知在誠意者實蹈佛老之弊

一草一木之理皆與吾同得於天命故亦不可不格格得草木之眞性知之旣明則處之便當成物所以成

已非借草木之理以印證吾心之理也若云借證已
看我性與草木之性作兩般矣陽明格竹專於其軀
圓中虛等形器上格不知此只是他所秉於五行參
差交會而成陽明只格其氣不曾格其理凡窮理之
要在乎明善而已明善則知性故能盡性以至於命
明儒以氣中運得不偏者爲理又云陰陽轉折恰好處
卽是理此但見得下一層未免仍是以氣爲理也陸
子以氣中一段昭昭靈靈者爲太極明儒識其爲禪
學識之極是但陸子所謂昭昭靈靈者尙以心言明
儒所謂運得不偏處直以氣言矣陸子固是禪學明

儒却又出禪學之下
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人心之體唯有善無惡
故見其固有者而知其爲善見其本無者而知其爲
惡若心體既無善無惡又安能知善知惡邪若心體
本無善無惡則知善知惡乃後起之知不得謂之良
知矣且彼所謂良知者卽心體邪抑非心體邪既以
良知爲心體而又以無善惡爲心體何邪博文講學
擇善固執明善誠身本孔子語乃謂爲善去惡是格
物卽所以致良知而視窮理爲多事則於孔子之教

亦大懸絕矣平時研窮討論不精但於臨事體察良
知能無差謬乎
陽明謂誠意在致良知致良知在正事物以隨事體認
良知而力行之爲致知渠意亦將學問思辨窮理之
事算作體認良知中一事看得窮理甚輕其弊必至
信心而行失乎中正之則彼忘亦謂吾靈明所見處
卽是天則然不知性善原頭恐所謂天則者亦無根
之理耳
陽明將朱子少年語反誣爲晚年論定之書晚年語反
誣爲少年未定之見當時羅整菴以書詰之陽明答

云因人不信吾言故只得以此欺人人便不復來爭
闢
或問安溪李文貞之學如何曰極尊朱子曰安溪既尊
朱子而立說似有異同何也曰未嘗異也涵養致知
力行交進互發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論皆本朱子自
象山以無極之說妄議朱子以及濂溪朱子再三辨
論直斥其近禪之非後之不善讀朱子書者疑以意
有偏重遂廢致中涵養之說不敢道而專以詁訓文
義爲先由是朱子之眞面目因以掩矣夫聖人之教
所以無弊者惟其有本故也今遺却涵養工夫而曰

吾致知吾格物此如脫韁之馬散屋之錢其不至蕩然無歸雜而不貫者鮮矣吾師憂之念朱子平日諸說備於語類沈潛反覆校讎數四刪敘成帙然後漸及五經四子濂洛關閩諸書提其要領發其關鍵務期發明朱子本意其要歸於體用兼舉敬義夾持誠明並進使天下知有身心性情之學而不徒[illegible]文義畢其學聖之功如此則朱子之眞面目以見而聖人之道於以大明此眞大有造於朱子者也而豈有異同之說哉

程功錄弟二　　楊氏全書十四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illegible]校刻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教習庶吉士贈太子太傅諡文定楊名時譔

經書

易爲文字之祖五經之原諸卦統於乾乾統於元元者善之長仁[illegible]仁兼四端該萬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乾之元盡之矣讀易者尋其主腦自然一一貫穿

易雖深微然自夫子有十翼之作學者可由是而求其理唯詩與春秋雖若易曉而其中之趣義非學而有得之後不能領也

人疑古文尚書非眞然其中多醇乎其醇之言有非漢魏之儒所能作者意者其書晚出多殘編斷簡闕文漏字後人以意補之有其文雖全因字學久廢人莫能識先以今文二十八篇中之古文取出一一相對識得其中古字因將今文尚書未載之古文亦逐篇對出所已識之字凡遇今文所無其字難通者則以己意潤色改竄而成故文從理順不似今文之艱奥古質然竟謂之僞作則非也

禹貢洪範禹所作細觀之皆是三節文字三節中又各有三節爲九節伏羲文字是兩片濂溪文字自一而

二二而五康節文字是四片

禹順水性而有以感乎天天錫洛書而有以應乎禹禹因之敘疇而有以應乎天是天人相符應而成功也

古者風雅頌之教所以咏歌政教發揚功德故能淑人心正風俗其爲本也深矣其爲效也大矣今日而有志於詩學亦深求古作者之旨而可乎

學詩之初便須在性情倫物上理會方於身心有益若只學其作法賦體而不究切於天命人心之本則雖學習之久所得亦終於淺末而已

學詩者吟諷其詞講解其義由是而體驗於身心也詩

之詞根心而發心之所存有邪正而詞遂有貞淫美惡之殊苟不講明別擇乎此則其弊雖流爲浮蕩靡曼新聲盬語無根著之詞亦有所難禁矣夫言詩而不以義理爲之準的則非夫子刪詩之旨所謂不明乎三綱五常存亾得失而營營馳騁乎末流者也

詩序亦如春秋三傳自脫他不得但須平考之耳

春秋三傳互異處其說亦各有所受然譌謬相承而失其實與鑿空杜撰者何異毛公等亦高赤之倫耳未可因其有受而盡信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一切諸儒所傳皆當以義斷之

詩之爲教所以理性情使人正其好惡之所趨興起於善而不自已春秋之教所以嚴分義就行事上剖析其是非得失使人怵懼於不善之不可爲葢詩者繼蒙養而有事春秋則聖人之刑書所以弼教者也班固藝文志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孟子曰詩亾然後春秋作學者宜深考之

思無邪便是學詩之法非獨詩如此六經之教皆如此

大學只是明德至善在格致誠正上做工夫

周禮一書周公非故爲是繁密之法以防天下也勢至此不得不然也如人既有是病則不能不調是藥以

治之周公亦知其後之必弊然存得許多制度在使將來既弊之後後人猶可以修而行之以復於治故孔子謂人存則政舉葢欲救亂興衰必仍以周公之道治之使無周公則三代之道渺然矣孔子之修六經亦是意也

李文貞公論春王正月云春之不改者禮樂制度所以因於百王也春之移者頒朔行令所以行於當代也案民俗皆從夏正以寅卯辰月爲春時王雖改正朔然民閒所習四時各有定名自改不得葢正朔所行但可施之頒布政令之時固不妨以春夏秋冬之名

加於子卯午酉之月也
或疑孔子修春秋但依其舊無削去春秋原文及增入原文之事故曰史闕文夫原文誠無所增至其事之無關輕重者削去之亦何害若孔子無所筆削何以云孔子作春秋若謂詩亡然後春秋作非孔子指魯國史言之則國史何待詩亡乃作且使一從舊文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論語之書語句不多而唱歎有餘味可以想聖人氣象夫子好古敏求論語之書從融會六經說出句句與先聖所言脗合四書所以發明六經也

先王之敎只是詩書禮樂王制所謂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文王世子所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四者已該括知行論語首章學字卽指此
喩義喩利所喩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此語最確今看喩利的他從初知世事時便向此一路計較打算到得後來愈入愈深邃無所底止遽然要化導他轉來也不是容易的然亦自有洗濯整飭道理豈得任其貪饕也
子夏信道篤者也曾子未聞一貫時精察而力行之篤於信道故也聞一貫則聞道矣

仕止久速互用隨時無意必固我故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章結得住一部論語命字兼理與數而理爲之主天要人好敎人作好人此正命也而氣數所値有窮通夭壽亦皆天命然總要人作好人則義理之正命卽行於氣數之命中能眞知灼見天之正命則無他岐之惑而存心養性進德脩業自不容已故可以爲君子禮者性之條理節度無一刻可違一事可越克己復禮爲仁能眞知之則矩矱在前得所依據跬步不離而卓然有以自立矣聽人之言以察其心術驗其德行人之邪正高下靡不於此定之聖人爲道得人由一世傳於百世以迄無窮恃人

而已矣
中庸說天地山川從小處說到大處曰昭昭撮土卷石一勺確有所指不是趁口虛跌語如山說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山莫尊於五嶽五嶽莫尊於泰山嘗登泰山自下而上四十里磅礴縱橫離奇峭厲實是一片石凝結而成竝無隔斷夾雜處松生高峯石上成林不假寸土又嘗遊盤山松大數圍皆蟠根石中其初生者大如指從石內透出茁然而肥比生於土者尤盛雪中有虎跡山僧言虎不傷人畜益天地之生

氣所聚於草木禽獸可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生機
之貫徹如此又在山西道上遙望見華嶽蓮華峯插
於雲中行二日始到其下可見其極高故中庸獨以
載華嶽爲言入之如在圜城之中有牢獄之象列於
西方爲天地之刑官春生秋殺對待之用也有收斂
則有發生殺所以爲生也
孟子得易之用易窮則變變則通如今樂由古樂等議
論皆隨時變通之理善學孔子之時中者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善卽理也情本從性中流出何
不善之有違於理而後以法齊之

孟子言湯學於伊尹又言伊尹見知於湯蓋互相爲師
太公見知於文王武王受丹書於尙父誌厥淵源俾
人知學之必有自傳也
洙泗文章無一字無下落處談經者不得以文致古樸
籠統看去此朱子所以有得於夫子明辨擇善之大
指雖於文義閒小有出入而頭腦處則遠過秦漢以
來經生學士也
程傳周易說理太闊本義較潔淨然未免斷得不絲而
其講理甚精處不可掩也
大全語類等書所載朱子之言有五十以前語門人所
記有未盡善者故當分別觀之
今人動疑朱子解經有誤却不思朱子之脩德進學日
有孶孶斃而後已今人德不脩學不講專好不知而
作皆自棄於道者也
離騷衆不可戶說兮一段亦女嬃之言九疑繽其並迎
恐是迎巫咸皇謂巫咸之神路修遠以多艱兮一段
言衆不能皆從己行也屯余車其千乘兮一段屯聚
之車卽使待己者並馳之車則從己者
抑志而弭節兮一段言所結志馳神者邈然高遠乃在
於夏之九歌虞之韶舞以爲娛樂遂上歷顯赫昭回

之天界竊其升陟然已處今世爲楚人命實爲之遂
自傷悼而誓齋志以歿也
密勿出韓詩文選注卷三十八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曰
密勿同心不空有怒密勿僶俛也今人用密勿作機
密意誤
莊子盜跖篇後人僞誤言至不仁之人雖至聖不能化
之反加以矯僞惑世之罪名欲從而害之極寫千古
暴橫之情蓋憤激世變之詞其恣肆誕謾不足辨也
邵康節聲音圖上半截唐韻也下半截等韻也韻學有
三等字母一也四聲平上去入二也分部三也顧寧

人書大抵多言分部

作史之難莫難乎其持心之虛公忠恕才也學也識也不以虛公忠恕之意出之未有不失其人之眞者一失其眞萬世之是非淆矣吾心能安乎故君子之作史也不恃才不恃學不恃識設身處地如與天地鬼神相質證焉

治道

人君誠欲復唐虞三代之治心法不可不講也故不能脩己以敬者不可以安人不可以安百姓敬者安天下之大幾也不講於此雖日孳孳求治治至於漢唐以下足矣雖欲制禮作樂亦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

人君不可以不自反也人君自反則卿士以至庶民咸自反矣天下知自反則天下可以寡過故曰誠能動物

萬物者天地之用也默察之則物物可以見天地之心故天地之體亦寓焉聖人全乎天地之體用者也故純任自然不自用而師萬物知萬物與己同也知萬物與天地同也萬物至小聖人師之以成其大雖昆蟲草木猶師之而況於人乎

君子之喜怒哀樂動與萬物相關故王道在愼獨古之

人臣能以此輔君成治者其唯伊傅周召之徒乎彼挾智任術與萬物爭勝者吾見其治之終淪於衰近而已

所貴者三容貌顏色辭氣存省之要也

安重寬廣如山如河定爲人上者也

清愼勤三者不容缺一

以誠心感人以和風煦物以厚德自養洞洞屬屬如執玉持盈庶可期於寡過

學文修行一以身先之然後以言與事提撕勸誘之不率者懲之辱之

恩意禮讓感人於心術之深神氣之交沛然如水之赴壑則令易行而教易從矣屬吏諸生咸謹於是以接遇之

教令從心坎中流出言言透入情理其精采自足悚動觀聽之心若言不能有物將長僞起倦君子是以三復白圭

坐誦詩書多聞於古正見之實事先民有作彼何人哉不自菲薄者爲之日晝必有爲宵必有得庸敢暇乎

事必思其利弊衷諸盡善稍有所偏則弊又生若處之

得宐卽古聖賢復生不能易也是以君子貴能權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閒無時不存仁人之心言仁
人之言行仁人之行於道猶恐未合於民猶未必果
有所利況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
是自絕於人類矣何言道乎
君子之用人隨材而任之人咸願竭其才而天下治矣
小人刻於求人使人人自阻庶績用墮猶藉口曰吾
將爲國慎簡賢才其能欺天下之心乎
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機常有所自動也道消道長之故大易

示之詳矣
古之敎民雖一步趨一飲食必有禮焉禮敎成而宣暢
發揚其功德於是乎樂敎興焉治道至斯爲極盛矣
禮之文根於敬故不厭其繁如天之時行而物自生
中庸言禮之書也推本於天命之中率性之和而大禮
之源流較然矣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終之而一
歸於誠而人之行禮者其功斷可知矣此所以爲聖
學之樞紐歟後之言禮者徒謹於繁文縟節放達者
出乃從而厭棄之而禮敎廢夫天地之大禮果可廢
歟君子本乎人性酌乎人情自朝廷以至閭巷其規

模之大節目之詳尙有可以議復者歟
定一可通行之禮宐以文公家禮爲主而參之二程之
說及顏氏家訓溫公家儀呂氏鄉約等庶有所檢束
遵守
宗祠不可不立也歲時聚其族姓通其情而敎以禮於
是乎在
王政必酌人情權時變井田封建之不可復勢也言治
不得古人之意則膠固而不可通難以望其成矣
今之人心世道所以勝於六朝隋唐者賴有八股也闡
明聖賢經義不至爲浮靡華誕之詞較之以詩賦取

士專求工於點綴聲律者實過之其未能超越兩漢
追踪往古者以未嘗崇尙實行也王者丕振人心文
行並尙則世道翕然復古矣
孔子未學軍旅爲衞靈公言也三綱盡淪而亟亟於兵
適以召亂自仁人之用兵也本旣治矣民氣和樂衆
志成城乃設兵以衞之以俢治於無疆故曰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此千古不易之經也人主欲兵威不頓
必愼選將將必任才德兼優者觀其威望與其素行
又考其策略才能而後任之兵不貴多而貴練朝夕
簡練則旣無暇生非僻之心而一旦有警將之使之

如背使指不合而從矣隨在多設屯衛久行之必有
富國之效尤宜講習其法使將領奉行之夫有德之
將撫其士卒如父子家人然恩信素孚雖一旦麾之
使去彼將固結而不可解然後可以唯吾所使而無
意外之變而平日所以教之者莫大於動之以孝弟
習之以敦睦講明於忠君愛國之義使皆有士君子
之風而後衆志堅凝士氣果毅靜也如山動也如川
有不用用則無敵於天下是謂王者之師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懷之以德御之以信我無敵釁顯
武而慎選邊將嚴飭邊防養精蓄銳以待之詩曰登

三百七四　楊十五　十三

不日戒是也彼或背信棄德則出奇謀勝算以大振
吾國威此禦夷之法也
君子之斷刑不敢稍刻也不敢稍縱也必虛心以求合
乎天討之公而已無與焉此所謂有一定之法也若
夫好生之意未嘗不行於法中而溢於法外是以久
而可登刑措焉若專以弛法縱罪為仁則亦不仁甚
矣
為治之道與其為鷹鸇何如為麟鳳麟鳳不威而威所
謂德威惟畏也故王者之治必以身化之使民知所
觀法而又多方以誘諭輔翼之如是不率而後置刑

苟可以無用吾刑則法雖設而常措矣自管子霸術
興而講於此者鮮矣
不教而誅為政之大惡也君子移風易俗權在我而已
夏商之季臣之罔上民之澆漓極矣湯武因之而成
大治故君子務修德立法而下自化焉
政有二難一難於知人知人無奇法試其言以觀其才
因才而授以事乃考其績甚失者寡矣一難乎禦敵
士必平時訓練恩信既結然後可用若猝御不習之
士先察一軍中賢能士校為衆信服者任之使宜上
意達下情則恩信易徧乃明賞以鼓其氣必罰以肅

三百七四　楊十五　十四

其志申諭激勸以發其忠使萬人如一乃可用也臨
敵以戒懼為主審重無輕慎修戰守之備先為不可
敗以待釁而動防姦用間發機造謀俱無以僥倖出
之要之平時必文武調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
協恭謀國耳
君子三月失位則皇皇焉憂世之思切也以為當吾世
而不用則民不得被吾澤迨吾老而後用則民亦不
得長被吾澤也庸臣在高位而不知進賢則君子之
道何自而升乎故孔子誅竊位而孟子惡蔽賢
君子自量其道之與世不合也姑小試焉以觀其機見

其不可則善藏焉以俟時而已若銳志必行則德業
兩喪
聖世野無遺賢不虞無告爲人臣者可不贊襄日希
以仰成斯化
學使者當加禮民牧師儒責以稱職造訪遺老名賢其
廣善道瞻謁古賢人祠錄其後裔及旌忠表孝崇節
興廉務於發潛揚隱庶以振起人心俾助王教其鄉
賢名宦濫者勿收雖既登必汰與有司相見時宣
上德意勸之使興設義學都邑四野以次量力漸建擇
經明行修及英髦有志者爲之師學使暨屬員富紳
各量捐俸貲以供餼膳令就近子弟入學立之課程

別其勤怠庶貧士不至失所而無敎弦誦詩書立徧
畿輔矣
郡邑學宮宜加意修葺令諸生朝夕課誦其中童子有
志者亦聽其來學務期講習切磋實有進益如此則
城中不設義學亦可止於鄉野酌量立之
訪求文獻學使者之責如宋元明經解善版子史文集
及各郡邑碑志向長吏師儒問之然令勿以官勢凌
勒致民間有所擾累
督撫以察吏安民爲本訓將練兵爲要只是以一勸百以一懲百餘則

感化戒勉遇有盤錯須大訪察其民情土俗得其竅卻治
之如有事勦撫在識得其頭目所在以賊致賊以賊
攻賊用鄉導以平土寇大要使之俱爲馴民各得其
所治安靜地方則舉其賢良以激勸之治不安靜地
方則相其眼目所在可以恩結者收令爲我用不可
以恩結者則除之餘自服從被以德威無後患矣
官之與民親者莫如宰宰之難爲也久矣國課不可緩
民生蹙於下左右蔽其明刑訟擾其智大吏以法繩
於上宰求免過之不暇何暇優游盡心興富敎之務
若能以誠心實學練達其才循序有常務期成理則
綱舉目張弊革利興至於期年可以觀效荒僻之壤

生齒必稠凋敝之鄉室家必遂刁詐澆漓之俗習尙
必淳禮讓必興四方之爲宰者可依吾法而共奏治
績也政有本曰孝弟曰廉政有要曰慮曰靜曰信曰
儉曰威曰無銳於始慮善乃動不弛於終愼持晚節
日暇卽讀書其條目二十有三一內署肅清家屬不
過數人刑名錢穀不過數人勿令與吏見吏亦勿令
與內署人見可以節用可以防姦二嚴汰吏役以去
蠹至任卽令各陳所能嚴試之無能者盡汰依經制
錄數人期足任事而已必獎勵優卹使樂盡其能以

為上用且深察其人之賢姦而無爲其所嘗非公堂
衆屬耳目處勿見吏吏不得擅稟他事一切事勿輕
簽押御下必莊三徵糧既去加耗各弊其法莫如依
時案欠摘多掛比不可差擾掛比不完不到方行拘
比不宜輕用笞責流亡死戶及窮民拖欠當隨時善
酌之使上不逋賦下不病民其糧簿但發戶書登記
完欠數隨即繳入內署案欠摘提勿令滋鬧欠做比
諸弊以飽吏腹四清訟之根大訟則理小訟槩息嚴
好訟之罰重誣告之罪有誣訟者力究訟師記其名
確拏懲治過將名登入訟師號簿號簿內塡明年貌
居住令自畫供招上以備後稽查及再犯加等治罪
收獄羈禁或一年或數月必待悔悟自新方釋之既
釋後每逢鄉約另查其後行五嚴稽核之法如十家
爲甲甲有長甲內有訟師游民不孝敗倫無賴竊盜
姦宄等甲長以聞之官十甲爲保保有長保內有諸
不善者亦悉聞之察出不舉治保甲長保甲長挾私
生事坐反誣之罪保甲長輪充均派鰥寡孤獨免役
大抵保甲之名多隨俗而異或名保甲或名都圖等
在因俗利導之六朔望舉鄉約令保甲齊集百姓勿
得視爲具文申諭孝弟諸條約舉行至三月後令鄉

公舉善者不善者善者旌賞惡者懲治俱登名入善
惡簿惡尤著者另自畫供於簿責罰收禁如治訟師
法有不善不舉察出罪保甲長立閭師於各鄉公所
教其鄉無力者凡民問婚娶必以時吉凶諸禮毋奢
靡過分俱於鄉約飭之七密訪土豪及不孝弟不務
本業者如治訟師等法八治獄平恕公聽並觀旬日
入獄勸諭罪人發其良心令改過自新九令保甲細
查有產游民及無產游民各造冊呈報游民有產者
飭令歸業登名附鄉約善惡簿後每遇鄉約嚴加申
諭查核若仍前不改或舉發或察出治法如訟師土
豪等果係無產可活者注名入無產游民簿令各保
查報荒田若干畝開明冊籍出示諭田主有願將荒
田入官者自立狀在官將各項罪贖等通計得若干
銀兩相度各鄉荒曠處立廬舍備牛種令無產游民
每人各執業幾畝耕種量給銀幾兩爲衣食耕種之
費逐漸安集一面嚴稽勤惰以行勸懲申飭保甲查
報倘有仍前游惰照訟師等重處要之此事甚煩經
營必隨時制宜盡心力而爲之十鰥寡孤獨不能活
者令保甲具冊呈報注名附鄉約善惡簿後行鄉約
時勸諭一鄉殷實者每月量出米穀令鄉公舉素行

老成者主之每逢朔望鄉約日量給窮民十一修社
倉之法十二治至五月令士農工賈各言其積弊陳
其便宜順情利導斟酌盡善相其緩急漸舉行之十
三相境內土宜水利與田功關切者興之鹽法捕務
諸弊革之十四盡心封疆寇賊之備嚴明機密十五
以忠廉經濟化其僚屬十六課文拔士造就有用人
才共致治安十七誠求無倦察民閒情隱如一家十
八嚴立刑具民有化之不改教之不順再犯加等三
犯幾刑終惻然存哀矜之心十九設鄉約善惡記名
簿一本有產游民及鰥寡孤獨俱附於後設無產游

民記名簿一本訟師土豪等惡人記名簿一本盜賊
記名簿一本俱令當堂親書花押於上收存內署以
警頑便便稽核又設雜項所入為民所費銀數簿各
一本以示無私二十倭佛愚民及好作為無益者及
富民當留者俱罰令修治公事二十一僧尼三十以
內者令還家三十以外者聽之願還家者即量給以
莊田房屋二十二信乎朋友以獲上二十三讀律令
人苦於宰之難為輒自託於君子不可小知以為為
宰非吾事平時不一究心宜其臨事而僨矣庸詎知
民之待命於宰者切乎且治一邑之道即治天下之

道也烏得曰優於為宰即非大受之器

程功錄第三　楊氏全書十五

江陰縣學生員葉廷甲校刻

程功錄第四　　楊氏全書十六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教習庶吉士　贈太子太傅謚文定楊名時撰

家塾訓課

將生也有祥將遇也有徵竊幸緜緜之瓜瓞自茲引而日長也積之充之在己而已緬懷往事深足警予薄植庸材有同籬鷃非君親之恩其孰能自拔於泥塗哉夫居幽而轗軻苦辛亦非吾親之所望也乘高而惕若朝夕亦非吾親之所懼也感夙志之難恢畏來修之未固鑒器小易盈之累凜有基勿壞之防勤以樹之密以護之如農夫之服乃耕焉如慈母之懷赤子焉柔之苗人之胎一有傷焉則厥生勿遂誠慎培之以俟厥時天之所培弗能替也

果熟自落旨哉斯言質堅如金體重如石則能待之植根深而揚條遠也昔之賢者自存心之微以至一言一動必擬議於聖人故氣質變而性復爲之而成其道可以百世何所禁制而不爲乎

能知命則見其大而不狃於私心困於物累事本有法吾行法而已心有心法言行有言行法無內外一也隨在酌其中而行故用而無迹才終不匱也

叔度汪汪若千頃波天姿固高所養亦邃戴良才高見輒心折故安身善世養性爲先然必明善力行而至

無欲則靜專而動直矣恪恭朝夕而天機自和無拘畏也思若啟之行若翼之此事天之功而純休所以滋至也

斯身斯心一一徹其所從生而後可咸歸於理康節之說及所奉教於師者皆空究也

有文章之學有經濟之學禮樂制度酌古宜今之謂經濟有性命之學有本末無精粗至於能熟斯有以得一貫之致矣

空山老僧十年坐古壁下任鳥啼花放風雷晦冥只惺

惺地不動一念是名曰定淨如雪烈如火其心神願力也堅於金重於石其四肢百體也彼以此致其虛我以此存其誠道殊而功一也

治心先力去一雜字

平時居敬以持志以爲窮理力行之根敬所以涵養操存其心該貫動靜者也無動無靜無時不存無時不養也敬以持志則不墮空寂

能三自反曰存心大聖皆如此故成千古之業不爭勝負於眉睫也下士守謙猶足寡過

工夫有常乃能精熟不精不熟終無用耳

各人憂明通之無日顯揚之無期昏惰之氣庶幾少振
孟子舜發於畎畝一章當人人日誦一過
學者氣質直變到如麟如鳳方好試思麟遊鳳翔是何
等氣象
爲學之道須是心地十分篤摯而工夫又能勿忘勿助
只平平理會著實道理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如子夏
日知其所亡二句漸漸做去自然理足氣昌光輝處
處發越所謂工夫何在看經書大全及性理而已此
書不日日看心便粗疏亦少依著處若看得熟何往
不沛然

李延平云道理須日中理會夜裏却靜處坐著思量人
當依著做
人之可法可傳者無時無事無處而非精神之所貫徹
欲用之先嗇之安閒調攝則悅而強矣見不徹則雜
慮擾之勿能安也唯知命者宅之以寬克之以剛貞
之以久恭儉齊莊以事上帝
靜坐看經書幾葉盡諸說之異同而歸於至是歸於一
貫他如孝經小學通鑑綱目性理大全近思錄等書
俱定課熟玩家禮當輯行之
訂記疑錄一本遇疑處卽書於上有暇則思逢師友則
問
與博聞篤志者訂講經義會
時文科舉之學所以不廢者以聖賢神理渾全非潛心
息氣之士矢口便差不能入彀故曰語其至必融會
六經之要旨儒先之奧義而後傳
今之爲文全爲科名耳然亦賴此一途引得到聖賢書
裏來其中有英才美質便引入聖賢一路去今若不
看本領書如六經性理等徒濡首時文中便非英才
美質且時文亦安得佳
無爲以養性使性和樂仁以廣之義以精之得御境御

物之本矣涵泳充積之久則神清氣固精采煥然洞
燭纖微不可障禦何所接而非天機何所發而非慧
照吐之爲言其緒餘耳
一縱一擒一起一伏勢之所以妙乎神之所以運乎觸
之於物存之於心著之於手斯不言而喻者乎
渾灝高騫神行理到筆補造化氣涵古今自與聖賢當
下不隔
行文全在空處振作或於題上透出所以然之理或於
題中過接轉落處透發以結全篇之勢或於題後拓
足神理意議使全局俱振或布置從心但借題行文

不拘行墨而結構自緊神采自露總之必有一種手眼獨出處也

知書者云作字全要結構筆勢起止處莫不有法而一以神行其間行文亦然

一心貫穿全理細入無間行文或映射上下或鉤連本文意自警策

站在題頂上即是善作者更須立定主意往復深切高視闊步斂神調氣但透神理練結構要害在手面目自露矣然題之面目若不醒露則神理結構亦欠分明又不可不知

文之氣一呼一吸而已文之體一疏一密而已文氣有呼吸猶陰陽之有闢翕也文體有疏密猶陰陽之有奇偶也翕闢氣也奇偶體也試以此理反之於身氣無形體有定氣行於體中猶文氣之呼吸運於文體疏密中也故欲精於呼吸之用必講於疏密之體夫人體首奇而手偶腹奇而足偶奇偶相生亦相閒此人生全體之奇偶也文章全體之一疏一密如之首奇矣而眉目鼻耳則奇中之偶也鼻口雖奇而鼻則兩其竅左右之齒必相配則奇中之奇仍偶也文之疏中有密者如之手偶矣而各五其指指各三其節足亦然則偶中之奇也文之密中有疏者如之疏中有密疏乃不弱密中有疏密乃不滯如單行疏也排比密也單段單句中藏雙意雙調雙字疏中密也排比中却用單行不板對使文勢勁直密中疏也全體之疏密逐段之疏中密密中疏而呼吸之勢寓乎其中猶人自首至足氣行乎其中精於其法以行氣文無餘技矣講於呼吸而不精於疏密恐氣未調於法也

既知疏密相生相閒之法又於起伏轉折處有餘神有厚力有老筆有圓機乃是作手

文貴輕清然恐其弱也貴沈厚又患其滯也前人之文有絕敏妙又絕有骨力者此文章家之最善者

文字先要得全勢全勢在手方能一氣趨題詳略從心點化如意於題有不著精力處有著精力處合觀之即不著精力處亦無非著精力處如此纔一篇成一篇結構合來數篇共成一結構大場中尤要熟於此法方能一往沛然若節節而為之縱極工緻亦僅如池沼之渟瀠難以語於江河之貫注矣若能於宏闊浩瀚中又筆筆峯巒奇變關鍵緊嚴方稱愜心應手之作此唯胷襟瀟灑不著一宿物但涵泳於真機者

能之

逆字訣最利場屋謂其能取勝於平鈍卷中也或起用逆提或中用逆抽逆跌或後用逆繳自然爽氣逼人然必一範於法而以神行之若太露痕迹便落串插小家誠能善於用逆亦何害爲大家也大家只在骨氣上辨竟以用逆而少之耶

每至文勢平流將弱處即矯舉振作起來正行則救以反散行則救以整淸潤則救以雄奇平淡則救以英挺行文精於用救方是作手

行文於題有直勞下之法有橫截斷之法直勞下則勢

高而神迅橫截斷則法老而思堅皆文之正而能奇者奇者法奇勢奇耳

大場作文全勢既定出筆時又運以淸拔之力奇老之法曲折排宕之氣何有於千人萬人覺唯吾一人凌雲直上耳

渾密根程朱曲暢擬歐曾斯得乎文章之正則矣

文隨時而變能不爲時所變者大家也能先時而變者名家也文之始盛必簡直平正而蘊蓄深厚久則人厭其樸乃變而爲新警工緻於是光華流露機巧備矣而未嘗離於法也久之猶若不足以盡其才乃變而爲縱橫奇放久之人又見其近於誕肆支離而不可救也於是反而漸復於古焉千古文運皆然即以有明迄今時藝觀之大槩可覩矣能知時之必變而爲不爲時所變之文理法爲宗奇正互用鎔鑄乎經史統匯乎儒先則昌黎所云根深葉茂膏沃光華者也

自然而然深於當然而然矣其中更有所以然能透此則英鋒不可掩矣欲幾乎此養氣難窮理尤難空言何益哉

夫欲文之傳世而從事於養氣窮理此先儒之所以識

韓子也今特就文章一道而言耳

文章佳處只是箇中神理相呼應論題亦然本是一條極亮線索極平易道路只要見得眞了如兔起鶻落捷以輕快之筆細切之神寫出只這些些箇中斡運有甚難事若不於此下工夫却無了當日子

文中有王有霸有中行有狂狷在識得他性情氣象如何鄉愿之於中行在神理眞僞上辨之

爲文須是理明詞達斷勿助長只要有定課有常業若助長則有時而槁矣

爲文不必亂其所守各就心思力量所至透出光華如

明珠之初瑩自然有特達之知矣
若以應制科而言只是時而讀時而思思之爛熟則平
日未下筆時成竹在胸可以先發而命中矣若發而
後中非自信有素者也
講究書理體會傳注全在平日臨文再就本題語氣探
討一番須得其旨意義理所歸從此措意措辭使之
融洽條暢於聖賢之意理洞然中解立言之道無餘
事矣
小講是發端語一對題說盡便非
行文有當流散處有當密緻處有當直截處有當紆曲
處總以俊篇法道逸神理逼現目

用意要精切字句要典雅原本於六經取材於左國史
漢唐宋古文然後能典雅初學者且就已讀之經傳
古文中揀取材料色澤亦庶與膚庸稺弱者異矣
文氣要清疏渾灝清疏則無塵滓渾灝則不單薄
單句題須於題之罅縫過際一字一意搜索得到照上
顧下思前算後不溢不欠行於一絲中層層剝換瀾
翻不窮
學人之心須是精嚴浩落其精嚴也如風烈火猛則悠
忽之病無矣其浩落也如天空海闊則拘鄙之病無

矣如此則不言文而文在茲矣初學當常存此意
多讀經傳史漢韓柳歐曾及成宏嘉隆前輩文略採近
日時下文字以知風氣皆須潛玩熟復其所以佳處
庶幾有之於己若徒誦則無益
看書全在上下脈理轉關呼應處及字句露眉目著精
神處及迴抱補綴完全無欠處此皆有天然結構細
心體認得便於行文大勢節目有建瓴破竹之勢
文要舉止宏闊涵蓋無窮命意立言要有根據而所見
者大
文章能痛切於身心性命則足以扶世立教

前輩論作文之訣曰單微李文貞公論爲文之要曰清
醇清即微之謂也醇即單之謂也
古文格調不同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曾王各人自出機
杼迥與俗別史記筆力高妙漢書述先王制作事核
語醇比唐宋氣味尤厚學者擇取精英反覆玩味久
而有得自然所作之文氣格清高音節古雅勿學爛
熟時文徒耗精神於無用也
作古文須入情入理而摹寫處各肖形出之
文無工拙只是胸中一段太和元氣溢於春濃於酒停
蓄不住自然流注於筆墨閒其音節局度有二南之

風卽是學人本色且千古立言之則本應如此故平時當以二南之教養心果養之純熟則氣質變化常敬且和矣敬和二字脫不得一字先儒終日持養端莊中全是和樂至接物時一氣流出吾心本與大舜顏淵之心無有少異十餘年前養之數月日用間無適不爾默醇和生意盎溢形神之交悉有依著益因見得理本自然不須勞擾仁以存心義以應事盡人事天其樂無極此種心境實窮理進德之基當優游培之終身不改也貧賤亦樂患難亦樂名教之寬同於覆載樂不已則進不已進而至於極聖人也未極

則賢人也一日不樂則進機息矣故夫子所以教人歸於說樂不慍盡之矣且歡忻和暢休祥所集豐豫所由也

詩必原本深厚乃能追古君子之作其結構變化元氣渾然固非有心而爲之者次則精於章法蘊藉風流詞融字鍊或於言情景使事實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古今時勢人物參以學識運以新機此非其至者

詩要知得篇法開合變化處句法字法亦要究心

欲求入門全在刻刻與古人詩文相浹洽浸漬目注口吟心摹手追庶骨氣可變窾郤可披

五言古選詩爲勝七言古唐人爲勝五言律七言律亦莫盛於唐而杜工部法力畢備眞樸高華並擅其勝故推大家

五言排律惟工部以開合變化行之篇法最勝大抵老杜一集空沉酣其中乃有眞得七言排律體本冗贅故傳作絕少

五言七言律首二句爲起項二句爲承腰二句爲轉末二句爲合起要直爽收要於前更進一意有餘不盡中四句大槩二句寫意二句言象方有濃淡華樸之別不至犯重叠庸俗之病各出句對句亦有一氣開

合淺深之法

律詩莫難於意語響要之每句自有幾箇穩當字在人自想不出自老作家出語字字響亮安貼

隨題卽事沉心研想運旋之以浩氣結構之以法律參之以古今人事之变天文地理草木魚蟲之變則神力渾合光焰振爍矣

王孟派專尙一氣淸眞亦要知得

應制律中二聯空一莊重一淸新

六朝詩所謂蜉蝣之羽明皇時宴樂詩亦屬處堂之燕

賦韻甚寬律賦詩韻相通者卽可通用古賦尤寬但晉

吾可押卽押之今人之賦大抵託於古賦之名以自
便而實帶律賦體者也
昔人問司馬長卿君何善作賦長卿云熟千賦自能以
長卿之才尚取資於古況下此者乎然則熟千詩自
能詩臨萬字自能字是皆然也古之名家雖韓昌黎
之於文杜工部之於詩皆從沈潛六經子史而得令
己所以不能及人只爲不會將前人詩文爛熟於胷
中耳
學字先學執筆然後能運筆蓋筆鋒正直則手腕自靈
而能運　矣能運筆然後能用筆能結構

執筆如懸　指離筆一寸三分大指食指中指要齊無
名指及　於筆上大字懸肘小字懸腕書之
字上半不可尖小凡兩半者左半略高右半藏於其下
有相抱之勢不可相平落板樣字脚亦不貴平一字
中點畫撇捺重者筆法不可犯重犯重犯板俱法所
忌
先逐筆碎學筆筆有法然後合攏來學中間方充實飽
滿無揑湊之病王右軍常學永字以此字備八法也
作字每筆俱有三折一起一過一結雖作一點亦然
每作一筆無有往而不迴者蓋筆則往而神則迴也

字全於轉折頓挫〻徐上著力
每一落筆如鳳翔千仞不肯輕下則勢善而神全
一筆有一筆結構積至一字一行一幅皆然蓋全以神
行其間也
前人學書先多臨名家帖本久久乃自成一家
作字既得其法臨寫時須處處精神力量滿足貫注無
絲毫缺欠
初學且竭力展拓筆力日學帖五六百字使手腕運熟
久乃不〻　自工也夫精於技者可以適情可以
養性可以　道故樂爲其事而不厭若專務求工以

飾觀則〻　矣不發卽强習其法而神多所離猶無與
耳
操心正者字不求〻　嚴毅直方之氣自然相肖
詩學字學前人〻欲詣精入神爲絕頂一流故天姿勝
者蔑弗至矣天姿未至者或往往而至或雖不至而
不失爲次焉
每事苦心專攻之至必有魚躍鳶飛沂水春風之趣
肯用己百己千之功何難而非易不然亦何易而非難
服官思稱職人臣之義也史館重地詞臣淸望雖初登
仕籍而體已亞〻　卿班可無思所以報稱歟卷阿之

程功錄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講學劄記體例全仿薛瑄讀書錄然中間頗涉雜論第四卷中剖析鉛汞之說尤於儒理無關其亦鄒訢註參同契意耶以大旨醇實故仍列之儒家焉

嵩厓學凡六卷

〔清〕景日昣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嵩陽學凡六卷》提要

䟦

昔人云讀書不如寫書積書不如著書夫以寫書為記誦固然已而著書則何可易言也必兼才學識三長方為盡善學不[illegible]則耳目未廣識不精則採取未當而才不高則裁制筆削不足以[illegible]故難也予邑[illegible]翁[illegible]少津業嵩陽書院下帷攻苦為同舍長友弱齡捷南宮有經書制[illegible]之刻無論矣需次家居刻嵩厓言集刻景氏家乘刻中嶽廟史筮仕端州刻尊生書刻菘臺書無不獨出手眼號稱盡善既已不脛而走矣茲予來粵讀其學凡更為之嘉歎不置益其博學精識而濟以高才斷制盡善固與前諸刻同而近裏着己為吾人誠

正修齊日用昕夕法戒不可闕之書則尤
見其篤尚實行不事浮華用意為深可欽
慕也語曰開卷有益著書正惟此類為可
嘉賴憶日月擲人生成易負善不克積〻
恒難寡為問安身立命在何處也茫然浩
歎而已凡我同志其尚共勗哉
陽焦欽若維臣氏之

學凡題言
人自總善以來性罔弗良而後寖失其初
者一則氣質之拘一則習覩之誘顧氣質
責乎變化而變化視乎學習乃若耳濡目
染漸漬愈深惑溺日甚是非善惡朋從爾
思知識聞見幾成故我久而意知身心俱
為痼蔽施于家國無一而當概聖人大學
之教束髮授讀而皓首茫如者氣質鮮能
變化習與性成階之厲也宋儒真西山因
此作大學衍義瓊山丘氏從而補之今其
書在焉蓋為獻替設也卿大夫而下屬在
士庶有身不知修有家不能齊安望異日
舉而措之為國與天下之用故人人讀大
學咕嗶者視為陳言鉤索者止攻舉業曾

無反身體驗以期一日之幾於道中人之質易於遷流無良師畏友為之開陳智慮啟發聰明固無怪也余少窘儱讀嵩陽書院事潛菴逸菴兩先生獲與永光靜菴諸子遊竊鄙聲華浮偽之學釋褐後閱歷漸多交與漸廣冀勉于反身强恕以無負篤物諸儒之教仍以誠恕名齋一行作吏盤根錯節未敢倖云無罪然數年來鉅細之技順拂之遺惟不敢欺己不欺欺人佩服明道先生晉城之箴題額視如書曰書生不解事但稟天地爾我之知下吏鮮稱名惟恐走卒兒童有口蓋怵怵然以疇昔所學誠恕為居官二字符政事之暇稍尋舊業丙夜不敢輟隨手劄錄反覆循省乃區分類別比於衍義例詮次其大槩以為立身行己之韋佩邑士庶有知嚮者往往隨事抄示之曲為勸誡匪敢拾人唾餘自標一家言辛巳鄉前輩惟臣焦子来見而善之曰毋獨善鋟板可余謝焉惟臣曰不然夫人人讀大學而渺不知學者以視為高遠難行耳此書意取法戒臚列善惡若張黑白使人曉然知如此步趨于大學有合如彼延馳于大學有違平淡可遵警惕知懲高者由此上達下者亦不失為寡過其裨身心豈曰淺鮮且夫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晋人先虖池而後河尚其路也斯書博採旁引不離乎宗謂非先達大學之路哉矧今日既以教端人士而將歸以示其

子弟匪梓固雖以家提耳而人授口也爰是其言付之殺青而惟臣更與陶子翰臣鄭子巨涵忻然事校讐後有是刻焉雖然程子于博涉者譏其玩物喪志爲其徒能空言也願覽斯編者見一善反而問之己嚮往矩步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見一不善亦反而問之己恐惧改悔所謂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如此庶不沉溺汨沒于習觀之誘而氣質忽不自知其變化矣拙宦嶺南吾子弟有嶄然成童者歸無所遺以斯編爲之玩玦朝夕講閲令其充耳盈懷漸而習慣自然不失其性無染于習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此物此志也同志者幸共識斯意

壬午歲冬十月嵩厓景日昣冬易氏書
於端署之聽日軒

凡例 六則

大學聖經垂教萬世宋眞西山著衍義明丘瓊山補之皆爲經筵獻替作垂天子以爲律度卿大夫以爲致澤誠古今金鑑也然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屬在士庶厥有身家至於出身加人之際亦具治平雖大學童而習之乃視爲呫嗶無以摘發流俗深錮之病末由感悟興起予因竊比二先生義例提綱分條而摭其義以爲士庶人學近道之式如銘几杖如振晨鐘可以寓目警心也

是編耑爲士庶日用而輯如布帛菽粟欲其雅俗共由援引不盡經史稗說不必精奧乃以爲立身行已之標的處事接物之指南學之凡也粗具梗槩而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下學上達雖聖賢指歸在是矣觀者自得之

是編意主法戒箴俗砭愚爲多深思自克匪敢策世乃有痛語刺骨讀之頗令通身汗下有則改無則勉同志者自當視爲嚴師畏友也至繙閱所及有當則錄不計其年代先後即立說姓氏亦多挂漏而偶有臆說亦附記於末以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義

立義必有關於世教倫理而援引間及街談巷語釋典道書取其明曉易入不以人廢言言彌近旨彌遠也然必言可勸懲始供夯採若緇流輪廻羽士丹砂異論惑世統所擯斥

集內條目所次有與大學各傳參差者蓋不繫止至善忠信驕泰不繫平天下俱入誠意正心條類因義連及理相發明引伸觸長讀之易入也無事斤斤章句爾

古人十五從事大學至四十而仕中間二十五年功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隨時隨處體認醒察即如近思錄讀書錄古人言即其行何曾一步蹈空今

人人讀大學而白首不見成功者由未力行精進
耳於是編苟反身而求則鉅細精粗各有一定法
則其于學不無小補至其問徵引未博援義未當
尤願同志者之廣爲參訂也

嵩厓冬昜氏識

嵩厓學凡

總目

學

讀書集　不讀書則塵俗
讀書須仔細理會　靜坐讀書
讀書是實集　讀書終篇
文正公勤學　好問
不學無術　讀書貴心得
讀書本以利行　讀書不必精舍
書室　讀書宜早
學而未能　習舉業
讀書莫信命
教讀小童有益

窮理

明心　能學知道理
認理　不曉事理不成人
作事有見識　一物有一理
識見要遠　作事有法則

得失

知止

卷之三

誠意正心之學

敬

能破方是英雄　常存厄險心
富貴畏禍　無事常作病想
謙忍　四止
敬師訓　戒縱慾
交友以敬　與人以敬
戒戲謔

毋欺

自問自心　去欲修道
事要責己　問良心存體面
良心發見　人生不得閒
五不欺　十無益
面孔自羞　作孽有驗
好聲華最害人　虛名不可居
上有君父下有兒孫　改過
聽人說　要勸不要謗

喜聞過　制心
身有大過而攻人小失　爲君子所笑
功名利達總屬虛花

顧諟

窮達禍福有分　處窮
好漢見不得閻羅　知因知命
敬謹　心好無病
陰隲　修身俟命
責己　造命
禍福有命　得失之中有禍福
善惡之報有遲速　天道
顧天理　前世今生
天難瞞　不善之報
富貴辛苦關乎乘除　作善莫求鬼神

定靜安慮

驅除思慮　變化氣質
操守　淡心平心虛心
四貴　閒想
忌躁　五法
臨事戒躁　虛圓
無心　戒妄想
戒忙　謙默
淡忘世情　事不可太着心
遲速　安命
斟酌　夢寐
名心宜淡　靜看
神氣　養身
淡名　大勇
喜怒不形　胆氣

淡慾　守業安分
夜讀　心相
安心足心　志識要高
君子小人處事有靜躁之分
進退　安樂
四不消

自慊

三要　自省
心得　爲善樂
上界與人　永日
康節先生　拙閑
茅齋　居山
樂事　術數不足信
作事不要過當　養廉恥
立志要高　晚坐

卷之四

修身之學

自修

澆風是敗子

日新

存心是作聖之基　立志
不可偶一失身　改過
改過宜猛　動心忍性
去矜心存悔心　後悔無益
好勝便不長進　勞苦
善惡重後半截　勢位不如道德
事要早做莫待後來　功夫早用莫蹉跎時光
事要早圖　凡事遲待不如趁早
早用功

恂慄

老子道德訓　廿四省
淡薄世味　敬謹
學業　責望
立身於無過之地　士大夫不可輕失身
為身惜名　知我知天
多事生禍　不管閒事
勿恃聰明　剛不如軟
忍辱　無輕受人恩
忠孝教子
擇交

盛德

寬厚　德福
含蓄　戒慌張
戒輕薄　莫逞聰明
智巧無用　愛德惜名

做好人　戒飾非
安便之法

慎獨

自看自身　君子不以冥冥惰行
君子時時恐懼　誠心畏懼
所為皆可對人言　莫蒙惡想
不必算計彌縫　妨人議論
不為名　守約
人責宜自反　戒淫

言

言可以觀人德性　不妄語
不多言　少言
莫華勿露　言有宜戒
多言生厭　慎言
話要當理　訥言勝於多辯
無易言　正言
言宜自警　喜怒無多言
喜怒時宜慎言　檢點
快意時宜慎言　目不親見不可輕言
身所未歷不輕言　勿急言
好話歹話對人莫要說盡　戒謊言
勿造言　勿說閒話
戒膚言　莫聽讒言
老者勿說少年話　色語
言莫輕信　士大夫身為射的
戒談人閨門
仕路慎談論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言最招禍

貨

心體

卷之五

齊家之學　教　孝　弟　慈　財　宜家

教

孝

勿私身私財自專　敬孝
無私　言
應呼　推愛
侍疾　孝心是各人自盡
萊備能孝　宦遊不歸謂之不孝
父母在遠宜朝夕在念
自愛子女當知父母之恩
養子方知親恩　諫親
常恐非及親　受父母之命
五不孝　義婦孝子
生事盡力死事盡思　喪殯
喪次　喪不當出
喪不作佛事　喪不治酒
塋葬勿遠　治葬
忌日丘墓　忌日
吉地有神物護持　吉地在德不在改卜
卜兆　涙思父母
家廟　重祭
祭必親蒞　祭義
少年勿慶壽　父母沒不慶壽
親殁子不慶會　明譜系
宗子法　全天性以樂其生
和兄弟以慰其心　訓妻子以解其憂
慎交遊以免其慮　動婉容以得其歡
善奉養以安其身　服勤勞以遂其體
審寒燠以防其疾　存人心以酬其德
受偏憎以隱其過　用幾諫以冀其悟
慎殯斂以保其屍　急營葬以妥其靈
全節義以顯其名

弟

兄弟之愛　分形連氣
施不望報　子不分嫡庶
同心　父子兄弟不可離心
兄弟勿以語言相傷　義讓
讓產要明白　侍疾
問衣食　恕過
敬姊　勿惑婦人言
重宗子　敬尊長

慈

附使衆
一家情意浹洽　子宜幼時教
教幼童　教幼宜量資循序
教幼宜分任　教幼宜不假言笑
教幼宜鼓舞　教幼宜賞罰
教戒　教幼習揖
教幼習立　教幼習坐
教幼習飲食　教幼識字
教幼敬書　教幼點書
教幼句讀　教書
教幼念書　教幼探書
教幼帶書　教幼理書
教幼默書　教幼兼理書
教幼背書　教幼講書
教幼潤筆　教幼臨倣本
教幼餘課　教文宜督責初功
教文宜開示路數　教文八法
教文五要　教文四十字訣
教文學變化　教幼書法
把筆四要　作字四法
教子弟取友　失教不是慈愛
父母是兒孫榜樣　兒幼失教長大難管
護子短　教子讀經史

創業遺子　父母多爲子愁
管轄人不徒尚嚴　積惡則子孫貧苦
恤宗　竊戚往來
遇僕　寛待下人
奴婢宜體恤　僕妾門客各有所取
買乳婢宜念其子　莫護僕人短
恤佃人

財

禮法　貴粟
惜飯　人家不要事事足意
用而不傷　惜福
豐儉得中　儉可足財
知節知止　飲人儉家
貧賤富貴輪廻　借用
濫費後來必貧　富常存貧心
樹木宜惜　屋不必大
量入爲出　不可欠人債
成家不可舉債　富貴如花開
不計錙銖　放恣是破家子
省用　貪人必生敗子
家業興敗　不積財
不以多貲遺後　貧爲淸福
貧家不以財交人
戒吝　雞豆不忘

宜家

體恤婦女　取婦不必攀附
擇婦　荊布
正妻　厚待妻妾
夫婦有禮　夫婦戒媟狎
内外之閑　有法度
議婚姻　莫聽婦人婢子言
嫁不失時　禁閑雜女流出入
修德修福　孝親
和睦　慈愛
德性　敬夫
敬順和順　家庭三戒
御妻妾有術　夫於妾之服

卷之六

治國平天下之學　慎德　恕　有容　仁讓　絜矩

慎德

誠實　爲善事積陰德
隱德宜念　廉潔
不失色　安不忘危
才德　作事宜顧公衆
毀譽　儉
匪人莫交　仕途不可放逸
居官三字符　居官宜矢儉淸二字
天子布衣　中不快活
以藝事諷　官盜
仕宦自省　爲政要務
勤職業　吏取平不取能
呆昏之害　勿用權術
不帶山水還鄉　居官不必盛僕從
禮賢　高位反辱
用威用愛亦須酌量　難爲者不必强爲
貪吏宜戒　謹暮夜
習勤　御吏臨民
防猾吏　當官戒怒

當官處事務着實　察吏胥之言
監司待州縣　上官行部
德歸於上　舉事稱物宜
絶異色人

恕

所學惟忠恕　善惡不必太分明
體恤人情　知人情
溫語待人　責備宜寬
錯誤毋輕罪　貧急人宜寬宥
勿訐人過　不非大夫
不念舊惡　勿許人所諱
勿辱人父母　勿輕彈劾人
不輕譏人　寬人過
勿仇小人　敎小人要從容
人遠來待其氣平　開惡宜察

有容

度量爲福德氣　容人
平心靜氣　君子可以大受
識量　量宜大
寓精明於渾厚　遠慮
納諫　位高謙恭
清官最忌刻薄　享爵祿者不可逞聰明
受善　莫仇小人
不怒小人　待小人不惡而嚴
寧受人欺不要人怕　隱惡
不喜攻人惡　戒發暴
傳聞之言不可信
睦里

仁讓

厚福薄福之辨　慈悲
積德積惡有報　行善不要諂神
恩仇　體人情
戒疑猜　凡事宜留有餘
愛樂一致纔是有恩有情
篤族　睦宗族
宗法　謝徒讓鄰
睦鄰　回護矜禮
厚以待友　患難之交不可忘
待友宜厚　爭不如讓
施恩要早　施恩要有終
委曲成就　恩威
恤貧　捨施
分惠　解救人難
樂施　立命
不宜誤人　救貧還金
息爭　居官不可容易殺人
平恕　爲民父母
買辦宜公平　活人
寬平　恤災
交人須有斟量　無故不殺
戒殺生　禁殺
殺生難說心好　蟻虫亦當愛護
禽獸亦念眷屬　生子戒殺
祈禳戒殺　獸痛子
禽獸與人無異　感悟戒殺
曾盡力於我不可棄

絜矩

自便不可害人　念人飢寒勞苦
貧富宜平心度量　施不望報

嵩厓學凡總目全

嵩厓學凡卷一

武林葉爾德桓子閲
登封景日昣冬暘述
秀水陶　楨幹臣
登封焦欽若維臣　訂

學指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畧有四一尚志二居敬三窮理四反身大抵士莫先於尚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本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

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燦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為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

察之果當然乎則克之唯恐其不廣行之唯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唯恐其不速去之唯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人欲日以消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疎畧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

學綱

朱子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

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名干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

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淸明純粹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容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則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敎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旣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隳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敎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嘆也已

朱子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

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狥物慾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

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葢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經易超絶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吕子約書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敎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塲脫空直是可惡

朱子曰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

朱子曰。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一生用之不盡。

又曰。某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個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如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眞個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賓也好。空多了。少閒却不把捉得一項周全。(李貫之曰。敬能集義。義不離敬。敬不容不義。義不容不敬。敬義夾持。則心常存。心存則心熟而智益明。敬義二字該盡六經語孟中所言之理。)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

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晉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據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

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

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作論語訓蒙（後更名集註）序曰余既序次論語精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輩論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非本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求誦說閒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書本之註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以乎

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曰集註詳說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非敢為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三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摭先儒有所取舍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詁之詳且明也日誦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獵之以為近且卑也聖人之書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舍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為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敬之

朱子曰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

朱子日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莫放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學則

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起盥漱總櫛衣冠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 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麤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為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鞾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耻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彊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拭拭几案。須自爲以習勤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别有穢汚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升堂序揖無論貴賤必敬必謙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父兄懲之不悛遣之不許直行己意任意苛刻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群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

朱子教條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心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右白鹿洞敎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程董二公之學則文公嘗有取焉今合二者而僉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群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卽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

傳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
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取以
列於此云。

嵩厓學凡　卷二　　桓子過目

登封景日昣冬易述

秀水陶　楨　榦臣
登封焦欽若繼臣　訂

格物致知之學。

朱子曰。窮至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推極吾心之
知識。所知無不盡。其功在學問以窮理。則善不善
之幾。明而知其所當止之地矣。

條曰學曰窮理曰得失曰知止

學

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集註云。學者講習討論
之事。程子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之
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
以蓄成其德。摭義如左。

讀書樂

世間極閑適事。如臨汎遊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尋
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

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覿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先儒讀書樂詩即時習之悅也然非聖之書最移人情精微宏肆二語好學者知之）

不讀書則塵俗

宋黄山谷與人書每相聚輙讀前漢書數集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學者之態度畢現矣）

讀書須子細理會

讀書不可有欲了的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忽又不須忙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靜坐讀書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詩

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憑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懶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予治易每靜坐至夜分間有悟於古今成敗得失之故欲編易史未就）

讀書是實樂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前上古無閑民大意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且去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讀書終篇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予性好看新書嘗坐涉獵不能記憶）

文正公勤学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之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寐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公有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

好問

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盍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此舜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不學無術

纔說聰明便有障蔽不着學識到底不濟

讀書貴心得

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喫飯

讀書本以利行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周窮䘏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儒而無行徒以舉業通籍輒忝雖為人上正不知所讀書何事

讀書不必精舍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鄉許多僧寮不肯住鄉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予幼從家大人設館皆租茅屋刷穢除垢躬僕厮之役稍長讀書馬跑村館於玉皇廟鄉雋後移文昌宮之嶽生堂需次家居則借元鼎書室名其軒曰借餘

書室

潔一室穴南牖八窗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架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灑灑多靈

讀書宜早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記得學究詩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黑不少年勤學早老來方悔讀書遲

學而未能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學者學其未知未能非徒沾沾口耳爲學凡之猶此志此最也

習舉業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都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讀書莫信命

丙午元宵與越孝廉談及科第果由命否因舉以金陵前輩奇於數少時有日者言爾命必不能中讀之

無益後登鼎甲以微時礪志鐫於坊上云愈讀愈不中朱世部共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共如朱世部何

教讀小童有益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終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窮理

學於古問於今所以窮理也横渠夫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補傳云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撫義如左

明心

考亭夫子云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今之文士不曉事理者有非呆之名可墅

能學知道理

學滿胸中則出言自有蘊藉理滿胸中則行事自有涵養譬之富人未嘗有意炫赫而舉止自不寒傖

認理

韓山曰吾人心性原自光明總爲嗜慾蒙昧故識見短淺果認理真自然十謀九中生平於此得力想諸葛孔明劉伯溫亦不外此也

不曉事理不成人

道理些些不曉事情件件不明睜眼伸頸勁強可怜也活一生常人無論矣學士大夫如此更可憐也

作事有見識

坐井觀天面墻定路遠大事業休與共做

一物有一理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識見要遠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作事有法則

焚結碎環這個不難解環破結畢竟有説

知時

乘時如矢待時如死。時未至也走來走去步步蹈空予嘗試之

辨是非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戒頑戀

無醫枯骨無澆朽木不能爲之事無强爲取僨不可敎之人無强敎成仇

九不得宜知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别人分不得
忤逆不孝順天理容不得王法鎭乾坤犯了休不得
良田千萬頃死來帶不得靈前好供養起來喫不得
錢財堆過壁臨行將不得命運不相助神也强不得
兒孫雖滿堂死來替不得

認理要眞

當窮便窮該死就死只休溺愛這個身子

立法要可行

未須立法先看結煞立了行不得怎麼收拾

事要顧後

回頭莫辭頻前人怕後人

先順後逆

一向單衫耐得凍。乍脫綿襖凍成病。故先富後貧。先逸後勞。多少難爲。處君子貴安貧習勞也。

處富甚難

窮易過。富難享。寧受疼。莫受癢。

本來面目

今日排場正生。明日排場花旦。去了脂粉衣裝。依舊本來面目。勢利到手。一味凌侮。予見亦多矣。

世態人情

宋朝高髻長裙。西施懸鬚曳履。雙雙歌舞燈前。那個是男是女。友人者。留心察其言動舉止。可知其人之邪正。勿以形迹爲定評。

旁觀世情

塵裏何曾孤識。鬧中沒甚清言。試向旁邊冷覷。人生個個堪憐。予北走燕。南走粵。所閱亦多矣。

禍福有命不在風水

東家不信陰陽。西家專敬風水。禍福彼此一般。費了錢財不悔。

禍福從善惡得來不在選擇

郭璞選得吉地。天綱看了良辰。若說好墳沒禍。請君做賊殺人。端署後。有木棉大王廟。邑人謂不利于官。諷之改建。予謂不然。

禍福不必憂喜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予在端有事爲僚寅媒孽中傷。後竟無意獲直。

福兮禍所倚

趁心休要歡喜。災殃就在這裏。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老少顛倒

世間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一老年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之者尚少。何況深妙之理乎。

後生見識不及老成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少年悖悖者之通病。至於後日能悟。猶爲不遠之復。若不能悟斯下矣。

卽貌知人

李勣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功名此論亦是

色貌觀人

明太祖嘗令東宮讞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眞訊之果然上曰汝那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炯炯定非盜耳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延年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滅有此理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亦延年益壽之至理也。不可不知

莫作險事

獨龍跷怕騎虎難下步步取平路。節節踏實地。勿走險。勿蹈空。予常服膺矣

得失

經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註云知之則定靜安慮得其所止是知則得不知則失也傳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又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又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註云三言得失天理存亡之幾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幾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摭義如左

性命事理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振古及今莫之或違也予杜門家塾。薄遊燕歲。筮仕嶺南。聞見所及。符此相人多矣。

立身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命豎子殺鴈爲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得福得禍之由

紫虛元君云道生於安靜德生於謙退福生於清儉命生於和暢患生於多慾過生於輕慢禍生於多貪罪生於不仁 貪賈禍者官者宜服膺

所好非所求

好利非所以求富也好譽非所以求名也好逸非所以求安也好高非所以求貴也好色非所以求子也好仙非所以求壽也今人所求皆反其所好無惑乎百無一成 此中有緊恐懼內省反身修德者知之

東岳訓

東岳聖帝曰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臨危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

禍福倚伏

禍到休愁也要會救福來休喜也要會受

壯招病盛招孽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

機緣命運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湊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即巨石亦壓他不住

非分不享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即人世機阱切須猛省。故君子修身以俟命毋爲苟得毋爲妄想。

來路後路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竇後路便保他不得。徑竇以爲巧方悻悻自喜其敗禍即在此。

恩中害敗後功

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自放逸自暴棄者幸一思之。

四關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慾是人鬼關

看前知後

寃家多由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已往

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毋看貧賤之輩多由慘刻

食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小心

大嚼多噎大走多蹶。一切粗心大膽總無濟事。

事要慮後

算計二着見在纔得頭着有收煞結果凡事都留後門有救性乃萬全之道謀事妨患所當知也

慮病慮禍

甚麼病兒死不了人甚麼禍兒喪不了身

嗜慾無後味

嗜慾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便似嚼蠟故久宦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淡然相求久而不厭。酒色財氣與一切快心適意事過後未有不悔者若不悔便無平旦氣矣惟爲學無悔。

興盡生悲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荒礫日冷風凄放牛牧豕之場皆疇昔歌舞地也方共盛時寧知今日出郭登丘隴鬱鬱

槊與王侯耶厮養耶英雄耶騃子耶是烏可辨吾想生時爭名射利就不規其所難圖而徼其所無益一朝長寢萬慮俱寂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知更幾主也余嘗閱朝籍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膨脝滋苦不如靑蔬白飯殊有餘味妖姬孌童極妍盡態始亦甚樂及與盡生悲不如焚香攤書久而益遠李甲者賒借作塊孫乙者撞騙得貲縱驕甚矣予目見其敗

堯夫詩云幾更十次閭已換一番人兒族簪紱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顧艷羨鄙陋豈得其眞哉

善人自有吉地

劉文定公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土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平安是福

害與利隨禍與福倚只個平常安穩到底

好人最便宜

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兩失試看古往今來惟有好人便宜

微人小事不可忽

鼷鼠殺象蜈蚣殺龍蟻穴破隄螻孔崩城

學好無論貧富

爲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爲人若不學好誇甚尚書閣老

趙孟貴賤不足憂喜

化子拾得一錢喜的行歌獨笑忽被原人認去氣得拍手大叫

爭辱之兆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淫貪僭致禍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予目所見甚多。可爲殷鑑

慎訟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慎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闇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

欠錢物。及凶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與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眞達識也。予令璐銘於堂前曰忠恕忍。蓋居官居家立身接人。三字符也。

知止

註云。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事理當然之極也。傳曰。於止知其所止。註云。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又曰。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又曰。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又曰。溺者不明。貪者無厭。又曰。知之則志有定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處事精詳。得其所止。近思錄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朱子曰。止於所不見。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據義如左。

貪欲爲諸害之因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蓋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隮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

不開。伯夷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安在哉。

事留餘地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卽𢭃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眞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絶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與。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守分隨緣

人倫要鑑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常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遥自在仙。世事想到到頭一着。則心自足。語俚而確。

知了

王聖俞先生曰。道成是了。當時物毁是了。當時假如建一宅。卽修葺不了。直至拉然崩。卻纔爲了。當畜一器。卽無玩不了。直至委時碎。卻纔爲了。當做一官。卽周旋不了。直至一筆勾。卻纔爲了。當須以不了了之。用古人了心法。

人要知足

童生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終日惱。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留有餘

事只五分無悔味。只五分偏美。

巨富翁黄金滿窖。愈惜分毫。極品官白雪盈頭。彌營窟穴。算子何時是了。問天亦大難爲。

長處計算

儘𣪍只說不𣪍。横受不如竪受。

事休做盡

未來難以預定。算𣪍到頭不𣪍。每事常餘二分。那有悔的時候。人心那有𣪍時。恃滿受謙。學道君子。請事斯語。

寧隨緣莫好事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總因好事

楊敬仲知幾說

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

福莫享盡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園花葩艷獨先則零落必早是以達人寧爲蔗境智士不羨榮華

知足則足

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榮乃所以免辱

人方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稍稍蓄聚人益衆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已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

少取爲貴

凶年之穀亂世之名皆以少取爲貴

要知退步

百尺竿頭進步鑽天巧智多才饒你站得脚穩終然也要下來才太露相鋒鋩爲庸人所驚倖浮爲君子所鄙守以拙藏以渾故盛德容貌若愚[illegible]

實在處着力

上看千仞不如下看一寸前看百里不如後看一鞋

防危

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添一搦

天之將曉也反暗此死中有生聖賢所以大覺燈之將滅也反明此生中有死衆庶所以終迷易理變化生生不息故居安慮危處治思亂善察易理也位高能謙履盛不溢善體易理也

處世要寬大

世情休說透了須存厚道世事休做㪚了須留有餘

凡事要有足心

貪吃那一杯把百杯都嘔了捨不得一金把千金都丟了。居官者聞斯語貪吝二字宜猛省至于好色不已而癆小忿不忍而禍可觸類也。

食物之物恒為人食算人之人每遭天算未識朱龍金翅不見黃雀螳螂

謹小慎微

不怕驟只怕輳不怕一只怕積天下事驟來尚有救性輳來不可支持一件猶可消滅積成再無措手疾病亦然。積怨成仇輳毀銷骨勿謂性可任人可侮蓋立身接人亦然也。

勿多取

強取巧圖只嫌不穀橫來之物要你承受

唐伯虎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

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細看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艸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凡事要看人情

聲休要太高只是人聽的便了事休要做盡只是人當的便好。一富事風厲赫濯所至震動乃共存心行事體貼天理人情無微不徹真聖賢路人

富貴不須迴顧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知足知退

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擇便求全仕途是名利戰場莫衝鋒陷陣

吾生落落果何為世事紛紜沒了期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卻笑人癡庭花落落疎疎葉淡柳長長短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机正在不

齊時

奔競世路枉卻一生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卻一生

寒風淅瀝雨滴空階雪霰敲窗孤燈清寂坐無煖氣一衾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舟遠泊雞聲茅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頭逆夜欲坐待而尅晹竟夕無不驚魂喪魄截耳實心而今者幸得無此都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理爐有未死之灰床有可擁之絮耳熱酒後茶沸鼎間即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嘆抑何不知足也

不貪便足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貪便足見人貧憐之

予尹端風自堂聯云本是秀才甘慣清貧一塵不染廉猶易初做縣令值茲繁劇百口皆謂撫甚難

貪功名無益

雷宜徵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伏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富貴之勝于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穴和宗亦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之事一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

居位者不可使人厭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不可負滕

後魏賈景興棲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以拜

榮顯故也。予有負滕圖卷，辭炯水源，堤濱賤薪，發山[illegible]不起，漾深沒服，予滕何如，不堪凋矣。

章楓山壯年致仕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先生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illegible]聞，憮然驚歎，知其意[illegible]，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老宜戒貪

白首貪得，不了一身，能用多少。

清閑

趙抃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志。嘗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荅，清夜安眠白晝閑。

郊居心涼

韓持國遇暑，寧自郊居。因問郊居涼乎？曰：涼。野人無修簷大厦，且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人慾，形挾扇，投足大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訖，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離都門堪樂

宜萍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行此不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碧石，緋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山林閒人

齊王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灌園之樂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illegible]

先主於敬便是又曰學者先務固在[illegible]
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
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
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
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
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
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
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
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
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之事擬義如左

存心

和靖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
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個活主人

鼎州石銘

宋乾炎二年鼎州巨石隨大水而下有字曰無爲深
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窈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
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illegible]以天地鬼神使人知懼

作事宜愼

諸葛武侯曰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愼

愼心

機事不密禍倚人壁 不密者多言爲累也[illegible]即戈矛伏壁故君子謹言

戒苟且

大凡做一件事就要當一件事若還苟且來做一件
成一件事 尹和靖嘗佩服一當事凡事須密認真蓋程朱主敬之眞實學問也病學而未能

心行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愼始愼終

無忽久安無憚初難 尹均根示升合俱要手畫甲丁齊來親供各聽近便不恆頓對

謀始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

之逆。故曰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訟之義甚廣。若心不相明。迹涉可疑。皆有取訟之道。謀其始。貴乎慎也。

同而能異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illegible]非人情不可近則無量。異世無志。

守心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守身

人生在世。守身實難。一味小心。方保百年。

安穩處着身

牀雖不高。有跌墮時。仔細翻身。穩當莫如[illegible]無橫盤[illegible]安從君。

才不可逞

才多累了已身。地多好了別人。知者求拙。少求下。求後。求遲。此天下之妙道也。

學得一分癡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一分便宜

虛心博訪

理可理度。事有事體。只要留心。切莫任已

忍念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急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謗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忍默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能敬方是英雄

文公告陳同父曰。真正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着也

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常存歷險心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

富貴畏禍

富貴不祥之器也。昔之君子。不得已受之。足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之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熒惑其身心。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賢也。今寒士有一售于科[illegible]遂無所不爲者。可[illegible]

無事常作病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家庭不和。手足不睦。若于病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泣[illegible][illegible]下。故常人處[illegible]倫。當作病

謙忍

天來大功。禁不得一句自稱。海那深罪。禁不得雙膝下跪。

四止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貧。

敬師訓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皆景爲約。其晡不至。當行檟楚。朱雖稟師之命。然常經一里巷。一惡犬當道。過輒嗥吠。鞏乃整衣[illegible]犬再拜祈之曰。幸毋嚙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死于家。

戒縱慾

心所欲爲。多不利於身。口所欲食。多不利於腹。是心且不顧身。口且不顧腹矣。人生自己形體。已難兩顧。何苦縱慾以戕生哉。

交友以敬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與人以敬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戒戲謔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毋欺

經曰毋自欺註云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不可徒苟且以狥外而為人也摭義如左

自問自心

欺人瞞人都易惟有此心難昧

去欲修道

欲心要淡道心要艷

事要責己

責人絲髮皆非辨己分毫都是盜跖千古元凶盜跖何曾覺自（一觀察深刻酷覈吹毛求疵刑及無辜悻悻自是蓋不覺自也）

問良心存體面

不為過三字瞞卻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卻多少體面

良心發見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演古本到哀苦處淚霪霪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便笑以為獃正是日用而不知

人生不得閑

造物不靳人功名富貴而獨靳人閑高爵厚祿立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頻頁于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

而身亾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廹於勢窮方屈非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畊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裝儀鎖鑰惼惼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此意味勞勞擾擾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閑頤養天真之野叟哉

五不欺

黄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十無益

許眞君諭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修身無益不善取利布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面孔自羞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庭陸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答曰此間邪得面孔向陶淵明

作孽有驗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煩惱或見君子而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相也

好聲華最害人

鄭漢奉曰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則甚纖嗇此非眞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耳以求福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澹而女子財帛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眞澹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澹也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背於嬉笑伏戈甲於尊罍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盜賢聲此輩得

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此等人予嘗見之矣竊大利盜賢聲兼而有之言足以飾非智足以掩醜所謂色厲而內荏也一當得志而自好者又從而步趨之何耶

虛名不可居

宋人云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眞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少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後世風氣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頁

上有君父下有兒孫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百事看兒孫分上勸且寬容

改過

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

聽人說

都見面前誰知腦後笑着不覺說着不受

要勸不要誇

人誇偏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自心曉誇你是假是眞勸你是歹是好

喜聞過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淸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未有知識則其德益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制心

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沒本事降伏自心

身有大過而攻人小失爲君子所笑

只惡人生疥癬渾忘我病膏肓試向倉公問疾恐子不如伊行

功名利達總屬虛花

未來只恨來遲過去偏嫌去速虛花費盡實心纔得旁人眼目一切富貴榮華但落得他人好看耳自己

全沒受用處也

顧諟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傳曰顧諟天之明命註云命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又曰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又曰峻命不易曰儀監于殷註云監視也即顧諟義也不易言難保也近思錄曰君子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足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阨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撫義如左

窮達禍福有分

韓琦毎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貿緣憑藉而毎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處窮

唐王叡作昭君怨詩莫怨工人畫醜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出闕去秖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又馮瀛詩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顏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

好漢見不得閻羅

京中一大僚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吃得肉只要閻羅殿前過得堂便是好漢此雖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知因知命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司不錄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望主司

敬謹

佛前不但行穢即放言亦自減算僻地不但救人即起念常有天知

心好無病

先輩云人是天地精氣所結只要存得心好則天地自然默祐雖有疾病安能爲害乎

陰隲

聰明本是陰隲助陰隲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隲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

修身俟命

人不能以勝天亦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與約自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甁罌瓮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愼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於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責己

凡有望于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于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若易素位又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造命

陸平泉先生謂人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住房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或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於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幾年亦有此理

禍福有命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得失之中有禍福

傲慢之人驟得通顯天將重刑之也疎放之人艱于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善惡之報有遲速

世人眼光短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驗便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三四十年此數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此老無急性有記性人但辨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算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天道

兒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 明有王法幽有鬼神近在自身遠在兒孫可爲猛省

頤天理

斡事休傷天理防備兒孫辱你

前世今生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善惡到頭皆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作如是解便令人不寒而慄若云死後輪廻反杳茫不足信

天難瞞

任你心術奸險恐瞞不過天眼

不善之報

凡人之為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為不善之事報之而或於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算來未嘗毫髮爽也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

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乃巧於自射自殺耳

富貴辛苦關乎乘除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第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迫憂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為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

作善莫求鬼神

修寺將佛打點燒錢買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為惡天自不容鬼神原不賣福修寺燒錢何益人能作善修德萬福百祥自集

定靜安慮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尋個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功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動轉旋無須臾停所感萬物若不做一個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着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者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又爲中所係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又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義如左

驅除思慮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變化氣質

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此非有涵養者不及此

器宇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淡心平心虛心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警世語云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時閒路當平處行便穩人有長情耐久看

四貴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當時遇事有經濟規畫平時圭角不露自與庸流之局局謹守有別

閒想

每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忌躁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耐煩是學脉簿書錢穀煩莫甚焉見以為煩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煩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煩簡煩簡從心生若心事寧耐隨事日為處分毫不犯手何煩之有卽此是學卽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

五法

寧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臨事戒躁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又問當官臨事何如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滑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見事敏捷應荅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忪

中十有九錯還須以精詳沉重爲先

虛圓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僨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

無心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戒妄想

凡人憂愁抑厄至于病至于困至于死皆起于多妄想耳何爲妄想曰于人有非分之求于天有過量之望其人吾鄉有進取營求不得一當至於病狂喪心屢日

戒忪

慌忪倒不得濟安詳走在頭地

憬然錄云莫因事變之來便倉惶失措惟先定巳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謙默

謙早何曾致禍恐默沒個招災厚積深藏遠器輕發小逞凡才格言至言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

待人無半毫矯僞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淡忘世情

火正灼時都來火一滅時都去炎涼自是通情我不關心去住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事不可太着心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遲速

當遲就要寧耐當速就要慷慨

安命

無可奈何須得安命怨嘆燥急又增一病

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怨望

斟酌

忪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萎靡

人于萎靡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萎靡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名心宜淡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即萎靡皆成清楚

靜看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

昔人云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而目在古人時像個甚人可與此語相發明

神氣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淺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兆升不受斗不覆即毁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養身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鄙而細

淡名

士大夫損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大勇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喜怒不形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

慶重其雅量改註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又無媿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膽氣

遇事逢人豁綽舒展要看男兒須先看膽

淡欲

見了財物心喜做賊從此做起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褁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襲而藏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撿之園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人心有慾所以藏之掩之園之障之者必工而疑之者有口如川矣惟無慾者則光明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

守業安分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

夜讀

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忽度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非有洗心滌慮得意爻象之表者不可獨契此語

心相

吳處士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作事有剛有柔二慕善近君子三安分寡營四不嗜殺五爲善不求人知六耐忍七不厭人乞假八喜人規切九常自知非十聞事不驚張十一與人期不失信十二無作好作惡十三不談亂十四夜臥便睡着馬上不回頭十五不談閨閫事十六作事周匝有始終十七不忘人恩十八揚善掩惡十九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不助强欺弱二十一不忘故舊二十二能損己爲利人事二十三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四能惜福二十五受享知慚愧二十六語言有序二十七當人語次不攙奪二十八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不面訐人三十知人饑渴勞苦三十一不念舊惡三十二常思退步讓人三十三盡心爲人謀三十四受謗不急自解

三十五精言因果三十六全者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己相

安心足心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

志識要高

慕貴耻貧志趣落群驚奇駭異見識不濟

君子小人處事有靜躁之分

意念深沉言辭安定艱大獨當聲色不動相彼兒曹作悲作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

進退

處世怕有進氣為人怕有退氣

安樂

康節詩云立身要為真男子臨事無為淺丈夫又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為又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派深又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又稍隣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歡莫賸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肯埋頭利害間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為利害移又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又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客多取招損言者可藥石

四不消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不消請他明裡不傷人暗裡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公不消求他葭莩不妄拔雞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消念他

自慊

朱註云慊快足也自快足於己也程子曰古之學

者爲已欲得之於已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學者用心得失之際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不昧於所從矣摭義如左

三要

學者三般緊要一要降伏私欲二要調馴氣質三要跳脫習俗

自省

白日所爲夜來省已是惡當驚是善當喜

心得

矮人場笑是未曾看見隨人笑也下士塗説是未曾曉得聽人説也故學者識見要從心得方好

爲善樂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

上界真人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眞人

永日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絲竹横窓是吾入詩嚢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兎升沈以此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康節先生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幸清閑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閑而不清爲三惑

拙閑

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閑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茅屋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唫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以著述代功業非有本領者不能。

居山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 心無机事此無僞萬天之遺也担率易直自非世法中人物若世法熟則机事膠固矣。

樂事

萬緣陰中小亭避暑八闥洞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術數不足信

欲求富貴者在乎立志欲求福壽者在乎存心一切術數之說不足計也

作事不要過當

月道人自題像贊云居於跨鶴之里產於驅鱷之邦七閩生還之地六詔夢遠之鄉萬里鐵橋銅柱四代鳳誥鸞章一身進退維谷幾番治亂與亾自幼子然而出生旦淨丑俱裝無事不敢過當面目留見閻王今生三不可及明之程濟唐之李泌宋之司馬光

養廉恥

丈夫一生廉恥爲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

立志要高

萬古此身難再百年展眼光陰縱不同流天地也休涴了乾坤

晚坐

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横取蒲團靜坐覺得又是一境界 耿逸菴先生每晚黙坐君子亭想其胸中又一境界也。

清不使人知

胡威父子以清愼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

作官第一清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黙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賦歸來

沈鳳峯曰夜來月色清徹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團坐談諧習俗開懷相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屐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晩

君子不落人後

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

無忿懥

近思錄曰人莫不知和柔寛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問不遷怒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此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辟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常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終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是甚難小人役於物見人可喜可怒之事自已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明道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苐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於道亦思過半矣據義如左

性氣宜和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茂木即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淸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凉薄即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德性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忿厲尹所不免此段爲尹頂門針也

自已杜門嫌人出路自已絕酒怪人添杯自已吃素怪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治怒

薛文清自少薄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爲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覽讀精思窮玩倦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已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苦敢不奉斯言爲師訓

一剛毅不如和易

康齋剛毅嫉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戒怒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不妄苛責

理勝氣

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腸全被人覷破了不可不戒也

忍辱

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使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

相讐而相害也歟

○說鈴云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於予予應之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此言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

忍只片時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記得忍辱歌今撮其要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爲剛思量這忍字好個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濁生嗔怒只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量可學

或問夏元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予嘗書紳忍字顧忍辱能之忍忿能之忍怒或未能願學焉

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長者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平氣

宋神宗令程顥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

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已一個不是即吾之氣平但說自已一個不是即人之氣亦平矣

忍怒免麗

凡邪魔陷人於罪寧求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俟冥暮風雨交作狠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湄邪魔虐賊貪狠巧漁等計也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還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閑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有言凡矜已忌人粗疎軌拘及浮

譽卽作沾沾之態小不堪卽呈忿忿之色者皆薄命之人也蓋爲此等人事必不能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戒詬罵

思叔詬罵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人皆可交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可誚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凡人脾胃無病百物遍吃得去無論精粗美惡皆不生厭見飲食有不精美不適口處必其脾胃有不受者也人若涵養得自己德性好則因物順布安得有觸處生厭之人

恐懼

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蓋言愼也近思錄曰震驚

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摭義如左

恐懼保身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則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則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常存忌憚之心

世上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情這個全然不顧此身到處難容。

畏心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人亦不可不畏畏小人則無豪横之名。

治懼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心正亦怕鬼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卽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卽此一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色鬼迷好貨卽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乃是懼鬼迷也。凡陷溺于中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所謂迷也卽如好色好貨至于喪身亡家而不改悟豈非大惑

遭風不恐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憂患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以吉凶同患也近思錄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又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也據義如左。

逆境不可錯過

徐曙菴訓銓部公云最妙是一個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貴榮華現成受享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得許多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於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

常有自得之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脈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銷鍊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荅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

患難是良藥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有之柳子厚服此稍遲耳

不畏多難

容齋隨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不亾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凡事要勉強去學久則自然

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冤枉若要德業成先學受困窮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惱

憂樂是窮通關頭

快意從來沒好拂心不是命窮安樂人人破敗憂勤個個亨通生於憂患吾嘗閱歷之死於安樂吾嘗耳目之

養心

弇州山人養心歌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膽窄古今興廢言可徹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臨潼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別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了心法

或問吾人處世思前慮後有許多勾當未免爲慮奈

何心齋先生曰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高還高下還下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念一時俱了若不於了處了只在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不如意事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中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有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事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慾心重則多憂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者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為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奚奚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也

安分守己

盼望也不來空勞盼望懷何必弛慕愁懼也須去多了一愁懼只須順受

無傲惰驕泰

近思錄云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狗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程子曰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易損

卦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摭義如左

戒驕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去矜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僥倖不可常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恬不爲意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戒輕薄

沉重有德君子輕薄無知狂童任你幾多學識何如才美周公

三不好

飲食之樂多不是個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個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工

習勤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況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輒付侍史書之豈非惰習

得志不可驕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處得一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今之人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譽之則張大自衒以誇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

持滿

孔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去驕

羅念菴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傲不可長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時延之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浮躁淺露非遠器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隣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學吃虧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從古英雄只為不吃虧害了多少事（吃虧非學道者不能予於忍字上頗有得力處）

驕非遠器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第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巾在殿廷甚喜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荅及歸客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予嘗偕北上傾蓋公車者偕與併旅館夜話彼曰若歸將大鋤衙胥予決其敗北矣）

富貴不可傲人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與諸優同坐衆皆笑之世間公孫卿貳時至則爲之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修邊幅岸然於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諸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俯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若罄折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富階亂

風俗奢靡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

學謙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增一毀

盈滿必敗

斛滿則人槩之人滿則神槩之槩者猶言平也可畏哉

忍讓爲高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爲高進履結襪胯下古今

眞正人豪

不要人怕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人處斯世在戈矛中若一披甲擁盾以禦肖之心待之未有不中其傷者一味清潔本原守以靜而待以誠渾渾然無所露庶可免於患乎

炎涼可羞

炎涼之人自已不知有識者覩之不覺其可羞矣

不交遊權貴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是通家知已也須見面稀行踪少就好常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

歌之反爲哭

大凡人之所舉動異常每爲不祥之兆一人仕爲令其子攜家屬歸前堂梨園後庭絲竹畧無虛日余謂友人曰此鄕不久其有哭聲乎居無何而其父卒於

官蓋歌之反爲哭未有極而不反者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堅内可以鍊性真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腴滑中淹卻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嵩厓學凡卷四　　武林葉氏[illegible]

登封景日昣冬暘述
秀水陶楨幹臣
登封焦欽若維臣　訂

修身之學

伊川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擇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

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張横渠西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修身者可以奮矣

條曰自修曰日新曰恂慄曰盛德曰慎獨曰言曰貨曰心體

自修

濂溪夫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曰君子之過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慊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有不善而速改之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槩義如左

力行好事

廖德明朱文公受業弟子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蔕後德明官至正郎 予廷對之夕夢人抱羸童授復授山水卷題曰君門萬里江山千疊後簽令嶺南蓋不爽也

聲色勢利之毒宜知

聲色勢利皆有魔皆能惑人皆有毒皆能中人乃憑其魔中其毒者每有死亾之禍世之人不自知也

死亾二字提耳警心

順少逆多

人生處順境少處逆境多清閒無事最不可常得故有先見之明者當早圖之

除慾戒貪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

鑒之戒之

自立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学者宜日三復此言）

此夫子扣壓意也

守本分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習勞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韓山子反俗方

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學吃虧五輕財恐辱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八不交游豪俠客不畜優妓不寵健僕九不尚才華技藝工巧十不殺生十一不妄語自欺十二學佛法黄老守雌

此布帛菽粟道理所以立身行己處事接物盡之矣

立身

休着君子下看休教婦人鄙賤

置身毋汚苟賤中不齒於君子取戕於妻妾者多矣孟子齊人章可爲棒喝

知了就行

知是都知。能是誰能。休聽口說。只看船行。

莫諉天命要盡心力

因循惰慢之人偏會引說天命。一年不務農桑。一年恐饑受凍。一士子北於闈。書落語羞言命五字以寄憤。此又怨天尤人之意。狂肆卑也。

四好

說好話。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終身受用不盡。

言不如行

何用終年講學。善惡個個分明。穩坐高談萬里。不如跬跬一程。講學多聚生徒。口耳涉獵。真學殊少。德不孤。必有鄰。近日壇席。頗濫觴矣。

氣象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嘗見佻薄鄙士。顯達壽考者有幾乎。在端見一寅令在上官前做模裝樣。非議人過。甫別二月。

死音傳矣。可畏哉。

三不幸

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此三者非不幸也。惟常人得此。不能謙恭自守。往而得禍。故曰不幸。若知夫子持盈之道。何不幸之有。

懿行

君子脚跟莫亂行。不是規矩是準繩。

酒色財氣殺身

剛欲殺身不顧。柔欲殺身不悟。

戒閑 曾子曰智者易心而無方力[illegible]不及

飽飯足衣。亂說閑要。終日昏昏。不如牛馬。

不欣羨富貴

見富貴者。輙神澀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卑。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抑萬乘。貧衲師帝王。視之直似

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蓋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粟散天子。如麻似荻。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天王之位。何況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盻否。

勿視巍巍。學者不可無此胸襟。然不宜藉口以傲上官倨先達。

無受人餽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寧不畏乎。

若有求於人。而人與之。其驕也畏也更何如。

無輕依附

魏文侯見段干木。力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吁。欲依附於人。而欲人敬之。其難已乎。

今依附他人。而搖尾乞憐者。猶為不失本相。

遠小人親君子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在端一弁。遺一硯。辭甚恭。受之。已而屢有貸。厚餽不當其意。范宗硯値。

縉紳立身之難

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為丐耳。不足為高。不苟取。猶人不為盜耳。不足為廉。不求多。鄉人

猶人不為暴耳。不足為德。

窮愁不可廢弛

貧家淨掃地。貧女潔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一當窮愁。參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喜聞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亡身而無悟也。噫。

周北野清守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踈籬草樹應門寂然謁者扣聲扣戶逝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豆徐整衣而出謁之即北野先生也

及時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為好人

萬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云願若輩為好人不但願若輩為好官

世間最討便宜事莫過於為好人特人未之思耳

鈕經堂五事

倪正父鈕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營生業

世間生藝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你急難

生理

既做生人便有生理個個安閒誰養活你

慎終

宦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闢佛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聽勸戒

風漢赤身上屋見人撦他口咬迷人任意胡行聽的
勸說偏惱令人怙非文過不受勸戒者多矣直當以風漢視之

老年爵祿不可居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
欲之吾五十拭鏡鑷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半級不
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仕進勿作縣令

言水李石守與門人書曰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
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
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
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嫖風是敗子

柳巷風流地獄花奴脂粉刀山喪了自家行止落人
下眼相看

坡公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
當年恨不見色目者宜爲一反觀

日新

近思錄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
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又曰今且只得
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
否於德性有所觕否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
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
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
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
有俄頃間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矣撫義如
左

存心是作聖之基

堯舜禹文周孔面目只似常人止因一個心好萬古
尊爲聖神

立志

文天祥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
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義胡銓像欣然

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不可偶一失身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即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汚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改過

一失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

一失腳即上條之意再回頭則過而能改者

改過宜猛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斬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

動心忍性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遭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去矜心存悔心

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後悔無益

少年志肆心狂長者之言偏偏你到長者之時一生悔恨不了

凡年少人宜知

勞苦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纔跳得高

好勝便不長進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善惡重後半截

改節莫云舊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
老妓從良
勢位不如道德
芳名今古流傳帝王不如聖賢
事要早做莫待後來
事到延捱怕動臨時却恁慌忙除了差錯後悔還落
前件牽腸
功夫早用莫蹉跎時光

往日眞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若肯當年一若無邊
受用從今
事要早圖
蚤行休要留戀到晚不着村店
凡事遲待不如趁早
閒閒轉到忙忙前長不如後長寧餘後面功夫事又
不錯心又自在
蚤用功

蚤種收晚種丟
悔慄
近思錄云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
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足為已足未學為已學
故學者必須時存欿然廓然之心所謂嚴密而武
毅註云戰懼也傴僂循墻是為聖人家法矣槪義
如左
老子道德訓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
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欲動
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
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
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禍者以妄
議國家典法故也故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龍谿云凡登高雖千仞眼所看止脚下一步地

則形神相守而不勞遵而行之倏然過嶺如平地因悟平時上高山所以氣喘足酸數十武後便欲踞地坐者祇緣心目馳驟策足與以從之欲速之念爲之祟也楞嚴經云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信然信然逸菴先生曰行功兩脚踏實地踦蹺便非可以相發

十四省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

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於座隅朝夕視爲警

淡薄世味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先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廪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敬謹

嵩陽學凡 卷四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穎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

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敎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敎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學業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其下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亦所益之多

責望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

立身於無過之地

從小做人休壞一點覆水難收悔恨已晚

士大夫不可輕失身

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畧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刻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

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苗饋送之物不受則必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爲身惜名

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鶩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知我知天

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藿人宇我穴人若笑我是不知我我若羡人是不知天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大受之器

多事生禍

天遊集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多金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擾何益哉

不管閒事

事不干己分毫休理多事多冤孽躲事無煩惱

勿恃聰明

聰明是你命若盜賊不恨聾瞽

剛不如軟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高明柔克請事斯語

忍辱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

無輕受人恩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淸夜誦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

負德故斷不宜受也子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毋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忠孝教子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毋僥倖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

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擇交

要成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

盛德

書曰允恭克讓溫恭允塞又曰祇台德先夫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艮上九敦厚得

吉可以知所進德矣撰義如左

寬厚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聰明探切其壽不永王言也）

德福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淊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耳

含蓄

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戒慌張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爲慌張

戒輕薄

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

莫逞聰明

內要伶俐外要癡騃聰明逞盡惹禍招災

智巧無用

凡人尚智巧正是沒受用處反以能謗之何耶昔人有云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非高人之見不能道此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柱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愛德惜名

好面上灸個疤兒一生帶破白衣上點些墨兒一生帶涴

做好人

惡名兒難揭好字兒難得

曾曰今對惡名兒易揭好字兒易[illegible]觀此可知世道日趨[illegible]矣

戒飾非

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

安便之法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慎獨

詩思齊之三章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抑之五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程子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摭義如左

自看自身

暗室雖是無人自身怎見自身背地為一不善自看自身也羞

君子不以冥冥惰行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君子時時恐懼

君子對靑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危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夫何憂何懼

誠心畏懼

人如誠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奩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帑猶有風意

所爲皆可對人言

司馬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凡不可對人言者皆不可爲只心安處便是理順處

莫萌惡想

線流銜倒泰山休爲惡事開端

不必算計彌縫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妨人議論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不爲名

蘭芳不厭谷幽君子不爲名修

守約

待人要豐自奉儉約責已要厚責人要薄

人責宜自反

陶棐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誠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

戒淫

淫穢一事極爲損行瀆倫獲罪最重故陰律謂淫人妻女者得絶嗣報吁可不愼哉

言

頤卦象曰君子愼言語以養德也近思錄曰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持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愼言語不妄發此卻可着力又

日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程子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逆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摭義如左

言可以覘人德性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徵訑一者言僻虛曠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

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者終無所成其言便便者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和者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為吉與貴也　处世者不可不知此條

不妄語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不多言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少言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多聞多為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壘三重圍之誠欲其謹之使訒於言矣不爾爲此嚴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爾且取他長處

英華勿露

王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

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愈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言有宜戒

不妄評。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躁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

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面諛之詞。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斷之者嘗至刻骨。

多言生厭

凡對人言。而人不聽。畢竟是多言令人厭。

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

話要當理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話若不是道理。一句也多說了。

訥言勝於多辨

辨者不停。訥者若聾。辨者面赤。訥者屏息。辨者纔住。訥者一句。辨者自慚。訥者自謙。

無易言

口門洩盡心機。心言無令人知。

正言

君子口裏沒亂道。不是人倫。是世教。

言宜自警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

酒食。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
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
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吃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
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
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喜怒無多言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褊急過後羞慚

喜怒時宜慎言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檢點

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晦
翁曰覺言語多便檢點

快意時宜慎言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蟬之爲物唫風吸露最稱無求猶不免螳螂之
患爲其噪也故君子不以清高而忘慎密

目不親見不可輕言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
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凡一事而關人修身總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
一語而傷我忠厚雖閒談酒謔慎毋形言

身所未歷不輕言

無官者終身不知臨民之難無子者終身不知爲父
之難由此推之凡身所未歷者不宜易言

勿急言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
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好話歹話對人莫要說盡

厚時說盡知心提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
有甚顏色縱是終身不薄你與他厚他也有人相厚
你囑咐他休洩他也囑咐人休洩十相厚相囑咐則

我之心言滿天下矣是以君子話不說盡其或交絕必不出惡聲也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

言深於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臉罵人莫訐短是也

勿造言

造言起事誰不怕你也要隄防王法天理

戒謊言

寧好認錯休要說謊教人識破不當人養

戒厲言

當面說人話休峻厲誰是你兒受你剛氣

勿說閒話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强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老者勿說少年話

凡老成人不宜說少年話無論招人侮慢即此便是不敬處天理漏洩多矣

莫聽讒言

世傳聽讒詩曰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

誅父聽子當訣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踈骨肉聽之絕堂堂七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言莫輕信

人言未必皆眞聽言只聽三分

色語

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須强說

戒談人閨門

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個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

閨門是非

士大夫身為射的

身為士大夫則此身便為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慎 諺云明箭容易躲暗箭最難防身為射的慎之哉

仕路慎談論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吾子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詩文賈禍至于喪身亡家者多矣在前者目一貫以後凡四書語諷時事被劾速獄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苦甜下咽不覺是非出口難收可憐八尺身命死生一任舌頭 可畏哉

言最招禍 一言而喪邦者且有之身家又不足言也

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

貨

近思錄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又云人多言安於貧賤只是計窮力絀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安于人欲也乃能樂義如左

苟安

受此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於此得力

立身宜清

羅景綸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八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貪財是禍根

儉用亦能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

經營長物

貴五穀賤金珠

十日無穀粟身亡百年無金珠何傷

富翁無仁義禮智信

東陽陳同夫貪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隣之樂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必齋沐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質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之愕然而退曰如此致富某即死不願也

厚實顯名不可兼得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聞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厚利又得顯名決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敗露者其後人必不昌

戒貪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議輒笑曰詰朝當有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貪罷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伺伏階下也相傳爲笑談

舉債多難以立身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横於鄉黨居間請托估計占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亦曰舉債多難于立身

錢多爲累

晉王衍口不言錢恐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

品齋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皆汝關看六十年又曰僥君直恁理藏卻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能散君子韙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戒濫費

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文敗子羹肉滿桌吃着只恨不甜

心體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明道夫子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易傳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又曰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禮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于此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撰義如左

坐忘銘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坐多于行默多于語貧多于文恩多于威嚴多于爭介多于泛閉戶多于出戶歡喜多于怒嗔如此常貪多獲福自無量

思慮之害

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

除妄想

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陽遷侘傺無聊遂成心疾聞眞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勸子元絕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安靜

安靜可以養福 閒中覓伴書爲上身外無求睡最安

不用導氣術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保生

程子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志不在溫飽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養精神

金生手摩日相石欄硬鍔痕深喜事多言好怒那知暗損精神

四忌

酒色財氣殺身四忌其他尚多四者最毒

去心火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爍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浹如雨思之爲人何益于事夠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甚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炎湯

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僬入死途不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

毋伐天和

王聖俞先生曰伐天和以成就世事猶割肉餙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疎慵乖物議莫將性命當人情

安樂窩詩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温存安樂窩中别有春萬事去心閑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裀誰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欲少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皆欲少故也

攝生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强問曰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爲名言

養生三寡

孫眞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酒肉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寢臥時言尤爲傷氣五臟譬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降火之劑

凡遇不如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四少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可了

道功

或問嵩海謁師修道何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需

膺閉而鬱火

餓死最傷人

未饑先飯未渴先便遇忙事久事不可不知

壯想老盛想衰

老來疾痛都是壯時落的衰後冤孽都是盛時作的

色是殺人刀

莫防出刀鎗只怕隨身六尺七尺蓋世男兒自殺

錄採戰之說

世間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乃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樂以長生既快嗜慾又得超昇何樂而不爲耶予以理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

仕路少快活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若多乃操觚循皆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哉

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疾病有益

或有疾告若闇上人祈求焉答曰身垢以水浴神臟以病磨衣汚以煩惱去心罪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鏽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以身子使之耐

馬上

雪龕主人過目

登封景日昣冬暘述

秀水陶楨餘臣
登封焦欽若維臣　訂

齊家之學

易家人卦彖傳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近思錄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大要以剛爲善又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濂溪夫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身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女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

係曰敬曰孝曰弟曰慈曰生財曰宜家

教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此教之本也朱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惰則家昌此教之目也摭義如左

修身正家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行的便是奴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言慎勿外洩

家訓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徼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慎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詒謀不知詒謀偏在薄于取者

家傳四字箴

陸平泉子彥章已丑登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壓權門乃吾子也淡薄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視皆歎服不置

教子謹厚

王昶謹厚名兒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成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

好子弟

羅一峯先生及第後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脩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

豫教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薫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斯編將歸以遺吾鄉黨宗族子弟之知學者此物此志也

吉人凶人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覩

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習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仇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感應篇云：人起一念不善，無數惡鬼環侍之側，所謂凶人也。

寶田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近見有分家者，田土劃畝割段，各不成業；書籍計秤論斤，各不成部。經史乎，田乎，吾不知之。

書種不可絕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更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庄，諸孫皆為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種鄭家庄。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切不可廷於衣食，為市井小人事，戒之。有士子包攬把持，教唆嚇詐者，又小人之無賴者也。

蓄墨遺子孫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十斤。或以為言，公曰：吾欲予孫知吾用此物何為也。

家書教子

朱[illegible]翁家書云：人生衣食有定，若不愛惜，穿吃盡即不[illegible]亦必為無恥花子，不[illegible]在小[illegible]生身上賺他半分三釐，見他擔肩負背之苦，不由得見景傷情。切莫說門面在這裏，要花費，若弄窮了，門面不來採你了。有起事來，越是門面越不好。有不惜衣食者，是破我家也。將此言即是財帛與你，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為上。休妄想，休謀人，休自驕，休怨貧。貧則免人算害，有禍也小，有病也不兇惡。一個識字，一生受用不盡；兩個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好生認得定，立得定，便

是天地間奇男子。我今老了衰了，一生之過悔不徹了。最要緊是不可厨中刀上見血。說着也怕，不可與貧漢爭一升一合。寧可少吃一碗飯，飲食下喉去，不過肚中多飽些穢汙。遇驕奢狂人，只說道你是有福人，我命薄，怎能比此。此是我一生得力處。

文種無絕

裴晉公常訓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公卿，則天也。公能作文方謂之文種子弟輩勿惜力自暴棄也。

卷五上

宦族不肖子

富家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親近群小，倚氣勢以凌人，使宦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為己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偽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為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為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恤誤其父祖陷于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

認義命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不宜學字畫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關內傳呼畫師閻立本。應寺畢，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與廝役之後，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勿學此法。字畫大是雅事，若攻乎此，恐與心移，大廢學業，作詩亦然，不可不知。

不可恃門第才華交遊匪類

吳中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燿、雲間喬憲長懋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而元美仲子士驌、燿弟泰燈、懋敬子相，俱自負貴介，又驕能文章。燈善

談相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俠放酒中
大叫傷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
倭我且俟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竄身
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皆
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者也乃泛泛投刺
富人大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爲餉
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目攝
曰爾爲我守金不久將且提兵剿汝宗汝金非我有
誰有耶蓋意在得金並爲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
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爲必且帥其黨魚肉我
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爲叛事聞
巡撫朱鑑塘檄有司分擒之鬬于朝曰是將叛又曰
是爲妖言然鞫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秦燈死士
驕戍喬配已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爲冤竟成疑獄
久繫士驕家有廝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
輒命說解客頤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明朝武宗輒自
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等以爲常然直戲耳士驕無
擕忠酒樓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鬨鬨乍聞者
輒亦曰彼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驕罪至收之囹圄
此其情固非眞且之叛且之妖言固過然亦由士驕
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匪類以至于此若能如馬援
所云無效季良如柳玭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
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記之以
戒士大夫子弟輕交游媒禍如士驕輩者

富貴家敗類子

好衣肥馬喜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幼年教子習與性成

溼時捆就斷了約兒不散小時教成沒了父兒不變

戒躁進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
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
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于是戒爾學干祿莫若

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遊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畏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重謹厚戒輕薄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賊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氣數不宜盡洩

劉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
子姪又數人皆通顯子愼復成進士第一賀者塡委
公獨顰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弄傀儡乎曲終則
盡出其傀儡人家氣數有限盡洩不宜吾恐今日曲
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愼戍滇僉事
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太宰起家銀工

李太宰邦彥家起于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
以爲恥母曰宰相家起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
正爲嘉事何恥焉

蚤興晩寢

景行錄云觀寢興之蚤晩可識人家之興替

承祖澤以遺子孫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
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凡生于富貴之家子弟已享用太過苟能抑畏

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一意存心讀書與貧
苦書生更加倍精進即妻室亦不要聽他投求
珠翠衣被文繡糜費金銀亦如百姓家婦女用
力用勞則後來還可增益順遂如不知止足徒
于軀殼口舌上爭華侈甚至踰越禮法毀亂性
眞戕賊身命僮僕隣里先從旁竊笑之況天地
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父之尊嚴
有不賤而惡之災而禍之者鮮矣

家業成破

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
未大

人家三聲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
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或在耳中不覺神
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
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

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誶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哄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謫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于夜靜鷄聲于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子孫不貧不可多求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陷入金國沒入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金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藉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生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襲黃虀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尚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以儉示後

南宋高祖微時嘗自于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所作也既貴以付長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孝武帝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甚稱高祖儉世之德帝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古人大違時今人太趨時袖倏長倏短帽倏小倏大及式度顏色動以時興競尚合時則謂不合則憋此服妖也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爲而縉紳學校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子孫須知父祖之艱難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黧醜吾十九歲始授書爾叔授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

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于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避可不可乎聽吾言勿等于過耳蚋也庚申年肄業馬跑村與弟晴峽小蘭萊四閲月日無擬未克服抬牛黄奴子姑輩知之否

子孫頑傲傾家

柳玭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好優遊嗜麴糵以啣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覺已難悔其五急于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予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成立難于升天覆墜易于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予序家乘引此語族衆文頗剴切承姓業時宜寓目也

唐伍經嘗言不肖子孫有三變第一變爲蠹虫謂蠹庄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爲蠹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虫謂蠹奴婢而食也今人言敗家子始爲蚯蚓食土蠹田土者是繼爲白蟻食木蠹庄宅者是繼爲鯉魚食鯤鮞蠹子女者是後遂爲虎狼爲梟獍無所不至何但三變而已

不以多財貽子孫

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備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幾斤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羸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

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故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吾友某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終子衿或以他途自致則多貲爲之祟也自少而長宮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于王侯豈復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日之短長疏廣言賢

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子孫不許犯贓濫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没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于堂屋東壁以詔後世（贓濫爲居官者言若處鄉黨間因事乞取人財與出入衙門假情說事以得賄皆作贓濫觀）

垣舍不治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人家要寛忍爲上

人倫賢愚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寛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爲子孫造福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

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鶩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居家三十六祥

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子孫知稼穡二斗秤平準三婦閒紡織讀書聲四少興造五六婆不入門六不畜優僕七和睦鄰族八門多士君子九早完官税十庭除灑掃十一閉門嚴肅十二尊重師傅十三宴客有節十四無長夜飲十五不延

妓女至家十六不狠藉用物十七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居喪循禮十九交易分明二十祭祀必恭敬二十一卑幼凡事禀命家長二十二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開人謙婉二十四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不喜鬬訟二十六不信禱賽二十七不聞婦女聲二十八不聚坐談謔二十九婚娶不慕勢利三十寢興以時三十一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童稚能供應對三十三無博奕戲置三十四舟車能借人三十五婢僕不

搬鬬是非三十六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

治家有禮

閨門之內少了個禮字便介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人家常業

人家不可一日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

寢興不時是驕癖

宋王允良且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為疾余以為此驕癖非疾也每見紈袴子弟常以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常不祥莫大焉

小兒教以安詳恭敬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內外各從其事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勿聽僕隸妻孥之言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富豪子弟宜知

天之生物有限生人無窮以物養人若均衣平食俾

而民是則之近思錄云人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個孝字須是知所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夫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經曰君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于天地間乎撫義如左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當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當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舉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妒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冲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絶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

各不至飢寒尚僅僅不敷用而況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焦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餓終歲苦辛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孤兒獨老菜色鶉衣爲溝中瘠爲道邊殣者在在有之諸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飽暖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華既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於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以棄命者也夫既不肯樂分與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不幸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恥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亦可謂積孽深重矣

孝

經曰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問其痛癢三日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父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坎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傚見德習久則厭嗛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子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譽我而被厭者矣有强預吾事而怒貌者矣眼前大恩惝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者子之于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真性也積久不知其誤耳是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思冲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爲大孝者鮮矣

內則

內則曰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起居飲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

應對周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爲子之禮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深愛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曲禮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問寢視膳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悅親心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畧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于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體親心

羅氏訓世編云。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心。不可使吾親有煩惱心。不可使吾親有驚怖心。不可使吾親有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先輩早世。老父垂白。家計窮索。遊子萬里。百年歲月。膝下殊疎。親心如何。小子罪矣。

父母老病瘝寡貧乏

五刑莫大不孝。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加切。曰老。曰病。曰瘝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

自理。至龍鍾傴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遂。遺溲叢穢。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若老境失偶。寒煖誰問。丈夫猶可。婺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偶者偶。稚者稚。人人躲睡去。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溼與誰同。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撒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紙蘐半點骨血。空博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少年經營肥煖。老人搔首躊躕。望一味

以垂涎丐三飧。而恐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寃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于斯史喫緊云。

養老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知醫

伊川先生曰。病臥于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父母不慈子不失孝

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思祖宗之積累

宋黃文節公廷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

但因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父母未有不慈只是子不孝

萬愛千恩百苦疼我孰如父母却教葱怒生嗔只是我不成人

勿私身私財有專

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敬孝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無私

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言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應呼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棬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推愛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侍疾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孝心是各人自盡

子之母餘衣三子之母恐饑凡事越少越偷沒的推托越多越攀大家躭擱

菜傭能孝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皆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喻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宦遊不歸謂之不孝

洪皓熙寧中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嗚呼世之宦遊者可思之

父母在遠宜朝夕在念

鄭從易母兄俱死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在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年餘不知存亡耶特除名

自愛子女當知父母之恩

唐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于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

曰太上皇之念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流下乃往朝上皇

養子方知親恩

要知親恩看你兒郎要求子順先孝爺娘

諫親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常恐烖及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

受父母之命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五不孝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義婦孝子

秦母柴氏秦潤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潤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

訴于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吾之罪可加于兄乎鞫之至死不易縣官又逮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之行感其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生事盡力死事盡思

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可復得乎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喪殯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于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饈于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鷄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飲酒

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朋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饈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乘殯合巹昔鄉紳家有犯此者既婚數年遂無所育男婦爲者蓋不孝報也

喪次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以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喪不當出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

喪不作佛事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喪不治酒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

勿陷人于惡。

塋葬勿遠

葬親近不過數里。遠不過二三十里。庶使後之子孫。雖有貧窮。猶可至其墓拜掃。若隔郡邑。葬于窵遠。縱目前子孫稍顧體面。不失拜掃。而數傳之後。或不識認墓道者有之。或爲勢豪侵占者有之。遂成孤墳。雖恃一時勢力覬後代之顯榮。然非孝子之用心也。

治葬

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弗得見也。此古之人不忍親骸暴露。葬以瘞其骨。而自安其心。且不封不樹。令人不知其所在。斯其藏之又藏者也。後之人侵假不思。遂從風水之說。大其塚墓。廣其松楸。謀地而穴擇吉。而窆惑于貪求。已失古道。猶可也。至近人多置棺而不葬。有一姓而三代之柩猶存。有數孫而一祖之骨不掩。此尤惑之甚者也。貧賤者勿論矣。雖富貴之家亦有之。始不過卜地而停。後必至因循而失。或遭盜賊之剖竊。或遭水火之漂焚。或罹事故而家業消條。或值遷移而子孫零落。或年月深遠而骨朽骸枯。或地址荒涼而獸侵蟻食。以致遺棄于荒郊古廟敗棘頹垣者。不可數計。無後者莫可如何。若尚有孤兒寡婦藐弟弱孫。是乃何心聽其委壞。夫死者之歸土。亦猶生者之有廬舍室家也。今人一夕露處。冒寒受溼。則身體必病。矧死者風吹日曝。雨雪淋漓。片木幾何。魂必慘斷。其徘徊于風晨月夕。泣露號霜。唏噓感嘆。而望若子與孫之葬已。宜如何哀苦無聊。凄令自訴。冀動其心耶。而子若孫方宴寢酣歌。忘歲月之深。風雨之久。而不覺也。多有終已之身不見葬親之事。重泉之下。罪孰加焉。余勸仁人孝子。大發良心。勇于圖葬。上戶不過十數金。中者數金。下者一二金。皆可隨力而厝。就地而安。如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又春秋紀葬。不擇日。司馬溫公論葬不擇地。勿信陰陽術。拘忌百端。以阻厥事。死者入

地魂魄必樂譬之果核谷實種一落土芽甲隨萌體骨有靈自然得氣一體相感蔭應必多雖草率而葬尚愈暴露于郊墟也古人有瘞遺骸致獲其報則知死者樂于藏土共不擇地也明矣故知根本培而枝葉茂未有薄于先而昌于後忘其本而福其身使賢者信予言以爲是而速葬猶不失爲孝子不賢者笑予言以爲迂而不葬世必謂之忍人復何害于勸葬之義余自入新安見柩多不葬此屋聯椽置于山麓

之下惟願天下之孝慈者必誠必信合天心察地理竭力厝埋不謀而遇斯可遠禍敗而致嘉祥易貧賤而爲富貴矣又焉在而不獲報也

忌日丘墓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丘墓是也 彭中丞公於先人忌日不鼓吹不命賓客閉其在內署屏絕家人獨居默念秉禮者法之

忌日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于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 此義今人多不講久矣

吉地有神物護持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于富貴之後若夫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吉地在德不在改卜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爲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者然非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獲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鵲舉雖奇遇只在方寸地圖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

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壽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
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將天理
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卜兆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
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
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
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
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
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
及（端人酷信風水家閣數柩或數十柩不葬予嚴示禁止勸諭葬者七八未數月大水決隄保全甚多）

沒思父母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
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家廟

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
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
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
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
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
知禮義（予家徒壁立尚未有居室故無廟謹奉先人主供于寢中殊歉然）

祠堂

鄭氏家規曰一起祠堂三間繚以周垣以奉先世神
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所有祭器祭服不許他用
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即如祖考之在上不得嬉笑
偶語疾步

重祭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
不斬于丘木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
燕器（予鄉風未有製祭器祭服者丘木雖細保家皆知愛護不斬猶為近禮）

[illegible]必親涖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莅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祭義

祭義曰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少年勿慶壽

端俗約言曰少年勿慶生辰古人劬勞之日不延賓作樂今不拘老少慶壽設筵非禮也

父母沒不慶壽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彭中丞公生日不受賀可法）

親沒子不慶會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顔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

明譜系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景氏族舊無譜予始爲之然九世上已時遠無可據拾矣）

宗子法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旣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個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

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餘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全天性以樂其生

人謂天下唯孝至難予謂天下唯孝至易何以云然天下事有我本不能本不知而學能學知則難若孝則天性所素具良知良能孩提之童所同也夫豈不易天下事有與我疎者而欲我親之卑於我者而欲我尊之無恩德于我者而欲我酬之以恩德則難若

父母則本親而親之本尊而尊之本有恩德而恩德之有何難天下事有我竭我之力我盡我之心而人曰是彼之所應爲也不足稱也則欲人鼓舞而興起爲難若孝則我竭力盡心而天下之人皆敬之仰之愛之慕之感激而稱歎之曰是不可及也於是鄉黨效之朝廷徵之自盡於已而食報於人其鼓舞興起抑何易也而況乎天性之間本有不求人知而切切焉唯自盡之爲慊者乎然則人之不孝因自失其本心耳豈嘗有生而不孝者如果能自全其固有之天性而實盡其孝則父母自有生人之樂而無悒鬱之傷矣故人謂天下唯孝至難予謂天下唯孝至易也

和兄弟以慰其心

兄弟之間多因財帛爭競而致傷殘或緣妯娌不睦而生忿怒兄弟不和親懷滋感君子當以物利爲輕以人倫爲重尤不宜偏聽枕席之鄙言而傷手足之至性友恭各盡怡然藹然父母顧之喜可知也若鬩

墻有變定傷庭幃之心是不友即不孝矣或不幸父母見背益當互相愛敬以慰親于九原乃世有見兄弟之富貴而忌見兄弟之貧困而喜者有各立門戶伺其隙而訐發者有各立黨羽乘其危而攻擊者有寧曲護其奴隸而買怨于同胞者以他人爲斉友視兄弟如寇讐布散流言操戈同室嗟乎父母之心能無恫乎故盡孝者必先和兄弟

訓妻子以解其憂

天婦相愛人之常情乃世有不孝者當其未娶猶稍具人心一旦成婚遂致昏迷溺愛妻之言金石也親之言草芥也其視妻也錦繡珠玉之足珍也其視親也豺狼虎豹之足畏也其視妻也天帝菩薩之足敬也其視親也奴隸犬馬之足賤也妻所愛即愛之妻所憎即憎之妻以為樂者急思所以曲全其樂妻以為憂者急思所以曲解其憂不獨不惜己之身軀而唯求妻之快意兼借父母之身軀而欲得妻之歡心

其或妻與父母不合則必是妻而非父母即妻顯露其非而明悖於禮猶必信妻為無心之過而怨親之過入其罪焉堂上之千言不如枕邊之一訴嗟乎人雖下愚既以身殉妻而併以父母殉妻是何心哉於是父母憂鬱而不顧父母忿怒而不顧父母疾病而亦不顧設其妻有一於是則疾首蹙額徬徨無措矣嗟嗟衾枕之愛其奪人天性之愛何若是其易易而慘酷竟至於斯乎試思身從何來由懷胎乳哺以迄

長大父母鞠育教訓之恩數髮難盡在父母為子娶媳無非為上接宗傳下延支派兼之待孝養於暮年留悲思於身後耳若為子媳者唯自圖私暱不顧倫常是狼虎其心而蛇蝎其性也今執不孝者而與語曰汝夫婦之愛汝子也甚矣汝冀其成立而愛之耶抑不冀其成立而愛之耶汝望其為孝子而愛之耶抑不望其為孝子而愛之耶如望其成立望其為孝子而愛之而汝子異日誠大不孝汝之心能無恨乎

故凡人知我今日之愛子如是即知父母昔日之愛我亦如是知我今日懼子異日之不孝即知父母昔日懼我今日之不孝以情揆情天良未有不發見者夫父母恩侔天地然子以為天地遠而父母勞大地泛而父母切其恩德尤為過之更有孀母青年守節皓首全貞撫遺孤而歷盡艱辛受千磨而矢無他志止期子得長成使彼可娛老景子如不孝益切痛心吾願天下之為子媳者夫勸其婦婦勸其夫互相勉

勵以全孝道而其責尤重於男子蓋婦女未嘗讀書所爲暴戾矜躁鄙吝窒滯之氣或一日而數見唯男子因機訓誨使知大體有正氣以消磨其戾有至誠以感動其心雖遇悍婦亦當漸歸于孝矣予故曰孝當以訓妻子爲急

愼交遊以免其慮

交遊者所以收麗澤之益而在防比匪之傷與善人居則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悌有善相勸有過相規

與惡人居則敗檢踰閑蔑倫喪節之事罔不爲矣故朋友者所以講習倫常也近世最憚正人樂交邪佞類聚成群無非博奕飲酒迷戀烟花或作爲無益專務侈靡耗其財帛敗其身家父母訓之而不從責之而不改以致暮景蕭條含懟莫釋且與匪類往來每罹不測之禍是不孝之由多因擇交不愼也予故曰欲盡孝思當愼交友

動婉容以得其歡

爲人子者豈惟功名富貴之氣不可加諸其親即道德文章之粲亦難形之于已蓋父母之前宜壓孺慕是即赤子之心也朱子註色難曰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今人愁容怒容傲色狂態鄙態頑狀蠢狀唐突抵觸各以其時紛形於父母之側而一見其妻妾子女轉瞋之間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不覺其和而自和不覺其愉而自愉不覺其婉而

自婉噫嘻異哉此豈賦性之惡其咎在天與抑習俗之溺人心日喪也夫父母受之非不傷之但暗忍而容之耳傷之者何情之難堪者受之他人且不甘焉矧其子也忍之而容之者何蓋彼既已生之亦事之莫可如何者矣於是或顧影而興嗟或臨風而灑淚憂懷莫解病即隨之嗟乎人未生子期子之心日切子既生矣抑又長矣百年歲月無多而以有限之精神耗於無窮之鬱抑劬勞既竭之於前愁苦又績之

於後是生子適足以為累也吁

善奉養以安其身

人子之身皆父母之遺體豈財利為囊中之私物若徒惜費而甘旨有違使親顏顦頓於心忍乎故不特自奉豐而奉親儉為不孝即自奉儉而奉親亦儉均不孝也富貴者宜躬親侍奉不可專委臧獲貧賤者亦宜竭力供職豈容膜不相關然天下富貴者少而不甚富貴者多試思桑榆晚景光陰幾何若必俟富

貴而後豐焉恐老親不及待矣雖菽水亦可承歡然中心卒多抱憾世人獨此一節每多飾詞不曰吾家貧乏即云孝養有期及至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良心雖動悔之晚矣終天之恨寧自釋乎音容既邈墓有宿草杯酒盞羹僅存故事一滴何曾到九泉此言良可味也何世人不以得養父母為幸而反以為苦財利則望其日增膳親則惟思漸減半出己意半聽妻言聲音顏色之間有似不厭而厭似不怒而怒似不怨而怨者其親實所難堪也在父母有不屑與子媳較者其心曰孝不可強也吾老人寧以口腹之故瑣瑣然如乞食於東郭乎有不敢與子媳較者其心曰吾老人龍鍾朽物矣較之而彼勉從焉意且含懟較之而彼不從焉又增其慍寧毋較嗚呼人子使父母不屑與較已入禽獸中矣至不敢與較豈非禽獸不若者哉尤有不孝者或與兄弟分養竟以加一餐為貪饕多一刻為逾限有嘉殽焉有珍

味焉己食之妻食之子食之而獨父母不得食更有己寧不食盡使妻子食之而父母不得食甚至己食之妻與子食之而其餘者寧獻於妻之父母而父母不得食甚至己食之妻與子食之妻之父母食之而猶有餘者寧邀其卿朋昵友食之而父母竟不得食嗟乎嗟乎人心喪滅盡矣或疑予言之已甚而不知其為予之所目擊而心傷旁觀而髮指者也予豈寓謫於規哉

服勤勞以適其體

凡人少壯未有不勞而能成業者老則倦勤人老乏嗣而勞焉路人且憐之矣若父母既生有子而猶令其勞其與無子也等爲人子者必先逸其心而後可逸其體事無巨細預爲經營而布置焉使吾親無所用其心而併不及用其力問一事而一事已成問數事而數事悉備即父母好爲蚤起好爲遲眠無非月夕花朝陶情詩酒而已乃不孝之徒祇圖已逸罔惜

親勞終日嬉遊置家事於不理務爲宴樂問生業而茫然曠人子之常職貽老親之深憂夏則衣葛瀟灑園林冬則披裘擁爐香閣而使其親餐風宿露跋涉山川是可忍耶人養雞豕待其肥猶可烹若是子則不父其父而奴其父奴其父而子猶不若雞豕之足供口腹也則亦何貴乎生之而養之也嗟乎予嘗見世德之家有老僕焉不以僕視之也曰爾吾父之舊人也爾勿以冗食自嫌而同諸僕之役役爾其安食

而終爾餘年嗟乎嗟乎父之僕猶推父之恩而軫卹之生我之父而使其勞勩不安不得如德門之老僕焉則誠人世之異變矣爲人子者盍一思之

審寒燠以防其疾

父治外籌畫艱辛母治内生育繁苦年日老而血氣憊血氣憊而身軀弱身軀弱而疾病多疾病多而藥餌需焉然予謂與其有病而藥餌不若未病而藥餌與其用藥餌以治病之發又不若愼寒暑以杜病之

源古之孝子視無形聽無聲若夫寒燠猶爲易察爲人子者知親老矣老則性易執而思忽逃其於寒燠之節飲食之宜老人僅可自主一二予若媳宜提撕之珍惜之察其情形而裒益之以待赤子者待老人則老人安若徒任之而不經意鮮有不踈虞者矣故審寒燠在審病審藥之先焉

存人心以酬其德

世有獨傳之子恃愛而故挾制其父母有怯弱之子

倚病而偏磨折其父母在親之溺愛者未有不受其恩而其子益百計以難之嗟乎殘忍已甚人心安在哉盍思父母止汝一子汝又何曾有幾父母耶父母旣以獨子爲憐豈人子反不以雙親爲念抑思父母憂汝之病汝何獨不顧父母之病耶投桃尚須報李豈受恩反以讐酬大道本是庸常告誡並無深刻苟存人心自不至此

受偏憎以隱其過

憎而曰偏似屬父母之過雖然宜反諸躬焉君子於橫逆之來猶三自反況親爲生我者哉竭其力者益竭其力盡其心者益盡其心不疑憎之曰偏祇悔孝之未至親之心必有憣然者矣仍或未能又當自安於命焉夫天何私之有天無私而人何以有壽夭之不一窮通之不等耶豈天亦爲偏愛偏憎耶故父母之愛我憎我皆由於我之命而非關父母之偏猶夫人之受眷祐者當思答天之貺人之遭譴罰者當思回天之怒如是則無不平之鳴矣世人一見憎於父母其心卽生怨懟夫父母憎子而子卽怨之是子之存心已極不肖而父母之憎乃先見之明其憎不爲偏矣且怨與憎相倚倆已同梟獍之殘又何暇問親憎之偏與否也尤足異者每見憎於父母不特怨之於心且遍訴於人焉怨之於心心已當誅訴之於人罪尤不赦爲父母者不逐之於鄉黨之外不懲之以三尺之法猶是溺愛之餘也僅僅憎之亦已寬矣君

子知之於父母之偏憎也順以受之而已矣順以受之者不第冀其親之悟也亦恐彰其過而其親懷慚也夫孝子猶恐其親之懷慚而不孝者怨之訴之欲得他人盡斥其父母之過而後快焉且有倚妻家之勢力而與父母樹敵焉嗟乎人獸之分相去抑何遠哉

用幾諫以冀其悟

父母之待子也不當見其過父母之待人也當微審

其過何也令名不可失也怨尤不可招也親倘有無心之失倘有執性之欲知而不言使親之名有玷親之身有傷子心其能安乎故幾諫者朱子所云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然或省悟之遲亦有善全之法親之加怒於人不稱其罪子從而慰之焉或取於人者不應多而多之與人者不應少而少之子從而增之減之焉有力不能自主者曲爲善言以喻之焉是豈厚其所薄而以此示恩哉蓋恐人有害吾父母之心吾痛繼其所不逮人必轉而思之慮害其親以傷其子因念其子而釋其親故孝子之所以喻誠乎人者非爲人也仍爲其父母也用荊棘爲藩籬奢千城於敵下人孝子之用心無所不極斯爲不可及與

慎殯殮以保其膚

殯殮大事疎忽者謂之不孝吝費者亦謂之不孝然即孝者其時擗踴哀號荒迷不知所措宜托戚友之老成練達者代爲主持焉其措辦諸物宜托誠實之人專司焉庶幾實得其益總之老親多病切須早爲留心不致臨期倉卒棺木衣衾俱用從厚而制度尤必精詳雖云稱家之有無然佛事可以不作虛文可以盡捐省其無益之費而用於有益之事所全不已多乎若徒飾外觀反將大事草率罪莫大焉至於力之優爲者益當纖毫無憾而後爲孝凡人於父母生辰四十而後有五十五十而後有六十七十猶可前晉而後豈若此事則一生惟一日也嗟乎此事而不盡心竭力尚待何事此時而不盡心竭力尚待何時稍有失焉悔無及矣慎之慎之

急營葬以妥其靈

停柩不葬非貧乏無資即因惑於堪輿希圖福地遂有滯至數十年者又有歷年久遠子孫互相推諉遂至不得葬者久而不葬自有暴露之條夫爲子者身稍饑寒百計求覓衣食而使其親之骸骨暴露雪壓雨漂漠然不顧抑何殘忍至此也即饒裕之家久厝

淺土豈無水火不測之患每見荒郊曠野遍地橫棺月蝕風霾燐火四起路上行人尚欲斷魂親遺骨肉竟置不問豈人也哉即世人亦有勤勤覓地者推其心多自望其身家之富貴子孫之繁衍而徒以親尸為邀福之具若不信形家之說則益將怠緩不知所止矣又豈知急營葬者原所以妥其靈耶然予更有恨焉嘗見貧窘無藉之徒伐蔭木而求售他家發祖塋而轉授別姓此其人誅之猶不足以盡其辜斷難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凡鄉黨設有此事宜協力共鋤孽類鳴官置之重典以為不孝之戒儆一人而衆人懼所全實多所關甚大此誠足以廣孝思於無已也予尤望主持名教之君子爲斯民厲風化焉

全節義以顯其名

為子者奮志讀書功名赫奕使父母享朝廷之貤封受鄉里之欽仰固足為孝然能為忠臣而使吾親為忠臣之父母能為豪傑而使吾親為豪傑之父母等而上之能為聖賢而使吾親為聖賢之父母流芳奕禩垂不朽之大名血食千秋享俎豆於勿替豈非孝之至大而子道之極隆者哉即或行守愚拙者謹飭存心雖無顯揚亦鮮玷辱乃有不孝之徒寡廉鮮恥敗壞名節或身受重戮或願被惡名人皆曰此其父母不德也即稍為之寬者亦必曰是無義方之訓也且有取怨於人而使其親受詈者更有不忠不義而禍及於親者嗟乎身作身受在己自不足惜父母何辜亦受非常之辱焉其罪上通於天矣夫有德之士族黨友朋且沐其光而被其惠若此孽類不能報父母之德而重傷父母之名泉臺有靈能不切齒天道昭然斷無輕赦為人子者當以為戒焉

弟

斯干詩詠兄弟也曰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施不望報也常棣詩燕兄弟也共一章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鶺鴒

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此閔管蔡之失道不忍疏棄惓然惻惻之至情也行葦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此言兄弟宜親近而不可疎遠也角弓詩刺幽王之不親九族而骨肉相怨也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言親如兄弟不可不厚其恩意也葛藟詩譏平王之棄其九族也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杕杜諷時也曰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嗚呼鶺鴒在原萁豆在釜凡有同氣殷鑒在茲父齒隨行兄齒鴈行敬有德尊高年此心此理擴而充之撫義如左

兄弟之愛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于己之體也至于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獨愛父母之子却輕于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分形連氣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親焉故于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

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施不望報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

子不分嫡庶

歐公沚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厚之公妻馮氏請于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產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簪纓

同心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父子兄弟不可離心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閒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懷二心此可爲鑑因呼爲義竹

兄弟勿以語言相傷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義讓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帷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

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

讓產要明白

兄弟分家含糊相讓子孫爭家所打告狀

侍疾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者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問衣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恕過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敬姊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燃火煑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謂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煑粥復可得乎

勿惑婦人言

明鄭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仇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閒

輩祇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重宗子

嫡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

敬尊長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使衆 慈附

易傳曰。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戾。雖處骨肉親黨之間。常孤獨矣。

合之之道其在禮樂撫養如左

一家情意浹洽

人家尊卑大小。上下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起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枯槁矣。

子宜幼時教

兒小任性驕慣。大來負了親心。費盡千辛萬苦。分明養個仇人。

失教不是慈愛

打一下兒偏疼。説一句兒偏怨。口喻一個嬌兒。送在殺場乾看。

父母是兒孫榜樣

老子終日浮水。兒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

教幼童

教訓童子在六七歲時不問知愚皆當用好言勸諭使知讀書之高勤於教導使不憚讀書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撲責不惟無益且有損也至八九歲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頴者即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覺畧用教笞此在一兩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則彼習以爲常必致恥心喪盡頑鈍不悛矣至十四五歲尤爲邪正關頭正養中養才之候循循誘掖自當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務外務專心讀書不責自進故先輩教子弟遇聰頴者單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即遇愚頑亦加撲責撲後仍用好言勸諭亦俾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則下愚不移雖撲責之無益也願爲父師者教子弟只發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莊出話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悚斷不在恐嚇責撲間也若不得已而用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威或預約人勸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出不意從背後掩責凡此皆足致疾愼之愼之又生徒從前懈弛者初至時須緩緩約束三令五申俟其心服乃責切不可性急

教幼宜量資循序

爲父師者不量子弟之資稟不顧學問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成不知工夫有序何可一旦助長故昔謂教子弟不必躐等當知循序不必性急于一時而在操功於悠久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廹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開生機日活

教幼宜分任

古命將者日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延師者亦當日館以內師傅制之館以外父兄制之使父兄欲操師傅之權固令先生短氣即師傅嚴於館

而父兄狎於家。亦爲暴寒相間。

教幼宜不假言笑

夫夏楚僕責。非無威也。手恭足重。非無儀也。而生徒往往不服者何也。以稍假言笑耳。平日師生閒談家常事。館外事。問答嬉然褻矣。雖復威之儀之無庸矣。故除講貫教訓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爲立教第一關。

教幼宜鼓舞

極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則不驕。極鈍者必舉其長以揚之。則不退。倦者必加以禮貌（如習儀呼字之類）則不鄙。稍長必礪以蒙工（如理書默書之類）則不佻。

教幼宜賞罰

學堂設一冊。記諸生功過。逢十會算。除功過相折外。行賞罰例。賞則紙筆扇之類。罰則立跪責。三等責亦分輕重三等。先是定賞罰例。懸之座隅。務期信賞必罰。

教戒

對北、及日月、神聖師長前。唾溺及裸露仰臥。不宜親命打罵家人。若罵乳母及老僕。尤宜戒。擒拍蝴蝶蜻蜓諸蟲。踐踏蟲蟻。折花枝。作頑。置襪履下衣在案上。置冠帽在椅座牀邊。入禪堂道院戲弄法物。穢手翻動經卷。出位。講閒話。翻弄人書籍文具。

教幼習揖

生徒習揖。如北向揖師。二生則長者居左。幼者居右。三生則長者居中。次者居左。幼者居右。毋以背向人。凡揖足跟緊併。足頭少開。頭毋仰。亦毋太俯。眼視鞋尖爲準。聳大臂先起翼如。（所謂圓如抱斗）次以小臂及雙手拱上與大臂及肩齊。然後鞠躬而下。頭毋過膝。毋曲致成避勢。徐興肩與大臂先起。手與小臂垂下。綴起齊肩而止。倘揖如簸箕。與手撫胸。成何體統。

教幼習立

凡立必袖手翼如在尊長前毋南面毋倚毋垂頭毋欹右毋先尊長毋正對尊長

敎幼習坐

凡坐必先拭座毋靠椅背毋欠伸毋支頤毋交頸毋橫肱 師友臨座則起有問則起有荅則起

敎幼習飲食

飯時先淡食數口然後用腐添碗然後用葷晚食用酒諸生長成者陪之幼者令先食粥食必告或問數日與之飲飲必告 假如兩人對食則一盞中分為兩面右左筋毋入右右筋毋入左三人則三面四人則四面筋毋妄入皆然 毋先毋後毋攙毋翻毋數毋鄰（謂取鄰盞食也）毋以筋入口毋以舌接食毋歸餘（謂以食餘再入盞中）毋他顧毋含食與人語毋遺粒筋毋過肩（謂在筋梢也）毋橋（以筋高擱盞上也）嚼無聲咽無疾吸無流食畢斂齊兩筋乃起

敎幼識字

五六歲時方離襁褓未脫孩心春春堂前依依膝下乃其天性本真若令就学每日先令習坐習靜識字第一分紙上識字書上識字二法何謂紙上識字凡訓蒙勿輕易教書先裁紙骨方廣一寸二分將所讀書中字楷書紙骨上紙背再書同音如文之與聞張之與章之類一一識之又遇姿敏者擇易講字面粗粗解說識後用線穿之每日溫理十字或數十字週而復始至千字外方用後法敎書讀至上論方去紙骨大約識完四書總字足矣凡教字時勿教以某字某字如教大學之道只教以大教以學教以之教以道如夾雜一音便格格不下何為書上識字凡教生書先令本生就書上字逐字挨認遇不識字用硃筆圈出又用黑筆寫在書頭最為易記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與刑揚之與楊聲同而筆畫迥殊不同如巳之與已行之與行（杏）與行（杭）焉之與焉（燕）女之與女（汝）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與心登之與敦聲近而

用舌用齒又不同。諸如此類。必細辨之。

敎幼敬書

兒童讀聖賢書。不知敬重。每至墨汚指損。糜爛不堪。皆師之過也。故諸生出大小恭及晨起未櫛沐者。先令盥手就座。平日毋以手近書。夏月尤宜痛戒。攤書須去桌邊二寸許。凡揭書以右手大指側襯書左邊尖角擡起。以食指撚之。毋以指爪亂搯。毋以唾粘。

敎幼點書

凡讀書本生高執書籤。逐字挨點。

敎幼句讀 讀音豆

書有數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雖數句。而語氣作一句讀者。須逐字逐句點讀明白。大約句盡處。側用大點。句法稍頓處。中用小點。

敎書

書忌口傳。或不論生徒敏鈍。敎至數十遍。甚則師口一停。徒亦默然者。不如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雖滔滔背讀。倘摘指一字。則茫無以應也。如上挨認字數遍後。口授十數遍。或數十遍。數十遍中。每敎兩三遍。須令自讀一遍。再敎。又如敎八句詩。先敎四句成誦。後再敎四句。又遇資之最鈍者。須逐句敎讀一遍。令本生自讀五遍。方敎下句。敎完一首。又通首敎五遍。或十遍。或數十遍。自能成誦。切勿因其資鈍。落口傳惡套。到成誦後。師須靜聽。差則提之。此處一寬。後來大爲費力。又敎書時緩緩朗誦。勿恃自己書熟。令童子追讀不上。又敎時便將書義粗粗訓解。難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則後來受用。

敎幼念書

毋增。毋減。毋複。毋高。毋低。毋疾。毋遲。最可恨者。興至則如駡詈。如蛙鳴。興衰如蛩吟。如蠅鳴。凡此須痛懲之。究竟聲調好醜。屬之天成。雖極力挽回。不能全效者甚衆。若欲挽回。在敎不在讀也。

敎幼探書

以五首爲率。每日每首讀二十遍。讀至五日。非百遍乎。然須正日又讀百遍。則每首二百遍矣。況今日讀明日後日又讀至五日。心口漸順。自不澁。生者探至五日。背者帶前五日。則每首而讀十日。何患書之不熟也。予性喜看書。口不能作咿唔聲。若作聲則心不能入。便不記憶。亦病也。

教幼帶書

額定五首。其差處生處。全賴此處稽查。若先生苦難。少至三二首。則書不熟矣。生徒若多。挑背亦可。蓋師

雖偷力。生則全理矣。

教幼理書

逢十。總理十日書文。限午前背完。下午念探書。逢廿。理廿日書文。作兩日理。限次日午前完。下午念探書。逢月。總理一月書文。作三日理。限第三日午前完。逢季。總理一季書文。作五日理。凡書念完一本。則通本理一遍。年終將一歲書文總理一遍。

教幼默書

背生書後。掩卷摸寫。忌寫變體小字。遇重字。不可用兩點。須連寫二字。有一節書分兩首念者。須連寫前半節。

教幼兼理書

凡課讀必兼理熟書。不得一本放空。如大學已完。進讀中庸。是庸爲生書。學爲熟書。第一次理半板。第二次理一板。三次二板。四次三板。必至通本背乃已。然亦不可止停。照前原理。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

多寡之。讀中庸半本後。須將先半從頭理起。照理大學之法。讀上論如之。上論不必半部。讀完二冊。即可從頭理起。每完二冊。法即如前。下論兩孟。讀理亦如前法。讀完四書。進而讀經。然後可將四書分作四本。學庸上論作一本。下論作一本。上孟作一本。下孟作一本。每本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焉。讀經亦如四書法。隨讀隨理。旋轉不窮。書無不熟矣。

教幼背書

師生須口耳相授生澀差訛切勿提過然吃緊在讀
不在背忽於讀而慎於背晚矣忽於初背而慎於溫
理晚矣

教幼講書

子弟八九歲時聰明漸開當隨其每日所讀之書即
與逐句講解姿性高者一講即明其未悟者日與講
論久之亦可漸曉蓋心之虛靈知覺人人完具第患
開關啟鑰者之無人聰明乃蔽耳兼以師之不善教

者止事撲責徒張威勢適足以錮其靈機何能開豁
其慧性今願為父師者須識得此意寬假其辭色緊
嚴其課程時用好言勸諭上之勳以聖賢德業次之
動以功名富貴再次之惕以利害禍福子弟即至愚
者日聆嘉言必能警悟自尋向上甘心願學矣

教幼潤筆 即把筆

扶手潤字日久為妙蓋蒙童無知與講筆法懵然未
解口教不如手教輕重轉折粗粗具體方脫手自書

教幼臨倣本

潤字稍似方用墨書字須方廣一寸五分最忌臨小
字致他年有拘促之病大字稍成然後於大字下分
列兩行小字臨之大小字稍成後晝一無字格式以
油紙臨歐陽詢九成宮碑擇其絕肖者剪下黏格式
上日摹之初用筆晝少者一實三虛次用筆晝多者
一實一虛實則臨虛則摹四角填小字習至此必成
章矣然後再用鍾王楷法此由賢入聖法也

教幼餘課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生徒良知方長智識初開宜取
古人嘉言美行以涵養之如廸吉錄善過格諸書及
史書典實果報昭然者閒時與之講說足以悚動心
目感發天良又有為之廣訓者假如當飲食訓以稼
穡艱難見賓客訓以禮貌謙謹又如看一匾讀一對
訓以字出何書所取何義又如執一器用一物訓以
造自何人始自何代或因一物而旁通他物或因一

事而援引數事隨機利導可令聞見拓充更當教以
惜字紙米粒以培教養之原

教文宜督責初功

少學之功一在讀古成弘慶曆諸大家八股業俱從
古文脫化尚矣近來家數不過讀時藝幾篇便侈口
談文不知文章無本領開口便村俗氣且不讀古文
筆下亦不勁機局亦不暢故教子弟者自四子本經
完日則當讀諸旁經及古名家文即資鈍者亦須讀

古選數十首荊川公云讀古文取其近今者讀今文
取其近古者誠課讀之要訣歟一在讀時文讀文自
一句串下題二句串下以及長題一句對做題二句
對做以及八句三句三段做題四句四段以及九句
與小搭長搭一節全章先短後長先淺易後理致先
彙選初學文定爲法趣二字法則備有規矩趣則吐
納性靈不尚駢詞惟宗機法　凡讀文亦可略做讀
書法探讀數篇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則自然易熟

明後復講完篇或正在讀時提一句責令自講講後
再讀熟後再溫得趣全在涵泳　有本領之文有材
料之文本領之文貴尋脈理材料之文貴善剪裁尋
脈之法全在講題題前題後細細講明方可指點文
中脈理剪裁之法或用其意者或用其辭者或用其
機局者或用幾句而改幾字或用一股而改幾句者
全在變化出之一在講貫講者講其實意初講時用
之貫者貫其神理有貫串之意焉如一章以一句貫

一句以一字貫又如一字在書如是解推之易詩書
禮春秋亦如是解又有纖析之義焉　生徒長幼同
學講書必分多寡淺深本生能質疑問難固易啟發
否則特起一難責令解析或持幾說責令揀選折衷
講時不能即答寬限一日或二日或三日如參禪者
眠思夢想務期有省而後已　作文成篇時分講題
義假如時習一章全章出題如何作文一節出題如
何作文止出學而時習之如何作文搭出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如何作文作法旣明結構自易與少年講書故忌誦述講章間引一二語須講了再講使其方寸豁然　一在覆講不覆講則不知其胸中消息故生徒如師所傳句句搬出如先後顛倒未明也即次第不紊亦必視其增減轉換　一在出題目有法如出理題連數期俱理題政事題連數期俱政事題即串做對做搭截諸題盡然　一在教作文有法初做破題以多做爲主只此一題正破反破順破逆破明破暗破始則爲師者做一破即講一格繼則爲弟者領一格再做一破即承題起講亦然做起講須至起比虛比出題而止蓋此處是咽喉路生死關須一條線索一氣呵成如兩番爐竈氣脉不連中後雖佳終非入彀一作未是再作再作未是三作然後出名篇印証　一句串下題會做方做二句串下題二句串下題會做方做兩對題從此漸漸做去以至長題切勿輕改即改時須說明改之之意圈法亦然

至其理誦經書一切俗帶兼理諸法亦與童蒙相等

教文宜開示路數

一教生徒作文須先與之講明書旨并出題目先將通章本意逐句逐節從頭至尾何者當重何者當輕一一講明令其通曉然後又將所出題目再與細說一番如出一句題目看其何字當挑何字當刪或該承上或該含下其兩句者或該分扇或該串講或該上下半格三句者或三段或一頭兩脚兩頭一脚或又該串講等類四句五句俱如之次第與之講明題意文格令其各各通曉然後及於搭題上下題搭題須兩下照應上下題須兩下聯絡然亦必先從題目顯易明白易於發揮者先教之而後及於理題庶令學者不苦難而便於措手總之教者須先看破題理而後令學者據理立言路自不錯如此細細開導即學五六十篇文字已淺淺曉大義矣積而至於百篇未有不能文者有等先生旣不爲之明題理又不爲

之經心思索止惟抄寫成刻令學者照前比對後比學者亦不自去經思索只惟照天對地照日月對山川等類徒事徇迹不一庸心所以學文二三年更不知題中理趣文中機彀往往由此甚有將自已所作或錄他人文字令學者抄謄簿上手與批點弄彼子弟欺彼父兄不念彼之仰仗我者何尊且重天地神明之降鑒我者何顯且赫而乃若是其相欺也吾願爲師者共戒之　一敎子弟學文當屢改不曾通之時爲師者當與之代思代作面語而口授必令其手自書寫卽子弟未斂者歷經半年當自領會及其稍自能文當看其姿禀所就意見所及各順其性而委曲以成之少有一得則當取其一得以鼓其進必不可一於塗抹以阻其機大抵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大題旨要明透筆氣要清順此爲行文要務於此不甚背謬便是可成之機如艱澀晦滯雜亂重濁此等筆路到底無成　一敎子弟能文更無他法每閱一章書直如親見聖賢當日口語領會無錯此是根本急務以後精選新舊程墨或時文之明白而正大者日令抄寫一二篇每篇必與批點分定格局畫斷段落隨卽與之講解講一篇讀一篇讀一篇背一篇必令篇篇精熟乃已積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訂成二三帙時令反覆潛玩毫無一意不明一意不達乃爲有用久之筆底自活生機自暢而無枯澀阻礙之病矣卽至能文後此段工夫亦不可少須將每科新出程墨房書行書或時文小題之絕佳者多選多讀若能日誦數千言而時時記于胸次何患文詞之不富而下筆之難就也其第一着尤在看書另有神會

敎文八法

破承　擒題主意處破要穩承要醒逆破則順承順破則逆承正破則反承反破則正承　起講　又名小講開講是文章說起處要籠題大意虛含不盡要正反有法要開闔有致　破承是我斷古人的起講以下

便替古人說話了。聖賢要像聖賢口氣。小人要像小人口氣。

入題 是承上落下處。醒目爲主。高呼虛宕爲妙。

起股 又名提股。是挂題線索處。要虛寵勿急。大約每股以五六句爲率。少則四五句。亦有不用股。只單行一段以代起股者。是起股之變法。亦要淸線索。挖要領。振文勢。

虛股 又名小股。是出點題面處。每股以二句爲率。亦有不用股。只作一兩句點題者。不然。或頓一二語。方點出題面者。更有不就點題。先只頓一二語者。

中股 是正發題義。要切實。仍要留有餘不盡之意。

後股 是推廓餘意。思要另發心思。另開生面。 起股。虛股。中股。後股。每項二股。故云八股。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兩兩相比。明必如是而後盡也。若合掌。則四股足矣。何必八股哉。

束語結句 束語是收拾通篇處。或四句。或二句。亦有不用對句。只散行數語。以詠歎題神者。皆爲束語。結句是文章結穴處。或以挽上文。或落下文。或結本題。只一二句爲率。

敎文五要

弟子學文。第一要曉得賓主。虛實。正反。開合。蓋文字無賓則主不出。無虛則實不透。無反則正不顯。無開則合不靈。弟子輩初年。先須從此八字入手。 第二要曉得脈理。一題到手。便細想其來蹤去路。有上文。即跟上文落來。有下文。即照下文逆入。如無上文下文。則提題中要緊字眼。掀翻起此。前半挂頭線處也。頭線既明。方可作後半篇文字。中比。是正發題面處。起承轉合。須一一分曉。後比。是展發餘意處。須無中坐有。絕處逢生。 第三要知步驟。文之有步驟。如人之有身。破承如眼目。起講如首領。起股虛股如胸臆。中股如腹。後股、束語如四肢。前後有一定不可亂之法。一步步說來。大約前半要虛。後半要實。前半徐徐而來。後半沛乎有餘。所謂前不突。後不竭也。若前後倒置。猶如人之一身。足反居上。頭反居下。有是理

乎不特一篇即每股中亦有前後須挨着步驟漸次講來文方不亂 第四要曉得能轉童年作文切不可說一層頭話上層是這樣說次層又轉一意第三層又轉進一意此層轉法也切不可說一邊的話前股是這樣說對股又不是這樣說如前輩鄉人與楚人戰題天下有一定之鄉乎哉有一定之鄉不妨與楚戰也對股天下無一定之鄉乎哉無一定之鄉又不妨與楚戰也此股轉法也又有句轉法上句是這樣說下句便轉了第三句又轉了一句一轉一轉一意文字自然活潑自然不窮蓋能轉則能通能通則能變能變則靈妙不可捉摸矣 第五要生造文須有作性會創闢八股文字須股股各出意思最忌合掌即至束語結句亦不可草率雷同古人云語不驚人決不休童年作文便要知此意便要生造得幾句出此五者入門第一關也

教文四十字訣

〔扼頂〕扼者凡一篇章旨及一題眼目扼定作主頂者頂上根據上文使有源委 〔提振〕提者提挈之法題義緊要處先於前幅提起所謂高屋建瓴也振者恐文勢太平則用筆振起以鼓其勢 〔反正〕反者反形題義正者承上反意而正之有反必有正 〔賓主〕賓者借賓形主陪發正意與反不同反在題中而賓在題外也主者題之正位主重賓輕 〔開合〕開者拓開一步使其寬展有勢合者就開處一筆收轉歸到本題 一篇中有大開大合一股中有小開小合今文每有一層開一層合亦有以反作開正作合以賓作開主作合者 〔翻跌〕翻又與反不同將題意翻跌由一層以至數層如老吏舞文雖一成鐵案亦可翻轉故謂之翻跌者以側筆跌出題面有反跌順跌之不同 〔挑代〕挑者將題中字眼取巧挑剔起講便有之中後亦可用即起比亦可用代者文字中間或中股或後股揣度本人心上替他說幾句筆意生新 〔轉折〕

轉者圓轉之謂一轉一境愈轉不窮乃爲靈妙折者一氣奔騰中作一折所謂千里一曲是也又有一句一折或一股數折者要視文勢爲之

擒縱 擒者題切要處用緊筆握住謂之擒既擒之後復用鬆筆將題放開謂之縱二者相生

起伏 起者文之發端或起一峰或起一波伏者隱筆也或於未起之先或於既起之後伏應數筆如兵家設伏待時而動更添幾倍聲勢也有起伏方有照應亦有前面伏案至後作應者

照應 照者映照下文應者照應起處猶人之有呼必應也與映不同

生發 生者題義頗枯而我善生之或文義已盡而我復生之發者題之正面盡情闡發如春花春柳盡態極妍

頓宕 頓者頓挫文勢欲行故以一筆頓住如忙裏偷閒急來緩受也宕者搖宕一筆欲吐未吐神脈宕漾

點綴 點者於題脈處點睛綴者點染姿色如畫之有丹青女之有粉黛布景生情引人入勝者也

渡接 渡者過文也鶴膝蜂腰爭奇在此平弱無波過文最忌須如驚濤駭浪中滿挂風帆截江而過接者承接也接上起下或接明上意或接開一層最要有力又有前意未畢中插一意復以後意接前意者謂之遥接古文多用之

推掉 推者援引旁意用一意推開以入正意又推進一層推遠一步亦謂之推掉者掉轉一筆如舟子掉舟神龍掉尾轉在文中掉在文末

省補 省者省筆也文恐太繁則用筆省之有省文省句省字之不同如論語舜亦以命禹將亦以字省御執中等字如孟子河東凶亦然將亦然字省御移民移粟等字是爲省筆補者補筆也題中所無又似題中所有故用補出或補上文或補旁意又文字於極忙處兩意不能並寫則先寫一意再留一意於閒處補之亦謂之補

拖繳 拖者拖下文勢未終特以一筆拖去或有就上拖者或有另拖一意者所謂餘音嫋嫋不絕如縷也繳者繳上文意已足特以一筆繳轉或有繳

章旨者或有繳上文者或有就本題作繳者繳與掉不同繳用實而掉用虛繳用完題而掉係弄筆也

挿帶 挿者方講此句而即以彼句文意穿插於內文家之玲瓏活變法也帶者非本題緊要處不可不寫而又不必正寫只以順筆帶過文家之息肩法也

鎖結 鎖者關鎖文勢欲行恐其太縱則用一二語略束之結者結束或結一股或結一篇要收煞精嚴題無遺漏

教文學變化

文訣既定則變化宜知夫小題有單句者有雙句者有截上截下者有短搭長搭者有旁引曲喻者理致題則觀其法脈辨難題則觀其議論典制題則以博雅爲工記事題則以磊落見致題本枯窘我出之以波瀾題近粗俗我運之以風雅題既虛縮我頓宕無以寬局勢題既板實非翻跌無以活文機映帶串插搭題之勝槩也詳略呼應長題之能事也若夫題正者利用反題抑者利用揚題纖者宜發宏論逆題順者宜用逆勢似此之類未易悉數孰謂小題可一槩論哉然而同一操觚而工拙頓殊者何也命意同而取徑異也蓋小題所最忌者一曰枯寂枯木寒鴉不如千紅萬綠也一曰深晦蘭生谷底不如芝產彤庭也一曰質實闤闠撲地不如海市蜃樓也一曰澀滞塞蛩卿卿不如流鶯百囀也一曰徑遂通衢大路不如横峰側嶺也一曰方幅長鎗大劍不如短兵相接也是故理欲其正氣欲其醇意欲其新詞欲其鮮筆欲其轉機欲其靈布格欲其緊密文瀾欲其脊出是而平奇濃淡長短整散各因其性之所近與其情之所好又寧一律之可拘哉

教幼書法 書法宜精故亦附記于此

身法 凡作書肩背宜直胸宜去桌三寸許面宜去背三寸許

手法 要指實掌虛以大指推出食指壓下中指鉤入小指襯無名指擡起執筆宜緊竪筆宜直

把筆四要

虛 手指心不近掌。 圓 作背圓。

正 筆管正直。 緊 手指貼筆緊實。

作字四法

橫清豎直 畫宜細。豎宜粗。 少粗多密 畫少字宜粗。畫多字宜密。

勾短點圓 勾宜短。點宜圓。 空勻橫直 空白宜勻。橫路宜直。

教子弟取友

世有杜子弟之出門者。至鍵戶不容見一人。及其父

殁後。如鳥獸頓脫牢籠。亂飛胡走。小人得而中之。反致辱身敗家。此矯枉太過矣。莫若擇孝弟忠信直諒多聞之人。為父兄者。隆情厚貌。推心置腹。使子弟日與往來。折節虛已。庶受其益。至於無行之人。雖文工錦繡。斷宜疎絕。後生血氣未定。但存一驕矜鄙吝之意。則正日遠。邪日暱。比匪之傷。不可言矣。即好友志合。切戒戲謔。戲則口不擇言。常有無心之語。致人終身飲恨。今乃有不惟反唇。且動手為狎昵者。一或失重。遂爾認真。釁末凶終。不可不慎。

兒幼失教長大難管

只說孩兒還小。長大生了氣惱。

莫護子短

甲幼不才。偏遮護。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

教子讀經史

明理莫如讀經。省事須當讀史。生兒見書如仇。不如生個瞎子。

創業遺子

創業就創乾淨。休替子孫留病。眼前不圖便宜。日後方無反悔。

父母多為子愁

無子愁無子。有子愁到死。愁他病。愁他貧。愁他不長進。愁他不成人。

管轄人不徒尚嚴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只如此者。亦能有幾

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積惡則子孫貧苦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已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亦之甚哉

恤宗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恩然耳

窮戚往來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遇僕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令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寛待下人

手下無能從容調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

人生世間思濁者多而況婢僕尤無柰何使不稱意且莫譴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奴婢宜體悉

凡奴婢小人雖是難處凡衣食勞苦疾痛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共有犯處無小過或可容恐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懲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于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捉庶爲得體

元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不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御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

僕妾門客各有所取

僕妾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思者非我之能叡者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思不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所樂與者也

買乳婢宜念其子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

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莫護僕人短

僕隸縱橫誰向你說惡名你受脂利他得

恤佃人

人家耕種多出于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强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

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意覬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俱有所取資矣

嵩厓學凡卷五下

雪嵩主人過目兼序

登封景日昣冬暘述

秀水陶　楨榦臣
登封焦欽若維臣　訂

財

近思錄云。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擴義如左、

禮法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貴粟

荊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飢人忌他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惜飯

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隣。有一僧。每日于黼宅溝中流出雪白飯顆。漉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囷。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囷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黼權勢薰灼。豈虞有絕粒之時。乃顧溝中之顆以爲命。暴殄者思之。

人家不要事事足意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蓮之始開也。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人家富貴。如蓮始開。使常有收斂意。尚可長久。若一開不可復合。吾懼凋落之不遠也。

用而不傷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

惜福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吃盡。福不可享盡。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于後人。便有不足于今日。善乎

楊襄毅公父贈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于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豐儉得中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充裕。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爲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

儉可足財

譚子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粱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知節知止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做人做家

聞之先輩云。俗言做人家。便至算錙銖。不顧體面。此但做了家。不曾做得人。有一等局面要好。遇事過隆。此但做了人。不曾做得家。兩者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乃可。

貧賤富貴輪廻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廻

惜用

休將實用費在無功蝙蝠翅兒一般有風

濫費後來必貧

耳目受用一千身子受用一百到頭身子饑寒耳目顧你不得

富貴存貧心

貧時悵望糟糠富日驕嫌甘旨天心難可人心那個知足餓死

樹木宜惜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衛之暢茂可觀如人衣冠整潔自然令人望之起敬予每過鄉村見林木茂盛者多昌盛之族而砍伐蕭條必家運凌替者也堪輿家言修竹茂林可驗興衰之氣象故凡居家竹木取用雖不可廢然必有節有時常存護愛培植之意令其生生相繼古人恭敬及于桑梓重親之所植也若先人手植者恣意斬伐漸至濯濯此人家退敗之徵而不孝莫甚焉

屋不必大

敎家要畧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量入爲出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古之爲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不可欠人債

治生先要除去債根若宿債在身病根不拔雖生財

有術亦秖爲他人滋息耳王十朋進理財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

成家不可舉債

凡人之敢于舉債者必謂他日寛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倂行雖勞亦不可至無遠識之人求其目前之寛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者也

富貴如花開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違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値豐亨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儕輩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絶鄉邦光映門戶卻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又若約而爲泰時詘舉嬴則立覆之道也

不計錙銖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當隆貴之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于衰季之世矣

凡事皆須自爲料理至于下人稍竊亦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可矣慈湖先生嘗步至蔬圃謂圃丁曰蔬毎爲人盗取何計防之圃丁曰須揀一分與盗者乃可慈湖欣然曰此圃丁吾師也作家者宜知此意

放恣是破家子

起家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于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于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省用

今生用度前生積下今生用盡來生乞化

貪人必生敗子

貪財之人至死不止不義得來付與敗子

家業興敗

家業興于不足敗于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每見巨室豪家賓朋燕集歌舞盈前堂帷隔于一簾喧笑徹于內外匪第過侈洙恐踰閑濫觴滋蔓更不忍言

不積財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墮地自有衣食分齊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不以多貲遺後

南唐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

誰遺之乎

貧爲清福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貧家不以財交人

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吝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人兇陵意氣塗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謂之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

雞豆不忘

賀相國致鄉親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親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丑度荒年三日僅黄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想使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

恭人讓居于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溼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于鍾祥己酉館于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吃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

女一笑不開音積之成貞節凡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卻平日淡飯黄虀

戒吝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于財上亦不足于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不結良緣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凡財積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財虜

宜家

治家難于治國門內尚恩易于掩義人固有勉于治外者至于處家或牽于閨幃之私骨肉之愛鮮克由正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蔽所以難也夫婦女陰柔之性鮮不妒忌而險詖故二女同

居則猜閒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摭義如左

體恤婦女

廸吉錄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婦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含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鄉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言哉我則薄倖委身外令鍾情花柳而或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恩何待人

以不恕也失行之婦則亦已矣若乃事姑舅睦妯娌和姑姊以及前後嫡庶閒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于憂煩展轉忍辱呑聲殆未可言或因窮顛覆之家甚夜無炊針黹自活亦有不能殫述者當深思之

娶婦不必攀附

余嘗見娶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悉臧獲置弗與問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謀擾萬狀其

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于忍呑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擇婦

近思錄云世人多愼于擇壻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荊布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荊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

公曰既坐首席又亞入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也耶至今人爲美談

正妻

人之于妻宜防其蔽子之過于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寡妻

厚待妻妾

凡自己妻妾雖無貌無才亦須厚待蓋前生夙緣行誼攸關若令有怨恨處試清夜自反果安心乎

夫婦有禮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慾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夫婦戒媟狎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間誰淚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耳彼卽信爲必然執爲終身詈口樹柄或甚之生心啟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閫中自有畏途禍門不弟在外人齒頰也

内外之閑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有法度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議婚姻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

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莫聽婦人婢子言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

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矣。

嫁不失時

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嘗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禁閑雜女流出入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修德

爭着做活。讓着吃飯。身懶口饞。惹人下賤。　古分內外。禮別男女。不避嫌疑。招人言語。　休要搬舌。休要翻嘴。招對出來。又羞又悔。　邪書休看。邪語休聽。邪人休處。邪地休行。　寧好明求。休要暗起。一遍發覺。百遍是你。　也休心粗。也怕手慢。不癢不疼。忪時沒

幹。　只誇人長。休說人短。人向你說。只聽休管。　三婆二婦。休教入門。倡揚是非。惑亂人心。　撥竈相面。迴避安胎。哄將錢去。惹出禍來。　婦人好處。溫柔方正。勤儉孝慈。老成莊重。　婦人好吃好坐。男子忍飢受餓。　婦人口大舌長。男人家敗身亡。　好聽偷瞧。自家尋氣。裝啞作聾。倒得便益。

修福

一斗珍珠。不如升米。織金裝花。再難折洗。　婦人粧

水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女荊釵布裙。剩飯殘茶都要愛惜看那鋤漢糠土也吃。一米一粟貧人汗血捨是陰騭費是作孽

孝親

孝順公婆比如爺娘隨他寬窄不要怨傷。只怨自家有不是休怨公婆難服事。

和睦

大伯小叔小姑妯娌。你不讓他那個讓你。既是一家休要兩心外合裏差壞了自身。百年相處終日相見千忍萬忍休失體面。讓的小人纔是君子。一般見識有甚彼此。鄰里親戚都要和好性情溫熱。財物周濟誰好與我鬪氣是我不可人意

慈愛

看養嬰兒切戒飽煖些須過失就要束管。水火剪刀高下跌蹉生冷果肉小兒毒藥。多積陰德少積錢財兒孫若好錢去還來。也要仔細也要寬大十分刻薄須防禍害。手下之人勞苦飢寒知他念他凡事從寬。買馬不爲鞍鐙取婦豈爭賠送。新來媳婦難得好耐心調教休煩惱。繼母愛前男賢名天下傳。

德性

長者當讓尊者當敬。任他難爲只休使性。罵儘他罵說儘他說我不還他他也臉熱。安分知足休生暴怨天不周全地有缺欠

敬夫

相敬如賓相誡如友。娼狎兒戲夫婦之醜。一言半語偏生惱朝打暮罵也罷了。打罵休得煩惱受些氣兒災少。婦人當家男子羞殺。公婆夫婿掌生死心高氣傲那裏使。婦人敢說夫婿開口沒你是處。

敬順

夫若不平妾若不順你做好人自有公論

和順

大婦愛小妻賢名天下知

家庭三戒

一戒少年宿妓二戒中年續絃三戒老年置妾少年當生育之時弄璋弄瓦繼祧承宗正未有艾豈可以一時之樂而致毒累妻孥以及其子女流害無窮悔何及也務宜慎之中年當涉歷之時不幸而失偶矣使無所出續娶自不必言外此而或有所遺無論子與女之多寡長幼一取繼母未有不生疑慮者甚至幼者有凍餒之虞長者有嫌隙之患以至家庭荊棘往往然也何如娶妾以持家納婢以撫子豈不相安而易制乎切宜酌之至於老年當衰邁之餘矣每自子孫繞膝而忽動納妾之念者巧其辭曰鋪床疊被不知老夫女妻前賢所戒無論窮精竭髓自促其年尤可憂者設若生有男女且留身後之累往往以全福之人而自遺不了之慮也可不慎乎更爲老者戒之

御妻妾有術

金生云御妻妾有術此語似非實是蓋惟誠動物妻妾間豈用術之地然婦人女子見偏性執非假術以御之不可有術然後駕御安妥歸於和洽究竟亦是誠而已　一人處內不和唐一菴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外便得和一菴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褻凡人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後便不續久則變變則通所以自防者須吝情吝情者須疎迹

夫於妻之服

夫之於妻何以不言服蓋惟情有輕重難于預定在人以義起之耳甘泉先生爲蒯氏服九月以其代妻事母久而慈子有成也後之服妾者擬之　禮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登封景日昣冬易述
秀水陶　楨榦臣
登封焦欽若維臣　訂

治國平天下之學

易傳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縱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儒者志聖賢之志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視天下如一家視天下人如一身學在是矣

嵩厓學凡 卷六 一

條曰愼德曰恕曰有容曰仁讓曰絜矩

愼德

嵩厓學凡 卷六 二

易傳云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愼所趨向不愼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横渠夫子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詩曰不顯亦式無射亦保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致恭以

存其位蓋言愼也撫義如左

誠實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侐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朝上曰近聞館閣

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有錢亦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大用

爲善事積陰德

陳舉曰爲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昌不殄天物不肆盜淫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隱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

隱德宜念

凡人施恩于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

廉薄

士大夫于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績壽之源

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帶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不失色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志不驕人面無得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而無慊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安不忘危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唫哦不絶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

無敵泰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不城秋鳴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才德

德行立身之本才識處世所先孟浪癡呆自是空生人代百年

作事宜顧公衆

休與衆人結讐衆怒難犯休作公論對頭公道難容

毀譽

三譽升天三毀入淵

儉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淸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過去心未來心似不可無

匪人莫交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唯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

仕途不可放逸

費鵝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階滑須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于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

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若不苟

不傲不懶不放視人自立耳。

居官三字符

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筮仕得岩邑。頗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愼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也。

呂本中云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一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于今者必有垂報于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居官宜矢儉清二字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已嚴以御吏寬以恤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

天子布衣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

中不快活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看其中甚不快活。

以藝事諷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官盜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佯不省曰何名為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為盜耳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唔咿呫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星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朋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上公車鄉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由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貧苦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眞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窗竊人一錢即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摟括巨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猾已哉夫飲水懸魚羔羊水蘗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即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仕宦自省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袞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為中人鍼砭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瞞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瞞不過僮僕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僮僕知則庶矣此語可當座右之警

為政要務

楊文清公一清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卽徵之擾均田之紛乎詳請復舊圖立分甲輪卯法永革鄭徵民殊便之是又不得借守法爲口實

勤職業

君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亦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眞

吏取平不取能

漢取吏曰廉平今改為廉能只一能字壞了多少百姓理煩治劇齊時利物謂之能若竭民脂膏工事鑽剝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賊臣也

呆昏之害

呆子之患甚于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于貪官以其狠籍及人

勿用權術

嶺右山間有獸曰羚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于藥餌價値頗高此獸性不喜人鬪每見鬪者輒從旁曉而勸之俟鬪者解散乃罷去其後人利其角故僞相鬪狀誘羚羊來勸因執之久之羚羊悟人之誘己也亦走避鬪者不復來勸蓋羊乃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人乃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世之為官司者遇民間小可爭訟乃陽為勸解而從中利其賄賂又復立為必犯之法以收其贖此與詭鬪以取羚羊之角者何異

不帶山水還鄉

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矣

居官不必盛飾從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禮賢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高位反辱

人以高位為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

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但令人笑之

用威用愛亦須酌量

積威不論從違積愛不論是非

難爲者不必强爲

敬事難奮玩民難振

貪吏宜戒

雲南石屏州貪吏建皇熙畢詩鷲稱王靈官降壇判云玉皇座上親身說不受人間枉法錢

謹暮夜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習勤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于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世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撲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

御吏臨民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

防猾吏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

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皆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敢重譴民可惜也

當官戒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當官處事務着實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察吏胥之言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覺故往往以為國興利之說慫恿官長而樽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監司待州縣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上官行部

鄭漢奉曰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于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搔擾傳郵重頸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顯遷然而願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

因也吾黨戒之

德歸于上

渤海大治上遣使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見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擧事稱物宜

粘紙不用漆膠殺虱不用鍮刀

絶異色人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絶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恕

近思錄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于不尤人學之至也又曰仁之道只是一個公字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摭義如左

所學惟忠恕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誠恕二字子常服膺非曰能之願學焉

善惡不必太分明

太抵黒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乎胸中善惡大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嘗見今人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見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

可謂曲盡事情矣

體恤人情

人悔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數說人極不要跟尋人愁不宜喜悅

知人情

怪人休怪老了人不懼怕你奈他何愛人休愛惱了勸說太苦反惹後言

溫語待人

李文靖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責備宜寬受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經擊旦正中於首左右檎之將送京尹旦遽言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錯誤勿輕罪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模悤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迓公太褻瑤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況其夫何辜今有無錯無誤小人深心故以錯誤中傷之仍激怒上人上之人不察因而加罪者寃甚矣

貧急人宜寬宥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詞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而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勿譏人過

當面譏人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

出口使人要算人受得着意凌人要算人經得

不非大夫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不念舊惡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往日之過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材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予自稿有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之作蓋有所感也

勿許人所諱

到溉之祖彥之曾以担糞自給及溉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溉輒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溉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溉聞而深啣之又溉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鄰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聳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吁許人所諱且禍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快乎予賤時嘗耕牧于馬跑村倖僞屢爲里人所侮有抑之者據實告訴遂息

勿辱人父母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千戶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悔

勿輕彈劾人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

不輕議人

飛語無憑必稽其實一人無信尚審諸同行事有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之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愼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於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愼無輕議人也

寬人過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個沒有

行法到七八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使風到七八分。留些餘地更穩。莫致臨崖失馬。船到江心。

勿仇小人

休與小人爲仇。小人自有對頭。

君子不廹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教小人要從容

無束燥薪。無激慣人。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己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卻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己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疏濶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己卻頽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己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己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卻對衆人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强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至於己所守廉潔。卻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卻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於恕一等矣。

人趨來待其氣平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

聞事宜察

聞惡不可就惡。恐替別人洩忿。焉知非小人借我出氣。此要路所當知也。

有容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泰。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涵荒

秡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嫉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然又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故曰用憑河撫義如左

度量爲福德氣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當在此也白沙詩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謗門恐事斂災星內典曰忍含百善默定千差

容人

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

平心靜氣

渾厚寬洪君子淺狹燥急凶人要求動物濟事還須易氣平心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君子可以大受

男兒事業經綸天下識見要高規模要大若斗筲之器識卑見小不足以成天下之務

識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

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量宜大

江河之內垢穢總集而取飲者不擇量大故也盆盎之中猶鼠張皇而偶見者捐棄量小故也孔子曰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是以相如謹避廉頗之强寇恂不忝賈復之坐李沆不較狂生之訕蒙正不問朝士之名皆我師也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眚一愆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寬人則一毀一辱何足計較

寓精明於渾厚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遠慮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納諫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候歸詳覽狂生隨馬后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

位高謙恭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

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清官最忌刻薄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儆箴之意綦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粃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于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絶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可深思也

享爵祿者不可逞聰明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爲天聾地啞蓋帝君所司定爲人間爵祿之籍以爲凡享爵祿者必須柔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若逞聰明定遭黜落

受善

明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罚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寛待下人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不怒小人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巳處辭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待小人不惡而嚴

正人君子邪人不喜你又惡他他肯饒你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于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

以免禍獲福

寧受人欺不要人怕

人欺未必是辱人怕未必是福

隱惡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濂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不喜攻人惡

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知

戒發暴

有理從容慢說何須着急發暴無理只憑惡做分明一個强盜

傳聞之言不可信

宋英宗立爲太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旣有除命歐陽修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否帝曰文字卽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下曾見猶須更別辨眞僞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書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賴仁宗神明弼得免禍至于臣丁母憂還朝有姦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内豎欲以此激怒群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眞僞況止傳聞之語乎帝忿寖釋

睦里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輙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恐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

書謂文毅公也

仁讓

易傳云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至于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二怨隙者便是有間而不合矣若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摭義如左

厚福薄福之辨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慈忍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積德積惡有報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的變得好積惡之家子孫好的變得不好

行善不要諂神

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強似將佛塑畫不如救些貧難

恩仇

仇無大小只怕傷心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

德。

體人情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

戒疑猜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祥。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同憂樂一致。纔是有恩有情

同困相憂。同享相佚。常人之情。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也。

凡事宜留有餘

人休趕上勢。休使老牛截漢子。光華多少

篤族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宗祖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睦宗族

設義冢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饒裕之家。當力爲之。

宗法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親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衰。以離合爲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水火。有失姻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遘。恒必由之。譬如有蛇於此。擊其首

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蛇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豎亦心爲矣

謝逑讓鄰

謝逑好行善能讓人鄰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

睦鄰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

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回護矜禮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厚以待友

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廻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吊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之乎

患難之交不可忘

楚昭王出奔而亾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

待友宜厚

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摩其子孫又

好汲引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爭不如讓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

兩人相非不破家亾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已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欣

施恩要早

雨後傘不須支怨後恩不須施

施恩要有終

侵晨好飯算不得午後飽平日恩多抵不過臨時少

委曲成就

恕他卻是救他薄他卻是厚他

恩威

恩怕先益後損則恩反爲仇前恩盡棄威怕先鬆後緊則管束不下反招怨怒

恤貧

擔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升合休與相爭

捨施

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捨施能費幾文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樸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貧乏而以干謁爲業挾揮啞伎之術遍投富貴之門干謁州縣有所得則爲已能無所得則爲佗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分惠

齊貧女徐吾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曰妾以貧故起常先臥常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暗去一人燭不

萬屋學尾 仁集 卷六

爲益明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解救人難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今見人墜井因而下石者多矣可爲浩嘆

樂施

人有糾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橋船既成吾晨出暮回過橋乘渡無有疎虞皆所獲福也

立命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不肯誤人

孫屘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旣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於水中走十餘步投之深處

救貧還金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如此吾家尚有五斗谷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谷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有此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息爭

高材令黃岩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滿滿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衆問山不語柰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冢料得爭山人更多

其人慚而還之

居官不可容易殺人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平恕

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為民父母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群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黙然

買辦宜公平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卻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孰為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活人

鄒幹為兵部郎中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遷兵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亂城中守者難之幹曰立城本以衛民急而拒民于外可乎立主納之全活甚衆

寬平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歳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恤災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毿毿瘦如鬼腕來扶向官道傷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余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斗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絶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卻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吃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問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卻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

蒿廬學庵 卷六 仁譜

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卽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尸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袁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爲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

明史載淮徐山東饑仁宗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議卽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交人須有酌量

一飯爲恩千金爲仇薄極成喜愛重成愁

無故不殺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戒殺生

蜂蛾也害饑寒螻蟻都知疼痛誰不怕死求活休要殺生害命

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腹中則入珍羅前盡屬呼號寃孽五鼎在列皆爲宛轉遊魂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替縮不能染指

禁殺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雞則固已省已之一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爲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雨見之了了矣

每餕烹羔燕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

㮕腹彼命縱微賤痛苦不能哭殺已待如何將
人試比畜

殺生難說心好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
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
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
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
理也哉毎嘗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

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
當在何處

蟻虫亦當愛護

燕鶯巢屋盡護惜弱息嬌雛蝼蟻穴居各棲止安窩
樂舍鶯棲發蟄奚望門戶清寧覆卵傷胎難冀胤嗣
繁盛壬午冬日民將屠一牛鋸其頭半適奔縣署役不能馴見官帖然時予勞宰方嚴招之無認者

禽獸亦念眷屬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御兒晝夜搥胸哭痛心徹骨髓
吽云我孤獨何不反思量恣啖猪羊肉羊豈不思兒
猪亦有眷屬

生子戒殺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曷爲慶我子
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作業乎

祈禳戒殺

祈禳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已欲
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而有靈其來饗乎

獸痛子

桓宣武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沿岸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絶破視其腹
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禽獸與人無異

鄭漢奉曰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講於執杖磨刀捕
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覷彼衆生逃竄飛遁投
寘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畏王法間

有揄追魂散魄袭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喙相血如刹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官闘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踊戀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捉縛被刀死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汲汲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迸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今請觀若謂無異惻隱安在即今請斷

感悟戒殺

有人因客至主人將殺鷄爲黍旋覓雞不見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曾盡力於我不可棄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之爲家畜而鬻於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贖而畜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撫義如左

自便不可害人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挨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即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于彼命拆之耳

念人饑寒勞苦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于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卻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菴先生者真可法也

貧富宜平心度量

滇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蔽樸而囊鉅萬貧民日厭糟糠絓褲子厭常味而廣求珍饈以競豪奢賤婦荊布不足貴家姬恥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儼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于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于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

施不望報

先儒云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施我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較量讀之令人心平氣和渙然冰釋矣

勿傷人心

當尼之施甘如時雨傷心之語毒如陰兵

要服人心

使他不辨不難要他心上無言

戒殘刻

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平心待人

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你閑煩免你暗禍

戒任性不顧人

各人之情各有所重當體人心休任已性

別人情性與我一般時時體悉件件從寛

便宜處讓與人

都要便宜我得人不虧人是禍虧已是福

功過要均分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均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須分些兒

以已心度人心

自家痛癢偏知別個辛酸那覺體人須要體悉責人愼勿責苛

施恩於人所不施之地

毋賤賤毋老老毋貧貧毋小小

事要公同

衆裏不憂差錯野行不憂觸礚

斗斛戥秤

斗斛戥秤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用兩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是便益耳然便益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況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

人憂不可旁喜

聶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鄰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召客

讓地讓葬

書塵學凡 卷六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界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

近鄰勿作高樓

河間王文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廹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即日命毀其樓

富貴宜庇鄉里

有仕奉常而歸餽者迓者往來覿者闐路騈陌既而族姻交賀卽仇者亦茹耻愧謝獨隣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鄉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富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之是染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記而謹書之

戒詐人咒人

休詐人短休咒人死傷了人心壞了性子

勿打駡人

我打人還自打幾下我駡人還換口自駡

戒忌妒

氣惱他家富貴暢快人有災殃一些不由自己可惜壞了心腸

張允祥廣惜字說

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甚矣筆端之禍爲最烈也予見邇來惜字紙文刋布甚廣卽奬字之會亦各膳僧取拾無非敀廸善心羽翼聖教云爾然人知惜字於有字之後不知惜字於未有字之先予因取其意而廣之列爲十則俾同人觸管時倍加乾惕則於世可以寡怨尤於已可以杜虛枉於心可以全忠厚其所以延齡惜福寧有量哉爰授之梓以公同志

一案牘如山爲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遇盤錯亦將迎刃而解倘執己見深文周内則民之寃抑必多獨孤及曰一字之加勝於三千之刑可不愼歟凡下筆有顚倒是非使人銜寃者此字當惜

一幕客事叅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穩卽成寃獄司事者宜詳宜愼勿以屢駁而侏連善類勿以深詞而殃及無辜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一時快意他人永無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公門最

易爲善。幾舉筆間。卽他人生死所係。昔定國治獄。而子爲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人知舞文以受賄。孰如積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一爭訟由於憤怒。或多方勸諭。令其解散。或抑強扶弱。公道獲伸。何得敎唆以致傾陷。如薛歎以刀筆營生。積財巨萬。後家以火燼。身以水亡。是不論曲直。勸人訐訟之報也。凡下筆有代駕虛詞。搆人爭訟者。此字當惜。

一夫婦人之大倫。或破人於未成。或離人於旣合。損德莫甚焉。昔王回休姤妒而合家暴亡。孫洪毀離敕而仍復顯爵。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姻。離人夫婦者。此字當惜。

一骨肉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爲調護。豈可借筆舌以離間耶。昔胥公政代償贖女。副都之尊寵非常。裴無極讒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離間他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一孤寡乃人之最堪憐者。遇之卽宜矜恤。倘乘機騙害。孤寡暗受其侵凌。而天之報施。未嘗或爽。凡下筆有凌孤欺寡者。此字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爲相。每於往來文字中見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眉公曰。好談人閨閫者。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有剔人閨閫。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一體相不具。人生之大不幸也。一經品題。纖悉畢現。昔平原君美人笑躄者而被誅。李昭言戲孫文懿而召愧。非前車之鑒歟。凡下筆有詩歌譏誚。犯人所忌者。此字當惜。

一傳奇小說。最易惑人。或寫情郎之繾綣。或描佳人之幽懷。在作者不過逞鋒利于毫端。見者必致蕩佚其心志。凡下筆作淫詞艷曲。導人邪僻者。此字當惜。

莫欺人

見人忍默偏欺。忍默不是癡的。不是心裏笑你。就是過後算你。

戒看婦女

你看人家婦女。眼裏偏娛。人家看你婦女。你心偏惱。

自己愛物。好取人物。自己護短。好訐人短。自己圖名。好汚人名。自己媒利。好竭人利。居高凌卑。為下犯上。設身處地。殆可類推。

嵩厓學凡卷之六全

嵩陽學凡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景日昣撰日昣有嵩岳廟史已著録是書依大學八條目排纂諸家語録意取通俗故言皆淺近益曹端夜行燭之類每門中分析子目至數百條亦不免於蕪雜

續小學六卷首一卷

〔清〕葉鈐輯註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小學六卷》提要

續小學序

考亭朱夫子所著小學一書原本虞廷教胄參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與凡四書[illegible]言有當於蒙養者靡不蒐錄而漢以來名卿鉅儒嘉言善行悉表而出之先賢垂訓立教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夫人性不甚相遠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長而血氣未定嗜好漸滋奸聲亂色以蔽其聰明詖言邪行以乖其率履逞逞有之故必習之於煩瑣謙退之儀馴之於周旋進退之節凡所以收其放心策其朝氣而循序漸進以優入於聖賢之道後

世之爲父兄教其子弟者法莫詳于此也果山葉潛夫先生隱居著書以維持名教爲已任先集孝經註疏次述小學衍義裒輯諸家以發明朱子之蘊已又以朱子所錄至宋孝宗淳熙而止自淳熙迄今名儒輩出其言行可爲師法尤爲後學所樂聞乃編爲續小學仍依內外篇目條分而類叙之嗚呼備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先後次第較如故人皆黽勉從事而不敢自棄於聖賢之徒後世惟務獵取苟得以希富貴博聲利而已朱子之書學者習見之而能行者百無一二焉可慨也試取是編而參互考

訂則知先生之學本於朱子其所採擇亦必以朱子爲宗以之扶掖後進造就人材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頗不大哉予旣受以卒業因爲之敘云

康熙辛未清和穀日苕上同學弟嚴允肇拜譔

續小學題辭

禾郡果山葉鈖撰

晦翁朱夫子題辭首言元亨利貞其意教士子以四端爲立身之本雖取法乎乾而蒙養之道貫其中矣何以知其然也太極初剖乾坤在草昧之間赤子初生知識在蒙昧之際蒙而曰養者以蒙卽人心之正養卽因其固有葆其天良也然蒙聖之反而曰聖功者以蒙養明不失本來之明舍蒙求明去聖遠矣何以知其然也入道莫純於昧莫雜於見故明道若昧則近聖矣然山下出泉義曷取焉孩提一眞未散如山下原泉雖止而未達而盈科放海之量自全故艮山靜止則坎之時出者无窮止而後行也作聖之功亶云優矣朱子又慮初學未能解悟廼輯小學爲果行育德之資何以知其然也小學記載凡盥櫛整服言語飲食肅揖起拜侍坐隨行上而定省温凊之禮下及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文皆淺說通曉使童穉持循勿怠豈非小學中之蒙養乎假令蒙心漸破意見橫生勢必若已崩之岡阜不可築基已沸之波濤不堪廻遡矣此小學一編所以佐發蒙之用也然朱子纂輯小學述六經四書採歷代典則帝王自堯舜聖賢自孔孟先儒自劉向董仲舒至宋孝宗淳熙丁未

三月而止淳熙丁未後不及載茲余遵朱子內外篇之目自周程至明季理學大儒格言懿訓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善士良友之事實補續全編亦將為幼學滋其根而懋其支也第余髦未能窺聖門堂奧倘後之君子鑒余紹述朱夫子之心加損益焉固所願

遂續題辭曰

天生童蒙賦性正中綱常倫理允矣大同四端具足萬善乃充秉彝為寶至寶在躬入孝出弟知能不窮明師益友他山可攻洋洋聖謨經傳聿隆百家諸子雖麗非工尊經依傳明而弗朦寧熟五穀莫採芎藭寧進一簣莫間始終海水非瀉泰岱非崇自卑自邇造極聖功勗哉幼學復厥初衷

續小學句讀

禾郡果山葉鈐撰

或問校書曷為先句讀曰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分之以便於讀謂之讀故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點於字之中間也或又問句讀聞之矣然字有一字而數音者烏乎辯曰辯其韻與義也或又問韻與義奚若曰攷句字居御切音據求於切音渠周禮屨人掌青句句作絇又居侯切音鉤月令云其神句芒又居候切音構與彀通大雅云敦弓既句又姓孔子弟子句井疆此篇以文辭止處曰句應從去聲音據讀字杜谷切入聲音瀆大透切去聲音豆凡誦讀講讀耕讀之類從入聲句讀二字連用及讀斷二字連用者從去聲音豆豆者幾之所逗也以此推之如辟字則有八音數字則有五音齊字則有六音告字則有七音慊字欻字向字尼字俱有三音惡字門字迎字食字俱有四音古今韻會切字必遵三十六母余略舉十餘字願善學者廣通之則六經四書之元音靡不綜貫豈惟校書已哉

續小學句讀終

受業 嚴愼成 嚴愼行 校梓

續小學先儒總論

禾郡果山葉鈔輯

陳氏述訓曰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蓋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名耶○魏了翁先生曰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先生曰輕重倒置豈聖人之言乎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灑掃應對進退容貌辭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

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微有未瑩然謂輕重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三百當自曲禮三千而入曲禮卽威儀也○胡雲峯先生曰義利之辯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十賢陳先生曰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而古人嘉言善行無不備舉誠果行育德之根柢修齊治平之權輿也○白沙陳先生曰朱子小學書造小子之具也人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湛元明先生曰童子受樸於天不鑿以人當能食能言之候便以先入之言爲主聞善言則其言亦善聞惡言則其言亦惡性近習遠之分姝乃天與人之一間故義方之教不可不豫爲之所也○羅近溪先生曰弟子之職要入則孝出則弟但孝弟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不難於行而難於擴充以盡其道也蓋孝弟之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便是謹而信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是汎愛衆而親仁也立身行道斐然成章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餘力學文以顯親揚名

於天下後世也○王心齋先生曰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涵育薰陶久久自能上達○歸子慕先生曰人能親近賢者雖下才不至墮落○蔡虛齋先生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朱子云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此二句終身由之不盡○徐春門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子弟有一種桀驁不馴之性皆原於好貨財私妻子之主見隱於胸中事事堅僻執拗遂成愚自用賤自專之錮習鄉黨顯摘其非鬼神陰奪其魄思之姝令人怖語云教婦新來教子嬰孩年十三四時賦質或有未純諒未必遂至於禽獸亟須發動其良心洵

汰其惡識庶幾可化也○陳幾亭先生曰不學不慮惟孝弟耳若在事物須學而後能慮而後知然非原有是知能豈學慮所可增入顧端文有言學而能亦良能慮而知亦良知正此意也然孝弟之事亦有須學慮者聖人立教以明倫皆欲使天下學之慮之耳學慮未始非良愛親敬長未始廢學慮叅觀之則於孟子之旨思過半矣

果山潛夫曰先儒小學總論尚矣余復推言之亦深望於學者而不能已也夫人日用常行之道都在人倫上貫注其愛敬之情爲百行之本故伊尹言覺覺於人倫也孟子言著察著察於人倫也周子主敬主敬於人倫也程子主一主一於人倫也人倫既明則教自此立而身自此修此朱子以立教明倫敬身爲總[illegible]末之與學也後世子弟不務根本專騖浮華自就外傳塾師祇[illegible]以習書對耦稍長便涉獵文史粗通帖括儼然[illegible]宗而爲父師者不加戒其馳騖反欣欣得意此[illegible]故皆由小學一書廢置高閣子弟縱有聰明質[illegible]亦入于虛浮而終不自返其來久矣今續是編[illegible]自宋迄明儒先之言行足以爲子弟法者即如劉念臺先生人譜一編亦[illegible]務倫可以希賢希聖誕登道岸今證人社約規條具在必得顧學者闡發劉先生之弘訓以廣敷朱夫子之微言俾人心有正而無邪則氣通有盛而無衰矣余是以深望於學者而復推言之也

續小學總論終

孫　廷根校梓

續小學卷一

禾郡果山葉鈐輯註

內篇

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稽古遵朱夫子篇名

立教第一

此續述宋以來賢儒立教之法俾爲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

橫渠張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

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横渠先生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先生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潛夫曰讀西銘如讀中庸之書也乾父坤母而此身藐焉中處天地間混然一體而不可離也吾之氣與天地之氣通達周流是天地之塞以吾充其體也吾之性即天地之性發用自然是天地之帥以吾率其性也混然中處之實如此然混然一理遠之則仁風翔於海表邇之則雍睦萃於家庭若稍分爾我彼此不以同胞爲同胞況於民乎況於物乎故窮而在下存胞與之理於一心達而在上擴胞與之量於天下儒者性分內事也既曰天爲父則繼天立極者是首出之宗子曷敢不敬大臣國之公孤即宗子之良弼曷敢不敬吾有長吾自長之而衆著於養老矣吾有幼吾自幼之而衆著於保赤矣聖人德合天地賢者秀出羣倫皆一氣所感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總爲天地所生之人念其顛連猶兄弟也恤之撫之盡吾心焉耳以上發明

人爲天地之子與民物同體之實此下極論人所以事天如事親之道對越以保天命乎心翼翼事在人也樂天之樂爲父母樂純乎天矣樂斯順違之則悖純斯仁害之則賊悖且害必濟惡天之戮民也夫人自有生以來神不可見所可見者形耳庸愚具其形不能得其理聖賢能盡其理以實踐其形斯爲天之肖子天之肖子未有不知天者也知天地之化何適非時行物生則天地之事皆吾事述亦善矣窮天地之神只是不貳不測則天地之志皆吾志繼亦善矣猶未也天無處不在正於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倍爲親切故內省莫嚴於屋漏昭昭冥冥無忝所生而瞬有存息有養夙夜宿密豈容懈焉試以古孝子觀之崇伯子謂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何以爲人且齋戒以事天親無庸旨酒故惡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能感動鄭莊公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虞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而瞽瞍底豫及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悅親可以解憂故稱舜五十而慕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行申生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

何行如之再拜稽首而卒是以爲恭世子也曾子不遠遊不就仕耘瓜受杖入而鼓琴康親心也烝梨不熟出其妻爲其違命也曲盡事親之本孔子以四德許之孟子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苫帶藻忽見水僊賜一美藥可奉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凡此皆仁孝之至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或遇富貴福澤必曰兢兢業業答天厚吾之意乎或遇貧賤憂戚必曰安常固守體天成吾之意乎自此生順沒寧太和元氣位育於天地萬物所謂全體太極可與天地參者此也余欲曰讀西銘如讀中庸之書也若夫東銘迺閑邪存誠之要心思口耳人己內外眞實而不誣與程子視聽言動四箴如一轍然

〇伊川程先生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

所以然者如何

潛夫曰灑者灑水以斂塵掃者掃地以去塵致潔以事長者應對者尊長呼召即當隨聲而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遠則趨而近有問則隨事實對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無先從中錯亂對訖候尊長有命乃復原位

〇白鹿洞書院羣賢畢集請子靜陸先生講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先生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喩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

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喩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自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晦翁先生記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淸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晦翁先生白鹿洞規

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言忠

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潛夫曰父子有親五句五敎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所以爲學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之五句爲學之序博以學之以會天下之見聞審以問之以質其所學之疑愼以思之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明以辨之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而不至於差謬皆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言忠信四句修身之要正其誼四句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四句接物之要是規也遵聖賢之敎以爲萬世學校之師矣正統初年薛瑄提學山東首以白鹿洞學規扶進後學推廣道藝諸生皆呼爲薛夫子今白鹿書院猶魯靈也安得薛文淸再起而繼朱夫子講此規也哉○晦翁先生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潛夫曰欲入大學必自小學始工夫愈卑近則愈高遠若矜高遠而棄卑近郎英委逸九天之霄志氣籠八紘之表究無益於根本初學所大戒也○晦翁先生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潛夫曰李先生字愿中晦翁之師也楊龜山倡道東南羅仲素從之遊愿中受業仲素學問淵源有以夫○西山眞先生大學衍義自序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不知大學爲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原爲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其書之旨皆本大學前分二者爲綱後分四者爲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潛夫曰眞西山名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宋理宗朝爲翰林學士長身廣頟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數十萬言直聲震天下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中外交頌端平二年卒史臣云當時輔

治之臣無出其右者至明憲宗朝丘文莊公濬謂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進
御覽上嘉納之 ○文宋瑞先生西澗書院講義曰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為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辭之脩即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

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為言辭發於文則為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為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為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攧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曰之所自出而苟為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最是號為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宏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夫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惟存養此眞實豈以

賢人之口體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淫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汩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潛夫曰文信國廬陵人名天祥字宋瑞命名之義謂天之祥宋之瑞也寶祐乙卯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擢第一後因極論宦官董宋臣妄言遷都之罪出守瑞州甫涖任即於西澗書院釋菜講義此先學校而後簿書也咸淳十年移知贛州德祐元年先生以郡守募萬人起兵勤王爲浙西江東制置使德祐二年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諸路軍馬未幾元兵入臨安遣先生請和先生夜亡自高郵泛海至福州乞太后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崖山破先生被執大罵請劍就死元將張弘範必欲以禮見先生曰吾能死不能拜遂長揖相見弘範置酒從容曰丞相忠孝盡矣能改事宋者事元必不失爲宰輔先生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死而二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先生曰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具奏不屈狀送至京師在道絕粒八日不死元世祖問曰汝何願答曰願一死足矣孛羅與之語終不屈羈縶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臨刑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時年四十有七矣余讀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數丞相可死者五奈何不速死且曰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一炎午同頌信國遺魂返南邦也余謂信國被執之若即一念自裁忠矣而氣未能塞天地也惟以未死之靈吐未盡之志初不屈於張弘範再不屈於元世祖更與孛羅抗論雄辯怒罵痛暢使元君臣知宋朝有血性大丈夫刀鋸不能亂其心雷霆不能奪其魄而至剛至大之氣亘百世而光昭矣明太祖追謚忠烈

○陽明王先生曰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潛夫曰讀經必先求之心而後能得其要領周易爲聖學根本四聖人之書分而讀之方伏羲畫卦時未有文字乾南坤北是天地設位矣離東坎西是日月運行矣風行天上雷從地起東南多澤西北多山法象自然彰彰如此及文王從而更定坎北者河圖天一生水也離南者河圖地二生火也震東者河圖天三生木也兌西者河圖地四生金也乾坤艮巽分據四隅亦以五德爲配河圖五居中央是大五生土也易稱太極書稱皇極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位禮稱王中心無爲也心守至正一而已矣月令明堂莫不準以爲則是聖學大源頭須從此討箇分曉周公繫爻又就六畫中細細剖析委曲詳明吉凶悔吝標提軌範孔子十翼極盡精微大象小象示以安身立命之基興神物以前民用詳哉其言之也虞夏商周以代而易虞書治天夏書治地商周人事經辭多

嵩作詩作詩抑不得已可以觀世變矣雅頌爲周公制作是聖人之詩也周南召南原本王化三周頌者易代所遺魯頌者宗周所著十五國之風太史所陳採而問俗黍離既降幽厲傷之變雅變風不堪卒讀子夏爲序子貢爲傳微言大義有僅存者後學所當博習耳春秋魯史舊文與易象並見操賞罰之權定王霸之略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其旨約其義深仲尼素王丘明素臣讀三傳之文旁通顓灼思慮暢於胸臆豈徒以胡氏爲折衷耶大戴小戴雜引周秦內則少儀謹身入學之準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郊祀者配天之儀廟中者竟內之象人本乎天萬物本乎祖非其人不易知也孝經十八章與大學一書相爲表裏習孔子之訓尤宜服膺學者不可不審○整菴羅先生曰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說潛夫曰余聞王勃夢中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晋封會病止王勃之易今已不傳夢中之告竟不明言說者謂倘明言易有太極之旨則無後世紛紛之論矣余以爲不然若太極果可夢傳何不傳於丁寬田王孫孟喜梁丘賀輩而適傳王勃耶謂之怪夢可也整菴名欽順吉安人嘉靖朝冢宰○念菴羅先生曰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潛夫曰此論透盡全部中庸之性道矣羅名洪先嘉靖鼎元吉水人○貞復楊先生論讀孝經之法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身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回想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回想在母腹中母呼一呼母吸一吸時光景如何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箇行孝的曾子侍立孔子之側無限敬愛潛夫曰知讀孝經之法即得曾子之心矣貞復名起元別字復所廣東歸善人平生事親孝與朋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正德末年授翰林編修執贄於江西南城羅近溪先生嘉靖戊戌爲少宰丁母艱哀毀而歿○近溪羅先生曰大學原是一章書潛夫曰全部大學總括致知格物明白是一章書分章讀者循環理會也合章看者通貫無窮也羅先生正德朝南城理學之宗○景逸高先生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爲人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潛夫曰景逸名攀龍字存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總憲諡忠憲當熹宗時逆璫禍蔓丙寅三月先生聞逮遂書遺表曰謝國恩自立蓮花池中而逝夫忠憲公之學曰程朱爲的曰復性爲主曰知本爲宗曰居敬窮理爲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錄次令靜坐曰養深厚之氣質聖脈也○景逸先生示揭陽諸友讀書法曰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句所以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味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爲明德在自己身上體認明德如何模樣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爲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

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未眞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用之間聖人分明說入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弟便思量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便行要篤敬但依那書上勉強做得一兩句便漸漸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浹洽一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曾記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曾有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箇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廼萬理統會

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閒思妄想此心不知放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理諸友若肯相信今日囘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己身心如何初間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強坐定令浮氣稍寧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事心之法孟子說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於此類者等箇人頭若要不得再於性理中周程張朱所論存

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句日之間便見功效果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可行至於文詞不過寫其胸中所自得若心定理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繢飾而工矣天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以能疑而進有疑而師友決之便沛然矣 潛夫曰高先生教人讀書務在精思明辨力行實踐不持初學工夫自茲始郎上達之根源全乎其中矣學曰能疑而進此句更要細心解悟離却疑何從信

然審期其信便以爲決去其疑又恐自信愈堅則疑城愈雖破故任道在乎信求道在乎疑疑其所疑必使疑穫克盡則歸於無疑矣昔白沙先生講周易質之康齋先生又叩龍潭老人辨析疑義聖學如白沙且決之師友況下此者乎○廓園魏先生曰富貴之場君子小人其之獨邪正互持之際途徑頗清手眼易著迨其胥而小人也郎小人與小人爭不必其與小人爭者郎君子也而今日且思以冒君子之目其胥而君子也郎君子與君子爭夫爭也而可以言君子耶而又不敢驅之爲小人此際廼正難耳 潛夫曰君子小人邪正之論與陸子靜先生講喻義喻利辨異旨同學者能理解之則人品之矣何志學業不日進也魏先生名大中字孔時別號廓園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自行人至吏長垣仕途十載抑絕饋遺寸絲不荷布袍蔬食淡如也而獨紏

庶察糾彈嚬蹙立朝正直固昭昭矣不虞物忌竪方入膝明潔而側目公者不少焉熹宗朝逆璫魏忠賢竊國柄公一疏再疏連擊忠賢忠賢恨公遂借題曰陳九疇誣訐遞行斥降旋逐歸家辛高總憲楊副院左僉院諸臣而正人君子之禍若火燎原乙丑夏忠賢矯旨逮公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木拔士民擁公泣送者萬餘人郡邑長咸涕下逮至京下鎭撫獄逆呂封疆究閹爲羅織贓罪加刑時公大罵忠賢拷掠備毒詩不終屈竟死獄中長子學洢扶櫬歸晝夜哭血淚枯盡絕粒而殞僉曰國有死忠之臣家有死孝之子矣崇皇帝御極璫逆伏誅公冤大白贈太常卿謚忠節敕建忠臣孝子坊祠祀

○塞庵錢相國曰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朱又曰朱子云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近思錄爲四書之階梯此朱子教初學進之有序也潛夫曰錢相國鈐外大父也庭訓嚴整精詳鈐身母舅仲馭同學讀書每朝夕頼外大父教誨鈐一生得力老而著書不倦者習此傳也外大父萬曆丙辰狀元在京師纂修實錄經筵日講遇璫禍遂請省親歸里崇禎辛未爲南少宗伯爭建靖難忠臣祠著輯表忠記遜國逸書先是宋淳熙乙未朱子閱周子二程子張子之書遜取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纂爲四子近思錄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善誘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呂得其門而入矣歷五百餘年至崇禎壬申外大父手批四子近思錄復取朱子節要彙集五子近思錄於是濂洛關閩之微言家論戶曉大有功於理學者也癸酉爲禮部尚書入閣進覽簡虛平四箴疏其言寬呂御衆簡呂臨下虛呂宅心平呂出政皆古今帝王修身治世要道是時有奸徒李璡妄陳搜括江南巨室籍沒助餉之言欽相國曰此召亂也特疏直諫斷不可行上意遂止在政府二載因首輔溫體仁忌嫉丙子五月具疏致仕中酉之後祝髮逃禪悲傷而卒

○念臺劉先生曰學巳慎獨爲主此孔門相傳心法潛夫曰愼獨在心理欲分原心獨知之遏人欲即所呂存天理劉先生名宗周字念臺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官總憲南都崩裂作絕命詞不食而死

幼儀 計三十則

葉潛夫曰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文朱子小學備矣余何庸贅辭但見近日童稚之習氣絕非曩昔之雅馴自幼不馴則長大時必有去順效逆之事乃攷少儀所未詳者續爲幼儀自孩提至成童舞象堪爲師法者附立教之後實欲維持末俗然亦聖途發軔也

執箸　呂右手大指次指執一箸中指四指執一箸而大指介乎兩箸之間要空其掌心不可率意把握二歲時執箸得法則五六歲學寫字執筆自然有法

言語　嬰孩知識未萌善惡未辯教之左則左顧教之右則右顧教一善言則其言亦善教一惡言則其言亦惡爲父母及尊長朝夕當教呂善言不使一二惡語入嬰孩之耳出嬰孩之口從不識不知時引之於有善無惡之路則長成之日必無市井澆漓之敗習矣

稱呼　孩子能言之日即示呂稱呼感發其良知爲向一家之內啓口各依名分而鄉里鄉黨必加呂長者之稱不可混呼你我致起戲謔爭競之漸凡尊卑次序出於天然則情意和悅

優於人事此變化氣質之先務

整衣　童子衣裳必宜布素不可奢侈㠯損福德但衣要潔淨著衣要整齊一切汚淡穢積之處不宜行動自取齷齪

蔬食　菜根滋味賢士大夫之風節近見兒童貪饞飲食厭淡薄而喜肥甘養成口腹之害而心害亦熾矣可不戒歟

叉手　其法㠯左手緊把右手大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㠯左手大指向上叉手當胸須離胸方寸教童子叉手有法則拜揖之禮方可循序而進今市井人㠯兩手反剜如荆人反榜之狀失禮之中又可怪焉

肅揖　凡揖時稍濶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視其足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皆令過膝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不必過膝皆當手隨身起叉於當胸

拜　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㠯兩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㠯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後拜其儀度㠯詳緩爲敬不可急迫

跪　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竪不宜蹲屈背當稍曲㠯致恭敬盖跪者卑幼事尊長之禮請問進獻俱當長跪或父母有嗁怒意氣則不待呵斥之加先跪㠯聽誡諭此起敬起孝之大端也

立　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與墻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

坐　定身端坐歛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著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歛身莊肅不得橫臂致有妨礙

行步　兩手籠於袖内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濶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誤登高必用雙手提衣㠯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爲輕浮常宜收歛若尊長有召又必致敬疾趨

早起　清明之氣全在平旦童子若熟睡晏眠不知朝氣恐終身溺於怠惰虛負光陰戒之哉

安寢　寢㝠息也臨寢多言則心思散亂㠯致夢魂中不覺言之顛倒賤相也禁止之

以上童初範束身心之事

溫凊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衾之厚薄食品之冷熱爐火之多寡時爲增益并候視窗戶罅隙使風寒不侵務期父母安樂而已

定省　清晨先起詣父母榻前問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中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

愛敬　孝經一十八章只是愛敬爲本愛親敬親固人子之常而推事親之心則伯父叔父均宜愛敬以伯父母叔父母與父母同倫若以敢惡敢慢之氣施於伯叔卽是事親之道未盡也弟子省之

餽饌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食器置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嗜好頻食者移近於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旁食畢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嚮未食者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於案則隨置之蓋饋

饌乃子養父母弟子養師長之禮今童子多以躬執饋爲恥則無以存其孝敬之誠而抑其傲慢之氣最不可也

侍坐　弟子分當侍立尊長命坐則常遵命但侍坐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與尊長密語者則屏身於他所不宜窺聽

隨行　疾行先長固爲不敬然作意舒緩亦非事長之節則隨行之禮當如何曰隨尊長行居其後而不相遠恐有所問如問已及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如遇人於途一揖卽別不得舍尊長而與之言

執役　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卽當趨就其旁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盥洗則爲之捧盆持帨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如此之類俱當正容專志毋得怠惰差錯夫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服勞之事皆弟子職分應如是若恥爲役則必無長進矣

候慰　遇尊長出行或赴宴晚歸爲弟子者未宜就寢當然燈門內伺候儻尊長夜深勞倦要宜

扶持以安慰之

以上入事父母出事師長通行之事

入學　童子五六歲應擇師入學未入學以前父兄應先教之識字迨入學之日爲師者教之先記誦後講解而家庭出入之禮不可不習旭旦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姊前肅揖告出傍晚散學時入必以次肅揖然後食息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若晨入書堂必肅揖始就坐晚必肅揖而退夫童子難斂易放故師道宜尊嚴以制之而爲父母者亦宜飭其規矩不以姑息爲愛惟恐寬恕之則漸流於縱肆也

讀書　整容定念看字斷句朗誦務要字字分曉毋得目視他處手弄他物仍須細計遍數熟讀如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再加遍數必欲成誦其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方止猶必逐日帶溫逐月通理工夫純熟自然永久不忘今子弟多勉強記誦以自表其能爲之師者又假此爲功以取悅其父母遂不計生熟

不加遍數旋卽遺忘鹵莽何益所當深戒

寫字　學寫字未問工拙切要專心以求字畫端整書法活動不可輕忽怠惰致有潦草攲斜差落塗註之病研墨放筆毋使有聲及濺汚於外其戲書硯面及几案上最爲不雅戒之乃若寫白字其人必懵懂寫破體其人必苟且要有左湊寫及寫半邊字者其人必亂規矩此等病痛繫於心術急以治心之法灸之

書器　凡書籍筆硯等物皆令安頓有常其當讀之書當用之物隨時從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亂讀用已畢復置原所毋使參錯其借人書器必及時取還以免遺失

視聽　童子聰明始開發於耳目故收斂精神務在耳目專一讀書則一意讀書不可側視他所聽父母誡訓與先生講論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其非讀書聽講時亦當凝視返聽如箴銘在左右不然則聰明爲外物所誘而心不存矣蒙養者豫防之

清心　耳目需不如心緒清養童蒙者但使一切玩好遊戲絕於見聞其爲無益之益當無窮也

多見人多聽議論恐披其枝葉損其本根

接見　凡賓客有謁先生者卽先生之輩弟子宜致敬出位以次序立俟先生與客爲禮畢然後一齊向上肅揖卽各入位凝立俟先生命坐則坐如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俟與先生爲禮乃敢作揖客退仍肅揖送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一切好聞之徒談新聞說是非訐人陰私壞人心術者斷斷不可使之往來書館

擇交　善擇交者不原於友而原於吾之心曷爲先

自心而後及友曰倫有未察友能明之不然是延譽也故必篤孝友可以擇交過有未改友能匡之不然是游俠也故必重道義可以擇交稱今則古友能尚之不然是世情也故必好學力行可以擇交弟子愼所以擇之者

以上書室肄業造就人德之事

余澤周易蒙義乃訓幼儀以式昭後學中有未盡處有未合理處頗新內君子參政焉潘大又識

砭悲廉切平聲　竟古境字　攄音顯

吼許偶切上聲　饑音讓　敬音欺俗作欹非

續小學卷之一　終

受業　謝兆熊　覃惟和　校梓

續小學卷二

禾郡　果山葉鈐輯註

內篇

明倫第二　明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採宋以來之典則緝之以訓家士

伊川先生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潛夫曰家門整肅和氣必滿庭闈立身敬謹持家自無過刻情藹然而分秩然斯家人之善道

○晦翁先生曰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　潛夫曰求諸己務其內守身之本也苟失其身則辱及其親矣　○迪吉錄

云天下那有不孝的人雖有不孝的人而稱之孝則喜稱之不孝則怒且媿且人前矜名飾節未敢如私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汨沒處充此良知便是大孝基苗只是習心習氣不能自化所以依舊不孝也須知其積習從何而成每每沿流不覺不知剖得明白則父識所以教子子識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所在平定有期矣小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爲父母憐愛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常讓他便宂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奉養則便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於子而子乃

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而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縱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眞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絶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不樂相對則豈有孝弟之念繇中而出耶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厭嫌起一施感恩常

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以訓廸爲聱耳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且有强預吾事而怒躭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顚倒至古怪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宜急急喚醒早早克治時時思量勿謂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謂世道之薄我猶勝人小不孝之積漸即爲大不孝可不懼乎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

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養而寄食吾財則又怨親甚且以單父隻手而因財相傷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乃多營幾文錢便欲與吾親較算也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有美味錢財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妻抱子而悅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子我而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和好固是一家樂事然當呱呱待哺

便溺未分時豈解戀妻豈妻能顧復得我生活耶父母看子成人得有室家不勝終身之喜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谿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父母之於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分爭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觤不平或姊妹而計較纖悉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數者皆人之常情而其流遂至於大不孝吁可惕哉叓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

諫有愆當克蓋若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得罪於天地其根必起於利親之財挾親之勢故從親之欲而忘親之身遂成親之惡孝經以父有爭子爲安親揚名不然即身膺貴顯愈揚親不義之名親得安乎而可謂孝乎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能奉養而有德色此亦情之常也在小姓人家止此一室父子朝夕團圞即有言語之傷彛即消釋及得真率盡情乃士人知書者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腐而託故以違離之或見其卑而借理以衡壓之遂致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不親又有一種好遊者捨堂上之樂結朋友之歡異鄉遠省累月窮年冀人膏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畜子奉妻惡得爲孝又有人見爲孝而神見非孝者生亦盡養事亦承歡而備物鮮情絕無真樂及死亡之日衾棺盡美哭踊隨常亦無真哀覓地安葬竭力費財又爲子孫謀蔭非爲父母求安此神目視之甚明也又有一時稱孝而不能高千古即千古傳孝而不能滿一心者其人於前弊一無所犯於孝行無一不周而未聞大道修身盡性

之事尚有缺陷終是墮落遺體莫報親恩故德爲聖人孝斯稱大下此者皆不得謂盡孝道也爲人子者急須自省切勿自負（潛夫曰廸吉錄天啓時顏壯其先生所著警不孝以勸孝語語痛切夫人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懷胎及臨產幾許憂虞一見兒面母命喜纘乳哺三年既盡汗血而出入顧復又痒厥心爲人子者當思孩提時父母極其體恤即以父母體恤人子之心以孝養父母庶幾順於道不逆於倫倘洗腆未致其慶菽水未得其歡忽至灑風樹以隤心頻寒泉而沫泣雖曰追遠奈昊天何）

〇高忠憲公曰當下孝弟之事不做只管講孝弟孝弟是甚東西孔子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弟兩字不是聖人造作出來見親生之膝下有此真愛便名之曰孝又因漸長而日嚴因嚴以教敬有此真敬便名之曰弟人生何時能忘此愛敬隨處愛敬即隨處是孝弟故曰愛親不敢惡於人敬親不敢慢於人（潛夫曰孝弟之道不以少長有間者然能習慣於童年則真愛真敬不期然而然矣）

〇張尚絅曰丈夫行誼自孝心生澹於親其餘無可求也已婦人仁孝自恥心生澹於親其餘無可求也已（潛夫曰丈夫與婦人俱不可不知恥丈夫有恥心則行不踰方言不失正婦人有恥心則處恭內政淑範中閨且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惟恃此廉恥耳）

〇周石梁曰母曰慈慈非護短之謂父曰嚴嚴非偏虐之謂不偏虐則父子兄弟之性全不護短則手足耳目之容正（潛夫曰余見世俗母之愛子恣其所爲見有不善則曰小未可責日積月累養成其惡此護短之過也父之待子往往有所性

嚴急或忿氣失乎遇其子微嫌細過遂苛求不少恕家庭之間漸致恩疏而怨蓄此偏虐之過也要知慈嚴必歸中正然後可

右明父子之親

宋神宗問曾鞏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所謂吝者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也潛夫曰王介甫豈楊子雲之倫亞歟子雲準易而爲太玄準魯論而爲法言法言之所締撰要在於尊周孔辯經術一時已衛道矣王昌黎氏而譽之涑水氏而信之獨不能不致慨於劇秦美新而紫陽氏通鑑綱目直書曰莽大夫揚雄死於是雄之名遂忍人之齒舌而所容於聖門之籓籬矣若夫介甫所著新經義凡先儒傳註一切不錄與尊周孔者固異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而天下騷然是時京東河北有烈風之變安石不以上聞開封民有截指斷腕之慘安石曰就令有之亦不必怪四方久旱饑民流離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繇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安石怒竄俠嶺南安石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何執拗至此舉朝訴厲天下怨咨較之爲昌黎涑水所信之譽之者不懸遠乎余故曰介甫非子雲之倫亞也安石字介甫雄字子雲

○宋末陸秀夫爲右丞相奉帝諱昺駐新會之厓山播遷海濱庶事疏略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如經筵講解及厓山破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劒驅妻子入海卽負帝赴海死潛夫曰臣子當患難危亡之日猶能從容講解大學忠而至仁矣秀夫字君實鹽城人

○明高皇帝顧廷臣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潛夫曰宋景濂名濂上稱景濂不直稱濂禮之也上勸景濂飲酣令侍臣賦醉學士歌又賜綺作百歲衣尊師最隆矣後以其孫宋慎連坐胡惟庸黨被刑上怒并欲誅景濂皇后曰民間一先生始終禮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恝上乃安置濂茂州行至夔疾卒年七十三惜哉百歲衣戲言矣景濂浦江人正德朝謚文憲

○成祖時侍講學士王達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皇太子召楊士奇曰經旨於此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直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皇太子悅潛夫曰周易本義乾九四爻無儲貳之說王達引此隱諷原失經旨楊士奇舉宋儒所云以對非附和王達此輔導太子之道宜然也士奇泰和人建文時舉文學特舉編修文皇帝即位命入閣輔相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輔相止此一人贈太師謚文貞

○宣宗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胡濙請率羣臣賀上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道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書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

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圖修省以荅天意其止勿賀（濬夫曰日食月食經史紀災即遇不食亦宜修省切陰雨乎太祖成祖時皆以陰雨不見食止勿賀宣宗可謂法祖矣胡濙大臣請賀近於媚後世學者當知之以明天人之理濙武進人進文庚辰進士宣德元年爲禮部尚書景泰七年致仕贈太保諡文安）○孝宗召輔臣曰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劉鍵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亦不是上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鍵對曰臣等若不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講官不必顧忌昨所講俱有顧忌即如他字偶爾話及不若啓沃之更好也（濬夫曰經筵講義惟孝宗朝一洗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天顏嘉納若禹謨艱厥后艱厥臣矣劉健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弘治元年入閣晉首輔正德元年致仕贈太師諡文靖謝遷餘姚人成化乙未鼎元弘治八年入閣正德元年致仕嘉靖六年再相七年致仕贈太傅諡文正）○戴珊事孝宗清慎有聲績及老而病欲還故鄉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告休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

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荅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未幾卒於官（濬夫曰珊歷仕四十餘年家無寸貲引疾退告孝宗命醫賜藥優詔慰留若降家人之慈而寄款同氣君臣一德曷以加焉及詢其致病之繇辰出酉入窮寒暑不變可謂勞於王事者矣珊字廷珍浮梁人官總憲諡恭簡）（捻乃殄切音撚）

右明君臣之義

伊川先生曰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濬夫曰飲食男女人情所不能免也而溺於其流則反常道矣砥石而聽於風織機而望明月庶幾有幽貞之意焉）○晦翁先生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又聞之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亦此意也（濬夫曰此朱子荅胡伯逢書也幽闇衽席間能守敬而不失其造端之君子歟）○甲申逆賊犯闕簡討汪偉與妻耿氏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耿氏曰願從君死爲兩繯於梁間偉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就繯耿氏復曰止止雖在顛沛

夫婦之序不至失也復解纓正左右序而死潛夫曰遭寇亂之時能從容就死夫正位乎左婦正位乎右君臣夫婦之道至全矣偉字源長上元人南都贈少詹事諡文烈耿氏贈恭人○吳次魯之子娶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亟賣猶可得值次魯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妾忍棄之竟留妾妾病良愈舉一子潛夫曰妾雖不敢與妻耦而小星之謹衾裯仲氏之勗莊姜亦可以佐琴瑟不因病而棄之倫理之常耳病愈舉子鼎之初六云得妾以其子宜矣乃若醫者以治人爲業反云不治亟賣得值是有害人之心且懷害世之術大可怪

右明夫婦之別

劉元承曰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潛夫曰余聞古人云伯叔只是長少之義與仲季同今呼父之兄爲伯伯猶云長長未大謬呼父之弟爲叔叔是少少也不已舛乎至若阿伯阿叔鄉黨尊長之稱施於宗族習訛也元承名安節程子之門人○或問劉元承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又問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潛夫曰兄弟父母所生也起敬起孝以事父母之心事兄烏乎不睦哉情○童子禮云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先叩之年長不可遽瀆問於師如欲請問當整衣斂容離席前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

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即宜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潛夫曰童子禮嘉靖例浙江督學居坪石先生所著其辭義以淺明通俗爲主亦蒙養之一助也受業不以智愚爲後先而以齒爲序者示禮也弟子中有聰慧過人者不可先長者而進恐其近於傲先儒云學問驕入爲害不淺戒之哉○王忠肅曰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潛夫曰輕薄前輩即自輕矣纔不促算而其人其品能免褻瓢輿刺齊等致詣乎○謙菴李先生曰余弱冠爲諸生謁鄉南皐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濶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目無前輩一生行事無規矩準繩可知時余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夷之稱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發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敎今日見有刻書於前輩皆直呼於彼公祖父母皆直書其名若史例然夫史者天子之書也故皆書名然春秋於賢大夫尚有書字者有何必傳之業徒爲長厚所譏記此以共戒之潛夫曰李先生名陳玉字謙菴吉水人崇禎甲戌爲嘉善邑侯甫下車會漕兌棘漕卒挾功令持長吏稍不厭輒陵詐相加江南郡邑望風靡靡侯奮然力持平允期以軍民僉安而升旗亦詘於成規無敢譁者一時新政譽聞遠邇撫字六載有名父杜母之誦庚辰卓異上聞拜御史武塘至今尸祝祠祀名宦

右明長幼之序

張浚試吏輿元問楊用中曰公嘗往來梁洋其人士有從遊者乎曰楊冲遠可以爲師雍退翁可以爲友潛夫曰冲遠輿元人退翁洋州人俱宋朝太學生當時稱楊師雍友○呂與叔曰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潛夫曰尚矣哉講習之滋益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人類之中最可相說者莫如朋友朋友中最稱樂事莫如講習而兌爲口爲金兩口相益有勸勉之益兩金相麗有磨礪之益兩澤相資有濡染之益兩說相得有信從之益且兌正秋也白露未零青山若拭李處士之宴王勃敍盧花埜外之吟杜工部之奉辭景仙懷鴈書西候之作豈非講習一助乎與叔名大臨程子之門人○晦翁先生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潛夫曰元城邑名劉公元城人也子弟一日不讀書則心放劉公豈忍子弟不讀書甚言小人不可爲友寶蕭艾於重笥謂蕙芷之不香皆小人顛倒賢否也欲親君子必先絕小人此讀書之先務若果不讀書何味之有○陽明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飲以和平之藥若遽懷鄙薄便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潛夫曰病莫大於心不和平學者當以自心之藥醫之王先生名守仁餘姚人理學之宗匠社稷之功臣嘉靖朝封新建伯隆慶朝謚文成○潘流清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遂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眞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眞

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潛夫曰岳季方心懷故友潘流清忽見季思面貌宛似流淸命工寫眞示其子不追追魂而非姿觀止友道中異事也季方名正以賢善進內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季方歷陳弊政謫戍肅州尋召還補興化知府引疾致仕季方郭縣人流淸莆田人○魏忠節公謂李廣霞曰求友難求友於臭味尤難求臭味於吾鄉尤難之難潛夫曰魏忠節公十四歲時能文章鈔先大父光祿公見而奇之授業名師友問此忠節公自請所載則當時爲文章知已矣歷三十餘載乃云求臭味於吾鄉尤難之難豈先大父易簀後友道漸衰乎若問之今日又何如也廣霞如皋人

右明朋友之交

伊川先生曰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潛夫曰古來知止者莫如文王而發明知止之義惟程先生矣○劉元承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伊川先生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潛夫曰婦於舅姑非可例以君臣而有從夫之禮如一子有事奉其婦同拜則[illegible]堂上遇節慶公事諸子齊拜堂上則諸婦齊拜堂下從夫而拜則近之非從夫而拜則遠之別嫌也非謂婦賤於子也○晦翁先生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潛夫曰事物皆以熟爲貴如騏驥熟於陵麓舟檝熟於江湖假令騏驥弃水動而無功舟檝登山勢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弃水登山用之反而習之不熟也○父子箴云子孝父心寬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虞舜日夔夔瞽瞍亦允若兄弟箴云兄須愛其弟弟必敬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人賦棠棣田氏感紫荊連枝復同氣婦言愼莫聽夫婦箴云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氣禎祥來乖戾禍殃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朋友箴云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道義豈論富與貧君子澹若水交久情愈眞小人甘若醴轉眼如讐人潛夫曰此齋之王先生四箴也齋之名鏊吳縣人武宗朝入閣時中官劉瑾擅權大臣內有專事辨其阿者公力阻之不能得遂高臥洞庭泛舟震澤何其守道見幾之篤也世宗有再召之意公病卒謚文恪

○南皐鄒先生曰天下無不愛妻子之人而有不睦之兄弟殊不知夫妻異姓而兄弟同胞人能以愛妻子之心愛兄弟則天下無不睦之兄弟矣天下無不趨勢利之人而有不信之朋友殊不知勢利有盡而道義無窮人能以趨勢利之心處朋友則天下無不信之朋友矣潛夫曰先生名元標字南皐吉水人初觀政時見首輔張居正奪情具疏直言略曰居正自謂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曰異類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三年之喪可謂小節乎若爾之不去綱常自此而壞人心自此而死抑有族恨焉國家以言路付臺省事係倫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省謂曠職臣觀御史曾士楚保留一疏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地何至於此夫今日上疏留輔臣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陳三謨也省臣效之身服豸綸心同犬羊不斬士楚三謨臣雖死不瞑月也疏人廷杖謫戍張首輔發後召元標爲吏科給事中季以大內火災參修省六事有旨降謫久之爲少司冠天啓元年爲總憲恭疏數十上以聖學觀賢理財愼民起廢闕幽爲先務又以光宗實錄闕係後世信史修之不可緩也時逆璫魏忠賢專國政忌公特甚私爲朱童蒙奏元標擅開講學之壇致啓門戶之漸元標疏辯曰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錄臣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元標去國後張訥又奏請廢講學書院毀碑石碑而廷臣亦有爲公辯白匡扶正氣者夫羲下吠故高岡之鳳居尊有草蔓延故寒雪之松彌貴亦何損於先生也哉端宗朝謚忠介

右通論通論五倫

續小學卷之二終

受業徐元復 胡棨 校梓

續小學卷三

禾郡果山葉鈐輯註

內篇

敬身第三 孝經立身小學敬身皆是不敢毀傷之義敬身之目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而心術威儀修德之事衣服飲食有躬之事繇內達外必本於敬故遵朱子主敬之旨述宋以來賢儒之敬續此篇以訓蒙士

濂溪周先生曰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潛夫曰寡者遏人欲無者循天理非寡何以至於無非無何以了其寡聖賢傳心之法也○明道先生曰敬勝百邪潛夫曰天地只有正氣因人心之不正發爲邪氣故持敬則百邪避三舍矣○呂與叔問劉元承曰思慮紛擾如之何劉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潛夫曰發不以時則與時中之理悖矣烏乎可○晦翁先生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潛夫曰敬而云持者寢食無間也直內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主一者主一之謂敬○正夫夏先生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潛夫曰正夫名寅華亭人爲人尙實絕浮華爲文章淵閎典蓄脫去時俗蓋仕無黨無援未嘗以淹屈降志三可惜最感於立身朱子有言士君子立身一敗則萬事瓦裂愼之哉○介夫蔡先生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潛夫曰士君子當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卻爲萬世後不可朽之身若辜一己之私愛聰明之悞先自棄矣將焉取之介夫名清晉江人成化朝大司成○白沙陳先生戒懶文云大舜爲善雞鳴起周公一飯凡三止仲尼不寢終夜思聖賢事業勤而已昔聞鑿壁有匡衡又聞車胤能囊螢韓愈焚膏孫映雪未聞懶者留其名爾懶豈自知待我詳言之官懶吏曹欺將懶士卒離母懶兒號寒夫懶妻啼饑貓懶鼠不走犬懶盜不疑細看萬事乾坤內祇有懶字最爲害諸弟子聽訓誨日就月將莫懈怠舉筆從頭寫一篇貼向座右爲警戒潛夫曰白沙村東粵新會山川之秀也陳公甫名獻章徙居白沙村學者稱白沙先生王弇州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乎法與體與題之外者予少年爲古文辭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會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甘不自知所以然也吾讀白沙全集蓋服弇州之言○高忠憲公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

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潛夫曰心一也先儒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體用只一心則心與理豈二焉○魏忠節公謂周忠介公曰吾輩在天地間不患身之不潔患此身無濟於天下事也潛夫曰忠節公二語即范文正公所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周先生名順昌字蓼洲吳縣人當魏忠節逮過吳門時蓼洲呼緹騎而詈之曰若歸語忠賢此亂臣所爲受誣萬代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語時事遂及於禍緹騎至矣士民發憤擊之擁蓼洲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既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不少撓刑已即痛罵忠賢輩加刑時則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異蓼洲即怒罵之忠義所激遂致王恭廠異變舉朝駭愕合疏詆陳忠賢之黨亦多畏而逡巡者然忠賢以不殺蓼洲則威中詘故終不免端宗憫其冤贈太常謚忠介○謙菴李侍御曰士君子亭亭矯矯要爲人所畏無爲人所鄙夫鄙何來持身之苟居心不淨也遇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當思其不敢言者何也潛夫曰要爲人所畏無爲人所鄙二語警醒士子淺矣魯仲連齊人遊趙新垣衍梁人爲魏王使入趙仲連見垣衍欲助趙不帝秦以秦稱帝之害折服垣衍而魏果不帝秦秦卒救趙平原君欲封仲連國辭平原君乃置酒酒酣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日所貴於天下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論者謂魯仲連戰國以來一人矣李太白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唐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艸書爲三絕仲連太白胸中無名利如此

右明心術之要

伊川先生曰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潛夫曰儀以像形所以定命宜持養不宜修飾○劉元承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潛夫曰心術主於中威儀發於外未有內不敬而外能恭者故詩人慎抑抑之德儒行取粥粥之容有以夫○劉元承問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先生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生成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潛夫曰威儀氣質之所充氣質威儀之所表緊急則躁舉措學則不自安矣習而安焉善夫○時紫芝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潛夫曰言之或舒或疾關係威儀之重輕故山巨源嘗傚行藏不若訥發吞從容語默爲愈也紫芝程子之門人○晦翁先生曰容貌辭色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潛夫曰先儒皆教人涵養而涵養之功甚難必持敬以守之庶可幾及學者勉乎哉○李時勉爲大司成英國公偕侯伯三十餘人詣國子監聽講李司成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列坐諸生歌鹿鳴之章如古儀潛夫曰古儀古者相傳之儀禮也鹿鳴三章首章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燕饗賓客之詩學者歌之以通禮意之厚好賢之誠也時勉名懋以字行號古廉諡文毅成化朝改諡忠文張輔正統朝封英國公追封定興王諡忠烈攻當時無能解經學而今亡矣○神宗朝閣臣王錫爵疏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畧曰臣等今日檢得閣

中舊籍知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棳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於一月之前舉行潛夫曰稽古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神宗時國本論起群臣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為請上竟不行忽有三王並封之論大宗伯馮琦及六科臣矢爭之錫爵乃以上諭繳進上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定方有出閣之期遂請先行冠禮而東宮正位矣首輔王錫爵太倉人贈太保諡文肅

右明威儀之則

伊川先生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後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服潛夫曰時服服之常也世俗後生矜尚綺組或有擬晉執而尤纖方趣數而彌繁服則文矣非所以責成人之禮也○明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緣皁絛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潛夫曰太祖定鼎後詔衣冠悉復唐制尊以士子巾服與吏胥無別為酌定典雅之式以光學校美哉儒服之彬乎○孝宗令禮部禁服色謂劉健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為奈有不知道理多僭妄者對曰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欲自織用均為不可玄黃紫皁乃是正禁

若柳黃明黃薑黃等色皆須禁之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惟內府人不許用耳潛夫曰致古周禮外府掌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又致素紗以之為裏者所用皆布濾非服也明朝衣服制度悉自宸裁洗革陋習一一創舉然亦不失周禮之遺意云爾○童子禮云整服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污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遇服役必去上服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提領欲直結束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上自總髻下及鞋履俱當加意修飭令與禮容相稱其燕居及盛暑時尤要矜持不得袒衣露體潛夫曰坪石屠先生原本曲禮少儀而立言也童子能自謹飭布素之服大雅可觀何必錦紋繁纓髮子一狐裘三十年公孫弘布被終身不易士大夫尚如此況子弟乎

右明衣服之制揄音搖　緣音彖　著音酌

明道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念臺先生曰明道以脊皮與肚裏對說自論受用若以喉嚨對脊皮說當作知味解也　潛夫曰富貴之子以八珍為美能令紫峰出於翠釜晶盤行其素鱗不香金虀玉膾矣而豪興亂餔儘供醉飽不亦脊皮上過乎古之至人餌黃菊之落蘂漱清潤之芳流此中真味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從肚裏去自知之耳○晦翁先生曰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

如此潛夫曰周制天官膳宰相也司飲食者如膳夫宦人之類飲食各有常制宦官不敢奢侈也大宦官之伍指其居次則或在帷簿之內論其職掌則或閩林第之言最工於掃天子而天子易爲若輩所欺明太祖令宦官勤服役供灑掃不許讀詩文談朝政其制嚴矣若後世遵而行之豈有王振劉瑾魏忠賢之禍耶○九經徐公生平不嗜肉食惟啖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潛夫曰九經貴溪人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京遂未嘗造其門爲句容令歷九載奏最世宗擢爲工部主事將行民強之兒推挽衣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畱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涙曰毋以訓而曹惟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匱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父老大書勤儉忍於家曰徐公三字經累遷高州太守丁吾老矣安能自苦喋喋於家幸謝不之任隱貴溪山中常遊陸子靜讀書處登覽雲山泉石之奇文常集子姪童子歌風雅數章談說義理典故以娛天年○童子禮云凡飲食須要斂身離案毋令太逼從容舉筯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咀嚼毋使有聲亦不得恣所嗜好貪求多食安放碗筯俱當加意照顧毋使失誤墜地非節假及尊長命不得飲酒飲亦不過三爵潛夫曰禮始諸飲食君子慎之童子之於飲食尤易縱而難收者父教其子師教其弟不可以飲食爲小節而忽之也試問流歠遺譏傳甘稱陋豈成童何○鄭氏家範云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虀鹽之味潛夫曰不聽食肉恐子弟貪口腹而爲飲食之人也虀鹽之味即咬菜根之意能甘勤苦則身世歷練之方從此而知矣故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煮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

其味甘謂之飴鹽有積於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謂之形鹽祭祀則供苦鹽取其成於自然與玄酒明水不異也賓客則供形鹽取其如虎之形示服猛也然皆益以散鹽者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以來先祖懷諸侯也王及后世子膳羞皆供飴鹽者取其甘甜可食也鹽之味不可不知飴音夷

右明飲食之節

伊川先生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人以養人也潛夫曰人但知養生不知養形養德養人所以厚其生也夫稼穡乃脾之本味而脾乃肌肉四肢之主非恃穀之精氣何以旺脾使形神充暢哉鄉黨云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而食量不過多飲酒不及亂與不使勝食氣同理凡人喜晶廚而盈華餚蔽於嗜欲也聖人調五味以得中和根於德性也○象山先生曰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家本充裕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家本窮乏故爲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潛夫曰禮貴得中中或違之其謂禮何君子所不取也陸先生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貴溪廣信之屬邑其山爲龍虎之間先生登而樂焉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學者稱象山先生不讀書者妄謂浙東之象山大謬○何紹元先生將屬纊顧諸子申以平日之誨言曰吾世宦之後族大以蕃勿倨而高寧儉而卑忠信基之禮義行之親賢取善佞者遠之培之植之勿替書詩先其義後其利薄己而厚彼廣積而約費惟家廟之奉墳域之治賓師之養羸弱之施則致隆而不可簡褻俾子孫承守

世世而勿以淫侈壞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涯矣潛夫曰余聞宣德正統間漁讀居士之名滿天下漁讀者誰何先生也諱貞字紹元世居番禺之沙灣用心於載籍取樂於漁釣常讀書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遂手拊竿線呼童冠三五高吟登舫艇遨嬉於江歸則焚香飲酒予弥取杜詩之可歌者爲越聲歌以侑觴當是時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時矣倪王子倫皆鄉之賢士非四友之傳者弗與飲焉人謂紹元率眞曠達豈誠其義方嚴切將屬纘猶示誡諸子則平日之敎誨必無倦矣○東良處士曰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朝饔夕飧冬裘夏葛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潛夫曰曳錦之子不敢披子陵之羊裘鼎烹之家不欲嘗彭澤之新釀斯人氣禀有異乎抑良知觸發也東良處士姓谷宣德朝人○伯大張公葛巾布袍不以新易舊葱湯麥飯不以淡思濃曰吾素性乃爾即不爾吾敢

忘吾初服乎吾聞士不恥貧賤雖富貴而弗驕則不失義不離道矣潛夫曰張公名子眞字伯大南海人少壯力田給數口無贏衣食不爲恥晚歲既家裕天順初年又以其子官封燕山左衛經歷不色喜自奉儉約知初生平言行相顧威儀不忒鄉國成尊爲有德余嘗嘅今人貧賤薄於骨肉富貴陵於父兄伯叔聞張公之言當愧死

右通論通論心術威儀衣服飲食

舴音窄艋音猛

續小學卷之三終

受業吳弘猷 宋家錫 校梓

續小學卷四

禾郡果山葉鈞輯註

內篇

稽古第四

稽宋以來賢儒已行之迹以立教明倫敬身之言遵朱子[illegible]實前言續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

堯夫邵先生師事李之才授以物理之學他日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乃授之春秋又授之周易盡得李先生之傳初堯夫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多歷年所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

出兩次薦舉詔以官皆引疾辭明道程子與堯夫推算易數皆合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曰兄見地聰明無何堯夫疾革伊川程子問從此永訣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徑路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潛夫曰堯夫先生德器粹然人望之即知其賢初居衛後居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樂其天年兩手舉示不忘啓手啓足之心也時稱河南處士諡康節○濂溪先生潛德隱耀人莫知者獨二程父珦知之遣子受學朱子父松將沒命之曰劉原屏胡籍溪李愿中三人學有淵源我死子稟業焉朱子奉遺書受學三君子遂爲大儒潛夫曰尼山聖教二程子紹述朱子集成

儒道之隆炳炳乎光日月矣而皆乃父擇師成之卓哉賢父可爲萬世教子法琍字伯溫松字喬年○愿中李先生聞羅仲素得河洛之學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論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間謝絶世故四十餘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

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而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潛夫曰李先生精粹之氣達於面目沙縣鄧廸見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晚年聞師汪應辰來迎欲相與講所疑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中立將樂人學者稱龜山先生仲素沙縣人學者稱豫章先生愿中劍浦人學者稱延平先生三先生皆同郡三古墓相去僅百里余壯年遊閩拜其祠墓如見三先生師道云○象山先生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

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潛夫曰晦翁爲南康守子靜往訪晦翁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子靜登白鹿洞書院講席按此則知胸中宇宙大儒識見實其同乎○晦翁先生曰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潛夫曰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可爲八字訣斂身正坐四句可爲十六字箴○晦翁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

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六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

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潛夫曰馬文淵誡子書簡潔而嚴整此書嚴整而深詳皆天性眞切痛癢相關之語後世子弟宜栗栗奉爲師訓

○正學方先生讀書箴

因聚談少則工夫易成戲謔少則交道可久出入有時則心性不蕩坐立有體則人品端嚴往來之人不交匪類則牽引無因爾汝之稱不挂齒頰則輕薄自遠客色驕心隨身猛省則尤悔何愁不寡躁情客氣逐念克除則睚眦誰得相加陰私不訐容過失於同儕則厚道自我而全從諫如流喜箴規於師友則大益自我而獲樂羣砥礪發憤讀書不惟功名可期亦足以變化氣質

潛夫曰人臣死忠歷代恒有若至斷舌碎骨不顧十族之誅而能抗萬乘之威如方先生者千載一人而已矣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別字希古浙寧海人其學問非孔孟之書弗讀非濂雒關閩之言非道此自然致力之樹也洪武十五年高皇帝召孝孺使見皇太子賜宴敧歔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生高皇帝問之喜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輔汝二十五年權漢中府學教授引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希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甚喜歎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故當時蜀治依於禮樂諸王莫北焉三十一年閏五月皇太孫即位以大祖遺命召孝孺進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建文一德之契逾於商周此正心銘擬命神贊頒所錄獻也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多出孝孺手兵既渡進盡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絶命辭曰天降禍亂兮不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初師出北平姚廣孝送之郊曰江南有方孝孺者必不降殿下勿殺此人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絶矣北師入讓皇遂去孝孺服斬衰晝夜哭文皇召之數四不至收繫獄猶遣人諭再三不從時將詔諭天下命廷臣舉代草者以孝孺對趣召之不至乃使人擁之入既至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左右禁之莫能止上親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

[illegible]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illegible]弟上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書數字雲[illegible]得此字以筆投地曰死即死詔不可[illegible]不顧九族耶孝孺奮然曰能殺我十族否[illegible]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孝孺猶噀血犯御座詈罵喃喃不絶磔之聚寶門外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經死悉燔夷方氏墓籍九族惟幼子德宗以魏澤與余學夔匿之島中得存時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爲一族誅之神宗朝下詔祠祀綸宗朝議論議卿俎豆之光典使英靈吐氣

○薛文清公讀書錄云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潛夫曰靜沉寬緩即程子所云涵養在致知之意也

○王文成公戒子弟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敎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

原缺第六葉

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懼六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大小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蓄念不忘乘時遘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七曰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八曰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少年不知貴重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淸夜眂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恥便是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夫復何言九曰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醒十曰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作箇善人矣潛夫曰景逸先生家訓推廣朱子著小學之心也若人人遵此十條則心術正而無邪天下治而無亂矣奈何誨者諄諄聽者藐藐也

〇魏忠節公遺訓云看書只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自然有得聽講時最要於口內吞吐處細聽不得放心錯過看文最忌展卷便閱須先將題目自家忖柚一番破承至結躍然胸有成文然後將文細細叅對疑處得處俱細細與師友商量如此則不期成誦而自然淹熟無心摹倣而自然機來矣今只將輕鬆淸活之文熟玩一首餘功將時刻中佳想路記數段亦可瞑目靜坐沉思要妙其玩過文須常將來口頭念眼前過心上轉作文日題目到手最忌繙閱舊文只將本題沉潛涵泳從題目虛字處討機實字處討意抑揚反覆自然成文只以性靈抒寫不妨力量未到胸有成文然後下筆稿經叅覆然後謄眞一字不苟乃是溫書五張一起或四五遍掩卷誦過展卷覆過復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數過有疑處卽時質証毋得含糊擲過總之行坐臥時心心念念都在時文機括上耳目不外搆遊念不內出不獨時文透脫卽本性靈通矣潛夫曰看書聽講看文作文溫書五則訓亦善矣末句云卽本性靈通則知忠節公此訓不止文章而窮理盡性皆是也余成童時見前輩家風整肅子弟奉命惟謹動靜語默之條理洒掃應對之節文必恭必敬猶恐未順尊長之心逆意時移世易人情馳爽遵道者寡與逐俗者多儒而

任昔遺風莫可問矣用高曾之規矩習詩禮之傳徽惟魏氏一家耳余嘗入其門登其堂景仰忠節公貽謀而尤信服其後裔敦古道也

右立教

珦許亮切鄉去聲歆音衣頤正叔閡歌開切音該柚音軸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潛夫曰按程氏向未有宗祠至伊川始立廟則立廟主祭者始立宗法伊川乃宗子也伊川嫡子自應繼立凡始建宗廟之人其精神規制上可以通祖宗下可以感子姓其子姓亦承祖父所建奉之勿替此自然之道也假使明道長子在亦不得與端彥爭立蓋與公儀仲子事理迥殊仲子遞承先世之爵非始爲卿大夫者也自當立孫伊川始立廟建宗法者也則當立子設令明道存時與伊川共主其事則明道長子雖早歿亦應其孫繼之既云程氏之廟創自伊川則伊川乃程氏不遷之主矣故侯師聖引奪宗奪嫡之說爲證允合於義此聖王以孝治天下推廣之而重立廟之子孫也師聖名仲良受業於二程子 ○ 文忠烈公曰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兪吁咈定省溫凊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

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潛夫曰人生遇變故猝至之時心傷已極氣散當收尙難收之曰痛哭安窮爲子爲臣順受正命豈敢憾天意哉 ○ 御史茂烈疏乞終養略曰臣方十三歲父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以隻身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病證連綿不禁跋踄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臣待罪於茲二載顧以菲才無補風紀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能多得況臣又無兄弟又無男嗣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上憫其情許之潛夫曰此疏酷似李密陳情表載在弘治十七年傳信錄中矣明制獨子許告終養若有二子或一子遘廢疾不能服勞奉養則引獨子例亦許請告此帝王體恤人子一喜一懼之心也 ○ 壯其顏先生曰五刑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待孝尤切者有四樣父母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老之父母未衰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薦可憎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丈夫猶可孩婦奈何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一味乖涎三餐忍氣此四者父母賴子正在此時而子所以奉父母者亦惟此時行孝倍宜喫緊潛夫曰壯其名茂獻附之平和

人構雲起堂於城南有樹品館以共備人紙無於雅俗得與焉又有善緣會亦不分雅俗隨力出資貯公櫃賑恤危急死喪又有文藝會經濟會博雅會三會皆文士而總不離修品其教人以仁慈謙虛爲本士林栩爲今顏子崇禎甲戌以五經闈牘特賜進士○吳氏家訓曰凡人不能孝親者不足道矣即有極思孝親之子而或習於世務之糾纏日逐因循未暇滚思即有時動念或以爲事親之日正長不難姑待不意光陰荏苒歲月蹉跎不知不覺日過一日而親已老筋力已衰雖有甘旨不能多吃年老則齒疎烹庖必極酥軟方能進口非同衆人之常食年老則脾弱羞餧即極精美畧爲沾唇不能如平日之多啖或精神不如昨心思不如舊而猶孳孳焉爲子孫日後計子孫爲之不安而已遲矣故子之於父母不但孝父母於在生之前而尤須孝父母於强壯之日而況修短不齊時防不測死後一哭不如生前與之一笑死後千思不如生前與之半語死後三牲不如生前進之一飯與言及此雖不孝之子亦能動心而況能孝者乎人能於平常日用間刻刻以父母關情則後無悔矣潛夫曰念父母高年衰邁惟恐斜陽晞露夜燭驚風故孝子愛日時哉不可失○范鎮與王安石忤致仕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潛夫曰鎮字景仁少年時

賦長嘯却胡騎晩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晦翁先生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潛夫曰晦翁所云皆古大臣之學問經濟韓琦范仲淹司馬光可以當之○孫御史鼎督南畿學政庚午秋試時英宗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潛夫曰土木之變大仇也司學政者教士子先報君父簪花燕餞豈忍哉而秋試之體又不可廢故飲茶從中道以送之兩無失也鼎字宜鉉廬陵人郡守張瑄稱鼎孝追曾閔學源程朱○孝宗與劉大夏語及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潛夫曰古聖賢於問答之際亦慎之矣事有不必答者有不可答者付之不答焉皆因乎義之所宜也如呂晦叔平章軍國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晦叔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瞷曰司空向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晦叔又不答客去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晦叔亦不答初嘉問竊從祖

公弼論新法奏議以荊王介甫逆毆公弼戶外呂氏號爲家賊故俱不答主乎靜也○伊川先生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道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潛夫曰關雎王化之始歌之詠之不覺情洩理得而鐘鼓琴瑟之音未絕也○劉廷式聘鄰翁女爲婚越五年及第歸鄰翁死而女失明家極困女家辭婚庭式曰不可卒成婚及盲妻卒庭式哀哭良切蘇東坡慰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曰我所哭者妻也不知有盲緣色生愛義於何有今之揚袂倚市者皆可爲妻乎坡拊其背曰子眞丈夫也潛夫曰庭式以瞽妻

而生死如一夫婦之倫得其正矣致昏義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益有本焉不可色媚也

○呂原明曰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恩而不可序齒以拜揖昭穆高下未可知也潛夫曰族誼以休戚爲重不以一拜揖爲虛文也蘇老泉蘇氏族譜亭記文朱瑞李氏族譜亭記所述譜親之誼何其懿歟原明名希哲程子之門人○王中書曰死人尚可逆來順受況乎兄弟之間潛夫曰華萼映輝鶺鴒交集非兄弟何念哉愛父母之遺體惜色身之同氣盡悌道所以盡孝道也○晦翁先生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潛夫曰閱朋黨論乃知氣運之親存絕交書亦賺友道之薄○黃綰初與陽明論學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

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焉卒爲陽明託孤以女妻其胤子綰素與桂萼交厚萼爲小人所讒綰爲白之至是陽明卒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諡諸典不行萼之故也綰上疏極言陽明之功并所學之正而且攻桂萼之非欲其善爲補過綰之生死交情如此潛夫曰萼素與陽明素善然以萼親綰則直友也以綰親陽明則不負死師矣萼安仁人嘉靖朝宰輔諡文襄綰黃岩人嘉靖朝爲儀部勅使安南有聲譽

右明倫首五章明父子之親次四章明君臣之義次二章明夫婦之別次二章明長幼之序末三章明朋友之交

劉元承問敬莫是靜否伊川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潛夫曰大學定靜易云用敬不用靜此伊川因當時學者盡趨入禪故嚴爲立防耳大靜而忘則近禪若聖賢靜中則慎獨之功愈密又何忘焉○晦翁先生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潛夫曰人主之心術關係社稷之興亡士庶之心術關係一家之成敗大抵創業者嚴恭寅畏得之數傳而後聲色貨利失之矣可戒更可懼

○世宗時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王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潛夫曰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晉江人童年有奇質嘗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曾王歐三氏文郎省山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也○詹東魯

爲講學會早夜不休或問之曰是學吾性命之死活民物之安危決諸講不講間也而顧可自已耶潛夫曰東魯名崇槃安人居官升服蔬茹不殊寒素嘗曰吾政之所在卽吾學之所在也歷官太僕寺丞以疾卒五子皆孝友忠信能傳家學○文忠烈公言羅融齋先生燕居之槃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牀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爲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嘗自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臥聞融齋謦欬就學惟恐後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

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焉潛夫曰融齋羅隱君也余聞廬陵父老言里中家法儀禮善敎子弟者皆稱羅公羅公云㊤叔心胡先生屯藏學於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及長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其威儀儼恪如此潛夫曰敬齋之爲學也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綜曰兢兢學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可謂紹述程朱者矣敬心名居仁餘干人萬曆中與白沙先生同從祀孔子廟庭○洪武己酉上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供祭祀衣服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蠶桑不易當爲天地惜物也潛夫曰明太祖躬耕籍田馬皇后董理蠶桑重民事至勤也攷周禮中春詔后

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敎以陰禮使知女德敎以婦職使之女功各有其屬者九御屬於九嬪九嬪統於一后也觀蠶頌云登崇壇以正位親休氣於朝陽步朝輦以下降釆六條於公桑嬪妾肅以蒞事各奉職而承筐供副禕之六服明季敬於蒸嘗盛華禮於中宇神化馳於八荒○明太祖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蠶婦縷積手成其勞已甚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漫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潛夫曰明初衣服之制正矣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竝不許用金玉珠

翠止用銀花一以示節儉一以禁僭侈皆敎民保家之道也余幼年衣尚布素且見富貴子弟八九歲時被有著袍者今僕隸賤役皆然裝飾繼綵數彩散蒨鷹花與縉紳子弟無別豈非薄之興世道使然歟㊦二程子纔數歲行而跲家人前扶抱恐其驚啼母太夫人侯氏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跲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二程子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敎之使然也潛夫曰二程子神機幼徹蘊器孩年可謂聖童矣而母訓毫不少假信乎爲聖爲賢本於初學也侯太夫人太原盂縣人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右敬身首四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二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跲音劫與什同

晦翁先生曰聖賢敎人只從近處做去學者貪高慕遠面前的反蹉過了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潛夫曰細處大處總是中庸貫徹無岐旨也○吳氏家訓曰凡人精神愈練則愈出愈逸則愈懦譬之利刃屢磨則鋒出不磨則鋒鈍物理同也人家子弟以其年幼而諸事惜其力讓其勞飽食煖衣早寢晏起似乎愛之也而後來諸事不耐一業無成是愛之而反害之也不惟子弟也成人亦然試觀古之聖主賢臣鷄鳴問寢昧爽視朝訪賢而冒雪朝君

而假寐君臣尚如此而況縉紳士庶乎每見人襲祖父之遺蔭不能自我作祖力學以光大門閭不能尊師重傳義方以垂裕後昆又不能肯堂肯構起家以克昌先業是皆不勤之故而無遠大之謀也所謂精神不練而利刃不磨也人之居家事親而能鷄鳴問寢爲學訓子而能如昧爽視朝冒雪假寐方學得一勤字則事親孝立身顯子孫昌曰後爲臣忠而蒞民治也有志者當勗諸潛夫曰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精神所以愈練而愈出也

右通論通論立敎明倫敬身以孝道貫之稽古者稽此也

續小學卷之四終　受業顧誠應王希賢校梓

續小學卷五　禾郡果山葉鉁輯註

外篇外篇有二一嘉言一善行嘉言篇續述宋以來賢人之言善行篇續紀宋以來賢人之行遵朱子歷傳記捘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續小學外篇

嘉言第五

畢仲游與蘇子瞻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貽猶抱石而救溺也潛夫曰言語非累也而招尤結怨常繇言語古人所以致美於

無口施也仲游士安之孫子瞻明允之子○伊川先生曰若失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潛夫曰非關才事之旨○劉元承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已在人伊川曰在已曰既在已舜何以有怨伊川曰怨只是一箇怨但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明通不得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

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潛夫曰學古貴乎通達豈可申一隅之說而謬弘方之訓哉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頴川陳叔達輩咸北面稱師年未艾疾卒門弟子議諡文中子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唐太宗朝為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皐陶忠臣龍逄比干尋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帝見徵來益敬憚之及疾卒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游定夫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潛夫曰實事皆原於自然覺孟子以願學自信也定夫名酢程子之門人○呂與叔曰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譬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待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潛夫曰善養子者既宜全其和氣以全其元精余嘗閱素問男子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充足甫充足不可溢瀉須要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十六歲後能封固一二年者老來有二三十年受用所以封固之法務在嗜欲不搖其日恚嗔不起於心淫邪不萌於意使形神收攝四時合德則元陽內充安和外泰神氣有餘而運用不匱矣○

那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潛夫曰此和叔言之而李端伯述之也讀書明理惟恃此精力先需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專為愛養精力若役役焉牽物而涉情則倦心易生何能濟事○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潛夫曰氣清則勤因此心恬然常得其養豈為氣所使哉蘇季明名昞初受業於張子厚繼受業於程伯淳程正叔凡程張共相商確者皆季明所記名洛陽議論○李端伯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客氣消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潛夫曰泰卦內君子外小人內者陽健而行事外者柔順而聽命非君子據於內而擯小人於外也否卦內小人外君子乃爻詞不言小人而言君子處小人之道初彙貞君子之彙貞也二包承君子包小人而小人承之也三包羞君子包小人而小人生其恥心也如此則來者往往者來而休否傾否之機在君子矣故泰否各爻皆以權予君子也端伯名籲程子之門人○晦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潛夫曰涵養而後能奈煩不能奈煩則多怨多怒多憂豈止厭心也○晦翁先生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潛夫曰先儒云子路亦百世之師以其聞過則喜也○趙汸以治經之

要問黃楚望先生楚望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潛夫曰治經以善悟爲宗不足輕傳註也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何取於兼山艮以思於五行爲土而兼山之土各土其位聖人取象之精惟致思者知之耳楚望名澤九江人臨川吳幼清養痾九江濂谿書院見楚望所著易象春秋大義之曰今人無能知楚望者余獨敬異焉趙汸新安人楚望之高弟○吳幼清先生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幼清乃候母就寢然後然燈讀誦行省掾元明善嘗問幼清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潛夫曰幼清名澄崇仁人其學以尊德性道問學爲務所居草屋數間御史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草廬先生○宋仲敏先生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

齒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洪武朝爲祭酒學規嚴肅橫經發難擊節嚮學者歸嚮潛夫曰仲敏名訥滑人爲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丘仲深先生嘗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問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潛夫曰學的一書久訪之不復見豈金玉藏於川岫琴瑟納於洞壑耶抑求珠者未造龍門觀日者未登泰岱也仲深名濬瓊山人謚文莊○張時敏先生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

書不善作官者時敏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潛夫曰讀書將以致用若讀書而不善爲官鄭曰俛漢臣之三傑藏梁相之五車皆不驗之語也時敏名悅華亭人弘治朝少宰謚莊簡○詞臣吳寬因講學久輟具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孝宗嘉納潛夫曰寬字原博長洲人弘治朝宗伯兼詹事府謚文定爲文不事追琢而醲鬱深醇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館閣推重之○萬民望先生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己也視聽

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潛夫曰民望名表別號鹿園居士崇德人正德庚辰武進士嘉靖朝兩佩將軍印以名將而悟性命之理今古罕儔所著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雜述大夫輩皆敬服之歷官四十年無疾端坐而逝是夕人見異於庭光射數十丈一更奇○湛元明先生性穎敏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即以隨處體認天理爲主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嘉靖初爲南京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嘗曰學以自然爲宗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遂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眞樂也潛夫曰爲學如行路千里之遙

景覺而兵計程而進行到水盡山窮處忽轉一佳境昏巖積翠山雷華滋森疎松柏之濤吐納雲霞之氣置身此際無限時行物生鳥飛魚躍之天趣雖洞口彈琴爛柯看博不足喻吾樂也元明名若木增城人尚書致仕○或問放心難收者王汝止先生答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潛夫曰汝止名艮泰州安豐場人王文成之高弟爲人骨剛氣和性靈明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王近谿先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衝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立意以聖學自任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

亘年之後一夕忽悟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爲部郎出知寧國府丁父艱服闋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大學論語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轉藩參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年七十有四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足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暨諸孫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門人私諡曰明德潛夫曰近谿之學從思而入不滯言詮當三歲孩提時卽能用其心思古今英物誰匹

也近谿名汝芳南城人張江陵名居正萬曆朝首相○殷時訓先生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潛夫曰虛空可以見心指有可以祛累殷公洞明道要矣時訓名遴南京畱守衛人歷仕穆廟神廟兩朝○神宗時都掌院孫瑋議遼東總督熊廷弼解職聽勘宣黨大譁謂東林主使之劉宗周上奏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眞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說者曰東林未

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望而知其不同量者也儻朝廷一日賜環則人人爭按劒矣然則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者亦豈遂爲定論乎略迹而論心二臣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且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

也世日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臣願學東林者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無遺憲成盍可乎（潛夫曰錫山故有東林書院宋朝楊龜山先生倡道東南之地歷五百餘年梁溪顧涇陽先生經理其舊址復建堂廡紹微言於未絕起儒風而丕振後學以私淑楊夫子者尊顧先生海內翕然歸之濟濟乎贖代之盛事矣雖忌之者若良田根莠究不能損穀種之美也崑黨顧天埈宣黨湯賓尹皆攻東林之人黨終爲君子所不齒）○高景逸先生曰薛文清呂涇野二先生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毫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言也（潛夫曰實地工夫只在尋常日用之際學問通不得尋常日用即使騁藝勃以縱橫捭藻紛其騎驛非不動人耳目而靜默反思可謂眞實乎）○景逸先生曰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爲賢子弟矣（潛夫曰凡爲父母者當人子懸弧之日即望其爲賢子弟矣苟子弟而不副父母之望也瞻依怙恃豈曰能酬）○黃石齋先生爲門生徐節庵銘曰風雅雲煙何足當眞筆研波濤亦能染人神仙爲吾道之僕隸釋典爲大學之灰塵能視能聽知愛知親勿以明珠而易糠粃勿以秉燭而亂青燐（潛夫曰石齋名道周漳州人崇禎庚午典試浙江節庵名栢齡嘉興人庚午所取士也風雅煙雲四句以節庵善詩畫神仙釋典之句以節庵好談禪能視能聽四句示節庵根本之學也當庚午榜發節庵初謁石齋石齋即心許之嘆曰子文章無一字可朽予所有氣骨勝朝廷者辛自後相契甚歡辛酉之交遇石齋言至國事慷慨奮激以藿食三章薦得俞啓俺主人貽節庵節庵不覺泣下未幾大逆鼎革石齋官閣部殉難節庵官主政隱遁師生忠義兩無負焉）○黃蘊生先生曰晝質諸所爲夜驗諸夢寐二項工夫不可闕夢寐者所爲之券也（潛夫曰莊子云夢飲酒者朝而哭泣夢哭泣者朝而田獵此庸愚通爲晝夜而莫之能違若讀書明理寤寐中未有不見聖賢者也）○蘊生先生曰只覺人有過失處便是己之過失若刻刻防己過失則不暇見人過失矣（潛夫曰世俗有以覆人之過爲敦厚之道以救人之失爲厚之行是以人之過失寄箴儆也自己過失省察猶恐不及何暇及人）○蘊生先生曰須知臨到臘月三十日要遲一刻亦足難得則今日之一刻斷不可輕易放過（潛夫曰朝華將發於披拂陽照而易落居諸云邁誰能挽其旋光乎臘月三十日一歲之數已窮待學問以充之則不窮矣臘月古者謂蜡月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蘊生先生曰覺得意思好亦是不純之故總是平常便合道（潛夫曰聖賢云先覺云明覺則覺乃天性之靈覺者非蘊生謂人若覺得意思好則好之之一念反爲靈覺之累矣聖賢所謂覺也夫心猶水也一泓清澈永何嘗得好耶蘊生名淳耀崇禎癸未進士嘉定人守城殉難）

右廣立教（酢音措　眱音接　闒音鬪　披音亦　𣪠音區　又音去）

時紫芝問孝天之經地之義何也伊川先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illegible]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潛夫曰人窮則）

呼大疾痛則呼父母因身而遡所從來反本之説乃是一理但放孝經天之經天道不息之常地之義地道厚載之大氣質亘古亘今維持造會主宰綱常而爲萬民所不可須臾違者無造作無參差也程子以凡氣之屬皆本乎天而親上凡形之屬皆本乎地而親下形氣諸物以天地爲本則以親天親地爲反本例與天經地義本旨不相應

○伊川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潛夫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葬喪之終忌日喪之餘俱供素饌蘇子瞻手由以叔孫通譏伊川何可訓也晦翁曰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從與程子意同

○劉元承問今拜掃之禮何據伊川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墓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

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潛夫曰廟是家廟家之主也若祠堂建於墓側使後世子孫墓祭有補於孝思耳

○朱公掞云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葢舅婦生無共坐也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潛夫曰禮云男女不同椸枷嫌也若祭則而男女異位則先世考妣皆不得比肩而坐夫婦隔絕子孫之心有所未安也家祭用四時者月令有薦新之典而拜掃封塋以春秋爲雨露之感禮不可減今吾鄉俗祭寒食不知起於何時也

○或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晦翁先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决潛夫曰憐愛之念豈有窮乎得其中正焉斯可矣

○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兒弟不相容當何如晦翁先生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潛夫曰誠孝格天舜繼母兇弟頑與是人子不念父母有不是處則家和矣

○沐英喪父育於母母復亡太祖起兵收而子之既

長溫爽有姿槩機穎過人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迕視上以心膂托之中宮尤愛重英恒語上曰此兒吾子孫屏翰也潛夫曰沐英鳳陽定遠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治定論功歸其姓沐而單名之曰英初封西平侯追封西平王其子孫封黔國公世守雲南累代尊榮漸漸驕奢已極至明末絕無故忠奮勇之氣束手就戮悲夫

○邵士廉先生甫三歲母疾革父愛之置之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莫不哀泣弘治壬子領鄉薦授德化學諭正己率人贄儀卻不受潛夫曰三歲孩兒能視含殮天性過人矣且顧名思義不愧清廉士廉名淨江寧人

○呂仲木先生少習幼儀未總丱即志聖賢之學嘉靖初年爲南少宗

伯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著緋仲木曰望墓生哀方素服角帶衆從之致仕歸事繼母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侯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賙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朱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其敦倫如此潛夫曰仲木名楠陝西高陵人濱於理學及門數百人楠涇野先生論文簡〇御史馮恩奏劾張孚敬方獻夫汪鋐三臣之奸世宗怒下詔獄擬斬其子行可請以身代又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疏略曰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含飴哺之以長成得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

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遂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年逾八十憂傷之極僅存餘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當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候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貰之乃得減死戍雷州潛夫曰馮侍御字子仁當下獄時子行可甫十三歲伏闕刺血上書字字淚此大丈夫所不能及也父學死忠子願死孝而皆不死天也在雷州夢寐念吳太夫人會赦歸竭誠奉養太夫人九十五而終子仁亦逾六袠猶蒸蒸孺慕也忠孝出一家大哉王言書之史冊萬世不磨矣行可後爲京兆納言通政司也〇陳棟塘先生年九十一卒於家縉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咨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蓋棟塘生甫十月而父捐館以不及見父面常覩遺像輒涕沾襟事母都安人極敬謹四十年一日也隆慶朝登進士不需選而歸省數年都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山累遷貴州大參以道遠多瘴不欲傷親之遺體慨然致其仕歸故湖郡以篤孝揚親推重之也潛夫曰棟塘烏程人於親則已孝於民則已仁惜朝廷不大用之以展其謀猷也〇陳士賢先生端愨寡言

潛修獨詣以古聖賢自期天順朝以御史督學南畿士行上風卓然興起成化初左遷河南副使尋改提學其師道如南畿居鄉倣范文正公置田壹百肆拾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宗族以公貧甚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於心乎人謂公有子云潛夫曰戴爲人甘貧不以田自私終身守先人之道義父無愧於其子子無愧於其父今古有幾人哉士賢名選臨海人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〇高處士瑾孝弟儉直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執鞭道傍伺顏色猶事父云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

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之輒割劵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璉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强迎處士之官邸餐輒蹙頞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毋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佚一家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璉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璉謝璉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潛夫曰高璉大梁之處士也事母孝推以友其兄又推及嫂之子以全伯氏後天倫無間然矣出取逋負空車而返有馮煖焚券之風然馮煖爲孟嘗君市義而處士則施恩不任德也豈非有道長者耶大梁一名汴梁今開封府）〇朱晦翁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晦翁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及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嘉納之又進封事曰臣請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皆不可緩而實本於一心詞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

燭讀之終篇明日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潛夫曰晦翁先生在孝宗朝凡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惻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〇太祖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命有司創禮賢館以待之一日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劉基文學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善之時安在翰林上賜一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及疾卒上哀悼親制祭文遣官祭之追封姑孰郡公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聽道路之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耶命黜之（潛夫曰太祖初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者儒陶安迎見具陳金陵立取狀上大悅及征浙東胡大海薦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廷徵名儒禮擢用劉宋章葉皆浙人陶當塗人）〇宣宗下詔求賢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嗚呼賢人兮汝其寻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絶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君子於身奚補區區

原缺第十六、十七葉

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潛[illegible]兄弟尊卑之序在其中矣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十八年入閣止德中謚文恪○鄭氏家範云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潛夫曰重箠之所以深愛之卑幼能仰體尊長不得已之心而箠之庶幾可以成人矣○陳世恩兄弟三人惟季弟少好游俠早出暮歸以爲常世恩嚴詞規正不改曰徒傷愛無益也每夜親在戶外候之待弟入隨手自扃鑰問以寒煖饑飽如是者數日弟乃大悔不復暮歸潛夫曰世恩感化其弟曲盡友愛之心矣○橫渠先生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

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潛夫曰秦之小往大來君子道長也蹇之大蹇朋來同心濟蹇也惟聖人先知之也○晦翁先生答范宗伯書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寡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尤爲喫緊潛夫曰少飲酒擇交遊二句兒禍於斯求益於斯親賢遠佞亦於斯○晦翁先生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面

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潛夫曰此私淑心傳也○羅豫章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君諒哉潛夫曰以天下爲己任者當從豫章先生之言

右廣明倫首十三章廣父子之親次三章廣君臣之義次三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長幼之序次二章廣朋友之交末二章通廣五倫之義[illegible]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潛夫曰矜之一字內而害心外而害身能去之則進乎涵養矣謝子謝上蔡也○泉長陳伯獻嘗稱林文安公爲人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潛夫曰乙酉秋余客三山曹能始先生招飲席間語及林文安公能始曰文安公爲人接見親友如春風溫潤議論正事如霜秋橫能始嘗之賢者其言不爽也文安名瀚字亨大閩人爲南京太司馬直彈劉瑾時謫及瑾誅復尚書致仕卒○王文成公嘗以傲字戒人曰今人

千罪百惡皆從傲字來傲則自高自足不肯下人以至不孝不悌只是一箇傲字便結果了一生更無救解處傲之反爲謙字便是對病之藥故堯舜之道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潛夫曰王文成戒傲與謝上蔡去矜之意同然傲之爲害更甚於矜丹朱有何大不肖只因傲耳○劉元承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昝劉質夫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潛夫曰古君子敬慎爾止不徑於儀雖寒暑衣冠整肅無敢怠今之英俊文園列績韡陳交鋒者多矣語及禮樂在進反之間威儀中規矩之節則倦而思臥者過半矣士風趨下可慨也夫○暢潛道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潛夫曰節文者謂盈欲可損過用可裁也潛道名大隱程子之門人○洪武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給事中卓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傚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蚤辯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潛夫曰衣服之制上可兼下下不得擬上擬則僭僭則亂所繇來者漸也敬字惟恭浙瑞安人從滄州歷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似先帝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

無從生萌一有之亦易控制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之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讓皇覽奏大驚袖以入翼日召見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言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王之孝在保安社稷小節非所論也讓皇默默良久曰卿休矣吾方思之事竟寢文皇即位執敬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官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上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初以高僧負重名每爲敬所輕嫌之因力言養虎遺患上意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但恨不得行其志耳神色自若經日面如生○都憲軒惟行先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觔故舊經過輒畱飯飯惟一葷一肉或至殺雞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潛夫曰偶爾殺雞故見者驚異是雞也以軒廉使而傳名亦不死於寘寘也雖然茅容供母惟行款客則有間矣惟行名輗鹿邑人永樂進士歷官天順朝致仕○朱公垂少勵清節居官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潛夫曰公垂名裳沙河人正德進士爲人最廉介如秋水寒冰嶒然不滓○海忠介公初爲淳安令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觔矣蓋異之也潛夫曰海忠介公平日只需菜腐爲太夫人壽乃市肉重在奉觴也胡總制異之淡服其儉約亦可謂知人矣武林人以軒廉使殺雞爲大破費胡總制以淳安令市肉爲異皆可[illegible]

有貌山物外亭有東泉山一峯曰紫瑞更有青溪洞韓世忠追方臘至此擒之○晦翁先生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潛夫曰學者要體認固窮二字固到熟處則忘其窮而有自得之樂矣先儒云菜根滋味長此古今之眞味非然豳風何以咏亨葵采茶也非然月令何以記王瓜生苦菜秀也非然周禮何以設場人掌國之場圃也余願知味君子共嘗此菜根則立身用世之道得之矣

○白沙陳先生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於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絶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遊於聖人同耶否耶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没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久之年幾三十始棄舉子業從吳聘君遊然後益歎逃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履跡不踰於戶閾俛焉孳孳以求少進於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潛夫曰陳先生名獻章廣東新會人父名琮年二十七而病卒母二十四而寡居先生遺腹子也幼時無歲不病至九齡以乳代哺及就外傅數載卽能文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十三年會試副榜入國子監讀書成化二年送吏部文選司歷事因母老請假侍養十五年督撫兩廣都御史朱英疏薦獻章堪充任用得兪旨吏部移文趣令起程以母年加老不忍離膝下成化十八年部文催逼強起就道十九年春到京朝見甫逾月憂念慈尊衰邁獨子遠遊愈憂成病成病愈憂遂上終養疏言母七十有九乞暫歸田里奉養以全天年仍前赴召以備待用不允再上疏情辭更哀切奉旨陳獻章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本供職隨卽謝恩抵里拜母之日黃雲覆護庭闈竟日不散僉曰仁孝動天也吳聘君名與弼別字康齋江西崇安人天順元年賜敕幣聘授諭德堅辭還故里其爲學兼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弟子在門牆者胡敬齋陳白沙先窺其閫域也○

謙菴先生曰言笑不苟衣冠必正謟瀆微嚴於往來跛倚不形於坐立此便是鍊身處小物必謹觸處圖難米鹽亦一日功課几案無靡雜圖書此便是鍊事處改過能勇聞善卽遷旦夕而必計久長幾微而早見禍福此便是鍊膽識處潛夫曰鍊身先養其心鍊事先明其理而經以知宜權以定變全在膽識納履圯上鍊留侯也躬耕南陽鍊武侯也學陰符家言鍊誠意伯也凡有志於天下者必以歷鍊爲務

右廣敬身首三章廣心術之要次一章廣威儀之則次二章廣衣服之制次三章廣飲食之節後三章通論爲學之道　亨音烹

續小學卷之五終

受業曾菁謝思校梓

續小學卷六

外篇　　禾郡果山葉鈐輯註

善行第六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齊夫曰天下之大事者必忍人所不能忍也傾天下之大事者常怒人所不必怒也夫萬變紛乘幾宜莫測如三軍立營五花八陣只以色辨不以聲求自然鎮靜若怭廸中不奈煩遽然發怒者性未定也○劉元欲定其性先明其理理明則不爲怒所役矣

承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如常人夢寐間事先見者多矣卜筮亦然誠心求卜有禱輒應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 齊夫曰武王夢帝與九齡光武夢乘龍而上天帝王之夢與常人不同而聖賢之夢又與帝王不同如鄭康成屢不就徵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至明年袁紹逼其隨軍康成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卒受業者縗經赴會千人王仲淹有疾召門人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黃楚望嘗

夢見孔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最後乃夢孔子親授六經字畫如新遂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己任焉此等夢非占夢之官所能斷也〇尹彥明曰初見伊川時敎某看
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
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居之問如何是主一願先
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
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
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
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潛夫曰收斂身心即孟子求放心之旨彥明名焞程子之門人世稱和靖先生居之名寬彥明之門人〇

伊川先生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趨向
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潛夫曰人自孩提時先天根本純純全全而後天之力務在培壅如弟子入則孝一節從幼時培養來則趨向自正若幼時趨向不正迨嗜好外資舉動多舛而後欲徼流導源也晚矣〇謝顯道言明道先生一日
遊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項脚踏處便濕舉起云
便是天地升降道理又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
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潛夫曰明道先生所見無非升降之理消長之義顯道領悟之矣顯道名良佐上蔡人學者稱上蔡先生西湖在開封之許州湖上有德星亭漢時爲陳寔荀淑而建也陳寔嘗詣荀淑使元方將車季方執杖孫先長文坐車史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文若坐膝前是夜太史奏德星聚因以名亭〇張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

動心忍性思叔慚謝潛夫曰僕夫賤役也詬詈之亦上臨下也但爲怒氣所致亦是不能涵養然慚謝而見其改過之速矣思叔名繹程子之門人〇朱公掞來見明道
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楊初見
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
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潛夫曰人謂坐風立雪兩先生各一門庭而余謂非也遇春則花笑條風遇冬則山凍玉雪爲師者隨時而敎爲弟子者隨時而悟其道同也公掞名光庭游楊者楊中立游定夫俱程氏門人〇一學者
苦讀書不能記晦翁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
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
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却無書不讀潛夫曰聰明之子或浮露而單持魯

鈍之人常困苦而精進如叩洪鐘雖分小大而其鳴也山谷同爲應矣〇晦翁先生曰
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
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
有之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
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辯潛夫曰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靳仙之望石髓太陰之燭彼亦有天焉未可云吾道也夫棄實瓠者以談龍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理非器則世重情說則物遠不深與之辯絕之之辭也符〇
晦翁先生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
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
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潛夫

日近似而實非者以附會而巧合之用意愈深則離道愈遠矣○丁玉夫先生充養淡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東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王純雅其爲政先風化而以誠意將之晉渋日玉夫名璣丹徒人弘治時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夙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同里大學士靳貴幼從受業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不塵不染如全剛玉潤云○董蘿石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晝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於詩而放浪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

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

黨子弟與平日連社者賦詩招之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蘿石笑曰吾今幸逃於苦海乃知惘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肯復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潛夫曰禹王陵在禹廟側爐峯通日月星辰之光秦望山秦始王登山望海蘭亭在蘭渚有蘭亭記雲門山晴難時中書宋和隱於僧號雲門若耶溪西施采蓮處鑑湖即鏡湖上有一曲亭賀知章所建剡曲即剡溪王子猷雪夜泛舟剡溪訪戴安道皆紹郡之名勝也董諱澐海寧人）○瞿師道先生誕生甫十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屬文爲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爲諸生貧甚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卽匹夫孺子而不以惰見其

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二重不可奪之氣（潛夫曰師道名景淳始居昆湖傍文章傾冠海內學者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昆湖先生弘治朝爲南少宰謚文懿士林至今宗之）○舒國裳先生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鴈賦大奇之正德丁卯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稱之爲中興之聖丁丑對大廷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國裳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擇於道德仁義粹如也擢鼎元授

修撰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尋以直諫上怒謫閩舶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失尺寸曰此太史公教也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歉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

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潛夫曰羅一峯先生劾大臣遭喪起復議黜福建市舶副提舉國家議同其地同其官閩人高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國裳名芬江西人當時稱忠孝狀元）○徐子升先生就外傅受小學悉成誦及讀孟子存心養性篇而深有契更其齋曰存其志已遠大矣子升十歲時其父思復公出行歸子升出迎思復偶云父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子升應聲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益大異之（潛夫曰子升名階別字存齋華亭人故居近城西隅稱水曰少湖嘗讀書其旁自號曰少湖學者稱少湖先生當拜相之日少湖水忽踊起高八尺餘踰兩時始息人謂蒸雲從龍膏澤四海豈其兆乎嘉靖三十一年入閣隆慶二年致仕掌政府一十七載雖名世之業未建而保身之哲已全矣謚文貞）○羅近溪先

生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曰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於有過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他（潛夫曰怪不得三字爲庸衆言之也若士子聞之能無愧乎）○歸季思先生善病屏跡陶菴鼓琴讀書晏然默識不知身之病也不與冠裳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宗黨爭訟伸白不爲子姪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

其病愈久其學愈進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嘆油然以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學者稱陶菴先生（潛夫曰季思名子慕萬曆辛卯登賢書世居崑山太僕震川先生之子與武水吳蘧菴錫山高景逸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鑑湖之上日水居吳子築室於辭蕩之上日荻秋歸子築室於玉峯之西村日陶菴三子皆有東籬南山之樂不減春風沂水也）○李謙菴先生曰歐陽公慮囚夫人秉燭公執筆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兩無憾矣士大夫不可無此惻隱韓魏公爲帥夜判一卒秉燭誤然公鬚判書如故須臾起

視前卒已易公恐吏鞭之急呼其人曰渠自此解執燭矣士大夫不可無此寬大杜祁公燒燭視事適家書至急滅之別取私燭閱書曰此官燭未可濫用士大夫不可無此清謹若夫宋學士之夾燭修史也寇萊公之燭溷盈廁也豈惟傷德兼亦損福一燭之光其用大小明暗有如此（潛夫曰李先生初爲嘉善邑侯長子名雲在署中燒燭夜讀先生恐其未解書義徒損館燭記此爲戒）○鄒忠介宗解悟馮恭定重躬行兩公既歿講學中絕念臺先生始有證人社之會燕都崩裂後門人問學於先生先生曰守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而

講學論道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耻者也（潛夫曰金陵既陷浙閩淪亡人社之會已付逝波念及此不覺有泰山梁木之歎矣）

右實立教（晛賢上聲　豬音猪　饕音滔　蹬音根　挨音矮）

劉元承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伊川先生曰事天地之義與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潛夫曰余聞之張元長先生云按孝弟神明一理固也臥冰魚出則已涉於事物惟有彼此故有感應感應正見通）

神虛如鷄韶九成鳳凰來儀太和感於此而盡鴛意於彼韶之誠循韶之和也魚之躍循鳳之來也魚自水中來正自誠中來鳳自雲中來正自和中來不然反似火中蓮花無以見通神明之實矣欲說向平常轉益奇特欲一之轉更二之恐傳記小說天地明察感應章解在孝經註疏大全王祥事實解在小學術義故不贅○鮑若雨劉安世馮忠恕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白伊川伊川曰極是使某說亦不過此潛夫曰讀虞書而知堯舜治天下不外孝弟而已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堯之所以先四表也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所以陟帝位也誰謂堯舜有他道哉○張乖崖知益州時視事退有看廳者睡熟喚之不勝錯愕張詰之曰家有甚事對曰母有病兄爲客未歸詢之果然翼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後廳豈有鼾睡者耶此必心極憂懣不妨告假侍其母俟汝兄歸供役潛夫曰張公觀形察色能知疾苦而委曲周至可見體貼人情到極透處方是眞學問眞經濟此所以爲宋之異人○孫惟中世爲農朝耕暮讀雅愛宋名臣言行錄爲海寧

州吏目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苫塊曠野中淒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頮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縣令聞之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惟中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潛夫曰惟中羅州昌邑人結廬墓側當月冷風悲霜嚴雪積之餘而哀慕無窮相思憔悴孝之最純者矣劉氏從夫之化亦哀慕無窮眞孝婦也縣令宜奏朝廷以旌之不宜歎息而去○洪士高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癱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

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友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稍不安一日强坐謂士高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叅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瘳士高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鏡中僉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凝滯嘗值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閈評其行號曰隱德洪先生潛夫

日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士高曲體親心斯爲不匱凡今之人服勞奉養亦有所不逮遑問其他乎噫世道所以日哀也士高名祥黃梅人英宗朝處士○楊克彰鄉族長者咸呼之曰楊孝子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歿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卽强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旨無不如意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是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尤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里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

嘗病醫禱至虔晝夜未敢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額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而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時都憲王竑郡守丘陵聞孝子名上奏旌其門憲宗朝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潛夫日余嘗過淮聞淮之老者曰當時交遊往來茲土問楊刑垣則有知有不知者問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易世而後流風遺俗如西景莫收東瀾弗復矣嗟夫克彰名旻淮安人○何宗道至孝至貧忽夜半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宗道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

復爲盜潛夫曰爲盜而能發愧赧心是眞赧也孝之感人如此余嘗嘆誨盜不報老賊報賊而過門受金枉法孝子見譬而不得詰誰之咎歟宗道名倫江山人受業於王文成○宋哲宗名蘇軾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潛夫曰平生話言未愼謗浪未除氣質未柔是三大病東坡平生受累以此假使收斂才華專精實學安知功業不與范文正公司馬溫公比肩也哉先是宋仁宗月夜召王珪入禁中

對設一榻賜宴畢令以金蓮燭歸院豈宋朝送學士大率用此燭耶抑有取玉燭調元之意耶○宣仁太后寢疾名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曰敢不盡忠潛夫曰宣仁太后能知人能任用人宋朝第一聖后漢唐所未有也○呂原正統進士入翰林景泰中命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讀書於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上悅問二臣何官謙對臣中允兼侍講原對臣中允兼侍讀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臣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臣曰進

汝二臣講讀學士兼中允二臣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臣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踧踖乃爾二臣曰君父當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臣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潛夫曰侍經筵陳聖學講讀之職也景帝命之教小內官不亦逆祖制而失詞臣之體耶倪呂二臣甘與內官伍將何以乘南史之直補東觀之闕文也〇神宗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遂以南京右都御史起瑞瑞冠服泣任與當道書曰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賦差煩苦官吏殘貪此積弊急應除未知能如願否耳潛夫曰海汝賢先生萬曆十三年擢南京都御史十五年卒於官卒之日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民庶哭之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兩岸之無隙地箄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薄羹說與道旁渾不信山人親見以加傾汝賢名瑞瓊山人謚忠介〇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支干曰是命當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納壻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瞽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囊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潛夫曰郭公有三子皆瞽婦所出滁陽王郭子興其仲也元末群盜蝟起子興遂散家財結納豪勇建義旗焉日者星家也〇胡

氏十九歸朱誠庵誠庵自觀政歷大臺爲股肱四十年內顧無憂者胡夫人實相之夫人事姑以姑爲心以心爲孝一門和氣平居勤紡績既貴猶以身率下謂食祿之家惟奢易流爲鐵簪布裙以防之男冠女笄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訓也過蘇見故黎邦伯子凍餒以衣粟周之顧諸子曰邦伯食二品祿可佑後人使其家不驕不侈寧至是汝等戒之潛夫曰誠庵名英桂陽人成化朝總憲謚恭簡胡夫人鐵簪布裙示子女保家永久之道若云儉約則淺視之矣彼薄嬋而花鈿掩纖縐鳳而羽佩聯鳴一再傳閨委失位曉閨雲陰麗嬋去城宵樓月冷曷不傚胡夫人淑懿傳家也〇黃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讓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負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嘆曰何風俗之厚也潛夫曰彥清徽之歙人建文元年爲國子博士靖難後以彥清在榜殿軍中聞變私謚讓皇論死弃逮從子金蘭子繫獄後殷言袁濟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〇王龍溪有兄名邦有心疾龍溪敬事之出至撫其子若子每坐必侍出必以從潛夫曰龍溪名畿山陰人受業於王文成曰致良知三字信得及者惟我也〇門人有曰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不安告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潛夫曰此游定夫問而伊

川答也即論語信而後諫之意〇横渠先生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潛夫曰把蘭言於斷金致達心於匪石藉良朋助我耳古者窮上求知孤臣爲拔或終歲未嘗交語或一言便許忘年無非濯去舊見也〇昔人有與友登塔者謂友曰大抵做向上工夫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賴諸君子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賴諸君子提撕警惺跬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是做向上人樣也潛夫曰余嘗與良友登多寶塔直至絕頂仰而視風載帝之天俯而觀雲碎山之麓不覺此身大而乾坤小也

〇王一芳秉禮好施訪舊小甫沽遇費庭槐病滯旅舍與語嘆爲奇士移至寓所調護惟謹同舟南旋至病甚躬爲之滌便溺逝不瞑曰䄊膺慰之而瞑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厝僧舍訃其父踰月至舉柩弗前一芳絜酒來哭送乃發論者以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巨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傳千古王之於費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尤世所難也潛夫曰一芳家太倉庭槐家慈谿俱嘉靖朝人旅次作逢遂爲死友一芳通於性命之理矣幽管鮑亦其常也〇文士表先生閒居侃侃春和

溢出　蚤事祖父盡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臥興扶持華髮鍾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燠寒一出天忱不視顏色爲肅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藹若祥風待宗族厚撫幼姪等己子疎從遺孤振翼之俾成立鬩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公義田記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倣此行之一日讀書至晏子敝車羸馬事愀然曰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顚也常煮茶邀益友講道義及文字竟日爲樂乎生里然諾雖不利於己不悔或有以欺心至知其私不發令其人自感愧人皆稱爲有德君子當於古人中求之潛夫曰士表諱儀文侍國公之父也幼穎慧器質端重進止有尺寸性愛竹建一室曰竹居嘗言濡學守固化學來新川一華宇志韋佩學者稱苦齋先生〇洪武二十六年詔褒浦江鄭氏初鄭氏十世子孫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雖絲枲咸有簿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所感如此故特褒異潛夫曰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只此一家也浦江鄭氏十世同居較之公藝又多一世矣以千餘人如一心至孝至友至和至睦推聖賢能之乎〇張孝基娶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

付孝基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曰幸甚使灌園頗有力孝基奇之復謂曰能管庫乎曰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使管庫馴謹無他故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鄕閭善士（潛夫曰父死而下爭產此子原是善士知其自新遂歸其財產此人眞是仗義三代直道蔑以加矣）

右實明倫（首七章實父子之親次四章實君臣之義次二章實夫婦之別次二章實長幼之序次四章實朋友之交後三章通實五倫之義）

（懣門上聲　淖音鬧　皸音均　瘃音竹　頮音誨）

伊川先生曰士之於學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其可一日舍哉（潛夫曰以不學比於無食學不學乃生死之關其言極痛切聞道則可死不學道則生不可死更不可）○晦翁先生曰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潛夫曰見利則趨見害則避未有不失其身者明是非則達天知命矣）○晦翁先生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潛夫曰受人含容甚於戮辱）

○王魯齋先生少時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及讀居處恭執事敬歎曰長嘯非聖門居敬之道亟更魯齋因從何基學得立志居敬之旨焉（潛夫曰魯齋名柏婺州處士贈丞事郎是時有許先生亦守魯齋嘗讀晦翁小學深有契焉）○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欲買僕牙儈以能應對敏慧者進輒謝去後得一

最愚者收之或問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爲所使矣士大夫清操雅節往往爲此輩所敗不可不知（潛夫曰大帥戚南塘選兵寧選鄉村愚鈍之子不用市井巧滑之人即許中書買僕意也）○司業劉子高居官十載不以妻子相隨洪武朝爲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潛夫曰孤燈一榻讀書待旦非塵凡也可以來大乙之青藜可以侍玉皇之香案可以爲朝廷玉燭邦國金城之助劉司業胸中自有輔相天地燮理陰陽氣象子高名崧太和人）○御史王文進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潛夫曰樂飢寒亦是求無愧於心之一端也文進名琦仁和人景泰間乙榜授汝州學正康節上聞擢御史改山西提學壽致仕歸雖雪封陋室冬迷桃李之津而風息幽窓秋掃菊松之徑用世不足守身有餘）○文徵明先生篤行君子也俞中丞諫者念徵明才而貧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中丞指先生衣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爲不悟者曰暫敝吾衣耳俞中丞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汨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與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先生渠奈何先言之我不能爲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重寧王宸濠浮爲慕先生

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疾臥不起不受金幣亦無所報亡何寧以反敗於是李尚書充嗣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在職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饌幣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迫欲歸再三上疏允致仕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履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强之竟日不倦其他郎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談笑也先生事其兄魁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生平不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爲峻潔自表而待人温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嘉靖己未先生爲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巳擲筆而逝儵然若脫者各臺憲祀先生於學宮潛夫曰文先生負大才負大節負大名其經緯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先生能獨履藝苑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遠而薄雨露亦不以五穀之貴而絶百卉蓋兼所重也先生初名璧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蘇州人○伊川先生曰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威儀以養其體物采以養其目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又日急

則佩韋緩則佩絃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則俱亾矣惟義理以養其心又不知求潛夫曰按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尚書大傳曰王子入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大學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益王子入歲入小學者入學之期也國子必十三入小學者以國子與王子共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禮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之益故其期不同如此○衡陽王氏家訓曰治家之法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固然矣但男女貴賤要各遵儀則而家長主婦時常檢點不得泥於私愛怠於防閑及舉止失度以至男女混雜貽笑於人以忝祖宗潛夫曰男女混雜風俗最爲不祥嚴以防閑治家第一法○宋瑞先生曰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註所謂可常服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凉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弔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繡餙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縓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

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一節卻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趍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為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倘不及有三代之冠也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屨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為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為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

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為吉服則今之緇冠為不必易也如其以為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為法而往弔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弔故也禮之時義大矣哉潛夫曰孔子魯服宋冠以魯宋冠服皆周制所行也故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日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英宗名李賢至文華殿曰朕每日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矣潛夫曰英宗北狩之時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宜其衣服飲食之節儉也夫桑野湎川侈存淡薄而炮肉裂繒咸屬荒淫為人王者敢不鑒戒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天順元年入閣成化二年丁父艱奪情起復至京半載以疾卒謚文達李卓吾曰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

○念臺先生自辛丑至乙酉通籍四十五年惟竹屋數間敝帷穿榻瓦竈破缶不改儒生之舊士大夫飾其輿服而來者不覺慚沮故見先生者多毀衣以入甲戌乙亥之間先生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其價為之頓高潛夫曰衣裳之制取諸乾坤劉先生夙抱旋乾轉坤之學業故以身殉國浩然一往也

○洪武時潞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佈種當耘耔割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亦

令弗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潛夫曰太祖初定金陵以兵食匱之禁民間種秫治平後此禁漸開創業天子不喜飲酒如此世宗英明之主趙文華進百花酒而色喜則父其所媚矣○羅一峯先生慷慨樂善遇事無所廻避以犯顏敢諫爲先救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在京辭疾歸結茅於金牛山取給於隴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向傍舍借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一峯曠然不以爲意潛夫曰羅先生名倫字彝正別號一峯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會閣輔李賢起復倫上疏歷陳古今奪情非是忤上怒謫閩舶是時章懋莊㫤黃仲昭與倫稱爲翰林四諫逾年復倫官改南京尋引疾歸與門授徒註經爲業雲壑十年卒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浼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

族人而力未能從其心也○于忠肅公持身嚴毅一毫不苟取正室卒不再娶以王事多艱居止朝房食無重味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命更番來視見于大司馬自奉簡約歎息以聞帝命輟尙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又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九賜之潛夫曰于忠肅以一身奠安社稷纔運邊疆且寢苫枕干以圖報君父之仇食不下咽景帝輟尙膳以賜之亦云異數而忠肅之心未忍飽也興安舒良二中官名氏○張莊簡公居官廉潔及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擅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

安生潛夫曰張莊簡公世居雲間江南風俗奢靡松爲最莊簡公克崇節儉有挽回世道之心焉○周襄敏公家居好獎掖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乎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欵客必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袠遂獨寢未嘗畜媵妾敎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訓之以禮潛夫曰品味有陰陽之義若因好惡而昭其癖是猶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之難稼穡也按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禮又莫重於祭按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敎之本也按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

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周襄敏名金字子庚武進人當武宗數遊幸金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世宗時累遷大司農益能其官諡襄敏

右實敬身之首八章實心術之要次二章實威儀之則次三章實衣服之制末五章實飲食之節

暴音唱　嬰音瓔　媵音孕　胾音恣　食音嗣　炙音柘　淶音齋　朐音劬　僎音遵

續小學卷之六終

朱源孝
楊雅臣　校梓

續小學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鈖編鈖號潛夫嘉善人是書成於康熙辛未以朱子小學一書所采至宋淳熙而止因續采自宋迄明諸儒言行可爲師法者仍以內外篇目分條類敘自爲之注其立敎第一篇末附幼儀三十則則鈖所自撰也

近思續錄十四卷附錄一卷

（一）

〔清〕劉源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陳舜錫鈔本

近思續錄小引

近思錄。何為而續也。蓋憂學者入道之無階。朱夫子[illegible]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誰不[illegible]求端用力。處己治人。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illegible]思錄中。可以漸達乎學庸論孟也哉。乃讀之者。[illegible]意之簡與。博指趣之淵深。將大道終無自而入乎。安丘直齋劉先生。天姿穎異。樂善好學。潛心於朱夫子文集或問語類諸書者。餘四十年。嘗曰。此中至味無窮。惜知者鮮耳。既而與門人仍近思錄篇目。集成一書。名近思續錄。蓋亦竊比之意云爾。開嘗受而讀之。未始不嘆是書之廣大精微也。上明天道。則無極太極之真。二氣五行之運。元亨利貞之常。通復往來之故。闔闢消長之機。屈伸變化之妙備焉。下明人道。則仁義禮智之性。喜怒哀樂之情。貌言視聽之則。親義別序之經。禮樂刑政之具。吉凶悔吝

之說詳焉○學以致此道○則有窮理居敬○直内方外○希賢希聖之功○知以明此道○則有自近及遠○由粗入精○積累漸進之序○言存養○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而後艮互用○言克己○則制乎其外○絶乎其内○而明健相資○由是以正倫理○以篤恩義○而家道睦矣○家則獨善○達則兼善○而出處宜矣○至於挈綱維而端治體○修典制而明治法○通經權而敷政事○以迨進覺天下○退淑吾徒○而有教育○内切憂危○外勤惕厲○而有警戒○辨異端似是之非○使飛昇坐化之說不得行○列聖賢道傳之緒○使帝王師儒之統無或紊○天下有廣大精微○踰於是書者乎○學者誠從事於此○以探聖經賢傳之指○則近思錄與四子六經○一以貫之矣○又何患入道之無階哉○霽錫手錄是書畢○不忍没先生之苦心也○因述其畧云○門人陳霽錫謹識時

康熙三十九年歲次庚辰八月十三日癸酉

外有記疑二十卷係先生自著方抄錄未完

近思續錄目錄

近思續錄卷之一

安任劉源淥纂集

道體篇

此篇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篇名及注語俱鈔近思錄原文下放此

朱夫子太極說一章凡五節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

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文集下同

答陸子靜曰、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又曰、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若不兩下說破、則讀者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爲真無耳、又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也、

答楊子直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熹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有病、後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鄭子上問、氣有象故有動靜、理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

答袁機仲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放此 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

答劉叔文曰、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又答曰、來諭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

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今不察陰陽二字是形而下者便指為誠不知此是誠之流行歸宿處不可便指為誠也又引無極之真以為真固是理然必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凝此尤無理矣夫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豈有理自有氣又與氣合之理乎但更看太極圖熹所解第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矣

答黃道夫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為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

程允夫問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曰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

〇又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

胡子知言曰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熹按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答王子合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又答曰、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爲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爲說矣。

○答李■堯卿曰、所示鬼神之說甚精、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耳。

答董叔重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子晦問曰夫子告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謂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迴之說、安足以語此、曰、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

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

問子晦渠必有說卻以見諭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則成漚漚滅則還是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但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不饗而詩書卻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亦各不同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憒不知其所存也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尚復如此豈未嘗深思而直以舊聞為主乎

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

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䰟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

片太虛寂日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擧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卽且置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功、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

答張欽夫曰、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稟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絶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十八卷一段論此甚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彼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

内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也、

答余方叔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

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徐子融曰、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禀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喩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鄭子上問、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禀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

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
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曰、氣不
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
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答趙致道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
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
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是理少。
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嚴時亨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
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
一性也。

答胡廣仲曰、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
力之所能為也、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
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

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
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
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
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
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
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伊川所謂其
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
言其初未感物耳。

元亨利貞說曰、元亨利貞、性也(理也)、生長收藏、情也(氣也)、以元生以亨長以
利收以貞藏者、心也(神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
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
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心也)則謂之易、其理(性也)則謂之
道、其用(情也)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性也)者謂之天道、言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答方賓王曰、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

答潘謙之問心性分別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張敬夫曰、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亙古亙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illegible]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曰、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歟。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安卿問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

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答陸子美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

答張敬夫問目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為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為已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答王子合曰、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答張欽夫論仁說曰、謹按程子言仁、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

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若以公天下而）

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升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

道體　二十四

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摠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擧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

道體　二十五

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

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

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蔽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蔽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〇答何叔京曰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

答林德久曰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

只見得它說得熟故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

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子約曰、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冲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

陳安卿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惟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格物章、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黙會矣。

答何叔京曰、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答陳器之曰、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答宋深之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

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答歐陽希遜曰、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為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畧綽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為證也、○答廖子晦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横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識此爾。

答張敬夫曰、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也。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答張敬夫曰、日前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

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前書云、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絶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答石子重曰、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張欽夫曰、未發之旨、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

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
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
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
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
心之道、而敬則心之、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
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諭所謂學者先須
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
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從初不曾存養、
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
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
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
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
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

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
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
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
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
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
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
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
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
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
以正對中、則正為重、以義配仁、則義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
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
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
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
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熹書

易寂感說曰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道體　三十六

玉山講義曰熹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是多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大凡天之生物各賦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後世言性多雜佛老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性字本指也五者之性皆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孟子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

道體　三十七

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

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先生因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

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

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闡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禀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病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蓋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為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若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

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

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

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五常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

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復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

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或問下同

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

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於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

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
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
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
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
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
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
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
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
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
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
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
薄之禀、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
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
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

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
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
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
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
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
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
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
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
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
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
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
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
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乎天
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亙古亙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

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爾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

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

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至於顔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援老聃之言以為顔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説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顔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顔子也侯氏所推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蓋徳為聖人

者固孔子之所以為栽者也至於禄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遭下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所謂不得其常者也

曰誠之為義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徳是也以徳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

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潜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

為善、而内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〇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

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其有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

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禀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illegible]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

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

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也、曰、人禀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謝氏謂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可矣。但謂必能識此活物。乃為知仁。則誤也。其意不主乎為仁。而主乎知仁。則是方其事親從兄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乎父兄。其所以事而從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為吾事之當然也。此蓋原於佛學之餘習。而非聖門之本意。程子論頑痺為不仁。與活物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也。

或問知天命者何也、曰、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又進於是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曰、然則程子之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三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毫忽之間也、亦猶不惑之與不動心、雖其相去不能以髮、然以此訓彼、則有所未可耳

性者之間疑脫理字

或問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為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並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曰、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

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張子所謂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之也、則亦深中近世學者之失矣、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

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德明錄云、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illegible]來）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為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沉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

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之、（謨。語類下同）○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直卿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端蒙）○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後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變得晝夜。晝夜却變不得神。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云（植）○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靜亦來管那神不得（時舉）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淳）○李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寓）○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

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謨）○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端蒙）○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何如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

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廣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
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
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謨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
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
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
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
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
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
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夔孫○橫渠闢釋氏輪
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
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回、呂與叔集中亦多
有此意思、當○橫渠清虛一大之說、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

那小底、却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須是兼清
濁虛實一萬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陳後之
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
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虛也有是理、實也有
是理、皆此理之所為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
邊去管那一邊、淳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
有理後有氣耶、後有理先有氣耶、皆不得而推之、然以意度之、
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
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
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
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
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僩○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

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乙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只在這裏。胡泳 ○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淳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三十年為一世、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一元盡時、天地壞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又有一箇。廣 ○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推其終而後始、所以無窮也、壽

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道夫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淳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卽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夔孫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開闔消

長、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冬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看來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是為四月、陽氣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天形如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許多氣、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僩)○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偏滿、(天所覆內皆天之氣)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風與蒸則乾之氣也。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如何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時舉)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忠定公說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亦是此意、顯仁藏用、亦如元亨利貞、(䕫錄云、是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發用流行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又曰、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僩)

體用一源、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

微。節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爲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闇室屋漏處做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義剛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皆是理合當恁地。淳

○明道云、大抵人患在自私而用智、下文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亦是對說、豁然而大公、便是不自私。物來而順應、便是不用智。後面說治怒處曰、但於怒時遽忘其怒、反觀理之是非、忘其怒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非便是順應。都是對說、蓋其理自如此、廣因云、太極一判。便有陰陽相對。曰、然、廣

文蔚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文蔚 〇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文蔚 〇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又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變、更問此兩句、疑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僩 〇神無方者、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無確定底、故云無體、淵 〇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義剛 〇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端蒙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乎一、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方子 〇橫

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賀孫

○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滚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麁了。精又麁。形又麁。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麁處。賀孫○寓錄云、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專說氣也、可就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說。先生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說、畢竟就氣處多。發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如此說。心又在那裏。曰、神便在心裏。凝在裏面為精。發出光彩為神。精屬陰。神屬陽。說到魂魄鬼神。又是說到大畧麁處。

天曰神、地曰示。壽人曰鬼、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僴

○問横渠說、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凝釋雖異、為理一也、又言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先生皆以其言為近釋氏、氷水之喻、有還元反本之病、云近釋氏則可、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蓋謂性之為體本虛、而理未嘗不實、若與釋不同、曰、他意不是如此、亦謂死而不亡耳。文蔚

○問張子氷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曰、水性在氷、只是凍凝成箇氷、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氷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淳

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僴

○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

可揜如此、銖○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未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賀○問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又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夏月噓出固不見、冬月噓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放熱湯裏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氣擲放水裏去、便可見、夔孫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有所謂嘯於梁、觸於胷、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

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道夫○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賀孫○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僩○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

少底 僩○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

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魂為變魂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銖○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為此況祭亦有報魄之說 德明

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賀孫○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反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

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横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精屬陰氣屬陽然又自有錯綜底道理就一人之身將來横看生便帶着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徂者魂升於天落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 蕃○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太極之

書如易六十四卦、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張乖崖說斷公事、以為未判底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屬陰、以為不可改變。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廣

問性即是理、答子晦書中語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亙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儀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

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
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
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
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
言其既没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
云、恐只是此理、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
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乎天、曰、也是如
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
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真有箇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
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
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用之舉先
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
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

蓋謂此也、問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
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有子孫
底、得他氣來、無子孫底、其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
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
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音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如衛侯夢
康叔云相奪予饗、如晉侯夢黄熊入寢門、如今祭勾芒。他更是
遠。然既理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
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
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僩)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
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
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通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
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
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

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其至風颯然之意、廣問中庸或問取鄭
氏說、云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
指血氣之類言之、曰、氣為魂、血為魄。故骨肉歸於地、陰為野土、
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以易中說遊魂為變、曰易中又
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為魂。精為
魄。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廣云如徂落之義、則是
兼言之、曰、然、廣云今愚民於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
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
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如古人釁
鍾釁龜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
神格、廟則人鬼饗、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
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
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
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

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
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廣
問侯氏中庸曰、總攝天地、斡旋造化、闔闢乾坤、動役鬼神、日月用
之而晦明、萬物由之而死生者、誠也、此語何謂、曰、這箇亦是實
有這理、便如此。若無這理。便都無天地無萬物無鬼神了。不是
實理、如何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曰鬼
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
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
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
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
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
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
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

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如何、曰、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有非命死者、它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它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遊魂為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問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相干、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便餒了、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

相感。淳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仁。僩

○或問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夔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僩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明、便得(推)去、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

理不過、雖間有氣稍正底、一兩路明之外便推不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飢食渴飲之類、皆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作用是性。人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之道理、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璘

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廣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清氣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濁氣者、性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淳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賀孫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

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而理弱。氣麤而理微。譬如父子一氣、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又如居臣一體、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人亦不能一一去督責得他、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脩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閎祖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

合慾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畧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賀孫○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楊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廣

惟心無對。方子○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端蒙○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粲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廣○時可問、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不下帶或作心說、曰、所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還只是中間一塊肉底是。若作心說、恐未是、時舉○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

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此子上也。義剛○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砥○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耳目口鼻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無所主宰、則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如飢渴而欲得飲食者、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者、道心也、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茍父一虐其子、則子心很然以悖其父、此人心之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獻○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坦然明白、只恁地白直做將去。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舉○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燾○人

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〇康節云、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
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運用處却是道理、（當）
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
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
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
之謂性、（謨）〇橫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
好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
所發、至如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謂如人有三分合喜底事、我却喜至七八分、便不是。）怒
其所當怒而怒不遷、（謂如人有一分合怒底事、我却怒至三四分、便不是。）以至哀樂愛惡
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道夫）〇或問心性之別、曰、這箇
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
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
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
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學蒙。方子錄云、性本是無、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却虛。）〇性者
道之形體、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
見得、只就這裏驗之、（砥錄作反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
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
子便是性。劉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
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
己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敘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
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
淳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
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淳）
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所
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煖和煦、這箇便是

仁、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為春、巳午未屬南方為夏、申酉戌屬西方為秋、亥子丑屬北方為冬、寅卯辰是萬物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充足蒲了須用收斂、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胡泳 〇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衮到上面又衮下、只管在裏面衮、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裏面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未見他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問怵惕莫是動處因怵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夔孫 〇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端蒙 〇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廣　〇問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
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
上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水之潤下、
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
人若用之。又著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
金用、便無此理、賀孫　〇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
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
得以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
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只熟看、久
之自見、如此硬樁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
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
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
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
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

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到這裏在、此
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
炙着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僩　〇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
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
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
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
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
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
得仁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
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祖　〇問程門
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
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
是道愛不是仁、若當時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
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

若將渙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
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
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
卻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
看得、便都理會得、寓〇余景思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
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於仁、亦猶水之
冷、火之熱、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
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
已發、道夫〇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
體認〇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〇仁是
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見
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
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泳〇問遺書謂切脈可以體仁、莫
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
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
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
雛便是仁也、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
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
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
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
者、只此便是仁也、道夫〇問如何是蒲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
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
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
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
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
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
要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

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行放行不妨、王信伯在舘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牕欞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牕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牕也要糊得在那裏敎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

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事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幹

仁包四者、統是一箇生意。如四時、春天是初生底、夏天是長這生底、秋天是遂這生底、冬天是實這生底、如穀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斷亦死了、到十分熟、方割來、這生意又藏在裏面、明年又熟、亦只是這箇生意、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一箇生意。當惻隱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惻隱、當羞惡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羞惡、這裏無生意、亦不解辭遜、亦不解是非、心都無活底意思、渾淪言則義禮智都是一箇仁、對言則仁義與禮智一般、淳〇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揔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

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嘿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擧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明作〇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淵〇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

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去偽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卻只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植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賀孫

○思慮方萌時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一、一箇也、

咸九四、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途、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是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光明、春夏而無秋冬、物何以成、秋冬而無春夏、物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迭相為用、而後利生焉、只是一箇感應而已、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謨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閃閃爍爍

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底在那裏。義剛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便在裏面、以前看得便似一張白紙。而今看得便見紙上都是字。廖子晦門、便只見得一張紙、義剛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卻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僩

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躐等相似、然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去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賀孫

○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得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初無預於己、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此語最為親切、學者知此、當於未發加持敬功夫、已發加省察功夫、方為切己、曰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

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中又見得別是一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燾

問沖漠無朕至教入塗轍、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便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文蔚 ○子升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木之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升卿

○問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天地只知生物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陰陽、有陰陽便有此四者。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

春屬木、且看春間和氣生長變化、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

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僩

降衷、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有物有則、則字似衷字、天之

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降衷於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某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為此一大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纖毫不似處。僩○

蔡與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
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
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賀孫

晏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為先。凡人做事。須是剖決
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箇中底道理。若不能先見正
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
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壯祖 ○陳問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
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
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
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寓 ○在中者未

道體　五十六

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
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就偏倚一事處得恰好則無過不及
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
過不及也。銖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
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
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
常也。道夫 ○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
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僩 ○正甫謂權義
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
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恪 ○問可與立如何是
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又問
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
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

道體　五十七

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故學者須當先理會那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道夫）〇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學履）〇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之類、皆範圍也、能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學蒙）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必大）〇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
孝弟為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事事物物上
皆有此理、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此處更有甚私
。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
事來說。所以如此樂。植 ○問鳶飛魚躍、如何與他勿忘勿助長
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本說得粗。程子却說得細。恐只
是用其語句耳、如明道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
正當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
忘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四邊做防檢不得犯着。蓋謂俱無此。而
皆天理之流行耳。欽夫論語中誤認其意、遂曰不當忘也、不當
助長也、如此則拘束得曾點更不得自在。却不■快活也。必大
○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明德 ○子合以書問中
庸鳶飛魚躍處、明道云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
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
如何、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天理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渠言
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
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可學 ○文蔚問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
、費惟誠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
中有費。凡事皆然。不是指誠而言、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
物、其中無非實理、洒掃應對、酬酢萬變、其間無非誠意、是所謂
費而隱也、曰、不然也、鳶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證、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
謂二人之言各有着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
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思、先生默然、又曰、今且理會
必有事焉。將自見得。非是有事於此。却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
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于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已
者、即此便是、曰、今且虛放在此、未須強說、子思說鳶飛魚躍、今

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它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送教它飛捉教他躍、皆不可、又曰、如今人所言、皆是說費隱、元說不得、所謂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文蔚〇問必有事焉、孟子只是謂集義也、至程子以之說鳶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曰、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為集義之訓也、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耳、只此一句已足、然又恐人太以為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釋氏也說佛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又須要把道理來倒說、如鳶可躍淵、魚可戾天、方是玄妙之空理、然他雖是說空理、却真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却不曾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家實底却做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如今伶俐者、雖理會得文義、又却不曾真見、質朴者、又和文義都理會不得。譬如撐船、着淺者無緣撐得動、此須是去源頭決開放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皆浮矣。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修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功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廣〇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子細看、廣云、此須看得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須是自見得、廣因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

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唯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賡

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底文字、先生索近思錄、披數版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卻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

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袞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

地。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遏他不住。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
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
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
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
畧緩急耳、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
各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那箇滿山青黃碧
緑、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喫他、著他、受用他、起居
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
便謂之智、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裝添模樣。成
之者性。便似造化都無可做了。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及至就
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既有箇穀子、裏
面便有米、米又會生出來、如果子皮裏便有核、核裏便有仁、那
仁又會發出來、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
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箇性了。便自會長
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年生了、明年
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家將去只管如此、仁者便是見那發生
處、智者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
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是衮這幾句、易
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
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
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
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
迷於利害之途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為、只是自
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勢、幾善惡、便是心之
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裏面便有五性、為聖
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

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本在裏了、如這卓子未用時已有這卓子在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若其靜而或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昏了、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夔孫〇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却一作都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見得這四者有所附着、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麄。跡略。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〇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處、各自成一箇物事、截然不可亂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禮裏面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虞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一有使字。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當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略略動。這三

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

近思續錄卷之二

安丘劉[illegible]

為學篇

此篇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朱夫子奏劄（紹熙五年七月寧宗即位。十月赴召奏嘉署）曰。（臣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

與其所當然而不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鑑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

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致精)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文集下同)

與陳丞相書曰蒙諭第二令孫為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

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恐難遍覽、近思録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録呈、

與張敬夫論語說曰、學之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有所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而者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不習、則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澁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不時、雖曰習之。而其功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成其習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

問張敬夫曰、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為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喩、答云、栻近思却與來喩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識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為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〇又問敬夫曰、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揜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為然否、〇又答張敬夫曰、人心私欲之說、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

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
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妄、顏子
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
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
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
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
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
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張敬夫志士仁人章解曰、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
則其生也亦何為哉、論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
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耳。非為恐虧其所以
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
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
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
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
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

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
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安帖、況自言
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
此耳、

答張敬夫問目曰、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
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
別。不能然也。孟子云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
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
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
非義理、是如此、又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
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
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與劉子澄曰、比來日用事後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功夫為善、
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
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
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

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

答江元適曰、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

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答柯國材曰、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

答許順之曰、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蒐蒐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檀弓篇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為善、則當從殷禮練而祔無疑矣、然今難遽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

俟練而祔、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温公只依周禮、唐開元禮及近世亦有改者、然無不安禮文極是審察不可備伺故聖人致詳於此毫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二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闕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

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審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着功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為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

附日用自警示平甫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踈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答何叔京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見存養舊）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諭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伏蒙示及心說恐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

之體用終始、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耶、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

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又曰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胡之弊、不可不察、

答張欽夫曰、學者之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

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竪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

答許順之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

答吳晦叔曰、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着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

答石子重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答李伯諫曰、承喻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

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

答林擇之曰、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須字如用必字）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

答蔡季通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來論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

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耳。

答梁文叔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也、

為學　十八

答吳德夫曰、承諭仁字之說、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為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廖子晦曰、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

為學　十九

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 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 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着緊體察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

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

答林伯和曰、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

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驀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逮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為善。而知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為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

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求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偸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章曰、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

答周舜弼曰、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

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來諭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鄕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汚之地耶、

董叔重問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己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彊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也、所以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者、不見其人也、然惟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爲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雖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

答黃子耕曰、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吳伯豐問曰、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一體。凡人之所爲皆天也。如子之幹蠱乃以父母之體爲之。豈得謂之吾有助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云、只是指而示之云耳、曰亦得之、

答李叔文曰、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

答劉季章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

答胡季隨曰、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輔漢卿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今胡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而俟其自得未爲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便不自然終身

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畧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須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着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答張敬夫曰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着在甚處耶

答項平父曰、所喻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為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

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畧無虛閒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又答、）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悵悵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為所惑也。

答王季和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孶孶。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答方賓王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淳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概、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淳問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

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所與天地流通者。

皆無所隔絶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鑑虛衡平。對越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妍蚩高下。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得全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然。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畧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

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是理之在吾心、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愛物、與凡日用間四端所應、莫不皆然、但一事不致、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

惟其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
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
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
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
實又非兩截事也、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
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
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
矣、

答■陳膚夫曰、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
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
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
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
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
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
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
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
真有益也、

答楊志仁曰、兩書所諭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
著實用功、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
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胷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
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
敢放闊、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
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
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生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

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
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
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
地之時、便已如此了耶、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
得極分明、熹辭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

答吳琲曰、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
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
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

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

答余正叔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答曾無疑曰、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為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為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既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學者、而終身勉焉惟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〇孝弟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為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墮。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答慶周卿曰、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敎、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林德久曰、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

答杜貫道曰、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

答孫敬甫曰、主一無適者、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

答余正甫曰、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答周深父曰、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閱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江彥謀曰、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

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為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

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為如何、

答江端伯曰、示諭為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為庶幾耳、故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為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或人曰、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托、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誇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以聖為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筭後也、

答劉公度曰、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此見志道之篤、然

往者以衒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為道而來、若以自附為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着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

之須、則其他時節是句當甚事耶、又曰、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擧目張、有自然省力處、

周禮三德說曰、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

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擧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illegible]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事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闕

樂記動靜說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上知字去聲下知字是用)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中庸首章說曰。(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敎。克己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可須臾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子戒謹

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知道之不可須臾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須臾離也。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

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定性說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

之盛也。忌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困學恐聞編序曰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

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為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為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為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名堂室記畧曰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

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畧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彛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灋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其道於天下。而

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

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

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淳熙丙申)

拙齋記(爲邑川太守趙侯景明作)畧曰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淳熙丙申)

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絜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畧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亦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

道之不明其可嘆已

跋黄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

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予始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

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吳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絶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答江隱君曰。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敎。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没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侔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踐履得。皆是性分内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之學之緒餘乎。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

本然也。又曰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答彭子壽曰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謂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至樂齋記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超義農下至於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與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羅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為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鬪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

白鹿洞書院學規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
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
也。不進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或問下同
大學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
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
德言之。則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擧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

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
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
也。■或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
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
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
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
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

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
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之適
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
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
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
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

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
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
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
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
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
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

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
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
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
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
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
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
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

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
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
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畧而不審、則
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
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
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
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

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
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
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其餘
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或問中庸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旣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
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
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

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聖德自然之效而
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敎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
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
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

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

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以知新乎抑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為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畧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

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

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為師矣

謝氏所論訥言敏行者善矣然所謂心亦可謂之不放者則不免有卑言行而貴心術之病也蓋訥言而敏行雖足以制於外而養其中然言訥則寡過行敏則有功亦非專為欲心之不放而為是也楊氏所謂惡其取憎者失之尤甚聖人之意豈為是而戒人以寡言哉其說之獘使學者以此為心而不察乎義理之正則必將有闇然媚世而為鄉愿之為者矣尹氏所謂君子之

志者則語雖緩而意切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有補也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乎天資然可習也言頓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僞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

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
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
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
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
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楊氏
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
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反身修德之事若顏

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
固不待言而喩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
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
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
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曰非
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
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

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如何曰
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也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
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敎之先後不同何
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
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
性情有美刺諷喩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

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
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
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
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
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
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

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于天理之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曰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其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曰然則謝氏以為下學人理而上達者何如曰既曰理矣則無天人之異不待其學於此而通於彼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己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己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

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
優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
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
非一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
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則有
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
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

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
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
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
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
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
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
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

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侯氏以為
聖人之仁者尤善但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
於覆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為而抑鬱無聊也不
專為不使至於有過而已然使不至於有過固亦在其中也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
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
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

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則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
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損者之樂則相反也驕樂則不敬
不和矣佚遊則棄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也
或問三章之說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擇交之異。程子乃以為
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疏厚薄之
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為不通
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己而遽以拒人為心。則非

急己綏人之道。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特言其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挾隘則所居

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屏絕跡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公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

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今資治通鑑之書此語乃削去廣居之云而尹氏之於此解亦不覺其有遺吾皆不能識其何說必不得已而去則若程子所謂居廣居而行大道者其於本末體用之間庶乎其包舉而無遺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

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也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有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間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

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用而無窮如

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汩汩不舍晝夜或泝或沿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所謂約者以知要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謝氏四旁中央之喻蓋曰不及乎四旁之所至則不足以識中央之所在故必由四旁而識中央如因博以求約也此其意亦善矣然四旁中央終成兩處不若以貫通言之之為審也楊氏分别孟楊得失意極親切語則未盡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里之散殊句則衆是散殊之理而一■

爲學 十七

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由楊子之言則所謂約者乃博中之一物方其博也固不知此物之為約而茫然泛然雜取乎其外及其約也則又守此一物而於所謂博者之中僅乃處其千萬之一焉是亦何足以為約而守之乎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静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胷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學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

爲學 十八

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畧可見矣曰存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矣曰然則心之為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像而别求所以盡之也

萬物之生。同乎一體[源]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卽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像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所謂盡心知性不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道其所以入德之由乎。往日學者之所當然。玩而繹之。其所以發人者亦深矣。

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閒。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爲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也。

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己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己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身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閒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仁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

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　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曰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歠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之身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者得之矣但禹皐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矣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stamp]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小學、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寓作三分、）大學只就上面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腳力做去。塡補前日欠闕。栽種後來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腳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腳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淳）（語類下同）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欹也、（寓）

○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賀孫）○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僩）○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濟得甚事。（僩）○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舡之中、（可學）

○為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正如撐上水舡。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放退一步、則此舡不得上矣、（洽）○為學譬如煉丹。須先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餉。方用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去煅。便要去養。如何得成。（恪）○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

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事、從周 ○方子錄云、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故人之氣亦至剛、蓋其本相如此、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砥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把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鬧了。德明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揩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省、揩可去、若於此處揩、又於彼處揩、用力雜然、則終日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蓋卿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士毅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德明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道夫 ○言必忠信、言自合著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恁地、便不是活、便不能久矣、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孝弟自是道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箇必字在心頭、念念要恁地做、如此便是辛苦、如何得會長久、又如集義、久然後浩然之氣自生、若著一箇意在這裏等待氣生、便為私意、便為害、必有事焉而勿正、正便是期必也、為學者須從窮理上做工夫、若物格知至、則意自誠、意誠則道理合做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下面許多病痛也、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方子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

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着一善。善之
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着得一善。第二般來、又
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
此四字。人傑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
行為重。閎祖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
且各項做將去、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
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胡泳 ○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
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
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掭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
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人傑 ○學
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
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
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
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
大學前面三句是綱領、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
如坐如尸。立如齊。坐立上須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
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只敬便能格
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提撕便敬。昏倦便肆。德明 ○明德是我
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
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
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
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再挑剔揩磨出來。以復向來得
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泳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不及
於止、則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則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
久、則是失其所止、僩 ○至善只是以其極言、隨處皆有。不特是
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仁亦多般。須是

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如為人臣止於敬。敬亦多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不到十分極好處。淳○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心言其統體。意是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劉祖

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意。蓋為早間盥濯才了。晚下垢汙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德明○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為是。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賀孫

問南軒謂為己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也。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道夫○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賀孫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常小也。壯祖○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此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粲爛照在目前。僩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己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己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己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己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必不可說入來。只可

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元着不得箇恕字。只恕己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榦

為人謀而不忠乎。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己謀必盡。為他人謀便不曾著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泳

○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

要省察。時舉

○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中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是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卓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

比得聖人至誠無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蒙學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誾誾。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生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生。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雉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矣。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

○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敬持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于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和矣。時舉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

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洒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洒掃則不安於洒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孫 ○問思無邪者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義剛 ○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麤。胡泳

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便是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是他未達一間處。耳如於道理上才着緊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他。又却不曾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又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廣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一之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

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賀孫録云。体無不偹。用無不周。次於聖人者也。）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人傑）

○伊尹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邉。亦器也。孟子誠不肯學他底了。（一之）

程子只着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時舉）

茍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曰也微有些輕重。好仁是他資質寛和厚重。惡不仁是剛毅方正。好仁則於仁與禮上多些。惡不仁則於義與智上多些。好仁只知有仁而不見那不仁來害他。惡不仁是會知得這病痛。惟恐來害他。畧與安行強行相似。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不知有病痛。惡不仁是曾被病害。知得病源。惟恐病來侵着。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僩）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謨）○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不合道理。（賀孫）○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

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節○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一不各當其理。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或曰恐不可以忠為未感。曰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碗水分作十盞。十盞水依舊只是這一碗水。曾點却是真見。而今學者只是想像。知底又不實做。做得緊密底又不見得大本。聖人都是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至灑掃應對。無非就實地上拈出。僩○聖人應事接物。不是各自有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但一貫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說在己在物皆如此。便見聖人之道只是一。胡叔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就天理上做。

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如一碗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但聖人不待推。學者尚要推耳。義剛問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體用只是一物。如人身便是體。說話便是用。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義剛○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曾子若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懼慎獨。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

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是虛頭說矣。銖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否。曰然。僩 ○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理會無一處不到。夫道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鏖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僩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定宜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富 ○問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賀 ○所謂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壯祖

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

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明作)

○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僩)

○仁譬如一盆油。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卓)

○仁如白。不仁如黑。白須是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一點黑點破。便不謂之白了。(夔孫)

○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為他功夫未到。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功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功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銖)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伏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時舉)

大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

路。然顏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己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南升○時舉錄云。文振問此章。先生曰。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剝得外面一重粗皮子去。顏淵却又高一等。便是只剝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子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問集注云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夔錄云。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季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蝮蛇。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展拓教開。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麄了。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

差耳。曰這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患如此。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多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為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却是強恕否。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賀孫

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這工夫原

頭却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孔子不以克己工夫告其他門人。却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道無古今。初學且只將克己事逐處時時就身己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便有是有非。言語便有是有非。動作便有是有非。以至於應接賓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着

分別教無些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才去動作行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今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着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是說不是。雖不可誦言之。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始得。若只管恁地鶻突不分別。少間一齊都滚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孟子亦說道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胷次恁地瞭然。如一段文字纔看也便要知是非。若是七分是。還他七分是。三分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鄉里議論。只是要酌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似是。那箇也似是。且捏合做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非分明。看他千度

萬態都無遯形。孫賀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曰此是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

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時舉

叔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淳錄云。又加却樂天知命四字。加此四字又壞了這樂。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在貧窶之中而不以貧窶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義剛○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

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淳○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求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剝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夔孫○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蹶。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學蒙○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

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渾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從此做去。便能尋得箇意脉。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義剛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禮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功。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義剛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功。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大雅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卻有可據底地位。然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據於德則道方有歸著。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卻養得這箇道理。

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恪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僩 〇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畧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譬之皆金也。做盃時是一樣。做釵時是一樣。須是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鶻突而已。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默到那頭。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待下學後旋上達也。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伯雨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儱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端蒙

淳錄云徐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今難曉。樂又無。何以興成乎。曰今既無此家具。只有理義在。只得就理義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也。涵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斂。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以諷誦。禮全無說話。只是恁地做去。樂更無說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聞之。自然和

平。故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義剛

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誾誾。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卻侃侃。與下大夫言卻誾誾。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人傑

○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腳起了。不由得右腳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義剛

○瞻前忽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耳。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著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佐

因說子在川上一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

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這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蘖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夔孫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方子錄云。或曰仁者無私心。故樂天而不憂。曰固是無私。然所以無私者。須看得透方得。楊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恪錄一作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這道理。看甚麼悖亂。自有這道理在處置他自不煩惱。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恪 ○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摟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燾

經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又全無分別。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粗。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至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僩 ○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反經合道一句。細推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不是。此說不可不知。然細與推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

可不知。義字大。自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常法如此區處。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何故將義來對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當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着包一物之物。賀孫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泳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舉

為學 三十七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僩 ○曾鈍則無造作。賀孫 ○曾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燾

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時舉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謂曾皙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子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人若學他便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着實地去。做直到那曾子曰唯方是。夔孫錄作已是得了。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

為學 三十八

死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夔孫錄云。未死以前。戰戰兢兢。未嘗少息。豈曾如此狂妄顛蹶。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自說着。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夔孫錄云。他見得如此。他也是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義剛

○吳兄問曾皙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可爲。吳兄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若曾子則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壯祖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

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如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蘷孫

問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愿如何、曰却不同。他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舉

若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然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處。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如今看道理也恁地漸漸看將去。不可說道無所見無所得便放倒休了。也不可道有些小所見有些小所得便自喜道只消如此。這道理直是無窮。賀孫

問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學者之心。惟知為善而已。他不計也。夫子不答。固有深意。非聖人不能如是。曰此意思較好。

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為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速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亦是對衆人言。壽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
且恁地虛說。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
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如云好古敏以求之。如曾子問
許多曲折。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
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
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正患不能■一一見箇恰好
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箇相識。考制度。却不理會
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
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攷史。如陸子靜又說箇虛靜云
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善則一矣。何用更
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
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徧。夔孫 ○問謝
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
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

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
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
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寓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為緊要。曰分言忠
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
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問忠恕也是動靜底道
理。靜是主處。動是用處否。曰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
靜而後能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棄
事物以求靜。既為人。亦須着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
成捐棄了閉門靜坐。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
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着力做工夫。又曰動靜亦不是
截然動截然靜。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
動靜不出是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
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

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得隨他潮去。浪頭高船也隨他上。浪頭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着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着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人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為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寓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無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大雅 義精則命立矣。故或命與而我不取或我取而命不與。皆正也。

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燾

問知皆擴而充之。曰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畧同。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

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底。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前也自惶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却說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幹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

却。都只是閑。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仁。于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這心。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不曾見底便不如此了。至於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蔽。見得土地之美。却忘了這心。故孟子

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無情之物。自是不當愛。自家不必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者愛心一萌。糜爛其民以戰。已自不是了。又恐不勝。盡驅所愛子弟以徇之。這是由其不愛之心反之以至害其所愛處。這又是反着那心處。子蒙 ○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䘏。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

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

於利欲之私。初間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賀孫

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

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有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善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今人卻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巖墻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橫渠行同報異與氣遇等語。伊川卻道他說遇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直是緊。若精神鈍底。直箇趕他不上。如龍虎變化直是捉搦他不住。僩

正淳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己

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着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卻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畧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

眼下修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賀孫

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賀孫

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到修為。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有諸己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昌

致中和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傍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人傑

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且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云。曰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

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於己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於蚤而不能盡於莫。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是如此。義禮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旣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它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敎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拈出來便是道理。東邊拈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拈出西邊也是道理。如一斛米。初間量得十斗。再量過也有十斗。更無些子少欠。若是不能盡其性。如元有十斗。再量過却只有七八斗。少了三二斗。便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些子欠闕。只是人自去欠闕了他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是心地大段廣大方看得出。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闊方看得出。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是就事物上說。事事物物上各要盡得他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零碎。知處却渾淪。如盡心才知學子全体便都見。又問盡心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便是如此。僩 ○聖人贊天地之

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淳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枅○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

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淳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己。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道夫○修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修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㽦○問君子進德修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有後面一節循規蹈矩依而行之。柔順貞固而已。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如創業之君。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

數也。坤數偶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
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僩 ○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
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
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
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
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為不善又有愧恥
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人凡
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後去。
此最學者所宜察。道夫
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
可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底。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
正。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
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
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賀孫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
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賀孫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
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學蒙 ○艮
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若遺書
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
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僩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
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
已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明
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
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賀孫○艮其背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身己。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只見道理。才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僩 從

仙係但見身而不見道理也故只飛得些化係了

不見利不見害

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事君須是五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蔚文

知崇禮卑。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看見物事填教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淵○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羹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不是他特地要恁地。是他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業便廣。學蒙○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

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賀孫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伯羽 ○林子武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卻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底便難見。麤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麤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不多。義剛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文蔚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洽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人傑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
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
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
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
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於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
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斆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
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

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温得此段文義。是斆之功亦半也。念
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
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僩
○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滲落在下面。節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
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
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

得。若徒然心務高遠。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銖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
會大本大原。曾子丁寧說不要理會籩豆之事。非孔子焉不學。
如何盡做這事。孟子說井田只據詩說。後面出入相友幾句。這
是大本大原處。如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又遇文武之君不能
行其事。又如孫吳說用兵。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

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又
曰如今且要分别是非。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
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
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
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力如此。下梢成甚麼
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
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

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孔子教顔子克己復禮。其餘弟子
莫不以此意望之。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
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説話都是本原。君舉所説。非謂其
不是。只不是次序。如莊子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説得好。
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
能如此。只管説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某嘗説佛老也
自有快活處。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

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麼地人。也都去學他。又曰
論來那樣事不着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盛衰。三國分
併。唐初間興後來衰。以至於本朝。若有工夫。自可理會。如讀虞
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説賞罰。亦有説兵刑。只是這箇不
是本領。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點畫許多。只是且教
他就切身處理會。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
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

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
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某這説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説。這道理只一而
已。賀孫

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
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
言誠無為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

之時。宜常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
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
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
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
住。寓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
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

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卻被物誘去矣。端蒙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淳 ○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淳

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底。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卻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欲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為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銖

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要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禍更轉為福。福更轉為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為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賀孫

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賀孫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

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着得一箇。更着兩箇不得。為敬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仁便煦煦姑息。義便麁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道理。有那物則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寓○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明德○裴卿云。智圓行方膽大心小妄意四者缺一不可。曰圓而不方則

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鄙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志大而心不小者也。道夫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僩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

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今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

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信不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遻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

爲學　七十一

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為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之。他既未知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為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亦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

意。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畧。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

爲學　七十二

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身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

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大必

横渠語曰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兩便不能以推行。兩便即是這箇消長。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横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倚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某時為學有理會不得處便也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是恁地下工夫。又曰某今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見好[illegible]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是下了多少工夫。而今學者泛泛然都沒緊要。只是謾學。理會得時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着弓須是射得中方得。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

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夫道

西銘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過。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文蔚

道夫言羅先生敎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
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
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
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
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
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

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
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
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
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
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
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
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

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
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道夫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
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
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
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

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
个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
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
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
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
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
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僩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烱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廣

自論為學工夫曰。某自丱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文仁○以下讀書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楊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

忙不濟事。大雅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之木 ○讀書須是加沉潛反覆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換了箇心胸。方會見識高明。之木 ○某自十五六時至

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麤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孫夔 ○看道理須常常思量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十分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來看。將久自然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義剛 以下窮理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乖。然却一日茫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自謂云 賀孫。方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同安夜聞鐘鼓聲。一聲未絕。此心已自

爲學　七十九

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明德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胡泳 ○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謂他說得不是。且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節 ○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蹶。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

爲學　八十

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
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
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淳授〇論問先
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之前氣象。此語如何。
曰李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李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某
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却是
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
矣。畢竟佛學無是處。德明〇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
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
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
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揚 盡心方得他。
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
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
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

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
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
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隨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
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偪塞 以偶。如何便
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后意誠。蓋知未至。雖見人說。
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
然貫通信得。夫道〇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
常持得這志。縱血氣極衰也不由他。僩

安仁劉□集

致知篇

此篇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首先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中因總論讀書之法。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以及詩書。易禮并近思録。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末則諸儒雜書因以附焉。

朱夫子盡心說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文集下同

○以下總論致知之方

○答鄭子上問盡心知性曰。論其理。則心為粗。而性天為妙。論其功夫。則盡為重。而知為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存養事。心性天也。亦言其本一物耳。

答江德功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

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擴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〇答江元適曰。熹聞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手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答宋深之曰。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幸躐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〇答呂子約曰。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曉毫髮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為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繹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〇答汪易直曰。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為己之功。尤以為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

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訟。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

○答王子合曰。所喩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蔡季通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敎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答程正思曰。示諭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胷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全令先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趙詠道曰。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一本作妹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答趙恭父曰。又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畧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畧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

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

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

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也。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

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

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

所以補手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或問下同○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着意。不着意如何理會得分曉。文蔚○語類下同○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淳○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夫道○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明德○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偽○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

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廣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敎人。只是逐件逐事言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敎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銖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賀孫

致知　十一

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如出必是告。反必是面。昏定晨省。必是昏定晨省。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這也易見。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可以爲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論父母於道。方是孝。賀孫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獃在這裏。這箇各隨人淺深。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它路皆要如此。所以聖人之敎。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又曰。這道理無它。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得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下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說。做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此

致知　十二

做。僩 ○知止而后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是妙。若不是他自曾如此。如何說出這字。賀孫 ○未知止固用做。但費把捉。已知止。則為力也易。僩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義剛 ○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今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到事來都區處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欲為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卻不消得工夫。如火之必熱。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處。

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著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殞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賀孫 ○知止安慮 ○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箇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胡泳 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便決定著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器遠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

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樣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賀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都要格得。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樸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寓

○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功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德明

○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功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

此如所謂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又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卓

○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未解便能脫去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 子蒙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窒得他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 夫道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明德

○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 格

○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極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窮究如此則終無所止 剛義

○問凡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格物窮理曰亦須知得要本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只是接人何處為窮理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功夫 剛義

辛未元旦未時自若不格物致知抄

○若不格物致知那箇誠意正心方是捺在這裏不是自然若是格物致知便自然不用強捺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妖夭

庚午除夕抄至上等工夫

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寓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為無恁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植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僩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功夫。只為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夔孫 ○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謨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道夫 ○學者到知至意誠。便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芝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纖毫私意在其中。格錄云。便不是知。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大學於格物誠意。都煉煉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只是行將去。都易了。夔孫 ○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識。意則主於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端蒙 ○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烏喙

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寓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明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義剛○安卿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便是體。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道夫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有覺之語為比。先生因及此。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畧也相似。只是各自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說。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如人瞌睡時固無所覺。纔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更別去討箇醒。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元思云上蔡所謂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怵惕惻隱之心乃真心也。曰孟子亦只是討譬喻就這親切處說仁之心是如此。欲人易曉。若論此心發見。無時而不發見。不特見孺子

之時為然也。若必待見孺子入井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也。元思云。舊見五峯答彪居仁書說齊王愛牛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然。齊王之良心想得也常有發見時。只是常時發見不曾識得。都放過了。偶然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廣之也。又問自非物欲昏蔽之極。未有不醒覺者。曰便是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僩

○賀孫舉程子義理精微之極。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到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皂。那箇是酸。那箇是鹹。故大學必使人從

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含含糊糊。某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賀孫

伊川云知非一槩。其為淺深有甚相絕者云云。曰此語說得極分明。至論知之淺深。則從前未有人說到此。夫道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夫道

○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

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洽 ○如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是。那件不是。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一例說好底。固不是。但取聖人書。而以為後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有說得是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是。然也有不是處。也自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是。但所謂格物。也是格未曉底。已自曉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是說那難理底。義剛 ○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為幽。以神為顯。鬼者陰

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道夫 ○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事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淳 ○如何要一切知得。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僩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

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孫賀

〇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

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道夫 蕭寶字行夫本陽楊道夫字仲思建寧陳芝字廷秀三人見語類姓氏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才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無期矣。須是兩下用功。也着涵養。也着致知。伊川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到那裏。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也到那裏。這箇神明不測。至虛

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却不去養他。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纔動。便是這箇物事。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中。都不知覺。賀孫

〇問實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徹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己做工夫。且

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卻將此去應物。卻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德明○從周錄云。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曰涵養主一之義。使心地虛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楊子順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淳○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

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廣

這箇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更無一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覺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賀孫○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

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
一箇道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
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到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
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
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
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
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

處亦多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學者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
睚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
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
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是當
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
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為上。又曰客氣暴怒害事

為多。不如是物欲邪。氣稟邪。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
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
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
分明便勝得他。明作 ○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
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
了便秋殺。他住不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趲。
如何住得。淳寓錄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閉。趲來趲去。自住不得。 ○廣曰。所以然而不可

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
只是指事而言。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
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為忠為孝為仁為義。但只
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
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
如何。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

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己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為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

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它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不咬破裏面核子。亦不可。大學格物。各極其至。若是裏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廣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而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燾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它。亦如何使它無得。意只是如此。

五峯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說極精。然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是表裏內外周偏兼該。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

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僩〇五峯只說立志居敬卻是格物已前事。至於格物卻不說。他這裏便要精其知。其言語自是深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思量義理易得有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立著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好意思了。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焉。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磽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餂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擧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寓〇程子既歿。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卻是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去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僩〇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僩

問朝聞道而可夕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寓〇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致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

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祖杜

問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為是不知。植

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圖商。寓 ○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琛賀 ○吳伯英問泰伯斷髮文身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祖杜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與無德者亾。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詠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夔孫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

之心。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銖

人於身己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籩豆等小事便不得。這箇但責之有司便得。然若全不理會。將見以籩為豆以豆為籩。便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某思之。人君也須曉得樂。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籩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着曉始解任那有司。但所重者是容貌顏色辭氣三事耳。剛義

人為學須。會。問。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聖人答他克己復禮。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會。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乖。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砥錄云。却。不。向。裏。思。量。只。管。閑。出。外。來。正。明。道。所。謂。搭。前。說。搭。也。這。處。亦。是。箇。不。會。問。底。樣。子。寓

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喚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努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對葉公之語畧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大槩聖人說話平易、若孟子便早自不同、孫夔 ○問不尤人易、

不怨天難、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先理會得孔子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寓錄云、此段語意自是零亂星散難捉摸、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久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瀟洒、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淳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李札 ○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洒掃應對。從此可到形而上。未便是形而上。謝氏說過了。鄭曰。今之學者。多說文章中有性天道。南軒亦如此說。曰。它太聰敏。便說過了。淳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廣 ○問明道言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徹斷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寓 ○程子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何也、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學上達、淳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燾○恪錄云。味道問畏天命是箇揔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深淺。工夫便隨深淺做去。事事物物皆有箇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了。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卻理會二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煑肉。若合下便用熳火養。卻煑得頑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卻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須是將心來思索得到。一如鏖戰一番。見了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教心經履這一番辛苦。便自知得許多道路方透徹。遇事自不難。普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先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二級進到第三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峭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如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卿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於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

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寓錄云其中堅硬梳那軟處折在這裏）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抉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寓錄云不會問底人先去節目處理會枉費了工夫這箇堅又只在）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思便成放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淳）

○問以類而推曰只是就近推將去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廣）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云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廣）

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便各自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

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器。窮得那道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饑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如徐行後長方是道。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般柴之誦（頌）亦是此病。須是運得水是。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我這箇會說話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凡有一物。便有一理。這兩箇元不相離。無精粗大小。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都一齊用理會過。方周遍無疎缺處。蓋非外物也。又曰。所謂不可須臾離者。謂道也。若以日用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適非道。無時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戒謹恐懼。何用更說不可離。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又曰。大學說格物。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物做則。只就物上分

精粗。為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是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概有此病。僩

問橫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一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銖 ○ 協。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又曰。協猶齊也。僩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傅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道夫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嘗有一人(趙仲縉也)題分水嶺謂水不曾分。某和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文蔚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辨。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常理會山陵。要委諭民間遷去祖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着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

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畧無些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問思修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淳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謨 ○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日用間若有一毫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盡也。大雅

致知

五十一

讀書之要曰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隣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撮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義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

致知

辛未上旬六日卯時抄

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文集下同。以下總論讀書之法）

答廖子晦曰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做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審。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黃仁卿（東）曰。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

緣急迫。田地陿隘。無處着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黃子耕曰。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

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陳師德曰。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

答王欽之曰。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

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獘。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洩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宋容之之汪曰。所論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器數章。及顏濬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又曰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

記經解曰。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腳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畧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至。語類下同）〇開卷便有與聖賢不

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道相 ○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患在輕浮。不沉著痛快。方子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侖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賀孫 ○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略略底看過。恐終久不得脫離。此心不能放下也。時舉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淳 ○讀書。■放開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着頭去做。

莫要思前筭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塡。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僩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方子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人傑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校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淳 ○今只衮衮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璘 ○讀書是格物一事。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踏這一段了。

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段崖去。崖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功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雉大○學者貪做工夫便麤鹵。看得義理不精。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非便非。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謨○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歷歷落落在自家肚裏方好。子方○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今人冊子不在。心便不在。賜義○今人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子方○溫書亦須子細。日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廣○某自潭州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讀書。節○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無緣便見。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廣○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然而無精神。揚○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子方○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

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道夫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揚 ○讀書先立程限。政如農之有畔。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廣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又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廣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蓋卿 ○初學于敬不能無間斷。只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方子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僩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祖道 ○凡人看文字。

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地記去。這道理便死了。時舉

〇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淳

〇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一作體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震

〇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時舉

〇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有時有思繹底事。卻去無思量處得。敬仲

〇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亦自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只是推廣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且須耐心。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大雅

〇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看來是如此。如解經都不有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看其是非。賀孫

〇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〇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求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

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只是私意。(人傑)

○某向教朋友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賀孫)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蓋蓄極則通。所謂何天之衢亨也。(㽦)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夫)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敬仲)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如某人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僩)

○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方子)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

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箇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〇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苟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

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雅〇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卿〇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〇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死在本字上。只教它恁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壽昌

庚午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時抄致知至辛未正月初八日未時訖
共七十章止
癸酉四月初四日反看訖

題小學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文集下同○以下分論讀書之法○小學〇小學題辭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强。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嗤嗤。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敎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玆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或問大學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于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

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或問大學。○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寓○語類下同○今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雅○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答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

書。劈初頭便說天命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著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說箇做工夫之節目。纔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己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已不著得思量。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有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有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這是人人都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皆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

他同類中各有群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賀孫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大雅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淳 ○且熟讀大學正文。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腳之注腳。侯有疑方去看。某解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者為他設疑說了。所以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須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今却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賀孫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賀孫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雉 ○物格知至是一截事。誠意正心修身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賀孫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格物致知如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

之。到得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蓋卿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大雅○語孟綱領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去。端蒙○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方子○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明德○或問孟子說仁字甚分明。孔子却不曾分明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賀○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有許多答問發揚。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雄○讀語孟

○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初不曾着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僩○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于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端蒙

論語訓蒙口義序曰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為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為說本非為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遍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

蹠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為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摭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曰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曰誦焉則無不識(去聲下同)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為卑且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而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為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文集○以下論語)

○孔門問答。曾子聞底。顏子未必聞。顏子聞底。子貢未必聞。今合在論語一書。後學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儒用○語類下同○讀論語)

○讀論語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幹)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冰。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淳)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大故明白底。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德明)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

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卻不曾得。亦可見矣。僩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不少些子。門人之言。便有偏處。如夫子文質彬彬自然亭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端蒙 ○某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卻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大雅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絡相貫串。只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賀孫○讀孟子 ○因整要畧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

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賀孫 ○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如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内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一面看一面疑。改削不已。過○集注○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正如歡人相似。捱來捱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只是要人看。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僩○前輩解說。集注盡撮其要。只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更去注脚外面思量又添一段說話。○精義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若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着力做工夫者。驤

近思錄序曰。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此章見近思錄卷首。文蔚未載。附入篇中。○以下近思錄○近思錄總論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閎祖○類下同 壽○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

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壽昌 ○鄭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賀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蜚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驤

答陳體仁曰、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乎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

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文集下同○詩經 ○答楊宋卿曰、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韵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答何叔京曰。罪人斯得。此等處須着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又曰倬彼雲漢則為章於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遐之為言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

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着箇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或問大學傳之九章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于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或問■○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

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于事業者莫不悉備于其間所載之美惡誦讀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于詩有得。必是于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賀孫

蕘類下同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滯却許多

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看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木之 ○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愈壞了詩。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木之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方子。以下論讀詩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淳 ○看詩須看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

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僩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

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
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
是讀詩之要法。僩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
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
讀取百來遍方見得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
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
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

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
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
大不敬此句厲聲說 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僩 ○讀詩全
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橫渠
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時舉
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止之
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積習讀去

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
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
事成切宜勉之時舉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只自
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
要字字句句解得麼○詩幾年埋沒被某取得出來做公門看
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
看某詩傳有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减不堪添

胡泳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
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
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又看久之方審得
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
是這一部詩並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見前人解詩便也要解
不問道理只據自家意思說於己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公
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

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僩〇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㽦〇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木之〇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

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木之〇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止謂是爾胡泳〇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必大〇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㽦〇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時舉

答蔡仲默曰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

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擺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為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祗以疏文為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續集下同以下書經〇又曰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一本作實自不可曉只合闕疑某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

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其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皐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語類

跋

三家禮範曰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於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葢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令感邵君之意輙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文集下同以下三禮。○答李季章曰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 時年六十九歲 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

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儉佞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嘆也〇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

箇文字。賀孫〇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卻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〇問看禮記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須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 節 〇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着處〇禮

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 揚 〇禮運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可學 〇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三千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又如上於東堦則先右足上於西堦則先左足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目 呂

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〇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僩

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

後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旣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

致知　二十九

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文集下同○中庸）○答包定之曰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

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以下讀中庸）○問中庸曰而今難恁理會某說箇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備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閎淳○語類）

致知　三十

答呂伯恭曰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

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其間有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文集○以下易經）○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卻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共儉則吉之占明不共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銖○語類下同○易綱領）○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

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卻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卻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時舉）○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秖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

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 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 賀孫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賀孫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闊往往只是髣髴有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胸方看得易中取象譬如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者又自有突兀麄拙者近趙子欽有書來云其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略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不更好蓋着不得詳說故也如此看來則取象處如何拘得 方子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是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詞如程子所說是也以動者尚其變已是卜筮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如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某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爾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illegible]○讀易之去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銖○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illegible]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

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
方好若先嵩定一事說則滞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
教也〇答黄直卿曰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
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
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
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
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
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
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
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
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
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文集下同）〇又答直卿曰示喻讀書
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
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
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
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粲
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
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
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
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
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其例
為如何。去某字（其）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
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
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
便見。如看史記秦與楚漢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只將
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

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僩○語類下同○以下春秋○春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直書而善惡自著。今人必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若要如此推說。須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謨○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魯之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概自成襄以前、舊史外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祖道○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以下看春秋法○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貶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人看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謂看論孟未走得三步看左傳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須帶二三分害來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

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 璘 〇左傳是後來人做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事卻詳道理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

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論破乃佳 㽦 〇義剛曰莊公見潁考叔而告之悔此是天理漸明考叔當開明義理使知天倫之親今卻教恁地做則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 閎 固未消釋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消如此某不喜伯恭博議他便都是這般議論忒細碎不濟事且如這樣是

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且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 義剛 〇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 義剛 〇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卻成一箇百將傳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太山石徂

徠他門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法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流雨泪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 寓

答林擇之曰通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鋭今甚費心力然業

已爲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絶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蓋心力不強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耳（別集○以下通鑑綱目）○答黃直卿曰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又曰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

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書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續集）○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訟獄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

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始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錄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

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義剛錄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錄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淳○語類下同）○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

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〇或問武后之禍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文雅 〇答趙幾道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

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 文集。以下讀史 〇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節。語類下同 〇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它亦得了 端蒙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畧畧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門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又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只說得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大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本意主張形勢却如此說著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且說教好看遷嘗從董仲舒游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約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不求六經而反取踈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僩○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

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説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説張巡許遠初時不應出來淳 ○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記五峯説看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兄弟構禍如此之極為父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

後人費萬千説話與出脱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為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説話自是後來三晉既得政扵造撰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賀孫

問南軒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將孟子惠而不知為政立兩壁辨論非特於本旨為贅且使學者又生出一事曰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説便肯改如論語舊説某與議論修來多是此類如解顏淵克己須説先要格物然後克己某説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德若未至從容中道時皆要克豈可如此説定因戲語云譬如服藥先生格言却嫌他説未盡云我更添些全盡彼聞此語即除去要格物一段不意今又添出自始學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攻他病底藥病去則藥不用可也今又留藥是去一

病又留一病在又如述而不作處他元説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慕用其説此如吾夫子前面致恭盡禮於人而吾夫子乃奮怒攘臂於其後他聞説即改此類甚衆若孟子則彼出仕後未及修而卒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著一片説入太極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與頑闇者看以作其喜學之意曰此亦呂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既與他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大雅 ○語類下 同○以下雜書 ○南

軒語孟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解文義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餘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字粗疎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彝這箇道理却在彝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着他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

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嘆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正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輅○答劉子澄曰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為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作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別集○包顯道曰新史韓退之傳不實先生曰新史最在後收拾得事須備但它要做文章刻地說得不條達據其實只將那事說得條達便是文章了義剛○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偽書逸建陽人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所作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

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又曰國語文字極困善振作不起戰國文々豪傑便見事情非你殺我則我殺你黃云觀一時氣象如此如何過捺得住所以啓漢家之治也○僩○以下論文）

○問楚辭卜居曰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就紙上做文字不如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如古者或以言揚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來說出（賀孫）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揚）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誥雖粗拙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令人歎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若舜○韓柳歐曾）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今人學文枉費氣力大抵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國朝文）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甚事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荊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廣）

○因言

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個

致知　五十五

答鞏仲至曰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為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為可語此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可得而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文集。論詩

致知　五十六

致知下共抄五十六章　辛未正月初九丙時抄至二十一日寅時訖